
武俠世界
第37年
50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所著的巨型小說「辣手血觀音」。「三湘大俠」俞玉被人暗算，結果中毒身亡，臨死之際拚盡餘力將暗襲之人姓名寫於樹幹之上。其未亡人——「辣手血觀音」李夢華誓爲亡夫報仇，從屍體上取出鳳頭釵尋踪追擊……俠女胡冰心仗義救弱女，掉包代嫁，因插的鳳頭釵被李夢華錯把馮京當馬凉……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生動哀艷，文風淳樸清新，是值得一閱的好文章。欲知胡冰心的鳳頭釵爲何會引起了「辣手血觀音」的天大誤會呢？箇中隱情讓讀友自己去尋找。

*　　*　　*

本期短篇「桃花媚仙幛」「鬼湖」皆是一期完故事，尤以古醉仙先生撰著的劍俠飛仙故事別具一格，輪廻之說孰眞孰假，僅供讀友茶餘飯後消遣而已。

*　　*　　*

下期將刊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大盜艮緣」，敬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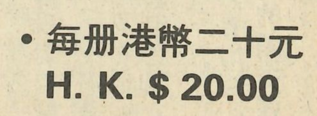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50期
(總號19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復仇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辣手血觀音



三湘大俠　中毒身亡

高塚低墳，荒涼蔓草長！

這是一片綿連里許的亂葬崗，崗上巍峩巨墓雖有四五，但大份都是些普通土坵，以及一些隨意棄置，或被犬狐毀損敗壞的棺木。

棺中露出腐臭骷髏，這種景色，白天已頗凄厲懾人，何況是深夜？

更何況是個秋夜星月無光，黑雲罩空，並不時下着陣雨的凄清深夜？

如此時光，如此情景，何來深夜漫遊人？

偏偏有，請聽這片亂葬崗的西北方向，傳來了馬蹄之聲！

馬是黃驃駿騎，馬上人也是位約莫三十四五的英挺漢子。

如今，陣雨又降，那匹黃驃馬竟在馳上了一座比較高大的墳塚之際，陡然狂嘶一聲，前蹄竟人立而起。

這種變化，來得太為突然，一般騎士，多半都難免摔落馬下。

但馬上的英挺漢子，身手卓越不凡，一式「紫燕翩飛」，便從馬背上離蹬飄身，斜斜縱出丈許。

人一落地，馬兒也翻摔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英挺漢子飄身縱回，向愛馬詫然注目。

可憐最好的一匹千里良駒，如今竟從口中流出黑血，顯然已中毒死去！

英挺漢子勃然震怒，目光森如冷電地一掃四周，厲聲喝道：「那位江湖朋友，想對俞玉招呼，快些請出答話，不要藏頭露尾地不像漢子。」

俞玉語音方住，三四條人影，已從萋萋蔓草中縱出，向他疾撲而來。

在這些人影撲到之前，並有數十條寒芒，從四處飛來，蝟射俞玉。

俞玉冷笑一聲，飛身縱起，向那三四條人影迎上去。

半空中，雙袖抖處，罡風狂拂，把數十條寒芒，震得倒射而回，蔓草叢中，立時响起了一片慘哼聲音。

跟着，一招「旋乾轉坤」幻出漫天掌影，把那三四條人影，均擊得重傷或傷或死的紛紛墜地。

俞玉一招挫敵，身形飄落在那座比較高大的墳塚之前，面罩寒霜，向其中一個被自己掌力震傷，撫胸驚慄之人冷然問道：「狗賊快報上姓名來歷，為何埋伏此間，並且是用甚麼歹毒之物，傷我愛……」

他這「傷我愛馬」的最後一個「馬」字，尚未出口，語音便頓，臉上也倏忽變色。

原來，俞玉發聲問話之間，倏然覺得左小腿肚之上，好似被蚊蟲叮了一口。

俞玉心中明白，當然不是蚊叮蟲咬，是中了甚麼的小暗器。

這暗器不僅發時無聲，並且中後立感左小腿微麻，顯然淬有劇毒。

俞玉心中大驚，趕緊凝氣自閉左腿經脈，並電疾伸手入懷，摸出一粒丹藥，塞進口中。

「砰！」一聲巨响起處，他身後那座墳塚，居然發出炸裂之聲。

俞玉轉身看去，祇見墓中，站着一個蒙面黑衣女子。

俞玉方待發問，那女子已以一種非原來語音的怪腔怪調說道：「俞大俠，你還找墳頭麼？中了『九毒吹針』之人，等於接到了閻王請帖，絕無再活之理。」

俞玉一凜，方知道自己是中了「九毒吹針」，愛馬顯然也是中了這種陰毒無聲的暗器之下而喪失了性命。

如今，究竟是搏殺對方解恨？還是先行突圍離去，設法療治針毒？

就在俞玉心意未定之間，四周又有異動。

俞玉目光微掃，看出有四個與墓中女子同樣裝束的黑衣幪面之人，把自己遙遙圍住。

其中南面之人，也以那有意變着的怪腔怪詞說道：「俞玉，你想溜了？告訴你，辦不到了，這片亂墳之間，就是你這位『三湘大俠』葬身之地了。」

俞玉怒道：「無恥的狗賊，憑你們這些下流手段，還未能留得住你家俞大俠。」

人隨聲落，以「神龍御鳳」的上乘輕功身法，再向那南面黑衣人飛身縱去。

他的身形才動，對方五人，業已迅速的合聚在一起，一方面避開俞玉凌厲的猛撲攻勢，一面紛紛出手，把這「三湘大俠」圈入一種顯然經過精研苦練，聯合攻守的陣法之內。

交手數招，俞玉便知道這五個黑衣人，着實不凡，均是一流的高手。

以一對一，自己仍可佔上風，但現在以一對五，又是已中了毒藥暗器的情況之下……

俞玉凜然生懼，知道眼前情勢，不宜逞強，偏被對方纏住，內力大耗，氣血難凝之際，「九毒吹針」毒力，必將侵入臟腑。

利害一明，智珠立握，這位「三湘大俠」拚着受些傷損，也決意先行闖出重圍，再作其他的打算。

俞玉念頭定處，拿南面黑衣人當作突圍目標，身形一閃，便以「

推山震虎」、「渴驥奔泉」、「神龍探爪」等三絕招，迴環攻出，化起一天掌影。

在他攻向南面黑衣人之際，其他四個黑衣人也以極狠辣的招式，攻擊俞玉。

照說，這是牽制妙訣，俞玉應該立刻撤招，防禦自己，不能繼續攻人。

但俞玉分清輕重，竟放棄防守，祇是略一閃避，仍然向南面黑衣人繼續猛烈攻擊。

結果的情況是俞玉右臂左脅，各中一掌，但他也以第三招「神龍探爪」擊中南面黑衣人的前胸，把他震跌出五六尺外。

包圍缺口一現，俞玉立即提眞氣，向南方縱身而去。

身形縱起數丈外，右股一陣劇痛，竟於顧前不顧後的飛縱之際，又中了一件暗器。

這件暗器，比前次中的吹針粗長不少，似是「鐵翎箭」或「子午悶心釘」之類的暗器。

因爲並非傷在要害，俞玉顧不得拔出觀看，牙關咬緊，拚命施展輕功，一縱便是數丈。

那些黑衣人，也不追趕，祇聽得身後遠遠傳來那怪腔怪調的女子語音，怪笑叫道：「二哥、三哥，不要追了，快去看看大哥的傷勢如何，俞玉這廝業已中了我的『追魂奪命鳳頭釵』，他還活得成麼？嘿……嘿……」

俞玉見對方果然不追，便知決非虛言恫嚇。

他劍眉緊皺，儘速前奔，準備奔出十來里外，遠離羣兇以後，始作療傷袪毒打算，免得萬一再度生變，便難有所僥倖了。

俞玉的心中打算，雖然不錯，但却天數已盡，非人力所能挽回。

他如今右臂左脅均受掌傷，左小腿與右股之上，又先後中了絕毒暗器。

假如他不是中了「九毒吹針」之際，先行服食了一粒效用極好的「保命紫金丹」，恐怕早就無法支撐，已化作南柯一夢了。

但氣力與藥力是隨着奔馳，漸漸消弱，毒力與傷勢，却在隨着體能消弱漸漸加强。

終於，俞玉支持不住了，在約莫馳出四五里後，便覺得心中發慌，脚下發軟，所勉强提聚的閉穴眞氣，也有點駕馭不住。

他知道，人已難支，毒已將發，趕緊停住了脚步。

不停步時，脚已發軟，這一停步之下，竟連站都無法站住了，眞氣一散，頹然撲倒。

俞玉於聽得那女子說出「追魂奪命鳳頭釵」之時，便知道對方是自己昔年在「西川」道上，所結强仇「岷山五惡」或與「岷山五惡」關係密切的人。

如今，人一撲倒，口中發甜，鮮血從口角溢出，俞玉便自知性命休矣！

他劍眉剔處，勉强起身舉掌，劈向身旁一株白楊樹上。

這位「三湘大俠」武功不弱，死前餘力，猶自驚人，「克察」一聲起處，竟把一株碗口粗的白楊樹硬生生劈飛！

俞玉此時雙目已花，耳中「嗡嗡」的亂响。

他以指蘸着鮮血，在折樹之上寫道：「殺我者，岷山五惡鳳頭釵……」

歪歪斜斜的寫完「釵」字，俞玉全身一顫，七竅流血，再度仆倒在白楊樹下。

* * *

這是一座靈堂，一座相當別緻的靈堂。

素幃供桌，靈位鮮花，都與一般無異，所謂「別緻」，是靈位之前三件供物。

靈位上寫的是「先夫三湘大俠俞玉靈位」，那三件「別緻供物」，則是兩顆新鮮人頭，一具骷髏頭骨。

俞玉左側的供桌之上，還有三具木牌上書：「五毒靈官董毯」、「陰司秀士方秋」以及「鳳頭釵」等字樣。

一位姿容絕代，素衣如雪，約莫二十八九的美婦人，正向俞玉靈前添香拜祭，並星眸含淚，喃喃說道：「玉哥，李夢華對不起你，你身遭慘禍，已有三年，我祇能搜到『岷山三惡』的人頭帶來，其餘的『五毒靈官』董毯、『陰司秀士』方秋，想是因畏罪潛踪，始終無法找到……」

這位未亡人祝禱到此，兩行珠淚，早已奪眶泉湧而下。

她銀牙一挫，舉袖拭去滿頰淚痕，杏眉雙挑，又再向俞玉靈前說道：「尤其是『岷山五惡』中，向無『鳳頭釵』其人，偏偏你在白楊樹上，所留血書却寫有『鳳頭釵』字樣，而遺體左股之上，又中了一枚淬毒的鳳頭小釵，遂使我在這三年之間，幾乎踏遍了整個川湘黔貴等西南諸省，也問不出所謂『鳳頭釵』的半絲訊息……」

李夢華邊說邊流眼淚，她把靈前的供果供菜，一一放好，突然取出一套鮮艷紅色衣服，目中淚光一收，神光如電地一軒眉朗聲又道：「玉哥，李夢華素服三年，如今爲了在江湖間便利尋仇，我把麟兒寄養在他姨母之處，暫時脫去孝服，改穿『辣手血觀音』一向愛穿的鮮艷紅色的衣服，等到董毯、方秋二人雙雙授首，『鳳頭釵』也在我劍

下誅伏以後，李夢華立即攜頭返此，將住宅改作家庵，錙衣黃卷古佛青燈，陪伴玉哥的尺許靈牌，以終此生。」

語音頓處，從懷中取出一根長約五寸的「鳳頭釵」，暗挫銀牙，舉向靈牌，叫道：「玉哥，你生是『三湘大俠』，死爲九幽英魂，李夢華不辭天涯海角，不避風霜雨露，從此，江湖浪跡，仗劍尋仇，你……你……你在泉下英靈，也應該助我一臂之力。」

祝禱既畢，這位曾被江湖人物稱爲「辣手血觀音」，使黑道羣雄羣霸，聞名喪膽的女俠李夢華，便在她亡夫靈前，脫去素服，換上紅衣，帶了自己慣用的一劍「吳鈎劍」、一袋「蝴蝶鏢」向靈前再拜後而去。

* * *

四川酆都，是個具有相當傳奇特式色彩的地方，據說城郊荒僻之處的茶座酒館，在黃昏前，便紛紛關門，否則會在買醉客人的所付酒資中，發現錫箔紙錢之類東西。

這日申末時分，酆都西郊一座客棧兼營的小酒樓中傳出了一片嘈雜的聲音。

／既聞一片嘈雜，自然表示客多，但酒樓的主人，却未喜笑顏開，反而雙眉緊皺。

因爲除了靠着西牆以及南窗之下所坐的一男一女之外，其餘酒客都是霸視當地的一些青皮混混。

時近黃昏，酒樓已將收市，店東童大之女童小琴，正協助乃父，在櫃枱結算賬目。

這位姑娘年約十七八歲，長得相當俏麗，那片嘈雜人聲，便是因她而起。

十來名青皮混混之中，有個是爲首的人，賊臉嘻嘻地叫道：「琴姑娘，妳長得越來越標緻啦，我駱老大來替妳作個媒人如何？」

童小琴聽了玉頰飛紅，輕輕「啐」了一聲。

駱老大怪笑道：「琴姑娘的臉紅了，這叫做『嘴裏不想心裏想』我早就看出妳長得像朵花兒般的，必是春心已動……」

店東童大，站在櫃枱邊，向駱老大陪笑道：「駱爺，莫開玩笑，琴丫頭今年才十七歲，她還小呢……」

駱老大把三角眼一翻，冷笑的接道：「十七歲還算小麼？柳翁的玉春丫頭，不是在十六歲上，便送與方爺，作了第七房姨奶奶，如今吃的是油，穿的是綢，那份榮華富貴，着實羨慕煞人呢！」

靠着西牆的一張酒桌之上，放着幾色酒菜，和一柄帶鞘的長劍。

桌旁邊坐的，則是個年約二十七八，貌相相當英俊的白衣書生。

這白衣書生聽了駱老大所說的無聊之言後，不禁把眼皮抬了一抬。

但僅僅精光一閃，這白衣書生便又偏過頭去，不管閒事的依然獨自飲酒。

南窗之下，也單獨坐着一位酒客，這酒客是個年約二十左右的美貌女子。

她穿着黑色勁裝，雙肩微露劍柄，目內神光，烱如冷電，顯然是位具有相當身手的江湖俠女，故而人雖年輕貌美，駱老大等那羣無賴們，却也未敢輕易向她囉嗦。

這位黑衣少女，並未理會駱老大向店東童大所說的是無耻之言，祇是目光斜視西牆獨坐的白衣書生，嘴角微披，滿臉不屑的神色。

駱老大語音一住，店東童大便陪笑臉道：「駱爺，我們童家與柳家不同……」

駱老大根本不容店東童大再往下說，便即「哼」了一聲接道：「甚麼不同？是不是認爲你們童家比柳家有錢，須知在方莊主的庫房之中，金銀珠寶，堆積如山，小小一座客棧酒樓……」

這時，童小琴姑娘見駱老大似是當眞，並非隨口囉嗦，遂想悄悄離去。

但她才離開櫃枱，眼前人影一閃，便被駱老大橫張雙臂，攔住去路，口中並「嘿嘿」怪笑道：「琴姑娘，告訴妳老實話吧，今天是『聚英莊』莊主方春方大爺的四十大壽生辰，我兄弟平日深受方莊主照顧提拔，要想送他一件別緻的壽禮，才來此地作媒，使妳能攀上枝頭由村鷄變成鳳凰，成爲方莊主的第八房姨奶奶……」

童小琴「嚶嚀」一聲，淚珠兒宛如斷綫珍珠般，從她羞紅雙頰之上，眼淚滾落。

南窗黑衣少女，目閃芒煞，勃然起立。

但她見了西牆白衣書生依然自斟自飲的毫不理會的神情，不由秀眉深皺，又强自忍耐，並無行動地又緩緩坐了下來。

駱老大見童小琴哭得有如一枝帶雨梨花，毫無珍惜之心地獰笑叫道：「琴姑娘，妳哭些甚麼，快點收拾收拾，方府晚上便來招親，我兄弟千選萬選才選中妳，這機會是多不容易呀？」

店東童大見事竟成眞，急得搖手叫道：「不行，不行……」

駱老大勃然變臉，厲聲喝道：「放屁，甚麼不行，老頭兒，你要弄清楚點，你是『童大』，我是『老大』，且想想半月之前，你們隔隣楊寡婦，和她那十八歲女兒，全身赤裸，被砍了二十七刀一案，是何人所作之事？」

說至此，忽然伸手一探一揮，便有七柄柳葉小飛刀，先後聯翩飛起當空，然後「奪、奪、奪」地均插在櫃枱之上。

店東童大和他女兒童小琴，幾曾見過這等場面，赫然全身發抖，父女抱在一起。

駱老大以飛刀示威之後，目閃厲芒，獰笑叫道：「童大，敬酒也是吃，罰酒也是吃，我兄弟已向方莊主說明，送位嬌滴滴的八姨奶奶，爲他祝壽，方莊主極高興，定於戌正迎親，此事已絕無更改，你這老頭兒，應該識相一點，早些上起店門，好好打扮女兒，等待喜轎來接，莫要敬酒不喝，喝罰酒了。」

衆無賴一陣哄笑，駱老大把手一揮，便帶着這羣青皮混混的離去，祇賸下那七柄飛刀，還是明晃晃地插在櫃枱之上。

駱老大等人一走，南窗下的黑衣少女，玉手忽揚。

隨着她揮手之勢，從西牆方面飛起了一條劍影。

所謂「劍影」，就是那白衣書生面前桌上的那把帶鞘長劍！

白衣書生見自己的帶鞘長劍，被人用極上乘的「接引神功」凌空攝去，竟仍無驚奇詫異神色，祇是目光略注，向南窗黑衣少女笑了一笑。

劍影橫空飛來，黑衣少女微伸右手，接在掌中，立即輕按彈簧，拔劍出鞘。

「嗆郎郎」一聲清越龍吟起處，劍才出鞘盈尺，便已寒芒如電，令人耀眼生輝。

黑衣少女不再把整柄寶劍拔出「嗆」然歸鞘後，雙眉一挑，哂然說道：「劍倒是把好劍，可惜在你這等人物手中，未免太辜負它……」

語意雖頗刻薄，白衣書生却仍不動怒，祇把雙拳一抱，向黑衣少女笑道：「請教姑娘芳名尊姓，以便稱呼。」

黑衣少女冷然道：「我叫胡冰心，你呢？」

白衣書生笑道：「在下凌風，想向姑娘請教一下，爲何認爲在下不配佩此劍之語？」

胡冰心一雙星眸之中，電閃神光，朗聲說道：「爲劍士者，當爲天地立心，爲民立命，每見人間不平事，胸中常作不平鳴，若能救民濟物，除暴安良，掃盡世間崎嶇路，方不負匣內神兵，胸中絕藝。適才尊駕目睹駱老大等無賴欺壓父女倆，竟無拔劍仗義之心，則這把劍兒，雖具絕世鋒利，在你掌中，又何異三尺凡鐵？」

凌風哦了一聲，點頭笑道：「胡姑娘俠骨柔情，的確是高論，但世間事見仁見智，容或不盡相同……」

胡冰心聽至此處，接口問道：「聽你之言，莫非對適才按劍不動，見義弗爲一事，還另有一番見解？」

凌風笑道：「在下認爲小事當忍，劍不可輕拔，但大義則絕不逃避，縱會折頸橫屍，血流五步，也……」

胡冰心不等凌風說完，便嘴角又披，哂然冷笑道：「一派高調……」

四字才出，凌風接口笑道：「胡姑娘既怪在下未曾見義勇爲，則妳方才爲何又默然坐視，不把駱老大等那羣萬惡的青皮混混，好好懲教一頓？」

胡冰心聽了凌風的搶白之話，挑眉冷笑道：「淺薄狂生，妳懂個屁。」

隨着這個不文雅的「屁」字，劍影凌空，飛還凌風的座位。

凌風把劍接住，胡冰心扭頭過去，向正在抱頭痛哭的童大父女叫道：「童店東，不必哭了，你們父女且到我房中來，彼此商量商量。」

就當童大、童小琴，隨同胡冰心上樓，走回她所住的房間之際，從樓下傳來了凌風的狂笑和縱歌之聲。

他唱的是杜工部的出塞曲：「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胡冰心聽得歌聲，怔了一怔，似想回頭對凌風有所探詢。

但目光微轉，主意又變，不理凌風，仍然拉着童小琴的手兒，走入自己的房中。

入房以後，胡冰心關好房門，拉着童小琴在床邊坐下，向她低聲問道：「傷心痛哭則甚，是不是不願意嫁給那『聚英莊』的莊主方春作八姨奶奶麼？」

童小琴一雙妙目，業已哭得紅腫，含淚悲聲答道：「當然不願，常言道『寧爲貧人妻，不爲富人妾』，何況那方莊主的一張臉兒，陰沉得像個死人，鷹鼻鷂眼，兎腦猴腮，令人一見之下，便會說不出地，對他十分厭惡。」

胡冰心聲音壓低湊向童小琴的身邊說道：「琴姑娘，方莊主是個富貴之人，妳不想嫁他，我却想嫁他……」

童小琴驚奇的「咦」了一聲，瞠目道：「胡姑娘，妳……妳說甚麼？妳這……這等人材，竟……竟然願意嫁給方春……作妾？」

胡冰心笑道：「正是如此，等到戌正迎親之際，由我代妳上轎，前往『聚英莊』中，風光風光，當個八姨奶奶！」

童小琴尚自有點不信，店東童

大畢竟閱歷較深，略一尋思，恍然問道：「胡姑娘是否想藉機進入『聚英莊』中，爲『酆都』地面，除却一名大害？」

胡冰心點點頭道：「對了，要除害便除方春，方才若是對那駱老大等狗腿子們先行出手，便沒有多大意思，故而，我才罵那凌風懂個屁！」

店東童大眉頭雙皺，想一想問道：「胡姑娘，凌相公所作『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歌聲，好像正和妳這種用意符合！」

胡冰心挑眉說道：「我也聽出他大概是在自作聰明，胡猜我的心意，其實，我要剪除方春，我可以仗劍直闖『聚英莊』，但却不如代妳上轎，以新人『八姨奶奶』的身份，大鬧壽堂，來得較爲有趣味。」

童大皺眉道：「胡姑娘欲爲『酆都』除害的俠義之心，雖然令人敬佩，但聞得人言，方春擅用判官筆和各種毒藥暗器，武功亦十分了得，『聚英莊』中，更是高手如雲，胡姑娘單憑一雙劍，獨闖虎穴，未免太過勢孤，令人……」

胡冰心不等童大話完，便把窗邊一根用以支窗的燒火鐵棍拿起。

這根鐵棍，約有酒杯粗細，長度在三尺左右，看去十分沉重！

胡冰心取在手中雙臂輕輕一圈，毫不費力，使這根鐵棍，變成了一隻鐵環。

然後一伸右手食中二指，以指代剪，把酒杯粗細的堅硬沉重的鐵棍，剪得寸寸斷折。

這一手功夫，在內家高手看來，根本不算得甚麼。

但在一般人的眼中，却是相當驚世駭俗的。

童大、童小琴父女，瞠目咋舌之下，始相信胡冰心是位身懷絕技的蓋世女俠，不再爲她假扮新娘，獨闖虎穴，擔甚麼憂了。

* * *

「聚英莊」內「聚賢廳」上，紅燭高燒，香烟繚繞，筵開十餘席之多。

上百位三山五岳的黑道好手，都向莊主方春敬酒，祝賀他雙喜臨門！

所謂「雙喜」，一喜是今日乃方春四十整歲的生辰，另一喜則是他新得「八姨奶奶」的納寵之日。

一個剛到「聚英莊」不久的虬髯壯漢，向方春舉杯叫道：「方四哥，你的新姨娘呢？怎麼還不請出華堂，讓我孟懷九瞻仰瞻仰，是甚麼閉目羞花，沉魚落雁？」

這位孟懷九號稱「虬髯閻羅」，是關外一帶有名黑道巨擘！

方春身穿吉服，在壽燭高燒下，那張死一般的臉兒，也映得彷彿是滿面紅光，並笑口常開地顯得得意已極之狀。

他聽完「虬髯閻羅」孟懷九之言，急忙抱拳笑道：「孟當家的……」

孟懷九濃眉一挑，搖頭笑道：「不行，這『孟當家的』之稱，多麼生份？我在家排行第六，方四哥便叫我一聲孟六弟吧！」

方春也不再客氣，微笑叫道：「孟六弟不要心急，駱老大等已去迎接新人，等她到了此間，我自會爲大家一一引見！」

話方至此，「聚賢廳」外，已經響起樂鼓之聲。

少頃，花轎抬到廳前，駱老大招呼等候多時的兩名使女，把轎中身穿吉服的新人八姨奶奶，攙扶着姍姍步向「聚賢廳」中央的壽帳、壽燭之前。

祝壽賀客之中「巴東雙煞」兄弟，由大煞「金鐧」孫龍，發話笑道：「新姨奶奶到了，方四哥揭開紅巾吧！讓我們看看生長在這小縣西郊之中的天姿國色。」

方春邊自點頭走過去，邊自含笑說道：「我那日偶然赴西郊路過，口渴思飲，進入酒樓小坐，便發覺櫃中有一少女，明艷照人，誰知駱老大深得我心，又復神通廣大，居然說服那頑固的店東老頭，把這好人兒弄來，立作八姨，爲我祝壽！」

說到此處目注駱老大道：「從明天起，我升你擔任『聚英莊』的二總管之職。」

駱老大喜得眉開眼笑地連連躬身稱謝。

「巴東雙煞」中的二煞「銀鞭」秦亮，高聲叫道：「方四哥，揭紅巾吧，揭揭紅巾，我們把你和新人送進洞房之後，還要重飲盛宴，與一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們，互相開懷一醉……」

話方至此，方春業已笑吟吟地，把新娘的蓋頭紅巾輕輕揭去。

紅巾一揭，有兩人心中大愕，其餘賓客，則均由衷地發出略含艷羨意味的嘖嘖讚美之聲。

心中驚愕的兩人，是駱老大和「聚英莊」莊主方春，他們認出這位吉服新人，並非西郊酒樓的童家少女。

兩人心情又自不同，駱老大是愕中帶驚，方春則愕中帶喜！

駱老大愕的是酒樓店東童大，向來誠實可欺，怎會有此新人掉包情況？驚的是不知方春會不會大發雷霆，使自己剛剛巴結到手、尚未走馬上任的「二總管」，就此成爲夢幻泡影？

方春在詫異心情之下，和駱老大大不相同。但他愕中帶喜之故，却是爲了燭下新人的容光風韻，竟比酒樓童家少女，還要美艷得多！

就在方春與駱老大一個喜愕，一個驚愕之際，那位「虬髯閻羅」孟懷九，已自「哈哈」大笑說：「新人如玉，方四哥艷福不淺，來來來，我們大家要恭賀三杯！」

全廳賓客，一致附和，方春知道拒絕不得，只得如言照飲。

他三杯酒落肚，突有莊丁走來，向方春恭身道：「啟稟莊主，莊外有人送來一筆豐厚壽禮！」

方春持杯問道：「送禮的是甚麼人？」

莊丁恭身答道：「他不肯說出姓名，祇說曾受莊主厚恩，特來答報，放下禮物就走了。」

方春「哦」了一聲，皺眉問道：「他送的是甚麼禮物？」

莊丁答道：「是一隻極巨型的木箱，那人並稱箱中所貯是舉世無雙的第一壽禮。」

方春雙眉緊皺，「巴東雙煞」的大煞「金鐧」孫龍，業已高聲叫道：「快把那木箱抬上廳來，看看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兄弟送了明珠三粒，白璧一雙，雖然價值不菲，但却也不敢自詡為『第一壽禮』四字！」

他的語音方落，八名莊丁已把那一隻大木箱，抬上了廳來。

這具木箱，祇是薄薄木板釘成，但却有六尺見方，着實巨大得引人矚目。

「銀鞭」秦亮笑道：「方四哥，我來替你開封，公開這一件『第一壽禮』如何？」

方春點頭道：「有勞，有勞，但秦賢弟稍為謹慎一點，江湖中風波無限，詭詐太多，我覺得這具木箱，似乎有點蹊蹺。」

滿廳賓客，本在圍着木箱觀看，聞言之下，不禁一齊的後退了兩步。

「銀鞭」秦亮笑道：「方四哥放心，我不信箱中有甚麼花樣，倘若有人敢來太歲頭上動土，那他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巴東雙煞」的功力不弱，閱歷也豐，這「銀鞭」秦亮雖發狂言，却也不肯接近木箱，祇是站在五尺以外，微凝眞氣，一掌凌空吐出。

木箱板質甚薄，「克察」一聲，應掌而裂。

滿廳賓客目光注處，失聲驚呼，不由自主地均又是後退了一大步。

原來木箱裂散之下，發現箱中所貯的竟是一口棺材！

這時，連假扮童小琴，一身吉服，高坐堂上的胡冰心，也心中十分的奇怪。

她目光一注，發現那塊棺材頭上，竟還鬆有『陰司秀士』方秋之柩字樣。

胡冰心看在眼中，心頭一驚，暗忖「陰司秀士」方秋，是突然失踪、黑道巨擘中的「岷山五惡」之一，難道這「聚英莊」莊主方春，竟和方秋是兄弟關係！

她方念動至此，一陣冷笑，已自棺中發出。

笑聲嬌脆得宛如銀瓶漿迸，珠落玉盤一般。

但其所含意味，却森冷得令人一聽之下，便會肌膚起慄，毛髮悚然。

跟着，棺蓋「砰」然飛起，一位紅衣少婦，自棺中緩緩的起立。

這位少婦，年約二十八九，論姿容，比起胡冰心來，還要成熟美艷三分，她穿了一身火紅勁裝，但又有一朵小小白花，插在鬢髮之上。

滿廳賀客之中，有個身材瘦小的白髮老者，一見這紅衣少婦，不禁吃了一驚，喃喃自語道：「辣手血觀音……」

他這「辣手血觀音」五個字雖是喃喃自語，語聲極低，却仍被紅衣少婦聽見，妙目雙凝，神光一瞥，向這白髮老者叫道：「不錯，我正是『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十年久違，居然仍能認出，可見你這『神偸』蕭八，目力着實不錯，昔日『恆山』之誓，你沒有違犯過吧？」

眞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自從紅衣少婦，承認就是「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以後，頓有一股無形威嚴，把這聚有百餘人的「聚賢廳」上，鎮壓得鴉雀無聲。

連胡冰心也驚喜，心中暗自忖：原來這位紅衣美婦，就是自己景慕已久、無緣識荊的「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但不知她鬢邊的那朵小白花，是爲何人戴孝？

這時，那「神偸」蕭八，已向李夢華抱拳朗聲道：「李姑娘放心，蕭八自從在『北嶽』承諾以來，便篤守信誓，十年中間，絕未重施故技，沒偸過人家半絲半縷。」

李夢華點點頭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我相信蕭老人家就是。」

話完，轉過身來，面對方春，冷然叫道：「方秋……」

方春搖手叫道：「李姑娘，妳弄錯了，在下名叫方春，不叫方秋。」

李夢華從鼻子中，冷「哼」了一聲，哂然說道：「我才不會弄錯，你雖然改名隱居，但却捨不得修理修理那隻鼻端特尖的『鷹鈎鼻子』，仍把『陰司秀士』的這塊招牌，掛在臉上。」

這「聚英莊」莊主方春，果然就是「岷山五惡」中的「陰司秀士」方秋。

他見「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竟然直接了當的揭破了自己本來的身

份，祇得雙眉緊皺，默然不語。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微一舉步，自棺中跨出，向方秋揚眉一問道：「你知不知道我踏破鐵鞋，四處找你之意？」

方秋抱拳說道：「在下無論是在歸隱之前，或歸隱以後，均從未與李姑娘結過樑子，如今，李姑娘在我四十歲生辰之日，竟送來一具棺材，並在棺材頭上，刻了方秋姓氏，這個玩笑，似乎鬧得太大一點。」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冷冷的說道：「我和你開玩笑？你眞把你這『陰司秀士』的身份，太過提高了些。」

方秋强忍譏嘲，抱拳說道：「方某誠請教李姑娘來此之意？」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妙目精芒如電，一掃全廳江湖人物，朗聲說道：「十年前，李夢華的『辣手血觀音』五字，可稱名聞八荒，但近數年間，倏然隱跡之故，是已遇着心愛之人，厭倦鋒鏑，嫁夫生子，我要放下一身武功，好好作個賢妻良母……」

「神偸」蕭八，接口問道：「李姑娘尊夫是誰？」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雙目之中，浮動一片霧般淚光，悽然又道：「誰知鴛鴦難永，天妒良緣，就在結婚兩載，我那麟兒甫滿週歲之際，便驟驚愕變，失怙成孤，李夢華也成爲紅顏薄命的未亡人了。」

「神偸」蕭八忍不住的再問道：「李姑娘尊夫到底是誰？又被何人所害？」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寒電眼神，掃視全廳，最後凝注在「陰司秀士」方秋的臉上，一挫銀牙，厲聲叫道：「方秋，你大概決想不到，三年多前荒墳中伏，喪命在你們『岷山五惡』，暨『鳳頭釵』毒婦，無恥暗算之下的『三湘大俠』俞玉的床頭人，便是我這『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吧？」

方秋一雙鷂眼之中，厲芒微閃，點頭答道：「我想到了……」

隨着這四字出口，袍袖忽然疾揮，十來綫碧色精芒，便從袖中飛向李夢華疾射而去。

照理說來，雙方相距不過一丈三四，方秋突然發難，那碧色精芒，又有十餘綫之多，「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似將閃避不及，難免有所損傷的。

但「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於適才發話之際，業已發現「陰司秀士」方秋縮手袖中，似有動作，早已暗加注意。

故而「陰司秀士」方秋的袍袖才揮，而「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雙掌也翻了起來。

狂嘯掌風捲處，十來綫碧芒，被震得凌空亂飛，有不少黑道梟雄，紛紛慘呼倒地。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一向嫉惡如仇，俠腸辣手，知道凡屬方莊賀客，多半都是些黑道凶邪，絕少好人。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雖然聽得紛紛慘呼倒地之聲，却絲毫不加理會。

趁着「陰司秀士」方秋正處暗器無功的驚愕之間，向這「陰司秀士」方秋，電疾的撲了過去。

金光驟閃，銀鍊橫飛。

這是「巴東雙煞」出手援助「陰司秀士」方秋。孫龍的一根「金裝凹鐧」和秦亮的一根「九節亮銀鞭」，一左一右地向「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雙雙截擊。

由鐧風鞭嘯之上，可以聽出「巴東雙煞」的膂力不弱，均屬一流的高手。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雖然藝高，但在赤手空拳之下，却也不敢怠慢。

她也顧不得撲殺方秋，一式「細胸巧翻雲」，不單避開了一鞭一鐧的奮力狂掃之威，輕飄飄地，翻回原之處，並趁勢探臂肩頭，撤出了她昔日威震羣邪，仗以會過不少高人的「吳鈎劍」！

「陰司秀士」方秋由於「巴東雙煞」的挺身攔截，乘機厲聲喝道：「金大總管，快取我判官筆來！」

這位昔日的「陰司秀士」如今的「聚英莊」莊主，因既是壽星，又是新郎，袍褂整齊，一身吉服，身上能找出適才所發的十來根「淬毒飛針」，頗不易，那裡還會帶着「判官筆」等慣用稱手的外門兵刃？

「聚英莊」的總管是金大堅，總算相當機警，一見箱內藏棺，便知事有蹊蹺，早已防備萬一，悄悄的把「陰司秀士」方秋的「判官筆」以及貯裝暗器的豹皮囊一齊取了過來。

如今聽得方秋一喝，金大堅便立刻應聲答道：「莊主的『判官筆』及『百寶豹皮囊』均被屬下取來，請莊主接住。」

金大堅因爲剛從後廳趕到，距離「陰司秀士」方秋，還有數丈遠近，生恐會延誤時機，有所不及，逐把兩根判官筆，一具豹皮囊，一齊凌空擲過去。

「陰司秀士」方秋看見自己的慣用兵刃暗器，業已取來，不禁心中頓寬，縱身伸手接取。

但他身形才起，突聞「虬髯閻羅」孟懷九，高聲叫道：「四哥小心！」

跟着，腦後便起了極銳厲的金刀劈風之聲！

「陰司秀士」方秋剛剛接住「判官筆」，顧不得再以左手接取豹皮囊，便用一式「斜鞭紫電」化解了腦

後的金刃劈風來勢！

「吳鈎劍」下劈，判官雙筆上迎！

「陰司秀士」方秋在倉猝之間是以雙筆併交右手，硬接「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從腦後劈來的一劍！

一陣金鐵交鳴的震耳欲聾聲音起處，「陰司秀士」方秋總算是領教過「辣手血觀音」的厲害，右掌虎口硬生生震裂，剛剛到手的判官筆，也告墜落地上。

這位「陰司秀士」方秋驚懼萬分之下，一式「巧渡天河」橫移八尺，閃到「聚賢廳」正中熊熊壽燭之前。

但「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大仇繫念，豈肯饒人？輕功又高，「陰司秀士」方秋橫移八尺，剛把身形站穩，眼前紅影一閃，已被「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以鋒利的「吳鈎劍」指住咽喉要害。

「虬髯閻羅」孟懷九與「金鐧」孫龍、「銀鞭」秦亮等人，正待赴援，見了這等情況，遂只得面面相覷，皺眉呆立。

因爲「吳鈎劍」的劍尖，距離「陰司秀士」方秋的咽喉要害，只有寸許，任何人若想發難，「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劍尖必刺，「陰司秀士」方秋的人頭將不可僥倖應劍落地。

大廳之中，一片沉寂！

「陰司秀士」方秋膽戰心驚，下意識的緩緩後退！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右臂平舉，始終是以「吳鈎劍」尖，指住方秋喉嚨，一面隨同緩步後退之勢，緩步跟進，一臉煞氣，面罩寒霜地冷冷的喝道：「方秋，你還想退到那裡，後面是牆，我等到你退到牆邊，再給你一劍穿喉，釘在壁上，讓你充份享受一下死前的恐怖滋味！」

除了「辣手血觀音」冷如冰霜的話聲外，整個近百人的大廳中，再也沒有任何聲息！

「陰司秀士」方秋面如死色，仍然在緩緩的後退！

他雖知道「辣手血觀音」說得不錯，後面已是牆壁，自己最多祇能再退四五步左右。

但除去後退，別無延長生命的方法，「陰司秀士」方秋只得強定心神緩緩的後退，企圖希望發生奇蹟！

所謂「奇蹟」，就是「陰司秀士」方秋企圖能在這四五步的距離之內，自己會想出逃生的辦法，或是突來救星！

危機越來越近，「陰司秀士」方秋已退得幾乎無路可退！

還有四五步的距離，如今「陰司秀士」方秋再退兩步，便已將背貼近牆壁了。

這時，一身吉服的新姨奶奶俠女胡冰心，仍穩坐廳中，大看熱鬧！

「陰司秀士」方秋後退，「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前逼之處，就在她身邊不遠，胡冰心含笑靜看自己一向景仰的「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是否能如願報雪夫仇，把「陰司秀士」方秋一劍穿喉，釘在壁上抑或另生其他變化！

眼看羣邪束手，絕無變化之下，「變化」居然發生！

不過，這「奇蹟」出現得太過離奇，太以出人意料之外。

眼看「陰司秀士」方秋背已貼牆，無路可退。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銀牙咬處，挺臂發劍。

但誰也不會想到，「辣手血觀音」挺臂之前，身形略偏。

她這挺臂一劍，並非刺向「陰司秀士」方秋咽喉，竟是向那一身吉服，端坐在椅上的俠女冰心刺去！

胡冰心作夢也想不到「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會放棄刺殺「陰司秀士」方秋，挺劍向自己刺來。

一怔之下，「吳鈎劍」來勢如電，已到了咽喉。

胡冰心萬般無奈之下，只得連人帶椅地，仰天倒下。

這種「連人帶椅，仰天倒下」的叙述不對，應該說是「人倒椅飛」才比較實際一點！

人往後倒，椅往前飛。

胡冰心這一招，倒也想得夠絕。

她先是倒往後仰，等到身軀與地面平行之際，才脚跟使勁，貼身平竄而出。

就在足跟使勁的同時，雙手向上一翻，坐椅便飛起空中，向突然要下辣手，劍刺向自己咽喉的「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打去。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一刺未中，本待立即追擊，再度出劍，非把胡冰心斃在劍下不可。

但黑忽忽的一條體形甚巨的物體，突然從地下飛上，倒把這位膽大包天的「辣手血觀音」嚇了一跳！

等到「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看清楚這是一張椅子，將其一掌擊飛以後，胡冰心早已在丈許之外了，卓然站穩。

「陰司秀士」方秋死裡逃生之下，趕緊縱身撿起自己的判官筆和豹皮囊，與「虬髯閻羅」孟懷九、「金鐧」孫龍、「銀鞭」秦亮等，站在一起。

孟懷九「咦」了一聲，向「陰司秀士」方秋低聲問道：「方四哥，你這位剛剛進門的八姨奶奶，不像是尋常小村姑娘嘛，她所表現的這手臨厄應變的『鐵板橋』功，決不在你我之下。」

「陰司秀士」方秋一點頭，答道：「她不是酒樓店東童大之女……」

話方至此，「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吳鈎劍」影又一閃，仍然不理「陰司秀士」方秋，光搖電冷、芒若銀蛇地向胡冰心當頭剁落。

胡冰心這回早有準備，故而「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來勢雖兇，她能及時閃避，並發話問道：「李女俠，妳不殺『陰司秀士』方秋，報妳殺夫之仇，却對我這個局外人，屢下殺手則甚？」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手橫「吳鈎劍」，面罩寒霜地冷哼一聲：「局外人？我來問妳，妳髮邊所插的是件甚麼東西？」

胡冰心抬起玉手向髮邊摸了一摸，含笑說道：「這是我師傅給我的『鳳頭釵』，也是胡冰心遊俠江湖，懲奸除暴時，所用的暗器！」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微剔雙眉之中，所含的殺氣更濃，嘴角一披，冷冷說道：「夠了，僅憑『鳳頭釵』三字，妳已死有餘辜，胡家賤婢，拿命來吧！」

語言落處，劍影又起，「颯颯颯」一連三劍，全向胡冰心的致命要害！

胡冰心這時已把自己慣用兵刃「七齒半月輪」取在手中。

這「七齒半月輪」形如其名，是兩隻無棍半月鋼輪，正的一邊，作爲把手，孤形的一邊，則鑄有七枚寒芒閃閃的鋒利銳角。

這種奇門兵刃，雖然連輪帶角，長不及尺，但使用起來，却靈活便利，極具威力！

尤其是對招於劍鈎索等輕型兵刃，更具鎖拿絞奪之效，頗有尅制作用！

胡冰心一時間向「辣手血觀音」李夢華解釋不清，因爲對方攻勢太過猛烈，爲了使自己不致受了誤傷，只得暫加抗拒。

雙輪如霧，一劍如虹。

兩位絕代俠女，打了個如火如荼，「陰司秀士」方秋、孟懷九等反而作旁觀之客！

「聚英莊」的總管金大堅見狀之下，悄悄伸手一招。

兩名身背黑色鐵筒的壯漢，立即悄悄掩過李、胡二人鬥場，立時把所背的鐵筒取下。

「陰司秀士」方秋側頭向金大堅道：「金總管，你命他們把『五雲噴火筒』取來做甚麼？」

金大堅獰笑道：「莊主難道不曾看出這是個絕好的機會，我們應該利用這次機會，把『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除掉！」

「陰司秀士」方秋皺眉道：「如此下手，雖必成功，但却豈不是連胡冰心也一齊斷送了麼？」

金大堅道：「啟稟莊主，胡冰心代替童小琴上轎入莊，未必心存善意。莊主似乎不可再存甚麼憐香惜玉之心……」

一語未畢，胡冰心雙輪展處，蕩開「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如虹長劍，身形騰空拔起。

半空玉手抖處，寒芒連閃，她雖然發出暗器，却並非打向「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那兩名莊漢，剛把所背的「五雲噴火筒」取在手中，便怪叫一聲，均把「五雲噴火筒」丟在地上，痛得不住雙手連甩。

跟着，胡冰心掉頭落下，手中「七齒半月鋼輪」的寒芒電掣，兩名莊漢便告雙雙墜地！

「陰司秀士」方秋尖聲道：「胡姑娘，你……瘋了麼？妳……到底是誰！」

胡冰心雙眉挑處，正待發話，腦後，又起了劍嘯！

胡冰心知道仍是「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不肯放過自己，一面閃身避劍，一面微慍高叫道：「李女俠，妳眞不知好歹！」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咬牙怒聲地說道：「甚麼叫做『好歹』，我祇知道，妳和我『恨比天高，仇如四海三江』……」

「四海三江」才一出口，「辣手血觀音」李夢華身軀忽顫，低低「哼」了一聲！

原來，「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第三度追殺胡冰心之際，「陰司秀士」方秋覓得機會，把「判官筆」柄端含在口中，對準「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背後，輕輕一吹！

他筆中所藏的便是三年多前曾用來暗算「三湘大俠」俞玉的「九毒吹針」！

這種暗器，發出時幾乎毫無聲息，「辣手血觀音」心切夫仇，一意要誅殺胡冰心解恨，對於背後突如其來的無聲無息暗器偷襲，那裏還閃避得過！

尚倖她一向在後背心內衣的致命部位之上，綴有幾片「鐵甲蛇皮」，以爲防護之用。

如今，「陰司秀士」方秋筆中所發之吹針，共有三根，雖然全中了「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後背，有兩針都爲「鐵甲蛇皮」所擋，祇有一針破膚見血。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發覺傷處發痲，不禁臉色大變，身形微微一晃！

胡冰心見狀大驚，便待上前攙扶「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並問她是否遭受了暗器？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銀牙一挫，厲聲喝道：「無恥賤婢，你們一吹一唱，作的好戲！」

隨着話聲，把手一揮，綴在她紅衣袖口以上的兩隻彩色蝴蝶，突然翩翩飛起！

胡冰心知道這是「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昔年威震羣魔的「蝴蝶鏢」！

風聞這種「蝴蝶鏢」，不單能漫空翩翩舞飛，眩人眼目，並可間接發出厲害無比的「觀音刺」。

故而，胡冰心一見「蝴蝶鏢」翩飛，便立即飄身疾退。

她退，「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也退，紅衣閃處，以「天龍御風」的上乘輕功身法，縱向「聚英莊」外……

有幾名「陰司秀士」方秋的手下，不知死活，越衆挺身，欲加攔截。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冷哼起處，劍影虹飛，立刻便有四五顆人頭，和四五具無頭屍身，從空墮落。

這時，胡冰心目送「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業已突圍而去，心中剛剛一寬，突然又生警覺！

適才，她以極靈巧的辦法，避過那兩隻「蝴蝶鏢」，以爲業已無事！

誰知「蝴蝶鏢」具有迴旋妙用，業已越過，仍會再度飛回。

不單如此，並在飛到胡冰心身後時，蝴蝶翅一震，把所藏無堅不摧的「觀音刺」發出！

胡冰心聽出不妙，趕緊身形一俯，貼地斜滾而出！

「叮」的一聲輕響，一縷紅色的寒光，沒入石地之中！

這是右面一根，已然打空，但左面發來的另一根「觀音刺」，却仍擦過胡冰心的腰間，使她帶傷見血！

胡冰心覺得腰間一痲，便知大事不妙了。

她知道「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是因爲丈夫遇害，傷透了心，才在「觀音刺」上加淬從來不屑使用的劇毒之物！

「陰司秀士」方秋搶前一步，抱拳道：「胡姑娘，多謝妳幫助我，退却强敵，但妳適才又爲何又斬却我兩名手下，不讓他們發出足以取得『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性命的『五雲噴火筒』呢？」

胡冰心看他一眼，嬌笑說道：「方莊主，請近前來，我告訴你。」

胡冰心本就容顏絕美，這一嫣然笑語之下，更增添了不少撩人風韻！

「陰司秀士」方秋是個色中餓鬼，看得他饞涎欲滴，如奉綸音地如命走近前去！

胡冰心見他走到距離自己約莫三尺左右，銀牙挫處，一式「日月交輝」，掌中「七齒半月雙輪」，便向「陰司秀士」方秋咽喉鎖去！

「虬髯閻羅」孟懷九早覺得胡冰心的來意可疑，見狀之下，厲聲喝道：「方四哥小心！」

一聲震喝，驚醒了「陰司秀士」方秋的色迷心竅，趕緊縮頸藏頭，飄身疾退！

本來，他縱不死，也必帶傷，但胡冰心中「觀音刺」在前，手中略爲遲滯，遂使「陰司秀士」方秋異常僥倖地，祇受了虛驚，並無損傷！

「陰司秀士」方秋惱羞成怒之下，把手一揮，高聲叫道：「你們替我把賤婢拿下，但却要活的，不要死的，我要在她身上，好好的尋些快活。」

「聚英莊」中的狐羣狗黨，聽莊主這一吩咐，便自刀槍並舉地一擁而上。

起初，胡冰心那裏把這些羣魔小醜看在眼中，「七齒半月鋼輪」略一晃動，便有幾名兇邪，慘告了賬！

但交手未久，胡冰心覺得自己被「觀音刺」擦傷之處，那種痲木之感在逐漸加强，逐漸向上升起！

這一來，她便不得不强提眞氣，阻止毒力攻心，以及蔓延到體內其他各處！

有了這種牽制，胡冰心無論在眞氣內力的運用，以及身法手法的靈巧方面，便至少打個七折。

當然，這種惡劣情形，不會越來越見好轉，而是隨着時間眞力的消耗，越來越覺加深。

於是「陰司秀士」方秋、孟懷九、孫龍、秦亮等主要兇邪，尚未曾出手，胡冰心便以越來越左支右絀險象橫生。

就在危機一髮之下……

「波……波……」

兩聲不大響的爆炸起處，整個「聚賢廳」中，頓被一片極濃極濃的白烟佈滿！

孟懷九想起一事，高聲大叫道：「這是『七煞迷魂霧』，方四哥與孫、秦二兄，防範有人在霧中突襲！」

「陰司秀士」方秋與孫龍、秦亮等聞言之下，均立即凝神注意。

遺孀復仇　找錯對象

片刻之後，濃霧漸散。

「陰司秀士」方秋等人，並未遇到甚麼暗襲，但那位身中「觀音刺」兼已毒力漸發的胡冰心俠女，却在這「聚賢廳」中，悄然失去了踪跡。

「金鐧」孫龍「咦」了一聲說道：「那『七煞迷魂霧』難道是胡冰心所放的？這東西是昔年威震南荒『七煞神君』之物，胡家丫頭身邊，怎麼會有此物？」

「陰司秀士」方秋倒不關心這「七煞迷魂霧」何來，祇是皺眉說道：「胡冰心那丫頭，分明已被『辣手血觀音』的『觀音刺』所傷，毒力將發，絕難支持，她……她不知逃往那裏去了？」

「聚英莊」的總管金大堅，略一尋思，揚眉說道：「胡冰心那丫頭必須覓地療傷，會不會仍回西郊『童家酒店』？」

「陰司秀士」方秋被金大堅一言提醒，點頭笑道：「對，不管她是否仍回原處，我們也斬草除根地，走趟『童家酒店』便了。」

＊　＊　＊

胡冰心如今何在？

她在雙臂雄健一個男子的懷抱之中。

就當「七煞迷魂霧」的霧影初起之際，胡冰心聽得有人以「蟻語傳音」功力，向自己耳邊說道：「胡姑娘，療治妳自己的傷毒要緊，至於誅殺『陰司秀士』方秋等人，則不必忙在一時，我們暫時退却，明後日再來掃蕩『聚英莊』吧！」

隨着語聲，一條人影從霧影中閃了進來，拉着胡冰心，向外馳去。

但這時胡冰心四肢一軟，幾乎無法行走。

她身形才晃，那人已有發覺，趕緊雙手一抄，將胡冰心抱在懷中，展開身法，馳出霧影。

胡冰心本不願入人懷抱，但在這等情勢之下，却也無可奈何。

出得「聚英莊」，那人生恐胡冰心毒發難支，遂把她放了下來，先餵她服食一粒丹藥。

就在餵藥之際，胡冰心看見這人就是曾在童家店中，被自己叱責譏諷過的白衣書生凌風。

她見了凌風，雖在毒力漸發，人已難支之下，仍把咀一披，哂然說道：「原來是你？你這位專唱高調的大俠士，居……居然也懂得見……見義……勇……爲……」

她勉强把「見義勇爲」四個字說完之後，已暈了過去。

凌風劍眉雙皺，足下加快，馳回西郊童家店中。

到了店中，店中童大見胡冰心昏迷不醒情況，不禁急得連連頓足，童小琴更是淚眼雙垂，悲泣不已。

凌風道：「妳哭又有何用，快把胡姑娘的房間打開，並派人在店內巡視，有甚麼異常情況，速速報我知，我要靜靜設法爲胡姑娘療傷祛毒。」

「童大、童小琴父女二人連說「是，是。」應聲退下。

凌風先把胡冰心腰間染有血漬之處的衣衫撕破，看見她瑩白如玉皮膚之上，有一條長約寸許，色如硃砂的擦傷見血的痕跡。

他從懷中取出一隻白玉小瓶，拔出瓶塞，傾倒出一些粉紅色的藥末，敷於胡冰心腰間的傷口之上。

然後，又以兩粒異香撲鼻的紅色丹藥，餵給胡冰心服下。

凌風因自己餵給胡冰心服食的，乃是武林視爲奇寶的「九轉返魂丹」，所敷藥末也是極爲難得的「百寶生肌散」，故而認爲胡冰心在片刻之後，便會轉醒過來。

誰知等了頓飯光景，胡冰心仍然昏迷依然，毫無甦醒跡象。

凌風暗叫一聲：「不妙！」知道自己所用的「九轉還魂丹」和「百寶生肌散」，雖是罕世靈藥，但因爲「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毒力特殊，有點藥不對症，無法發揮靈效。

照此情形看來，自己業已束手無策，祇有眼看胡冰心於毒力大發之時，慘告香消玉殞。

凌風又急又氣之下，「吔」的一聲脆響，一掌拍在桌上，憤然怒叫道：「李夢華，妳『辣手血觀音』五字，枉有俠名，怎能如此不識好歹，眞是狗……」

「狗」字才出口，隔室中响起了清脆的憤怒女子口音叱道：「那個大膽狗賊，竟敢罵我是狗？」

這兩句話兒，把凌風聽得又喜又愁。

喜的是事有湊巧，「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居然也是落足這童家店之中，若能向她討得「觀音刺」的獨門解藥，便可救得胡冰心一命。

愁的則是自己適才的本來原意，是說李夢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誰知竟爲李夢華斷章取義，以爲罵她是「狗」，這一來豈不是使這一向以性躁出名的「辣手血觀音」，氣得暴跳如雷，加深彼此誤會。

凌風喜、愁交迸之間，李夢華又在隔室大罵道：「大膽狗賊，你縮起了龜頭了，還不快替我滾將過來？」

凌風聽她不是來問罪，而是叫自己過去，遂把握機會，含笑說道：「李女俠有所誤會，請暫勿動怒，容在下凌風過室請罪，並加解釋。」

說完，他先把胡冰心點了「三元大穴」，盡量延長發毒力攻心時間，然後，起身出室，把房門關好。

李夢華就居住在胡冰心右鄰，房門祇是虛掩，一推便開。

凌風推門入室，祇見這位威震江湖的「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是和衣斜躺在榻上。

她衣服色澤，雖屬鮮紅，但臉色却是蒼白，與鬢邊所戴的那朶素花，互相照映。

李夢華也爲凌風的出塵氣宇所驚，揚眉問道：「你叫凌風，就是江湖中稱爲『飄萍一劍』的凌風麼？」

凌風道：「我這『飄萍一劍』四

個字，雖是薄具聲名，但比起李女俠傳譽鎮八荒的『辣手血觀音』美號，却還相去甚遠。」

李夢華仍然斜倚枕上，向凌風看了一眼，說道：「你既然對我如此恭維，適才為甚麼又罵我是『狗』呢？」

凌風含笑搖搖頭道：「李女俠誤會了，在下適才並非對李女俠有所不敬，祇是說妳……妳有點『不識好人心』而已。」

他為了避免刺激李夢華的情緒，故而避掉前一句「狗咬呂洞賓」五字。

李夢華一挑雙眉問道：「『不識好人心』？這句話之中的『好人』是誰？」

凌風想道：「自然是胡姑娘。」

李夢華妙目方瞪，凌風業已笑道：「李女俠請想，胡冰心姑娘發現了方秋手下要用『五雲噴火器』傷妳，特意為妳解圍，妳却仍打她一根『觀音刺』，豈非恩將仇報，豈非「不識好人心」麼？」

李夢華「哼」了一聲道：「我承認她為我解了『五雲噴火筒』之危，確實有恩，但她另外又與我結了深仇，仇在恩先，故而『恩仇』二字，是不能相提並論。」

凌風詫異道：「胡姑娘會與李女俠有仇？是段甚麼仇隙，可以告訴我嗎？」

李夢華點頭道：「當然可以，她與我有不共戴天的殺夫之仇。」

凌風越發驚詫異問道：「李女俠的殺夫之仇，不是『岷山五惡』麼……」

李夢華不等凌風的話說完，便即咬牙切齒道：「除了『岷山五惡』，胡冰心也有一份，而且，並且我丈夫俞玉，是直接死在胡冰心的出手之下。」

說至此處，發現凌風的臉上，流露不信的神色，遂挑眉冷笑道：「凌朋友，你不要不信，李夢華平生恩怨分明，絕不會含血噴人，我握有胡冰心殺害我丈夫俞玉的確切証據。」

這一句握有確切的証據之話，眞把凌風聽得將信將疑，呆呆的發怔在當場。

因為李夢華如此說法，絕對不像虛假的。

但胡冰心會與「岷山五惡」聯手，殺害「三湘大俠」俞玉，又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李夢華見他發怔的神色，皺眉又道：「你既在隔室罵我，莫非胡冰心也在這童家酒樓之中？」

凌風覺得無須隱瞞，點頭答道：「胡姑娘就住在李女俠的鄰室。」

李夢華銀牙一挫，厲聲說道：「喲，寃家果然路窄，我去……去殺了她。」

身形方自一挺，忽又面含莫大的痛苦，頹然倒回原處。

凌風驚道：「李女俠，妳……妳莫非是也受了傷？」

李夢華「嗯」了一聲，點頭答道：「我在追殺胡冰心之際，『陰司秀士』方秋在背後突施暗算，我猝不及防之下，中了一根方秋藏在『判官筆』內的『九毒吹針』。」

凌風劍眉一皺，驚問道：「毒力消除了沒有？吹針可曾取出？」

李夢華含笑說道：「中針處在背後我，無法自行用力拔取，至於『毒力』方面，也是因為藥不對症……」

凌風靈機一動，取出一粒「九轉還魂丹」，遞向李夢華含笑說道：「李女俠，這是專解各種毒力的『九轉還魂丹』，妳可服上一粒，至於拔出『九毒吹針』，凌風也可以效勞。」

李夢華不肯接受丹藥，目注凌風道：「凌風，你是胡冰心的朋友，怎麼反肯助我？」

李夢華語音方落，凌風接口道：「大丈夫江湖遊俠，理當見義勇為，何況我救李女俠，也就是等於是救了胡姑娘。」

李夢華不解問道：「此話怎講？」

凌風微笑答道：「因為胡姑娘中了李女俠的『觀音刺』……」

李夢華嘴角一披，臉含冷笑說道：「中了我的『觀音刺』有甚麼關係，反正你有『九轉返魂丹』可以救她的。」

凌風搖頭道：「不行，李女俠的『觀音刺』的毒力特殊，不是『九轉返魂丹』所能解救的！」

李夢華「哦」了一聲，點頭說道：「我明白了，你是想用這『九轉返魂丹』，來換取我的『觀音刺』獨門解藥。」

凌風笑道：「我認為很公平，也是兩全其美之事！」

李夢華妙目神光一閃，一咬銀牙說道：「不換，我不想甚麼兩全其美，却想和胡冰心來個同歸於盡！」

凌風皺着雙眉，目注李夢華道：「李女俠，妳是冰雪聰明、玲瓏剔透的人，想該知道倘若同歸於盡，無論對妳、對她都沒有甚麼好處？」

李夢華頭微點，一咬銀牙答道：「我知道沒有好處。但我殺夫之恨的惡氣難消！」

凌風笑道：「我認為李女俠與胡姑娘之間，必有深深誤會，能夠解釋，固然最好，即使不能解釋，則在妳們二人於毒痓癒後，應可互相各盡所能，來一場公平決鬥，決個强存弱亡，總比這樣糊裏糊塗的同歸於盡，强得多了！」

李夢華起初聽他說話之際，仍把嘴角微披，滿臉不屑之色。

但越聽越是動容，聽到後來，更連連點頭，含笑說道：「好辦法，好辦法，來場公平決鬥，確實比同歸於盡强得多了。」

凌風大喜道：「李女俠這樣說來，是同意彼此互相換解藥了？」

李夢華笑道：「你問得有點多餘，我既認為這是個『好辦法』，那有不同意『好辦法』之理，不過……」

凌風生恐她有所反覆，趕緊接口問道：「李女俠有甚麼意見，儘管直說，我們一言為定……」

李夢華彷彿看出凌風的心意，瞟他一眼，嫣然笑道：「你不用擔心我會反覆，李夢華生平最重諾言，不讓鬚眉，當然一言為定，不過我的『觀音刺』解藥乃是獨門秘製，必定有效，你的甚麼『九轉返魂丹』，却……」

凌風恍然大悟，慌忙點頭道：「李女俠請放心，當然是等我『九轉返魂丹』生效以後，才等妳見賜『觀音刺』的獨門解藥！」

李夢華微笑道：「好，拿你的『九轉返魂丹』來！」

凌風知道事情已解決，心中大喜地倒了一杯水，伺候李夢華把那顆「九轉返魂丹」服下。

等她服藥以後，凌風含笑叫道：「李女俠請妳轉過身來，讓我為妳起去所中『九毒吹針』，並敷此『百寶生肌散』吧。」

李夢華並未如言翻身，向凌風看了一眼，揚眉說道：「你……知不知道那根『九毒吹針』中的是甚麼部位？」

凌風笑道：「我又不是神仙，在未經目睹之下，怎能猜得出呢？」

李夢華道：「我告訴你，我背後要害，均有防護，這一針乃是打在腰下近臀之處。」

凌風方自一愕，李夢華又是接口說道：「除了傷口是在近臀之處外，你是個英挺的男子，我是個新寡文君，方不方便……」

話方至此，凌風便皺眉道：「不方便，不方便，我去請童小琴姑娘來，拔針敷藥之事，由她代勞……」

李夢華接口道：「不行，我覺出那根『九毒吹針』不但深內肉中，恐已觸骨碎裂，童小琴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膽小女孩，她能起得出麼？」

凌風苦笑道：「她既不能、我又不方便，這……這事怎麼辦呢？」

李夢華眼珠一轉，目注凌風道：「你今年多大歲數？」

凌風雖不明白她突然詢問自己的年歲則甚，仍毫不遲疑，應聲答道：「我二十六歲，但因今天是我生日，應該算是二十七歲了。」

李夢華微紅的玉頰上，雙現梨渦，嫣然笑道：「有辦法了，我廿八，大妳一歲，你肯不肯叫我一聲『姊姊』？」

凌風先是一怔，旋即連連點頭，大喜的說道：「當然肯，當然肯，這是我凌風莫大的光榮，從今以後華姊姊無殊我的同胞骨肉！」

李夢華欣然一笑，說道：「風弟弟，那就有勞你了！」

說完，立即翻轉嬌軀，讓凌風替她把所中的「九毒吹針」起出。

既結姊弟，凌風無需再避嫌，遂把李夢華覆腰衣裳撕破。

李夢華探懷摸出一柄玉質匕首，遞交給凌風，說道：「風弟，毒針已碎，不易一一起出，乾脆請你用這白玉匕首，把我受傷之處的徑寸肉，挖去一塊！」

凌風微一皺眉，說道：「華姊姊，妳……妳受得住……」

李夢華毫不在意地咕咕嬌笑說道：「你的『九轉返魂丹』已生靈效，我不但奇毒已祛，並覺內力反增，這點痛苦算得了甚麼？風弟弟趕快動手，不必顧忌，何況挖去皮肉之後，還可立即敷上你的『百寶生肌散』？」

凌風也知道倘若慢慢尋取碎針，可能比整塊挖肉，更為痛苦，遂乘着李夢華尚在含笑發話，未曾注意之際，把玉匕首在她傷口徑寸周圍肉之上，以電疾手法一旋一挑！

李夢華嬌軀微顫，發出低哼一聲，一團杯口大的血肉，已被凌風挑在玉匕首尖之上，離臀而起。

凌風早有準備，血肉才一離臀，一包「百寶生肌散」已整個填入李夢華的傷口之內。

武林靈丹果然非比尋常，區區一小包藥粉，立即止住傷口的鮮血狂流之勢。

李夢華笑聲讚道：「風弟，你好靈的藥，好快的手……」

「手」字方出，突然遠遠傳來了兩聲的鷄叫。

李夢華詫異地道：「此時距離天明還早，怎會有鷄……」

凌風不等李夢華再問，便自接口道：「這是我與店東童大，所約的暗號，一有警兆，立即作鷄鳴，可能是『陰司秀士』方秋等人，又來此與風作浪，如今，華姊姊毒傷初痊，當須休養，不宜驟加勞動……」

李夢華笑道：「風弟弟在屋上防守便了，反正這屋中祇有一門一窗，憑方秋那等酒囊飯袋要想進來，也決非容易之事。」

凌風因為李夢華已經復原，胡

冰心仍在昏迷中，無力對付任何來敵加以抗拒，自然關切地立即飛身出去。

李夢華忽伸手將他拉住，遞過一個小小的紙包。

凌風詫異地道：「華姊姊，這……這是甚麼？」

李夢華笑道：「這就是你爲胡冰心由我索取的『觀音刺』獨門解藥。」

凌風因已聞得院中有夜行人縱落的聲音，遂不多言，接過紙包，閃身穿窗縱出。

穿出窗外，才一登上屋頂，便與一個手執「金鐧」的黑衣夜行人相遇。

凌風雖然不認識對方，但却從兵器之上，猜出來歷。

遂沉聲發問道：「來人可是『巴東雙煞』中的『金鐧』孫龍？」

持鐧夜行人聞言一怔，目注凌風道：「認得孫龍之人，當非無名小卒，閣下報個來歷。」

凌風因胡冰心如今尚在臥床上，人事不省，想倚仗自己威名，使對方知難而退，免得萬一照顧不到，致生事故！

想到此處，軒眉答道：「在下凌風，江湖人稱『飄萍一劍』！」

這時，又有幾個持刀仗劍的夜行人，縱落院中，孫龍把手一擺，暫止他們蠢動，向凌風抱拳笑道：「原來是凌大俠，在下此來並非……」

凌風不等孫龍說完，便即接口說道：「我知道，你們不是爲我而來，但是，凌風遊俠江湖，今夜既然在此店中，就不許有人妄動店家中一桌一木！」

孫龍眉頭微皺，陪笑說道：「凌大俠，我們並不擾及店家中的旅客，祇是要找……」

凌風冷然的說道：「我猜得出你們是受了『陰司秀士』方秋的支持，來此尋找胡冰心姑娘！」

其實凌風早就準備拔劍，如今故意找話，應答之意，祇是想給李夢華一點時間，好讓這位「辣手血觀音」早點復原。

孫龍聽得凌風之名，不禁退了半步，揚眉問道：「胡冰心在不在此？」

凌風不願否認，但也不肯從實答覆，遂伸手向自己的足下，李夢華所住的窗口內，指了一指說道：「胡姑娘誤受『觀音刺』之傷，正在這室內中養病。」

孫龍目閃厲芒，目注凌風道：「凌大俠與胡姑娘，是甚麼關係？」

凌風道：「萍水相逢，非親非故……」

孫龍冷笑一聲道：「既然非親非故，凌大俠憑甚麼要替她出頭擋架？」

凌風一挑雙眉，朗聲答道：「憑的是凌風的義膽俠肝，雙掌一劍。」

一語方出，庭院中便有人喝道：「臭小子，自命不凡，孫當家的還不剁了他，等甚麼？」

隨着話聲，飛上幾道寒光，向着凌風當胸射到。

凌風儒服大袖拂處，不但把幾道寒光一齊反震回頭，並在庭院之中，發出了有人受傷的慘呼聲音。

孫龍一聲不響，手中「金鐧」擧起，一式「力士錘山」，便向凌風當頭罩下，口中並厲聲叫道：「胡冰心那丫頭，就在這廝足下的房中療傷，大家並肩齊上，爲方四哥解消一恨！」

凌風一來知道「巴東雙煞」的武功不弱，「金鐧」孫龍一到，「銀鞭」秦亮也藏於附近，二來生恐夜長夢多，羣兇越來越多，自己不易照顧得面面俱到，遂在被迫權衡利害之下，起了速戰速決的辣手除害意念。

主意既定，對於孫龍那枝當頭猛砸的「力士錘山」，遂不接不架閃身避退出五尺。

凌風後退之故，並非怯於孫龍金鐧威勢，而是藉這剎那光景，探手肩頭，掣出自己平時輕易不出鞘的「靈龍古劍」。

就在此時，已有三四個人影，撲向李夢華所居窗口。

凌風劍已出鞘，果然不再饒人，一式「天河倒掛」，連人帶劍影，化爲一片光牆，從屋頂倒捲而下！

慘叫聲起處，血濺如雨，撲向窗內的四條人影，已有一半被凌風，腰斬墜地。

其餘二人，也已嚇得七魂俱出竅。一道銀光，挾着驚魂銳嘯，向凌風攔腰橫掃，正響起「銀鞭」秦亮的憤怒聲音道：「凌朋友，別賣狂了，『巴東雙煞』的『鞭鐧合擊』，號稱當世無雙，如今且讓你嚐嚐滋味！」

秦亮發話當中，孫龍果然也持鐧趕來。

這「巴東雙煞」的兩般武器，一長一短，委實配合得極其巧妙，把凌風緊緊纏住。

這時，又有一個身手相當矯捷的黑影，掠上店房。

孫龍認出來人是「聚英莊」的總管金大堅，遂高聲叫道：「金總管，胡冰心那丫頭就在左面第二間房內養傷。你去剁她，或者是點倒帶回，讓方四哥消遣享受一頓，再行處死便了。」

金大堅答應了一聲，便向左面第二個窗口撲去。

凌風看在眼內，急在心頭。

他知道自己如不使出煞手絕招，絕難應付今夜險要局面。

恰好孫龍的一柄金鐧和秦亮的一根銀鞭，從左右雙方，似「神龍交尾」之式，猛攻而來。

凌風長嘯一聲，雙臂抖處，人如白鶴衝天，於孫龍、秦亮的鞭風鐧影之中，凌空拔起四丈！

半空中掉頭一撲，把全身眞力齊貫右臂，抖動「靈龍古劍」，幻出千百朵劍花，漫天飛洒而落。

這一招，名爲「倒洒天花」，是凌風「伏魔劍法」中精闢所聚的三大絕招之一！

名劍絕招，果不尋常，千百朵劍花落處，立刻响起了兩聲慘叫！

這兩聲慘叫，並非完全發自「巴東雙煞」口中，除了一聲由孫龍痛極而呼者外，另一聲則是那位金大堅金大總管所發。

其實，金大堅剛剛撲至李夢華所居窗前，便慘號一聲，倒退出丈許遠近。

他不但立即後退，並以手掩着左眼，從指縫中不住滴下鮮血！

這是金大堅發出慘號的原因，至於孫龍也發慘叫之聲，倒是被凌風那招「倒洒大花」斬斷了一隻右臂！

就在這金大堅與孫龍雙雙出聲慘叫之際，店房之上，又出現了幾條黑影！

金大堅强忍傷痛，向其中一條黑影戰聲道：「莊主，李夢華也在房中，屬下是……是……是中了她的……她的……她的……」

一語未畢，便不知是暈是死，頹然仆倒在屋上。

「陰司秀士」方秋冷笑說道：「我早就猜到李夢華也可能在此間，今夜到此爲止，我和『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定個明夜之約！」

一面發話，一面衣袖微揚，便有道寒光，向李夢華房中穿窗而入射去。

秦亮驚心於凌風的劍法厲害，不敢戀戰，拾起孫龍的斷臂連鐧，與那業已疼得臉無人色的孫龍，一同與「陰司秀士」方秋等人，倉皇而遁。

凌風爲了胡冰心、李夢華等安全，恐中對方調虎離山之計，不肯追趕，只是手橫「靈龍古劍」凜若天神般，在院中岸然卓立！

等到羣凶盡退，他才先叫了一聲「華姊姊」，以避免給李夢華誤會。

然後穿窗，縱入房中。

李夢華仍然是和衣倚臥，但臉上神色業已恢復正常，毫無傷痛之態。

凌風滿臉關切地注目，問道：「適才『陰司秀士』方秋那賊，向窗發出一件暗器，華姊姊可會……」

李夢華接口笑道：「那不是暗器，是張紙縛飛鏢，約我於明天黃昏，到甚麼『鷹愁谷』一會。」

凌風皺眉道：「華姊姊的傷毒方癒，似乎不宜於明日便和强敵拚鬥……」

李夢華含笑擺手，截住他的話頭道：「風弟弟不必爲我操心，還是看看你的胡姑娘，服藥以後，可曾怯毒復原去吧？」

凌風被她一言提醒，想起尚未餵胡冰心服食「觀音刺」的獨門解藥，遂向李夢華點頭說道：「華姊姊說得對，救人要緊，小弟去去就來。」說罷，凌風便替李夢華輕輕關好房門，走到隔室。

由於凌風早就料到「陰司秀士」方秋等可能繼續騷擾，不但命童大父女，勸告其他旅客離去，並贈送童大父女不少金銀，命其暫時放棄酒店經營，看看情況變化，以後再作計較。

故而，如今這旅店之中所留下的兩名膽大店夥之外，暨李夢華、胡冰心，根本別無其他人。

如今，凌風一面將李夢華所給的「觀音刺」獨門解藥，餵給胡冰心、服食，一面命那兩名膽大店夥，將院中屍體，拋棄於亂葬崗上，無人報官，只消把院庭中之血跡清洗，便不致爲店東童大，添甚麼連累麻煩了。

吩咐完畢後，又賞給那二名膽大店夥，每人十兩紋銀。

那兩名店夥向來素恨「聚英莊」那些狐羣狗黨，仗勢欺人，現在又得了凌風的重賞，自然「喏喏」連聲，遵辦如儀。

凌風作了這些安排後，認爲胡冰心的解藥，應該已生靈效，遂試探着替她把所點的穴道「三元大穴」解開。

穴道一解，胡冰心果即悠悠清醒。

但她神智初復，當未完全清醒，只覺酥胸之上，被人點了一下，不禁疑被輕薄，勃然大怒。

雙目一睜，只見凌風偎在她身邊，一隻右手，也剛從她右胸前抽回。

胡冰心羞怒之下，伸手一掌，便向凌風的臉上摑去。

凌風作夢也未想到胡冰心有這種動作，脆生生、火辣辣地，挨了一下耳光。

胡冰心打完了人，才認出是凌風來，也想起自己因他相救，才能從「聚英莊」中脫險之事。

不明白還好，這一明白過來，可把胡冰心羞窘得玉顏通紅，向凌風失聲問道：「是……是你在『聚英莊』中，救了我吧？我好像打錯了你？」

凌風適才着實捱得不輕，如今手撫着被胡冰心打得略紅腫的左半邊臉，哭笑不得地向她注目的說道：「沒關係，沒關係，只要胡姑娘解毒平安，我捱了一記耳光，也……不算甚麼。」

胡冰心着實不好意思，從床上坐起身來，移轉話頭，說道：「我中了『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觀音刺』，非有她獨門解藥，是無法解毒活命，凌……凌大哥是怎麼救了我？」

絕代佳人，天賦異常魔力，胡冰心口中，甜甜的一聲「凌大哥」便使凌風適才捱了冤枉耳光的滿腹怨氣，完全化爲烏有。

他目注胡冰心，口中却囁嚅着說道：「胡……胡……」

胡冰心白他一眼，揚眉笑道：「胡……胡甚麼？我都叫你『凌大哥』，你還不叫我『二妹』或是『冰妹』，怕我高攀不上，辱沒了你？」

凌風聞言，如奉綸音，立即改口叫道：「冰妹有所不知，天下巧事太多，那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也因爲中了『陰司秀士』方秋的『九毒吹針』，投宿此店。」

胡冰心道：「她住在那一間房，我要去問她，爲甚麼在我幫了她的忙兒以後，反而恩將仇報地，暗發『觀音刺』打我？」

凌風笑道：「這裡一定有極嚴重的誤會，李夢華認爲妳是她的直接殺夫仇人。」

胡冰心「哦」了一聲，恍然點頭說道：「怪不得李夢華見了我之後，竟放棄追殺『陰司秀士』方秋，要來和我拚命。」

語音至此略定，眼珠一轉，又向凌風問道：「凌大哥，李夢華既有此誤會，把我認定是她直接殺夫之仇人，怎又肯給我『觀音刺』的獨門解藥？」

話猶未了，凌風便接口笑道：「她那裡肯給，經我一再加以說服，才答應了交換條件。」

胡冰心不解問道：「交換條件，甚麼叫做『交換條件』？凌大哥請解釋清楚一下。」

凌風笑道：「我發現李夢華中了方秋的『九毒吹針』，也在毒力將發，性命危殆之際，遂勸她不必與妳同歸於盡，由我先爲她解去『九毒吹針』之毒力，然後她再把『觀音刺』的獨門解藥給我，這樣一來，妳們之間的誤會，能夠解釋最好，否則，也可於彼此傷毒痊癒之後，互作公平一搏。」

胡冰心嬌笑道：「凌大哥，這項理由甚好，李夢華定會被你說服，但不知你替她把『九毒吹針』的毒力袪除了沒有？」

凌風揚眉答道：「我身邊所帶的『九轉還魂丹』和『百寶生肌散』恰好袪解『九毒吹針』之毒力，誰知李夢華剛剛把『觀音刺』的獨門解藥給我之際，『陰司秀士』方秋與『巴東雙煞』孫龍、秦亮等人，又已率領羣凶，追到這旅店之中。」

胡冰心「哎喲」叫了一聲，皺眉問道：「大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是怎生獨退羣凶？」

凌風苦笑道：「要我獨退羣凶委實太難，何況『陰司秀士』方秋與『巴東雙煞』又非庸手，幸虧李夢華已復原，才施展她威震江湖的『觀音刺』把『陰司秀士』方秋等人嚇退。」

說完，遂把「聚英莊」總管金大堅，怎麼在李夢華的「觀音刺」下傷目，以及自己施展煞手絕學把「金鐧」孫龍斷去一臂之事，向胡冰心詳細說了一遍。

胡冰心靜心聽完，目注凌風，揚眉嬌聲問道：「凌大哥，你認爲我應不應該去問李夢華，她爲何認定我是她的殺夫仇人，彼此將這件誤會解釋？」

凌風點點頭道：「這誤會關係重大，當然應該設法解釋清楚，不過……」

胡冰心見他似有難言之處，不禁詫異問道：「不過甚麼？凌大哥爲何說起話來有點吞吞吐吐？」

凌風含笑道：「我是說那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一向性如烈火，如今情天折侶，作了新寡文君，難免火氣更暴，冰妹既想和她解釋，彼此之間的重大誤會，可……可得多多忍耐一點。」

胡冰心梨渦雙現地，嫣然一笑道：「凌大哥放心，我一定耐着性兒，向她解釋，不會把事情弄得更糟的。」

凌風聽她這樣表示，點頭含笑說道：「冰妹能夠忍耐便好，李夢華就是住在隔壁室中，我陪妳過去。」

胡冰心先行略一運氣，發現功力盡復，遂隨同凌風一同走過鄰室去。

李夢華所居外室門戶，仍然虛掩，胡冰心不肯隨意推門，先行含笑叫道：「李家大姊，小妹胡冰心特來謝贈藥之德，並欲向大姊解釋一件誤會，大姊可否賜見？」

發話方畢，室內仍告寂然，凌風不禁詫異地道：「她不論願否解釋，都不會不加答理，難道又出了甚麼岔子？」

說完，推門一看，室內空空，那裏還有那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半點影踪。

凌風劍眉雙皺，走進房中，目光揚處，似見桌上有幾個水寫的字跡。

他走到桌前一看，認出是茶水所書寫的字：「恩仇不能並論。」



李夢華隻身涉險，深谷中竟遇到……

他看見了這六個字，不禁目注胡冰心，苦笑說道：「冰妹，妳懂不懂『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這裏所留下的『恩仇不能並論』之意？」

胡冰心嬌笑道：「懂是當然懂得，不過，她雖仍把我認成殺夫之仇人，聲明『恩仇不能並論』，但在事實上却已賣了不少交情。」

凌風愕然道：「這位『辣手血觀音』如此固執，不聽勸說，她何曾賣過甚麼交情？」

胡冰心笑道：「從『聚英莊』中情況，可以看出，這位李大姊，是想先把我解決，然後再殺『陰司秀士』方秋，但如今明知我在鄰室，而暫時放過我，先鬥『陰司秀士』方秋，如今這先鬥方秋，豈不是賣了交情，而這筆交情，也顯然而然地，是完全賣在大哥頭上。」

凌風道：「冰妹對此事，將作甚麼打算？」

胡冰心絲毫不加考慮地，揚眉道：「尋常人是怕惹是非，尤其是對於這種被人誤認爲『殺夫之仇』的重大是非，自然更是避之則吉，但我們乃游俠江湖之輩，却不是這種想法。」

凌風目注胡冰心，正待開口，胡冰心又自笑道：「如今，請大哥判斷一下，李夢華離此何往？是不是仍向『陰司秀士』方秋尋仇？」

凌風頷首說道：「這似乎無須判斷，而屬於必然之事。」

胡冰心嫣然笑道：「李夢華第一次前往『聚英莊』中，向『陰司秀士』方秋尋仇之事，我們既然適逢其會，第二次便應該索性再助她一臂之力，何況我們本意也想除却『陰司秀士』方秋，爲鄷都地方消滅一害。」

凌風笑道：「冰妹眞是俠肝義膽勝過鬚眉，令我凌風大爲欽佩。」

胡冰心杏眉雙軒，正色說道：「最要緊的是我與這位李夢華大姊，必須好好徹底深談一下，把所謂『誤會』解開，否則，今後我胡冰心仗劍江湖，游俠四海之際，若老是有個『辣手血觀音』要找我報殺夫之仇，那眞是蹩扭死了。」

凌風道：「冰妹之見，完全正確，但我們如今何處去援助李夢華？」

胡冰心「咦」了一聲道：「凌大哥，你不是業已知道『陰司秀士』方秋，邀約李夢華，於何時何地相會嗎？」

凌風俊臉一紅，赧然答道：「適才我全神貫注地關切冰妹傷勢，以致對李夢華所告之語，未曾記清，如今思索起來，祇記得時間是明日黃昏，地點何在，却也再想不起了。」

胡冰心道：「不是仍在『聚英

莊』吧？」

凌風搖搖頭道：「不是，不是，我彷彿有點印象，是在甚麼山野之處。」

胡冰心想了一想，揚眉嬌笑道：「若依照明日黃昏的時間方面來加以推測，這地點也不會距離太遠。」

凌風苦笑道：「冰妹對原則方面，雖然判斷正確，但細則施行起來，却是相當困難，我們往『南北東西』那一方面加以搜索？」

胡冰心略一沉思，突然目光慧黠地含笑叫道：「有辦法了，祇要我們能早點準備，定可以找到地頭，對那『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助以一臂之力。」

凌風「哦」了一聲，詫異目注胡冰心道：「冰妹想出甚麼妙計，請說來給我聽聽。」

胡冰心嬌笑道：「『陰司秀士』方秋既然約了李夢華於某處決鬥，顯然必盡全力，作甚麼惡安排，我們祇消行趟『聚英莊』，決不會探不出有關此事的蛛絲馬跡。」

凌風笑道：「對，冰妹眞是冰雪聰明，說得極有道理。」

胡冰心看了凌風一眼，含笑說道：「大哥既然同意，我們早一點往『聚英莊』去吧，免得萬一獲訊稍遲，赴援不及，使那位『辣手血觀音』李大姊人單勢孤地遭了奸邪毒手。」

凌風以一種關切的神色，注視胡冰心道：「冰妹想立刻就去麼？妳的身體……」

胡冰心接口笑道：「我祇是中了毒，並沒受到甚麼內傷，害甚麼大病，祇消毒力一解，人便復元，常言道：『救兵如救火』，我們立刻啓程，大哥不必再顧念我了。」

凌風連連點頭，一面與胡冰心雙雙前往「聚英莊」，一面滿懷敬佩之心，向胡冰心軒眉笑道：「李夢華對妳以仇報恩，冰妹却以德報怨，這份胸襟，委實令我大爲敬愛……」

這位「飄萍一劍」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竟把「令我大爲敬佩」的最後一個「佩」字改說成了「愛」字。

古代男女感情比較含蓄，這等明朗亦大膽說「愛」字，令人聽來，自然特別刺耳。

凌風愛字出口，便偷偷注意胡冰心的神色變化。

她先是一嗔，使凌風心中「卜卜」作跳，但跟着的是嫣然一笑，却又使他心跳立止，並充滿了甜蜜滋味。

義結金蘭　同闖狹谷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離開童家店，並非立即赴「鷹愁谷」，而是覺得自己必須暫時轉換一個環境。

因爲由於胡冰心鬢邊所插的「鳳頭釵」，看來與俞玉遺體上所發現之物，完全一模一樣，李夢華自然而然地把這無辜女俠，認作殺夫之仇人。

礙於凌風爲自己袪解「九毒吹針」之德，李夢華不便立即對胡冰心再採報復舉動。

但這位「辣手血觀音」，性情一向急躁，叫她住在仇人隔壁而不許下手報仇，未免彆得心中大爲難過。

故而，她決定暫時換換環境，以茶水在桌上留下「恩仇不能並論」字樣後，便悄然而去。

她這「恩仇不能並論」之意，是暗示凌風不必多管閒事，她會等他離開之後，自己再向胡冰心單獨尋仇。

不過，李夢華心中也不禁略起疑心，她覺得那胡冰心的貌相風神，不像邪惡之人，又曾在「聚英莊」中，暗助自己脫過「五雲噴火筒」之厄，但她又爲何打扮得像新嫁娘般，坐在「聚英莊」大廳之內，鬢邊更插了根使自己看在眼中，足以激發萬丈怒火的鳳頭小釵？

這些問題，相當矛盾複雜，把這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空自想得頭腦發脹，却仍然是想不通想不明白。

人到愁時唯進酒，酒入愁腸愁更愁。

李夢華又找了家酒店，獨自傾飲，一直喝到有點醺醉的酒意之際，方悚然一驚，暗自忖道：「不行，不行，李夢華，你忘了麼？今夜黃昏之約，何等重要？妳若是飲醉了酒，不僅無法報却殺夫之仇，並連自己的性命也將交付在『陰司秀士』方秋等惡凶人的手中。」

想到此處，一身冷汗，胸中的微醺酒意，也自然消減了幾分。

對於「鷹愁谷」李夢華不消打聽，知道是「酆都」縣北的一個無名深山之中。

她急於報仇，四處打探，便探出酆都縣北無名深山的「鷹愁谷」中，隱藏着一夥凶邪，彷彿與昔日「岷山五惡」有些關係。

等她尋到了「酆都」，方確定「鷹愁谷」中凶人，與「聚英莊」的莊主方春，就是自己苦苦所要尋覓的殺夫仇人「陰司秀士」方秋的化名。

如今，李夢華的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的是方秋踪跡既得，則「鷹愁谷」中的另一羣凶邪之首，可能便是「岷山五惡」中僅存的另外一惡，「五毒靈官」董啖。

倘若如此，則自己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兩大仇人，竟一齊出現，眞所謂得來全不費功夫。

懼的則是「鷹愁谷」內凶人，若是「五毒靈官」董啖，自己孤劍隻身，力量單薄。

因爲據聞「岷山五惡」之中，數董啖功力最高，自己雖有自信，可以勝他，但加上一個方秋，以及其他凶邪爲助，自己便略有孤掌難鳴之感。

既感孤掌難鳴，自然需要助力。

既然需要助力，便自然而然想到那位與自己口頭姊弟之盟的「飄萍一劍」凌風的身上。

凌風既具俠名，又有實學，委實是個絕好的幫手，但他偏偏是與自己疑爲主要夫仇的胡冰心同在一起。

李夢華想到此處，不禁一聲苦笑，付了酒資，走到店外，一看天色，已交午末未初，遂緩步往北郊走去。

那無名荒山，雖說是在「酆都」縣北，眞實仍有一段不算近的路程。

尤其是在距離「鷹愁谷」十里以外，山路便極爲崎嶇，十分難走。

李夢華走到一條有左右兩條岔路的山峯脚下，見有一個酒販，挑着兩桶酒兒，正在樹蔭下歇脚納涼，便向他含笑問道：「借問一聲，想去『鷹愁谷』應該走那一條道路？」

那酒販倒頗有禮貌地立即站起身形，陪笑答道：「往『鷹愁谷』是走左邊，但那個所在，似乎……不……不太乾淨，女客人單身……」

李夢華摸摸肩上的吳鈎劍，接口笑道：「我祇問路程，不問吉凶，多謝尊駕指點之德，或許今夜過後，那不太乾淨的『鷹愁谷』，會變得乾淨起來，也未可知。」

酒販微微一笑，說道：「『鷹愁谷』離此不遠，道路更是崎嶇難行，女客人請飲點甜酒，包管可略增脚力。」

他一面說話，一面便取酒勺，在桶中舀了大半勺酒兒，含笑遞過。

李夢華是個嗜酒之人，若在平時，定必領受酒販的這番好意。

但她如今因在酒店獨飲，已曾微醉，一路走來，好容易才漸漸酒醒，遂搖了搖手，笑道：「多謝，多謝。」

兩聲多謝才出，那個酒販已經把大半勺香美甜酒，送到了李夢華的面前，又含笑說道：「這酒兒，祇是甜香可口，不飲上兩三斤，根本無甚酒力，女客人不妨嚐一點點。」

由於對方過於殷勤，反而引了李夢華的疑心，遂接過酒勺，點點頭說道：「好，既然你這麼說法，我便嚐試嚐試。」

她一面說話，一面藉着酒勺遮掩，暗中注視那酒販神色。

果然，那酒販見她接過酒去，立時發自心內難以掩飾地從雙目中流露出喜悅猙獰的神情。

李夢華見狀越發明白，右手酒勺，左手倏然一伸，便疾如電閃地，把這酒販的下頦捏脫。

跟着右手一翻，把那半勺甜酒，完全灌入酒販口中，然後隨手替他拍上下頦，縱過一旁，面含冷笑地靜觀其變。

酒中，果含劇毒，那酒販連哼都不曾哼一聲，便在地上滾了兩滾以後，七孔中齊溢黑血而死。

李夢華看在眼中，暗暗心驚，心頭忖道：「方秋等着實陰毒，竟在業已訂約後，還要派人於中途算計，倘若自己一時不愼，飲下毒酒，豈不是……」

疑念未已，耳中突聞「刷」的一聲！

李夢華耳力極聰敏，聽出「刷」的一聲是件暗器，但並非打向自己，至少也偏在五尺之外。

既然暗算，何不打人，多半其中又有蹊蹺。

李夢華疑心既動，已有戒心，雖然聽出暗器打向自己偏左五尺之外，也加防範，索性再向右方縱出兩丈四五尺，離得更遠一點。

總算是天祐好人，幸虧李夢華靈機忽動，有這一閃躲。

原來身後打來的暗器，是隻巨型的金梭。

金梭打的目標，也不是李夢華，而是酒販所挑的另外兩隻酒桶。

李夢華一面斜身縱出，一面目光回注，看見那隻金梭直奔酒桶而去。

她心中好生疑惑，暗忖：不以金梭射人，却射向那隻酒桶，算是甚麼名堂？

念猶未畢，金梭業已打中酒桶。

「砰」一聲，那酒桶頓時化爲一團烈火，挾着無數寒芒，向四外猛烈濺射。

饒是李夢華遠隔在三丈以外，仍被震得嬌軀一晃，並險些被那些飛射的寒芒所傷！

躺在桶旁邊的酒販屍體，則首當其衝，被炸得四分五裂，飛濺無數血雨！

李夢華目光電掃身後，祇見叢草森森，空山寂寂，知道發梭之人，業已遁去，自己縱加苦搜，也難於發覺踪跡！

酒販竟是賊黨，業已頗出意料，何況對方所挑的兩隻木桶中，一桶盛以毒酒，另一桶則滿貯猛烈火藥，由此可見，「陰司秀士」方秋

等，確實大費苦心，雖然定了約會，却仍企圖在自己抵達「鷹愁谷」前，便中了他們所安排的陰毒算計！

「鷹愁谷」外，已然如此，「鷹愁谷」內，兇險可知！

自己隻身孤劍，獨鬥羣魔，在聲勢方面，確實稍嫌單薄一些。

李夢華想至此處，照說應該悚然止步，仔細盤算利害才對。

但這位「辣手血觀音」，不僅毫不遲疑，反而足下脚步加快，奔向深山之處。

這是因爲有一股復仇怒火，在李夢華胸腹中燃燒，使她不顧一切艱難，加上她生性剛傲，越是遇着險阻，越是激起她的豪情壯志！

但這一陣疾馳，李夢華突然目光四掃，不禁心中一驚，止住脚步。

使她忽然警覺之故，是眼前這片地形太過特殊，當地兩峯如削，壁立百丈，山徑祇有丈許寬，長度則約半里光景！

她心驚之故，是覺得倘若方秋埋伏黨羽，在這狹窄山路的兩旁峭壁頂端，用擂木滾石等物，往下猛砸，豈非……

想到可能有物下砸，身後果然響起了重物從空墜地之聲！

李夢華嬌軀一閃，貼壁而立，回頭向後看去，祇見後壁墮落的，是業已加了油質點燃的大綑乾柴枯樹。

換句話說，她來路方面，已被熊熊烈火堵住，退路已被封死。

李夢華心中明白，後路如此，前路亦然，對方先以烈火阻斷前後兩路，把自己困在當中，然後由高而下，從容施展各種毒辣手段！

她既已洞悉對方陰謀，遂想乘着前路尚未阻斷的刹那之間，先衝過這段不利地形，免得光是捱打無法加以反擊！

主意既定，立即沿着山壁，向前疾馳而去。

李夢華的身法雖快，却仍快不過物體由凌空墮下的速度。

她約莫馳出十二三丈，有物體從峭壁頂端，砰然下落。

李夢華目光注處，不覺爲之一怔。

因爲從壁頂下墮之物，一非乾柴烈火，二非擂木滾石，三非沸油滾水等不易躲避的惡毒襲擊！

那「砰」然作響，「砰」然墮地的，却是兩個活人。

這兩個肩插鋼刀勁裝大漢，在空中可能還是活人，但由百丈高空，摔到地上却已成了兩堆血醬。

不單人成血醬，連那兩柄緬刀，也跌成多截廢鐵！

李夢華一怔之外，又有兩名勁裝大漢，帶着驚怖的悽厲聲，從壁頂飛墜下來。

前面兩人，還可說是偶然失足。

但跟着依樣畫葫蘆的又來兩個，事情顯然絕非偶然！

這就是說，先後四名壯漢，是被人從壁頂擲落，或是逼落，决非他們活得不耐煩，來了個跳崖自盡！

四名壯漢，顯然是「陰司秀士」方秋的手下，然則在壁頂誅殺之人，却又是誰呢？

李夢華心中又喜又詫異，脚下却未停留。

因爲她明白壁頂之事，雖然可能屬於巧合，但更大的可能，却是有人在暗助自己。

假如有人暗助，自己更不能不識抬舉，仍在險地逗留，而應乘機闖出這段埋伏之外，才算不負對方美意。

總共三十來丈的距離，在李夢華貼壁飛馳之下，還不是眨眼即到。

自入險地至出，頂壁飛墮的帶刀大漢，又添兩名，先後共是六個。

過了這段天然狹谷，李夢華吁了一口長氣，仰頭注視壁頂。

山壁已開闊，山壁却依然峭拔，壁頂靜寂無聲，未見有任何人向下視探。

李夢華急於報夫仇，不欲在此久留，向壁頂一抱拳致謝，便仍然繼續前進。

山徑盤旋，又至山谷之外。

谷口巨石對峙，狹僅能過人，石上並有人用鮮血寫了「斷魂之谷，入者必死」字樣。

李夢華眺目四顧，見別無他路可通，如若前行，便非從這狹窄石谷中，入谷穿行不可。

她暗提眞氣，拔出吳鈎劍來橫護當胸，向那狹窄谷口，一步一步的走去。

到了谷口前，細心一端詳，知道進入尚須略加分析，始可入谷。

李夢華心中電轉，考慮怎麼樣進入石谷去，穿行所謂「斷魂之谷」。

當然，她不會被谷口外的血字所嚇阻，祇是在「安步當車」緩行，抑或「電閃通過」的二者之間作一抉擇。

片刻之後，李夢華覺得「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如索性從容一些，可用「安步緩行」之策，倒要看看對方會耍些甚麼花樣？

主意既定，立即從容緩步地走進谷口。

才進谷口，便須轉折，轉折處壁下躺着一具骷髏白骨，壁上又用血漬書寫的是：「一入此中成白骨，勸君止步早回頭」！

李夢華冷笑一聲，繼續舉步，但却把耳目之力，凝提到極致，防範有甚麼突變。

「颼……颼……」

有聲息了，這是從骷髏白骨之旁的崖石縫內，竄出兩條長約五六尺的綠色怪蛇！

但這兩條怪蛇，並未向李夢華發動襲擊，連看她也未看上一眼，雙雙電閃蛇身，游向谷中。

李夢華冷然橫劍當胸，臉含冷笑地緩步而行，這段谷道，雖僅長約二丈，却幾經轉折，委實是個裝設埋伏襲人的絕好所在！

但李夢華全神戒備地，一直走完了這段險境，却並無任何意外發生。

眼前，谷徑業已開朗，李夢華是站在一個狹窄谷道之內，此外便是一片不太小，也不太大的葫蘆形山谷，四周峭壁，好似並無出路。

李夢華嘴角微披，含笑自語說道：「方秋這斷，倒眞會故弄玄虛，既在石壁上，以兩次血書嚇人，却又於險境之中，未設任何埋伏……」

她是邊自發話，邊自走向谷中，但剛剛說到「未設任何埋伏」之際，頭頂上一片勁疾風聲，業已凌空下壓！

李夢華覺得來勢太猛，不敢硬拚，一式「紫燕凌波」便自前竄出三丈左右。

原來適才頭頂疾風，竟是塊萬斤大石，凌空下墜，李夢華若不知機疾避，而仗恃勇力，欲加抗拒時，那裏還有僥倖之理。

李夢華驚出一身冷汗，知道巨石無聲自墜，必是人爲，甚至可能是故意懸吊在谷口以上，趁自己未曾遇伏，心神稍懈之時，驟然下落，想把自己壓成肉醬。

想到此處，銀牙一挫，目光電掃四外，想要找出那墜石之人，仗劍加以誅戮！

說也好笑，李夢華目光四掃之下，並未找着活人，却找到一個死了的人。

在北面峭壁離地約丈許之處，一株橫生古松以上，繫着一圈黑色繩索，索上懸着一具綠衣女屍。

那女屍雙手下垂，披頭散髮，全身僵直，舌尖從口中伸出，臉色灰白，顯然已絕氣已久。

李夢華因知「五毒靈官」董啖，與「陰司秀士」方秋等這羣賊黨，平素害人太多，何況沿途見慣白骨骷髏等物，因而對這具不知被何人所害，抑或自縊而死的索上女屍，根本未加注意。

誰知就在她隨意一瞥之下，却瞥見女屍所着的綠衣微動。

這種長衣下襬微動，顯然是山風所拂，但却使李夢華發現了兩件事兒。

第一件，是適才未對自己襲擊的那兩條綠色的怪蛇，如今正纏在女屍雙脚之上，彷彿竟想設法鑽入女屍腹中，大啖臟腑美味。

第二件事，是這女屍脚上，貼有一張紙條，條上字跡，並未看清，但似書有「夢華」二字？

這樣一來，原本未對這具女屍注意的「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於是便對這具女屍特別注意起來。

她緩步走了過去，意欲看看索上女屍，是否武林人物？以及是何來歷路數。

山風拂處，再度吹飄起女屍所着的長長綠衣。

這回李夢華已注目細看，遂看清楚女屍在小腿上，貼有一張字條，條上寫的是：「李夢華，以此爲鑑。」

李夢華冷笑一聲，不再緩步前行，閃身向女屍懸身的古松之下縱去。

她縱去之意，一是把威嚇自己的紙條揭掉，二是將那兩條綠色怪蛇殺掉，免得牠們再去殘害女屍的遺體。

人到松下，尚未伸手，背後忽然有人叫道：「李大姊，小心暗算！」

李夢華不知暗算何來，不由收手一怔。

李夢華這才知道女屍是賊黨僞裝，想誘己上當！

李夢華已落入奇險絕倫的生死關頭。

因爲這女屍武學頗高，並非庸手，她一撲之下，竟同時對李夢華發出了五種惡毒襲擊！

所謂五種惡毒襲擊是那女屍以手中吊索，套向李夢華頸項，口中所含紅色鋼製假舌，射向李夢華咽喉，髮邊所插金釵，打向李夢華心窩，腿上兩條綠色怪蛇，凌空飛噬李夢華雙肩，脚下兩隻淬毒鞋尖，也化成兩道暗綠精芒飛刺李夢華的左右期門大穴！

好一個「辣手血觀音」，在這生死危機一髮之下，仍能相當鎭定，表現出她的超羣功力！

頭微仰避過繩索，身形一偏的同時閃開射向咽喉的假舌，左手接金釵，右手吳鈎劍，電光石火把那兩條綠色怪蛇，攔腰斬成四段！

化解這種倉猝之變，業已算得上是眼明手快，竭盡所能！

但任是李夢華的功力再高，接連化解四項危機，却對飛射向她左右期門大穴的淬毒鞋尖，再也無法躲閃！

眼看這位「辣手血觀音」即將遭人辣手，一代俠女化作南柯一夢之際，一道金光突從橫飛斜刺而來！「錚錚」兩聲，兩隻淬毒鞋尖，

硬被這一道金光，震得向左斜飛，釘入一株老樹巨幹之內！

女屍一擊不中，人忽向上飛起，原來她背後還繫有一根巨長繩索，由人在削壁頂端拽起，使李夢華空自怒目噴火，憤恨塡膺，也不能對她追擊！

李夢華眼看女屍帶着一陣厲笑，飛離峭壁，只得無可奈何地苦笑回身。

黑衣閃處，胡冰心的亭亭倩影，趕到近前，含笑抱拳叫道：「李大姊……」

李大姊三字方出，李夢華倏然振臂，吳鉤劍幻起一片劍影，向胡冰心當頭罩下！

李夢華跟踪追擊，絕招連施，「刷刷刷」一連三劍，把胡冰心逼得險象橫生！

等她第四劍繼續以一式「玉帶圍腰」向胡冰心猛掃之際，斜刺裡却飛來一道銀虹，架住李夢華的吳鉤劍，並有人厲聲叫道：「李夢華，妳替我住手！」

人聲、劍影，是同時飛到，那位「飄萍一劍」凌風寒着一張俊臉，飄然卓立當場！

李夢華見是凌風，不禁「咦」了一聲，訝然問道：「風弟，你怎麼叫我『李夢華』不叫我『華姊姊』了？」

凌風劍眉一挑，冷冷答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妳第一次恩將仇報，還情有可原，如今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怨報德，簡直太過剛愎狂妄，我還尊敬妳甚麼？叫妳甚麼『姊姊』？」

李夢華訝異道：「甚麼叫『一而再，再而三』？」

凌風哼了一聲，說道：「在絕谷頂端，若不是冰妹妹爲妳解圍，殲滅了『陰司秀士』方秋佈置的六名黨羽，妳在火攻與滾木擂石猛烈攻擊之下，不死也必重傷……」

李夢華瞟了胡冰心一眼，又向凌風問道：「在絕谷頂端救我之人，是她不是你？」

凌風道：「我去探聽另一件重要的事，不在當場，是冰妹妹獨力爲妳解厄！」

李夢華點頭道：「好，我相信你的話，領她一次人情。」

凌風揚眉道：「何止一次人情，適才如非冰妹妹提醒妳早作警覺，並飛釵擊落兩枚淬毒鞋尖，任憑妳這『辣手血觀音』的本領通天，也將在那樣假裝縊死的婦人的妖女辣手之下，化作南柯一夢！」

李夢華聽到此處，一雙妙目之中，突然隱隱浮動淚光！

凌風詫異地說道：「妳，妳……妳怎麼啦！」

李夢華舉起手來，以長袖略拭眼角，仍然稱他風弟，悽然長嘆，說道：「風弟，你不要老是幫你『冰妹妹』說話，也該替你『華姊姊』想想，我與俞玉好好一對恩愛夫妻，突起風波，變作離鸞寡鳳，我兒子俞家麟，也在稚齡之際，便作了失怙孤雛。」

雖然這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秉性剛强，但在說到「離鸞寡鳳」之時，目光又泛淚光，說到「失怙孤雛」四字時更自忍不住珠淚直奪眶而出！

凌風急急叫道：「這是我和冰妹妹急於尋妳探問的問題，爲甚麼妳把冰妹妹認成是妳殺夫仇人？在『聚英莊』中，見了她時，立即改變目標，連對『陰司秀士』方秋，都顧不了追殺了呢？」

李夢華銀牙一挫，探懷取出一根鳳頭小釵，遞向凌風道：「好，你既要問，我便從實告你，就是爲了這根鳳頭釵。」

凌風把那鳳頭釵接在手中，茫然的問道：「爲了鳳頭釵又怎麼樣？我還是不大明白。」

李夢華珠淚又落，恨恨的說道：「這是從我丈夫俞玉的遺體之上起出的，我在『聚英莊』中，發現胡冰心的髮上插有同樣一根，又是方秋的新娘子，自然疑心她是殺夫主兇，故以向她尋仇報復！」

凌風聞言，把那鳳頭釵遞與胡冰心道：「冰妹妹，請妳看看，這根鳳頭小釵，是妳的麼？」

胡冰心接過鳳頭小釵在手，略爲注目，便自嫣然一笑。

李夢華怒道：「妳還敢笑……」

右臂挺處，一劍分心刺到。

凌風靈龍古劍的銀芒微閃，把李夢華刺來之勢招擋開，皺眉道：「有話好說，要打，也待說完再打……」

話音至此略頓，側望胡冰心道：「冰妹妹，妳需不需要向這位只相信自己，不大相信別人的李大女俠，解釋一切？」

胡冰心微微一笑，道：「不必用言語解釋，我那根鳳頭釵，於擊落假扮縊死婦人妖女所發的淬毒鞋尖時，掉落在地上，請李大姊尋回來對照一下，不就明白了麼？」

李夢華聞言，趕緊從地上拾起胡冰心所發來救了自己性命的那根鳳頭小釵，略加端詳，挑眉朗聲叫道：「我在『聚英莊』上，沒有看錯，這根鳳頭小釵，與我從丈夫俞玉遺體上起出之物，完全一模一樣！」

這兩句話，頗出凌風意外，不禁向胡冰心愕然注目。

胡冰心神色自若地，把手中鳳頭小釵，遞還給李夢華，嫣然笑道：「不一樣吧！李大姊請注意把兩根『鳳頭小釵』比較一下，看看那根小釵上有毒，那根銀釵上無毒？」

李夢華經胡冰心這一提醒，再仔細一看，不禁臉紅耳赤！

原來自己從丈夫俞玉遺體上，所起出的那根小釵的「鳳頭」只有獨目，而胡冰心適才用來擊落兩支淬毒鞋尖使自己渡過殺身大厄的那根小釵，「鳳頭」却鐫有雙目。

加上目光一注之下，便知胡冰心在這「雙目鳳頭釵」上，絕未淬毒，而那「獨目鳳頭釵」的釵尖劇毒，却是厲害無比！

凌風見了李夢華這副神情，已知就裏，在一旁含笑說道：「李大女俠，妳不是急於報仇麼？如今可以與……」

李夢華不等凌風說完，便自面紅的向胡冰心抱拳道：「胡姑娘，我承認錯了，不知妳對我一再以怨報德之事，接不接受我的道歉？」

胡冰心嬌笑道：「何必道歉，我根本就知道是事出誤會，我並沒有生氣，方才我向你說明兩根『鳳頭釵』的不同之處時，不是仍稱妳爲『李大姊』的麼？」

李夢華心中一慰，嫣然笑道：「好，從今以後我們便以這根『鳳頭釵』爲盟，義結金蘭，我是妳的大姊，妳是我的妹妹。」

胡冰心向李夢華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含笑說道：「大姊這樣看得起我，小妹實在是榮幸萬分，從今以後，大姊報仇的事，也就是我胡冰心報仇之事！」

凌風在一旁看得撫掌，大笑道：「勇於認錯，豪邁無倫，這才是我凌風心目中所敬佩的『辣手血觀音』，看來，我又該稱呼叫妳『華姊』的了。」

李夢華向他白了一眼，嘴角微披的說道：「你是不是也想我對你來一次道歉？」

凌風搖手笑道：「不敢，不敢，華姊姊以前的恩仇，與我無干，但以後誅仇殲惡，却非把我凌風算上一份不可。」

胡冰心拉着李夢華的手，含笑叫道：「大姊，我們如今已是自己人了，我必須向妳說明一件事情。」

李夢華道：「甚麼事情，冰妹妹儘管請講！」

胡冰心在李夢華手中，取回自己的那根「雙目鳳頭釵」來，一面插向髮間，一面向李夢華笑道：「我想大姊心中一定有件疑問，就是這兩根『鳳頭釵』，雖有『獨目』、『有毒』之分，但形款尺寸，甚至於輕重色澤，幾乎是一般無二？」

李夢華點頭道：「確實有這種疑問，但我因負疚已多，不好意思再對冰妹問得出了。」

胡冰心笑道：「大姊錯了，心有所疑，應該立即口有所質，這樣當時解釋，比較容易，否則，積疑成錯，便難免生誤會了！」

李夢華道：「這樣講來，冰妹妹要向我說明，便是這兩根『鳳頭釵』外型相同之處？」

胡冰心點頭道：「對了，這事要從我師傅說起，家師雖然久已隱居避世，但他老人家的昔年英名，却相當震撼江湖，曾有『雲中墨鳳』之美號。」

李夢華「呀」了一聲接道：「冰妹妹的師傅，就是『雲中墨鳳』冷紅瑤老前輩麼？我記得她老人家還有一位師妹，因性愛穿紫，遂被稱爲『雲中紫鳳』華青涓，二三十年以前，這『雲中雙鳳』威名，眞是四海八荒家喻戶曉的呢？」

胡冰心笑道：「大姊見識眞廣，但妳可能還不知道，起初的『雲中雙鳳』確是一雙俠女，到了後來，却變成了一正一邪！」

李夢華「哦」了一聲，搖頭說道：「我着實不知，依據情理推斷，入了邪道之人，定是『雲中紫鳳』華青涓了？」

胡冰心道：「大姊猜得不錯，華青涓不單是爲人所誘入了邪道，還造孽甚多，我師祖餐霞神尼的門下戒律甚嚴，遂親自將華青涓擒回『廬山』刺眇一目，罰其面壁十年，參禪懺罪，誰料華青涓不知悔改，竟趁我師祖坐關之際，悄悄逃跑，隱姓埋名，等我師祖圓寂，方遣她所收的弟子『獨目鬼女』邵琳，出面在江湖走動，並把原來所用的『雙目鳳頭釵』也加淬劇毒，改爲『獨目』！」

李夢華即時銀牙一咬，目射怒火的說道：「照冰妹所說，我殺夫之仇人，豈不是這『獨目鬼女』邵琳了？」

凌風一旁笑道：「華姊姊，我剛才不是曾經告訴過妳，冰妹妹在絕谷頂端，爲妳殲敵解困時，我是去另外探聽一件要緊之事……」

李夢華秀眉一皺接口道：「我正與冰妹妹研究『獨目鬼女』邵琳，是否我殺夫主兇之事，風弟却突然提出此則甚？」

凌風道：「我所探聽的，也是『獨目鬼女』邵琳，此女便在『鷹愁谷』中，乃『五毒靈官』董碂情婦，也就是剛才假扮女屍，向妳猝施辣手的那名妖婦！」

李夢華聽得銀牙又挫，胡冰心笑道：「大姊姊，『獨目鬼女』邵琳，用『鳳頭釵』打妳之際，不是被你接住了麼，如今丟到甚麼地方去了？」

李夢華想起了自己向胡冰心誤會動手時，曾把所接「鳳頭釵」隨手插在一株巨幹之上。

如今注目看去，就這片刻之間，那株樹兒，業已整個枯死，葉兒落得滿地，可見釵上毒力，如何

的劇烈！

胡冰心搶前幾步，拔下釵兒道：「這釵上毒力雖劇，對於人身來說，却非見血，不能生效，大姊姊拿去比較，與姊夫遺體上所中之那根毒釵，是否完全一樣？」

李夢華接過着，目閃淚光地，恨聲說道：「一點不錯，這『獨目鬼女』邵琳，正是我殺夫主仇，適才她以五種暗器向我攻擊，若非冰妹妹的『雙目鳳頭釵』及時飛來，我在她那淬毒鞋尖之下，定必難逃劫數了。」

胡冰心笑道：「大姐，我們指釵爲盟，已是異姓骨肉，妳還提這些當效微勞的小事則甚！」

李夢華赧然道：「小事？妳救了我數次性命，這還是小事？希言道：『受人點滴，報以湧泉』，我如今想出一個對妳略施報答的方法，妳大概不會不同意吧？」

語音之處，把胡冰心拉到身邊，向她俯耳低聲道：「冰妹妹，『飄萍一劍』凌風這小子，義膽俠肝，爲人正直，一身文才武功，也是相當高明，應該配得上妳，這段祥麟瑞鳳，仙霞明珠，美滿的良緣促成之責，由妳的李大姊來一力承擔便是了。」

李夢華的聲音，雖低到第三人無法與聞，但她一雙妙目，却從胡冰心的身邊，轉注凌風，並向他嬌笑。

故而，凌風雖然聽不見李夢華說些甚麼，却也猜了個大概，不禁俊臉發燒，帶着滿心喜悅，走得稍遠一點，佯作眺賞風景。

胡冰心臉紅耳赤，滿臉嬌羞地向李夢華啐了一聲道：「大姊姊好壞，妳……妳怎麼對我調侃起來？」

李夢華正色道：「這不是調侃，這是我們姊妹倆心腹之言，冰妹是巾幗英雌，不是世俗女兒，應該放大方些，難道妳對於凌風這一位美男子，俏英雄，還不肯嫁了？」

胡冰心被她這一問，倒不便加以否認，祇得紅着臉兒，悄然道：「多謝大姊美意，玉成之德，但男女感情，不應有任何勉强成份，還是聽任它自由發展的好！」

李夢華笑道：「有妳這句話兒便好，我祇會旁敲側擊，設法促成，決不會當面鑼，對面鼓，來個『霸王硬上弓』的。」

這幾句話兒，頗爲風趣，把胡冰心說得「噗嗤」的笑了起來。

凌風聽得笑聲，不便再裝糊塗，遂注目問道：「華姊姊、冰妹妹，妳們兩人笑些甚麼？」

李夢華方待答言，胡冰心向她略施眼色，暗示不可言明，免得自己受窘。

李夢華點了點頭，朗聲答道：「風弟莫問，如今該去『鷹愁谷』與董啖、方秋、邵琳等萬惡兇邪，作正面一搏了。」

凌風道：「前途遠路，小弟業已探明，再闖進最後一道關口，便是『鷹愁谷』了。」

李夢華皺眉道：「還有一道甚麼關口？」

凌風應聲答道：「『生死之門』。」

李夢華道：「甚麼叫做『生死之門』，這『生死之門』在何處？」

凌風伸手往左一指，揚眉說道：「華姊請隨我來，所指『生死之門』，就在那邊壁下。」

李夢華、胡冰心跟着凌風，轉過一塊突出峯脚，果然看見了在一片排雲峭壁之下，有着兩個石洞。

這兩個石洞，雖是並列，但却大小不同。

左邊石洞，洞口方圓徑丈，寬寬敞敞，洞口石上，大書「生門」二字。右邊石洞則狹小多了，洞口石上，寫的是「死門」二字。

李夢華目光一掃，向凌風和胡冰心笑道：「風弟弟、冰妹妹，請你們發表高見，究竟應闖『生門』？還是先闖『死門』？」

胡冰心不假思索地，立即嬌聲答道：「自然應先闖『生門』，左邊這個穴，寬寬敞敞，好走得多。」

李夢華目注凌風道：「風弟你呢？怎不發表意見？」

凌風先向胡冰心送過一絲歉然笑意，道：「冰妹妹，我的意見，與妳略有不同……」

胡冰心嬌笑接口道：「沒有關係，大哥儘管說吧，見仁見智，原各有區別，雖然俗語曾云：『英雄之見略同』，但你是『英雄』，我不是『英雄』，在本質上，就有陰陽剛柔之差異的了！」

凌風臉含微笑，向李夢華緩緩的說道：「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小弟認爲『生門』看來平安，實較凶險，『死門』看來凶險，實較平安，羣邪大概猜我們必走『生門』，我們若果來一個硬闖『死門』，或許可收奇兵之效。」

胡冰心點頭說道：「凌大哥這種見解，果然比我深一層了，你我既說出一己之見，今便請大姊來作一個結論。」

李夢華笑說道：「我認爲不論生門死門，必是凶險，只是其中的埋伏手段，略有差別而已！」

胡冰心皺眉道：「大姊是『騎牆派』，既不偏左，也不偏右，這結論未免太過滑頭了。」

李夢華嬌笑道：「我不是滑頭，更不會迴避，我是打算給它來個雙管齊下，左右逢源！」

胡冰心「哦」了一聲，伸手指着那「生死之門」說道：「大姊是準備分途並進，兩個門戶都闖？」

李夢華點頭道：「這種闖法，可使對方的防禦力量分散，等到了『鷹愁谷』中，我們互訴經過之際，也可多增一點見識。」

胡冰心揚眉笑道：「好，我贊成大姊姊這種雙管齊下、左右逢源、分途並進之策。」

凌風道：「我們只是三人，怎麼樣分配，落孤獨行之人，沒有照應，會不會力量嫌單薄一些？」

李夢華搖頭答道：「不會單薄，作人最忌倚賴心重，風弟、冰妹，試想想，我並未獲得你們助力之前，不是一樣也不顧一切地獨闖『鷹愁谷』麼？」

胡冰心聽出李夢華語中之意，注目問道：「大姊這樣說法，是打算單走一路，而讓我和凌大哥同走一路？」

李夢華向她投過一瞥神秘的眼色，嫣然的笑道：「當然，是這樣的分配……」

胡冰心面頰微微一熱，不等李夢華往下說去，便即接口問道：「大姊是闖『生門』還是走『死門』？」

李夢華也不等她說完，便含笑接口說道：「我一個人自然是佔點便宜，選寬敞一些的『生門』走了。」

語音未了，業已付諸行動，紅衣飄處，向那寬大的「生門」之中，一閃而入。

胡冰心望着那狹窄「死門」，知道李夢華是故意藉口使自己與凌風接近，不禁雙頰飛紅，耳根發熱。

凌風見她俏立不動，訝然叫道：「冰妹走呀！我們不能延遲，要與華姊姊配合行動才好！」

胡冰心白了他一眼，與凌風雙雙進入「死門」。

凌風雖經百戰，但未涉情傷，起初不懂胡冰心忽對自己施以白眼爲甚？

但等到會過意來，不禁一陣溫馨，喜得心兒直跳。

這「死門」中，初進門時，途徑已狹，只容兩人擠得緊緊地，並肩而行。

未行及丈，却路途更窄，除非兩人互相半擁抱，方能勉强前進。

凌風委實不好意思這樣大佔便宜，便向胡冰心叫道：「冰妹妹，洞徑太窄，不易並行，我走在前開路，由你隨後斷後如何？」

胡冰心皺眉說道：「不行，凶險必自前來，由大哥獨擋兇險，我不放心！」

凌風皺眉頭說道：「那可怎麼辦，冰妹不放心，讓我先行開路，難道我就放心妳去獨擋凶險麼？」

胡冰心想起李夢華的耳邊密語，覺得女孩兒家，終需有歸宿，得夫如此，尚有何求？遂嬌聲說道：「那我們還是這樣並肩前進便了，大哥張開左臂，摟我入懷，我則張開右臂，抱着你點，似可勉强通過，因爲前面已透光亮，這段又黑又暗又窄的山間甬道，不會太長的呢。」

凌風道：「這……這……」

胡冰心瞪他一眼，佯嗔的道：「大哥，這些甚麼？我在『聚英莊』中，中毒暈迷，難道不是你抱我回到『童家店』的？大哥若再矯情，便非英雄本色，成了僞君子了！」

末後的一句「僞君子」，使這位「飄萍一劍」凌風，聽得滿臉發燒，急忙左臂一伸，把胡冰心軟玉溫香抱滿懷，軟綿綿、香馥馥、熱呼呼的嬌軀摟在懷中。

不單摟，更須摟得緊緊，才能夠從洞中，擠攢前進。

這種軟玉投懷，溫香在抱，加上蘭馨暗度，耳鬢廝磨，雖是觸覺、嗅覺，感覺上的極高享受，但也把初入情關的凌風，緊張得一顆心兒卜卜跳個不止。

胡冰心因偎在凌風的懷中，自然覺察出他的心跳加劇，不禁「噗嗤」一笑。

凌風莫明其妙，詫異地問道：「冰妹妹，妳……妳笑甚麼？」

胡冰心臉與他眉兒相偎，頰兒相貼地，緩緩前行，一臉嬌笑答道：「我笑大哥爲何頰兒這樣熱，心兒這樣跳法……」

凌風因爲她這兩句話，無法從正面答覆，靈機一動，索性把左臂摟得更緊一點，向胡冰心耳邊說道：「冰妹，在這種情況之下，妳會臉不熱，心不跳？妳……妳有甚麼感覺？」

這兩句反問話，問得頗有技巧，胡冰心却更高明地，應聲答道：「在大哥這等君子的懷中，我不會臉熱，更不會心跳，所感覺的只是一片安全和一片溫馨！」

這是一罐醍醐，向凌風兜頭灌下。

就在凌風醍醐灌頂之時，胡冰心突然嬌軀向右用力一擠，右手倏揚。

這種動作，有其必要，因爲洞中地勢，胡冰心假若不向右擠，她的右手便根本無法活動！

胡冰心這右手一揚之下，黑暗中閃起了三道寒芒。

「錚錚錚」三聲脆响，洞中石壁之上，也激起了一些火花。

就藉着那點一閃即逝的微弱石火光芒，凌風業已看出胡冰心是發出三根「鳳頭釵」，把一條尺來長的東西釘在石壁之上。

他愕然問道：「冰妹，妳用『鳳

頭釵』所打的是甚麼東西？」

胡冰心嬌笑道：「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大哥，不妨亮亮火摺子看上一看，我再往前行，我們還要從它旁邊走過呢？」

這回輪到凌風把胡冰心向左擠了。

他騰出右手，晃着火摺，目光注處，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被胡冰心發出三根「鳳頭釵」釘在石壁上的，是活的動物——是條罕見的怪虫！

這怪虫長約一尺二三寸，通體暗藍，身軀寬約寸許，是扁平形狀，由於一般粗細，又不見眼、口、鼻，故而看不出那邊是頭，那邊是尾？

不僅無頭無尾，也不見脚等物，由於牠能緊附石壁行動，可以猜想得出，腹下不是有吸盤，便是如蝸牛一般，蘊有強大粘貼之力。

雖然連中三根「鳳頭釵」，被釘在石壁之中，却並沒死去，身軀仍然蠕蠕而動，使人一注目之下，可以看出這東西背上，長有無數非經細察，無法發現的暗藍短刺。

中釵之處，順着傷口，緩緩溢出黑血，一滴一滴地滴往壁脚，距離在七八尺外，已經嗅得了一種腥臭之味！

凌風略一注目，向胡冰心皺眉的問道：「冰妹，這……這是甚麼怪虫？」

胡冰心搖頭笑道：「我不認識，但從這形狀看出，可能是『吸血小蛭』之類，多半具有奇毒！」

凌風一點頭道：「當然，僅從牠流出黑血的腥臭氣味上，便可以斷定這怪虫毒性極大，絕不是好惹的……咦，冰妹，妳是怎麼發現牠藏在石壁之上的？」

胡冰心笑道：「我師父有次帶我去苗疆，在一座『蛇窩』之中，殺死數百條毒蛇，爲苗人除一大害，當地苗族長老，感激涕零，無以爲報，遂開所藏『千年枸杞』配合一百零八枚蛇膽，製成藥片，爲我洗眼七天，並內服若干，從此我的眼力，便比常人不同．可於夜間見物！」

凌風「哦」了一聲，恍然笑道：「原來如此，幸虧冰妹有此奇遇，才先機下手，除去無名毒虫，否則我們走近前，非遭其害不可，甚至於還要丟了性命！」

胡冰心道：「這種毒虫，雖然與石壁同色，暗影中，目力難見，但仍有點淡淡的腥味，我便是鼻有所嗅，心有所疑，才自有所得，大哥難道一點都不覺察得？」

凌風苦笑道：「冰妹依在我的懷中，我鼻中雖有所嗅，却全是妳身上的蘭香，那裏還會發覺得了甚麼無名毒虫的淡淡腥味？」

這幾句老實話兒，却把胡冰心聽得滿臉嬌羞，向凌風嗔叫道：「大哥，你在笑我，我不依……」

「我不依你」的一句話才出，凌風把胡冰心的嬌軀輕輕推出，似欲單獨行動。

胡冰心一扯，低聲問道：「大哥，你……你生氣？」

凌風笑道：「冰妹說那裏話，我怎麼會對妳生氣？」

胡冰心滿頰紅霞，妙目流波，輕輕問道：「那你怎麼不抱我了？」

凌風聽了心中一甜，那輕輕推開胡冰心的手又環抱着她的嬌軀，緊緊的摟了一下，含笑說道：「路上既有毒虫，我們不能同時這樣擠擁而行的前進，必須分開，一先一後，單獨行動，我們志同道合，來日方長，要……」

凌風本來說「要親熱」的機會太多，無須急在一時，但初涉情場，臉皮太薄，竟不好意思說出口來，自行頓住話頭，便獨自向前走去。

但胡冰心却是玲瓏剔透，冰雪聰明，雖未聽完凌風的話兒，却已懂得他的意思，慌忙拉着凌風的手兒，嫣然一笑，道：「大哥，慢點，要分開走，也應該我走前面，你走後面。」

凌風愕然的問道：「爲甚麼要讓冰妹走在前面？是……是妳想保護我麼？」

胡冰心失笑道：「大哥，你委實心高氣傲，怎麼想得到『保護』二字，你是我的大哥，我是你的小妹，眞要談到『保護』，也應該由你來保護我才是呀……」

語音至此略頓，妙目凝聚地盯在凌風臉上，又嬌笑道：「但大哥不要忘了，小妹曾獲奇遇，雙目有『暗視』之異能，在這種黑漆漆的環境中，是不是應該讓我走在前面？」

這理由太充分了，使凌風無法爭辯，只得乖乖服從，所幸狹洞不長，轉瞬已走出洞口。

聯手拒敵　搗毀魔窟

他經過毒虫身邊之際，凌風對胡冰心含笑問道：「冰妹，這條『無名毒虫』身上，還釘有着妳的三根鳳頭釵，我來替妳拔下。」

胡冰心搖頭道：「我的鳳頭釵還多得很，這三根不要算了吧！看那條虫所流的黑血，腥臭異常，定蘊奇毒，最好不要沾染，免得又生變故。」

兩人出得狹洞，洞外一片水光。

原來洞口以外，並非陸地，是長約八丈，寬約六尺的一段長形水潭，但兩處夾壁二、三十仞，別無他路可通，必須渡過八丈潭水，對岸方有道路。

凌風一看這種地勢，不禁皺眉說道：「想不到『鷹愁谷』中，竟佔了如此地利，我們才出狹洞，又遇潭水……」

胡冰心聽到此處，含笑問道：「大哥可是對這泓潭水，覺得頭痛？」

凌風答道：「當然，我們又不知道這泓潭水究有多深？」

胡冰心失笑道：「大哥管它多深則甚？難道你還想游水過去？」

凌風苦笑道：「聽冰妹之言，好似妳有甚麼妙計渡過這潭水？」

胡冰心「咦」了一聲，訝然問道：「這是種簡單的事兒，大哥怎麼會未想到『踏波飛渡』，我們最多把鞋襪弄濕，不就可以越過這八丈……」

胡冰心畢竟聰明，在話兒尚未說完之際，瞥見凌風臉有笑容，遂恍然大悟的叫道：「我明白了，大哥是恐怕我在輕功方面，尚未練到可以『踏波飛渡』火候，才不肯向我提出，怕我因此受窘。」

凌風心中暗讚胡冰心反應靈敏，含笑說道：「這樣說來，冰妹是對於『踏波飛渡』的上乘輕功，業已練到火候了？」

胡冰心嫣然笑道：「練到火候談何容易，好在這潭水僅約八丈，不算太長，又有大哥從旁携帶，不妨勉强一試而已！」

凌風笑道：「我知道這是冰妹謙詞，妳的輕功造詣，多半在我之上！」

胡冰心搖頭嬌笑答道：「不會，不會，『飄萍一劍』威震江湖，我這初出茅廬的小丫頭，怎能比得上成名大俠？來來來，我們試行『踏波飛渡』，大哥請帶我一把。」

她邊自說話，邊自伸出一隻纖纖玉手，大大方方地與凌風握在一起。

就在他們正欲提眞氣之際，突然山風加强，從壁間吹落一片枯葉。

原來那片枯葉，恰巧落於潭水之中，葉一着水，立冒青煙，轉眼間竟於潭中化掉！

胡冰心看得駭然叫道：「這是毒水……」

凌風點頭道：「縱不是毒水，也會具有相當强力的腐蝕作用。」

胡冰心鬢邊微沁汗水地「哎喲」一聲說道：「好危險啊！若非那枯葉落在潭中示警，我們冒冒失失地，意欲『踏波飛渡』，雙足定被腐蝕，劇痛之下，眞氣難提，整個人都落在潭中，豈不冤枉透頂了，白白送掉兩條生命？」

凌風笑道：「這就叫吉人天相，舉頭三尺，自有神助，看來是『五毒靈官』董啖、『陰司秀士』方秋等萬惡凶邪，也惡貫滿盈，合該數盡，合該數盡！」

胡冰心呶着小嘴道：「大哥，還說他們惡貫滿盈，我看就這泓毒潭水，業又把我們難住，至於獨闖『生門』的李大姊，還不知遭遇到甚麼凶險……」

胡冰心說話之間，見凌風在斜邊壁上折取樹枝，不禁頓住話頭，訝然問道：「大哥，你折取樹枝作甚？莫非還想試試這潭水中毒的威力麼？」

凌風暫時未加理會，等折得一根有兒臂粗、長約六尺的樹枝時，方對胡冰心笑道：「冰妹，李大姊功力很高，人又機警，我料她縱遇凶險，亦可安度，至於我們目前的遭遇，也不成問題，有了這些樹枝應該可飛渡毒水了。」

胡冰心問道：「大哥，打算怎麼樣利用這樹枝？」

凌風把這六尺長的樹枝，將其中一半，再等分成三段，遞給胡冰心，向她含笑說道：「冰妹，這是三枝長約一尺的樹枝，妳站在岸上，將樹枝抛出三四丈去，隨即騰身，在樹枝尚未落水之前，點足借力，再度騰身前往，我想或許用不着三段，約需兩段樹枝，便足以飛渡這八丈潭水！」

胡冰心秀眉雙揚，嬌笑讚道：「大哥想得好主意，我來照妳所說，試一試。」

凌風搖手說道：「冰妹且慢！讓我先來，假如這種方法有何缺點，妳在觀察一遍以後，還可以修正。」

說完，不等胡冰心表示意見，右手揚處，一段樹枝業已凌空飛出。

樹枝既抛，人也跟着飛身，半空中追上樹枝，點足借力，再度飛縱出去。

凌風第一次約莫縱出四丈，以後點足借力，則毋須縱越二丈。

果然，他只用了二段尺長樹枝，便自到了對面岸上，向胡冰心揮手笑道：「冰妹，這個辦法可以行得通，妳過來吧！」

胡冰心嫣然一笑，把手中三段樹枝，完全抛向潭中。

三段青烟，隨即騰起，足証適才枯葉之化，實非偶然，這潭水確有强力腐蝕的作用。

胡冰心的這種動作，把凌風看得愕然，驚叫道：「冰妹，妳……妳爲甚麼抛去樹枝？」

胡冰心笑道：「大哥放心，我不是畏難怯陣不肯過來，而是另外想出一個法兒。」

凌風道：「冰妹想出了甚麼妙法？」

胡冰心嬌笑答道：「這潭腐蝕力極强，長度雖有八丈，但寬道僅

有六七尺光景，最寬之處，也不過一丈，兩邊又均夾立峭壁，似乎祇要輕功到了相當火候，便不難足不沾水，抵達彼岸的了！」

語音甫落，人已縱起。

但她不是輕縱，而是向右斜方縱去。

躍出三丈，已達右方峭壁。

胡冰心雙臂猛抖，身軀一挺，以足尖點壁，用力一蹬。

借這一蹬之勁，她的嬌軀已橫渡毒水，飛向左壁。

到了左壁，仍然照樣斜飛向右。

就這樣由左至右，由右至左，每次均斜飛丈許光景，加上起步時，所縱出的三丈距離，不消兩個來回，已把八丈的毒水點滴不沾地，輕輕渡過，嫣然含笑，飄立在凌風身邊。

凌風拍掌讚道：「冰妹想得好巧妙的辦法，但此法雖妙，也要配合妳這一身上乘的輕功，方能生出效用。」

胡冰心笑道：「大哥別誇讚我了，你看前面又是一個洞穴，洞中不知還有甚麼惡毒的花樣等着我們呢？」

凌風注目看去，果見前面為一片排雲峭壁所阻，除了壁下一個黑洞以外，無路可通。

凌風見狀，雙眉一揚，朗聲說道：「我們既已參與此舉，董谿、方秋等擺下甚麼刀山劍海、炮烙、油鍋，也定要闖它一闖。」

胡冰心點頭笑道：「那是當然，這個洞穴雖然黑暗，倒還不甚狹窄，我們還是不分先後地，一同走吧！」

凌風含笑點頭，兩人便携手進洞去。

他們進洞以後，方知洞中黑暗之故，是由於極多轉折。

忽左忽右的幾經轉折，胡冰心忽然叫道：「大哥，你聞聞這是甚麼氣味？」

凌風也有所嗅，急忙答道：「冰妹趕快屏息！這好像是甚麼毒烟？」

就這答話之間，整個洞穴已被一片白茫茫的烟霧佈滿了。

這團烟霧不單極濃，並且還有刺鼻的怪味！

胡冰心似乎屏息已遲，向凌風皺眉道：「大哥，我……我……好像業已中毒了，頭腦昏得很。」

凌風向她安慰道：「不要緊，冰妹，鎮定一點，我有……」

一語未畢，胡冰心嬌軀一軟，竟在凌風的懷中暈迷了過去。

凌風似乎也早已中毒，身軀也有點搖搖欲墜！

他索性倚壁坐下，並緊抱胡冰心嬌軀，低頭湊上櫻唇，來個香艷的長吻。

就在凌風擁吻胡冰心之際，洞中突然響起了冰冷之語音說道：「哼！凌風，你眞好興緻，這大概就叫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了吧！」

隨着冰冷語聲，在洞中出現一人，正是「陰司秀士」方秋。

這時，凌風仍然擁抱着胡冰心，兩人唇兒相接，似已暈迷了過去。

「陰司秀士」方秋臉含獰笑，緩步走到他們的身邊，冷冷的說道：「我本來對胡冰心這丫頭倒蠻有胃口，如今看來，大概早已被你拔了頭籌，我索性成全你們齊歸地府，結一雙同命鴛鴦去吧！」

話畢，雙掌齊揚，凝聚了十二成的勁力，向凌風、胡冰心兩人猛劈……

＊　＊　＊

那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認為「置之死地而後生」，「生門」關的危險，必然比「死門」中，來得更多更大。

故而她請伕義相助的凌風、胡冰心二人走「死門」，自己則向「生門」之中闖去。

誰知她的判斷，居然錯誤，「生門」之中不但地勢寬敞，也未設置那胡、凌二人所遇的甚麼「毒虫」、「毒水」、「毒烟」等厲害埋伏。

當然，花樣不是沒有，不過，這些花樣，祇是略為遲緩李夢華抵達「鷹愁谷」的時間，但並不會有甚麼危險成份！

所謂「花樣」，只是途徑。

自入「生門」以後，每行十丈，必是岔路。

岔路的分岐不多，每次都只有左右兩條。

這種方法倒也夠絕，並非陣圖，更不會有甚麼陰陽變化，奇門生尅妙用，只是讓由此道通行之人，碰碰運氣而已。

由「生門」入口處起，至「鷹愁谷」止，約共有二十次岔路之多，來人若每次走對，便可抵達「鷹愁谷」去，否則，不是走入不通死路，便是迂廻轉折地，回到原處，空費一番跋涉。

通行這種路徑，既不需「功夫造化」，又不需「學究天人」，所需的只是「運氣」以及「運氣未到」之前的耐心而已。

李夢華先是一右一左，等到走不通後，再改為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雖然不通，李夢華索性改為全向左走。

這回更糟，她向左邊路徑上，連試三次，三次均走到無路可通的死路之內，碰壁而回。

李夢華頓然有悟，腦中突現靈

光，她毫不躊躇地，決定了凡遇岔路便向右走。

走對了，從此一路通行，毫無阻礙，在通過第二十次，抑或二十一次岔路以後，前面地勢，便告豁然開朗，來路是一座高峯，共有兩條路前往。

李夢華知曉到了地頭，自己的殺夫之仇，「五毒靈官」董谿、「陰司秀士」方秋以及「獨目鬼女」邵琳等，全在這「鷹愁谷」之內。

一想到殺夫之仇，這位「辣手血觀音」便五內俱焚，急欲向「鷹愁谷」中衝去。

但目光掃及左邊那條甬道時，不禁想起進入「死門」中的凌風、胡冰心二人。

假如他們業已過關，必在此處等候自己，如今既不見人，定為「死門」之中的險阻所困！

自己縱不能回頭重闖「死門」，加以援手，最低限度，也要在此略為等候，與他們同進「鷹愁谷」去才是道理……

李夢華想到此處，勉強按捺了心中怒火，決定在此稍候片刻，聽聽甬道之中，有無動靜。

「颼」！「死門」甬道之中，縱出一條人影，衝向「鷹愁谷」口。

這人滿身血漬，顯然身受重傷，李夢華遙遙注目，認出這人身份，不禁吃了一驚。

「死門」甬道中的變化頗多。

「陰司秀士」方秋知道凌風、胡冰心二人功力均高，不太好惹，遂藏在暗中，發動毒烟機關。

等到眼見胡冰心被毒烟薰昏，凌風擁吻胡冰心後，也一同昏倒之際，方秋才狂笑現身。

他先用言語，略加諷刺試探調侃，然後雙掌齊施，猛然劈下。

「陰司秀士」方秋心狠手辣，他在雙掌之上凝足了眞力，準備一擊之下，便把凌、胡二人置諸死地。

誰知……

他的雙掌才發，凌風身形忽翻。

銀芒疾閃，寒氣迫人的一柄「靈龍古劍」，業已向方秋雙腕横削而來。

「陰司秀士」方秋大吃一驚，他怎敢以血肉雙臂，迎接這前古神兵的罕世鋒芒，慌忙竭盡所能地，一縮雙臂。

他號稱「岷山五惡」，威名並非倖致，手下着實有點功夫，居然被他把這幾乎業已用老了的雙掌，硬給懸崖勒馬地撤了回來！

但雙臂雖然免於慘被截斷之危，凌風劍光電閃，寒芒伸縮之下，「陰司秀士」方秋的胸前，却被削了一條六七寸長的傷口。

雖然劍芒入肉不深，祇受一點輕傷，但也立告血漬滿身。

「陰司秀士」方秋痛得「哼」了一聲，掉頭便跑，凌風劍眉剔處，瞋目喝道：「鼠賊還跑，替我把命留下！」

他一面發話，一面準備挺劍縱身追去。

在「陰司秀士」方秋業已受傷的情況之下，凌風再發劍，委實足可留下他的命兒，把這「陰司秀士」方秋送往眞正的陰曹地府裏去。

但凌風身形未起之際，却被人伸手拉住。

「陰司秀士」方秋把握這刹那間的生機，飛也似的逃出洞去，奔向「鷹愁谷」了。

凌風回頭一看，見是胡冰心拉住自己，不禁愕然問道：「冰妹，方秋這斯陰毒已極，妳……妳為何還要放過他？」

胡冰心嫣然一笑，道：「這斯委實一身罪惡，罪不容赦，但因他是李大姊的殺夫仇人，我們便不得不暫時留他一命，免得李大姊少時在『鷹愁谷』中有所遺憾。」

凌風「哦」了一聲，恍然笑道：「冰妹是要把『陰司秀士』方秋留給李大姊來手刃？」

胡冰心點頭道：「正是……大哥，你方才餵我服食的毒烟解藥，是從哪裏來的？」

原來，凌風適才擁吻胡冰心之舉，並非突然動情，而是口對口地，渡過一粒解毒靈丹，餵她服下。

如今，既經胡冰心一問，凌風便含笑道：「那解藥只有一粒，又不知對不對症，我只得一面盡量屏息，一面把藥物餵入冰妹口中，略度眞氣，誘他出面受死……」

胡冰心聽到至此，便撫掌讚道：「這叫做『將計就計』，大哥好機智！」

凌風笑道：「這確是一時權宜，方秋雖然上當受傷，但我舉動方面，仍有未妥，尚望冰妹不要怪我輕……」

他本來想說：「不要怪我輕薄才好」，但話猶未了，瞥見胡冰心一張嬌臉，業已滿佈羞紅，遂趕緊住口不語。

胡冰心難禁嬌羞，也趕緊轉移話題，說道：「我們在『死門』之中，經連番凶險，不知李大姊在『生門』之中的遭遇又如何？」

話方至此，忽然聽到李夢華的語音，遠遠叫道：「風弟、冰妹，你們情況如何？出了這段甬道，便到『鷹愁谷』了。」

凌風與胡冰心聞得李夢華的語音，精神頓振，雙雙提氣飛身，闖出洞口。

出得洞口，再經過一段數丈長的谷道，便到了「鷹愁谷」外那片廣大石坪之上。

李夢華聞得步履奔馳之聲，便在左邊甬道外等候，一見凌、胡兩人，便含笑問道：「風弟、冰妹，你們在『死門』之中情況怎樣？可曾受到甚……」

胡冰心不等李夢華的話說完，便已接口笑道：「凶險倒還不少，尚幸無甚損傷，一一渡過，李大姊呢？」

李夢華道：「我估計錯誤，兵法有云：『置諸死地而後生』，『死門』之中，或較爲平安，『生門』之中，定多凶險，誰知結果竟大出意料之外，『生門』之中，除了『迷踪道路』之外，竟未設絲毫埋伏，反而害得風弟、冰妹，多歷驚險，大吃苦頭！」

凌風笑道：「吃苦頭的，不是我們，却是『陰司秀士』方秋，他胸前被我一劍劃傷，若非冰妹攔阻，定然畢命在這甬道之內。」

李夢華聞言，目注胡冰心，詫異問道：「冰妹曾替方秋求情……」

一語方出，凌風立刻接口笑道：「冰妹攔我不殺方秋之舉，頗有道理，她認爲方秋與華姊結下深仇，應該留給華姊親自手刃洩憤。」

李夢華向胡冰心投過一瞥的感激目光，把她拉過一旁，耳語問道：「冰妹，『死門』之中，地勢異常狹隘，妳和凌大哥，肌膚相接，耳鬢相磨，感情應該更進一步了吧？」

胡冰心正自滿臉嫣紅，不知所答之際，突然「鷹愁谷」中，「嗤」的一響。

這響聲是在一根高竿之上，升起一幅相當巨大的白布長旛。

旛上寫着幾個大字：「欲報大仇，請君入谷。」

凌風叫道：「華姊姊，『鷹愁谷』中羣兒在嘩叫，我們進不進去？」

李夢華目中仇火如電，挑眉說道：「我不惜天涯海角，到處奔走，便是爲報殺夫之仇，深仇大恨，那有到了地頭，反而不進此谷之理？」

胡冰心道：「這一次大概是正面作戰，我們三人不要再分開了，彼此須在目力所及以內，才能互有照應。」

李夢華點點頭道：「冰妹說得對，但你們若與『五毒靈君』董毯、『陰司秀士』方秋或『獨目鬼女』邵琳，互相對敵之際，手下不必留情，因若存此意，往往出手遲緩，反易爲敵所乘，我只要能把這兩男一女的項上人頭，帶回三湘，祭奠亡夫之靈前，便已滿足的了。」

凌風笑道：「華姊，這番話兒說得大有道理，否則，我們與這班兇人交戰之際，眞有點礙手礙腳。」

三人計議既定，便穿過那片廣大石坪，向「鷹愁谷」內走去。

在谷口擔任哨崗的八名帶刀壯漢，個個抱拳躬身，不加絲毫攔阻。

入谷一看，谷內又是一片比谷外差不多大小的平坦廣場。

廣場盡頭，建有一座巍峨大廳，大廳左右，以及廳後，則有不少房舍。

廳前廣場之上，有五個武林人物，一字橫排，卓立待敵。

胡冰心目光注處，認識其四人是「陰司秀士」方秋、「虬髯閻羅」孟懷九、「銀鞭」秦亮，和貌相頗爲妖艷的、但却少了左目的「獨目鬼女」邵琳。

另外一個陌生不相識之人，則身高六尺有餘，巨口濃眉，生得十分偉岸。

胡冰心收回電掃目光，向李夢華悄然問道：「那站在五人當中，像巨無霸的是不是『五毒靈官』董毯？」

李夢華答道：「我也沒見過此賊，但照這等情形看來，大概是他了。」

說話之間，業已走到距離羣兒約莫丈許之處。

凌風等剛一止步，那身材極高之人便抱拳說道：「我是『五毒靈官』董毯，那穿紅色的夫人，大概便是『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了。」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一點首，沉着臉兒答道：「不錯，我就是李夢華，你有何話說？」

董毯笑道：「事到如今，多言無益，我們乾脆的在手底下見眞章，分個强存弱亡，誰生誰死，把所有的過節一併交代交代！」

李夢華柳眉倒竪，向董毯冷「哼」了一聲，說道：「董毯，你這人倒比方秋來得乾脆，我們怎樣開始？」

「五毒靈官」董毯獰笑道：「怎樣開始，都無所謂，反正你們只要有能耐勝了董某手中的『陰陽雙鞭』，我項上人頭便任憑取去就是。」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道：「好，我便單獨先與你鬥一場。」

董毯狂笑道：「董某久仰『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盛名，但最近才知妳就是『三湘大俠』兪玉的未亡人，今日有此機緣，我是非要好好領教領教不可的了。」

說完，毫不怠慢地掣出他的成名兵刃「陰陽雙鞭」。

所謂「陰陽雙鞭」只不過是一長一短、一軟一硬的兩條鞭而已。

長的是軟鞭，細小如指，長約七尺，鞭身五色斑斕，名爲「五毒鞭」。

短的是硬鞭，粗如杯口，長才二尺有餘，鞭身漆黑，名爲「靈官鞭」。

董毯仗以剛柔並濟、遠近兼攻的「陰陽雙鞭」，戰勝黑白兩道上不少英雄人物，才身爲「岷山五惡」之首，博得「五毒靈官」之稱號。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相當識貨，一見董毯取出「陰陽雙鞭」，便也把自己的「吳鈎劍」掣在手中。

胡冰心看出這「五毒靈官」董毯十分難鬥，生恐李夢華在第一陣上，有所閃失，遂含笑道：「華姊，常言道：『笨鳥先飛』，這第一陣讓小妹獻獻醜如何？」

李夢華一來不願掃她的興頭，二來也猜出胡冰心的心意，是讓自己先看看董毯的武功路數，智珠在握才能下手殲仇敵，便點頭微笑道：「冰妹既有此興趣，我當然讓妳，但對方成名多年，冰妹不可大意！」

胡冰心笑道：「華姊放心，小妹向來不輕視任何對手，請華姊與凌大哥爲我凝神押陣便了！」

於是李夢華退了數步，與凌風併肩而立。

胡冰心撤出自己所用的那對上鑄七枚利齒的半月鋼輪，緩步向前走去。

「五毒靈官」董毯尚是初次見到這種奇形兵刃，不覺怔了怔！

這時，那「獨目鬼女」邵琳突然叫道：「董大哥，你也讓我這一陣。」

邵琳是董毯情婦，這位「五毒靈官」董毯，對她迷戀殊深，自然如奉綸音般，含笑問道：「琳妹，爲何也有這種興頭搶先出陣？」

邵琳獨目之中，眼波一抛，媚笑答道：「我不是搶先出手，只是對胡姑娘手中，這兩隻奇形鋼輪，特別感興趣……」

語音至此略頓，走到胡冰心相距六尺之處，揚眉叫道：「胡姑娘，妳這兩隻形如半月形的無柄鋼輪，好像是有點來歷，是不是叫做『七齒半月輪』呢？」

胡冰心冷然答道：「不錯……」

「不錯」兩字才出口，邵琳又復笑道：「胡姑娘以『七齒半月輪』作爲兵刃，妳的師傅莫非就是『雲中墨鳳』冷紅瑤麼？」

胡冰心點了點頭，伸手向自己鬢邊所插的鳳頭釵，指了一指，道：「其實不必提到『七齒半月輪』，妳應該從這根鳳頭釵上，便看出我師門來歷。」

邵琳點頭笑道：「妳說得對，但妳却知不知道我的師門來歷呢？」

胡冰心道：「當然知道，我從妳所用的淬劇毒的『獨目鳳頭釵』，便看出妳是『雲中紫鳳』華青涓的弟子。」

邵琳媚笑道：「妳既然知道我的來歷，妳應叫我甚麼？是不是該叫一聲『師妹』？」

胡冰心臉色一寒，搖頭答道：「抱歉！因爲『雲中紫鳳』華青涓是師祖餐霞神尼門下叛徒，彼此情義已絕，胡冰心不能再對妳用此稱呼！」

邵琳碰了一個釘子，獨目厲芒立閃，嘴角一撇，冷然說道：「胡冰心，妳以爲妳的『七齒半月輪』和一身藝業，有甚麼了不起？」

胡冰心朗聲答道：「武學之道，永無止境，胡冰心對任何人也不敢自滿，祇知仗此游俠四海，替天行道，濟民救物而已。」

邵琳冷笑道：「說得頗冠冕堂皇，我要領教領教！」

胡冰心道：「隨妳，無論軟硬輕功、兵刃暗器，我都無不奉陪！」

邵琳獨目中凶芒又閃，挑眉說道：「好，我倒要先看看妳這師門獨門兵刃『七齒半月輪』的功夫如何！」

一面說話，一面也從腹間解下一種奇特兵刃。

「獨目鬼女」邵琳所取的這件兵刃，是一根六尺蛟筋，但在兩頭各拴一枚大如人掌的芒刺鋼球。

邵琳右手握着蛟筋中央蕩着兩個鋼球，向胡冰心獰笑叫道：「胡冰心，我先用這『軟索九芒球』與妳鬥上百招，倘若勝負不分，再讓妳嘗試別的新奇手段。」

胡冰心方自傲然點頭，耳邊又聽得李夢華用「蟻語傳音」說道：「冰妹，這『獨目鬼女』邵琳說話之時，目中凶芒連閃，似含有狡譎陰謀，冰妹要小心她另外耍花樣！」

胡冰心玉頰微偏，向李夢華微微點了一點頭，表示對她耳邊警語已有領悟。

邵琳右手抖處，「軟索九芒球」立即慢慢舞動，並圍着胡冰心展開游走。

胡冰心則穩如泰山，雙手分握「七齒半月輪」，中立當場，目光注定邵琳，身形隨着對方的周圍遊走之勢，慢慢移動，始終與那個「獨目鬼女」邵琳保持面對面的局面。

邵琳轉了三個圈，厲嘯一聲，便自欺身進攻！

她這「軟索九芒球」果然是相當具威力，一經急速舞動，不但球影漫空，並還帶着懾人心魄的「噓噓」的銳嘯！

照理說來，胡冰心手中的「七齒半月輪」若對付鎚棒等沉重兵刃，或力有不濟，但對於這種軟索兵刃却極具尅制鎖奪作用。

邵琳既知自己兵刃來歷，暨所具特質，却偏偏要用這「軟索九芒球」來和自己對抗，確似懷有其他的陰謀。

即使李夢華未在耳邊以密語提醒，胡冰心也會根據事實，加以提神警惕！

故而，胡冰心在最初十餘招中，盡量施展輕功身法，閃躲邵琳的攻勢，不肯硬接硬架，想先觀察下邵琳的用意所在，再予適當應付。

但約莫二十招過後，除了覺得邵琳的攻勢凌厲以外，仍未看出絲毫其他的跡象。

胡冰心傲心微動，意欲覓機一試。

恰好這時邵琳將「軟索九芒球」化短爲長，在四尺外，以其中一個鋼球向胡冰心的天靈砸下。

胡冰心的「七齒半月輪」交叉而上，一迎一鎖，便把邵琳近鋼球頭部位的軟索鎖住。

若是尋常軟索，定被胡冰心的鋒芒銳利的「七齒半月輪」一鎖而斷。

但邵琳所用繫球的軟索，是根六尺蛟筋，故而雖被鎖住，却無法使其折斷。

邵琳軟索被鎖以後，不但不退，反而搶前一步，以另一隻「九芒球」再向胡冰心進襲。

胡冰心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把對方的球及蛟筋也一併鎖住。

雙輪不撤，蛟筋不斷，雙方便成了膠着狀態。

所謂膠着狀態，便是雙方都暗運眞力，想把對方兵刃奪出手去，或是把對方的身形帶動，使對方步法凌亂再加以攻擊。

由於胡、邵二女在內力方面又差不多，故而雙方雖已各自力貫雙臂，身形仍然紋風不動地，情況越發膠着。

凌風、李夢華見此情況，亦十分緊張地爲胡冰心凝神掠陣。

他們緊張之處，倒不是害怕胡冰心會在內力方面弱於邵琳，胡冰心是玉潔冰清的正派俠女，邵琳却是風騷浪漫的淫婦蕩娃，一個經常斲喪，一個眞元充沛，此情況之下，胡冰心的內力較强，必佔上風，可以說是毫無疑問。

凌風與李夢華是怕邵琳不擇手段地，另外用甚麼無耻陰謀，對胡冰心發動陰謀暗算。

但邵琳如今雙手緊持蛟筋，全力回奪，她只要一騰出手來，另外有甚麼企圖，不但胡冰心立有警覺，她那「軟索九芒球」，也會被胡冰心趁勢奪出手去！

凌風與李夢華的想法雖然不錯，但却與事實不符合。

因爲邵琳雙手仍用力奪回蛟筋軟索，却已對胡冰心發動陰謀暗算了。

她這陰謀暗算，相當之毒，是一面雙手全力奪索，一面右膝微抬，竟從膝頭所裝的一排細細鋼管以內，毫無聲息地，飛出三根毒針，向胡冰心當胸射到。

雙方相隔數尺，距離太近，胡冰心縱有再大的本領，也躲不過、閃不開，照說非遭暗算不可！

連在身後，爲她凝神掠陣的凌風和李夢華於發現邵琳的陰毒手段之後，也均搶救不及！

但天下事往往會出人意料之外，邵琳暗施毒手之下，倒霉的不是胡冰心，竟是這居心陰毒的「獨目鬼女」邵琳。

原因在於胡冰心警覺性極高，雖然暗運眞力，但與邵琳在互奪手中兵刃時，兩道目光却始終盯在對方身上，一瞬不瞬，早已在防範她有甚麼花樣。

起初，邵琳神色並無異狀。

但過了片刻，她那隻獨目之內，便閃出獰厲凶芒。

胡冰心一發現對方閃凶光，便想起邵琳假扮女死屍，對李夢華發動襲擊情況。

根據那時所見，邵琳全身都是暗器，連髮上金釵，與脚下鞋尖，都可以作殺人之物，則如今對於自己，難道不可以照樣施爲？

警惕意念一動，胡冰心便覺自己處於極端危險之下，立即趕緊有所應變！

她的應變法兒，是利用邵琳雙手持索的猛力回奪之勢。

胡冰心也雙手持輪，猛力回奪，如今心念動處，便不奪反推，並順着對方所回奪之力，雙足點處，一個凌空觔斗，縱起兩丈來高，從邵琳的頭頂上空，翻了過去。

這一翻之下，發生了三件事兒。

第一件事兒，是雙方所互相糾鎖的「軟索九芒球」和「七齒半月輪」等兩樣兵刃，突然鬆了開來。

第二件事兒，是「獨目鬼女」邵琳從膝上射出三根毒針，恰巧一齊打空。

「叮叮叮」三聲脆響起處，那三根毒針，一齊插在胡冰心適才立身之處，背後兩丈多的山壁之上。

第三件事兒，是胡冰心一個凌空觔斗，翻過邵琳頭頂之際，靈機忽動，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她半空猛一點頭，把髮間的「鳳頭釵」甩出向下疾射。

邵琳作夢也想不到，胡冰心會有這麼一着。

等到發覺有異，業已躲閃不開，一綫金光，向她肩頭上飛射而

入！

邵琳「哼」了一聲，手撫右肩，立將所中金釵拔出，而不顧血流滿身地，向釵尖部位，凝目注視。

胡冰心翻身落在距離邵琳約莫七八尺之處，大笑道：「邵琳，妳不必看，我的『雙目鳳頭釵』與妳的『獨目鳳頭釵』不同，釵上絕未淬毒！」

邵琳聞言，凶心又動，正待撲向胡冰心，突覺肩頭劇痛，一條右臂，已有點動轉不靈。

「五毒靈官」董燄見狀，知道金釵入肉太深，業已傷了筋骨，於是飄身過來，攔住邵琳道：「琳妹，今日不是尋常武林較技，乃是彼此生死之搏，何必急在一時？妳去我丹房中，敷好肩傷再來，先讓我會會這位『雲中墨鳳』冷紅瑤的門下高足！」

邵琳肩痛欲裂，知道傷勢不輕，遂惡狠狠地瞪了胡冰心一眼，聽從董燄之言，暫時去敷藥。

董燄一揚手中的「五毒鞭」和「靈官鞭」向胡冰心獰笑道：「胡姑娘，董燄願以手中『陰陽雙鞭』領教胡姑娘的高明絕學，姑娘肯指教麼？」

胡冰心當然絲毫不遲疑的點一點頭，微笑道：「好！」

但一個「好」字方出，李夢華却在一旁，冷然的叫道：「不好，董燄，我找你已有三年了，倘若你在冰妹的『七齒半月輪』下，送了性命，這豈不令我李夢華，愧對亡夫，傷心飲恨？」

她邊自說自話，邊自手橫「吳鈎劍」，滿臉殺氣地，緩步走出。

胡冰心笑道：「華姊姊要我把這陣讓妳？」

李夢華走到胡冰心的身邊，向她附耳低聲道：「那『獨目鬼女』邵琳，對妳怨毒甚深，若再來時，定有殺着，到時冰妹必須全神應付，妳不應再在董燄身上消耗氣力，這一陣讓我來，爲亡夫雪恨便了。」

胡冰心悄聲道：「董賊爲羣凶首腦，功力必高，華姊姊不可大意。」

李夢華點首道：「我會留心，冰妹與妳凌大哥掠陣，只注意方秋等人，不在旁弄鬼便可。」

胡冰心略一點頭，飄身退回，與凌風並立而起。

凌風道：「邵琳竟乘着冰妹互奪兵刃之際，從膝上發出毒針，這種陰謀，着實出人意料，厲害無比，我與華姊發覺時，已是措手不及，正爲冰妹提心吊膽，誰知妳應付極妙，不但未曾中計，反而使那『獨目鬼女』邵琳身受重傷！」

胡冰心笑道：「這不是妙，只是巧，我因想起邵琳幾乎是全身皆可發出暗器，雙目又露凶光，遂不再與她力奪兵刃，而借勁從她頭上翻過，她恰巧此時抬膝發針，而萬分湊巧地使她毒針成空，反而被我鳳頭釵讓她就勢挨了一下！」

凌風含笑道：「邵琳與冰妹的師門中，總算略有關係，稍刻要不要對她稍稍留情……」

胡冰心目閃神光，接口說道：「不必，此女素行邪毒，又是華姊姊的殺夫仇人，我們不必對她留甚麼情面。」

他們說話至此，董燄與李夢華業已交上了十來招，鬥得如火如荼。

董燄右手「靈官鞭」一味陽剛，左手「五毒鞭」一味陰柔，一長一短之間，配合得剛柔並重，遠近兼攻，着實極具威力！

李夢華因是初鬥這位「五毒靈官」董燄，居然能暫時按捺住滿腔仇火，手中「吳鈎劍」，並不急攻進取，只是看準情勢，把門戶守得緊緊！

偶然尋罅趁隙，回攻兩招，却也凌厲異常，使董燄相當警惕！

鬥到二十來回合，一個沉穩，一個穩健，勝負仍然難分！

「陰司秀士」方秋似感不耐，突然把他慣用的兩根「判官筆」掣在手中。

胡冰心見狀，立即一挑雙眉，高聲叫道：「方秋狗賊，休想暗算李大姊，且和我鬥上一鬥。」

一面發話，一面嬌軀微晃，業已手持「七齒半月輪」把方秋截住。

方秋獰笑道：「胡冰心妳是我的八姨太太，想不到未隨我上牙床欲仙欲死……」

胡冰心不等對方再發胡言亂語，厲聲喝道：「無耻狗賊，若再敢脫口噴糞，我先把你的舌頭割掉了。」

語音方落，嬌軀欺處，右手的「七齒半月輪」，已一式「春花吐蕊」向方秋咽喉要害，一推而至！

方秋左手「判官筆」一個「倒打金鐘」點向胡冰心的右腕，右手判官筆，則以「毒蛇尋穴」之式，刺向她的丹田小腹。

這種招式用得極爲下流，胡冰心滿臉通紅，脚下微一換步，不但讓過方秋一招「毒蛇尋穴」，並就勢揚足，向判官筆上踢去！

「陰司秀士」方秋怎肯讓她踢到，邊自撤招變式，邊自嘿嘿冷笑道：「八姨太太，妳生氣作甚？難道怪我這招『毒蛇尋穴』太過霸道……」

胡冰心被他的淫蕩穢語激得柳眉倒豎，目射煞光，手中「七齒半月輪」以「指天劃地」、「推波逐浪」、「繼往開來」三絕招廻環併發，幻出漫天輪影，把「陰司秀士」方秋密密罩住！

「陰司秀士」方秋眞想不到胡冰心盛怒狂攻之下，竟有如此威勢。

他的一身藝業，雖也不弱，但左閃右退，倉忙招架之下，業已失却先機，被胡冰心雙輪困住，陷於苦鬥局面。

凌風旁觀者淸，冷眼旁觀之下，知道李夢華與董𧮰勢均力敵，旗鼓相當，除非有特殊變故，否則，非拚鬥到三五百回合之際，才會在誰的耐力較强之上，分出勝負。

胡冰心與「陰司秀士」方秋這邊，則是胡冰心稍佔上風。

佔上風的原因，可能與方秋在「死門」中，胸受劍傷有關，但這種上風，成數甚微，恐怕也要等鬥出百招以外，局勢才漸漸明朗！

凌風正在細心觀察，那位關外巨寇「虬髯閻羅」孟懷九突向他抱拳，叫道：「這位朋友不必閒着，我們也下場玩玩吧！」

凌風聞言，目注孟懷九道：「孟當家的要想怎樣指教？」

孟懷九笑道：「『飄萍一劍』名滿江湖，孟懷九自知螳臂擋車，不足當道，我是想以一支『鑌鐵杖』曁秦亮的一根『銀鞭』共同討教凌朋友威震八方的『飄萍劍法』，不知凌朋友笑不笑我們倚多爲勝，敢賜教麼？」

這位「虬髯閻羅」孟懷九委實是老奸巨滑，輕輕用話一扣，便把凌風扣得無法推諉。

他的話音一頓，凌風劍眉挑處，便自一陣大笑，說道：「凌某與李、胡兩位女俠，共入『鷹愁谷』赴約，原本就是以寡敵衆，故而別說是孟當家的二人，即使是有千軍萬馬，凌某也是孤劍應戰。」

孟懷九向秦亮笑道：「凌朋友既然豪氣干雲，秦兄和我，便聯手討教討教名家絕藝吧！」

說完，已把他縱橫關外黑道的一支鑌鐵杖取出。

秦亮不敢怠慢，也把他自己的銀鞭撤了出來，掣在手中。

凌風眉兒一挑，「靈龍古劍」銀芒閃爍，嗆郎出鞘。

他由於當前形勢，認爲自己不但要盡展「飄萍劍法」，並須一上手之際，便用精微殺着，最好是在二三十招之內，便要讓「虬髯閻羅」孟懷九、「銀鞭」秦亮兩個綠林强人屍橫死於當場。

因爲目前的情況，雖是彼此持平，但等「獨目鬼女」邵琳，裹傷再出以後，局面便會立即改變。

邵琳此女本就陰毒非常，再爲胡冰心所傷，心中定必憤恨已極。

她一再出，決不肯袖手旁觀，不是加入戰圈，便是在旁發出各種毒辣暗器，對胡冰心或李夢華加以襲擊！

假如自己能爲李、胡二人掠陣，尚可以隨時援助，否則，麻煩必多，其凶險程度不少。

由此之故，凌風才決定在三二十招中，誅殺孟、秦二人，於是開始便劍影如山，劍風如嘯的大展神威。

他所擅長的「飄萍劍法」，又稱「伏魔劍法」，其中精粹所蘊的「倒酒天花」、「滿地生蓮」和「法輪普渡」等等絕招，威力强大無比。

孟懷九、秦亮二人的鑌鐵杖、銀鞭兩件兵刃，威力也頗驚人！

他們聯手出擊，僅僅三五個照面，便把凌風逼得身形仆倒。

孟懷九、秦亮二人心中狂喜，雙雙揮動鞭、杖，猛下殺手，想把凌風就此除去。

誰知凌風並非被人逼得滑跌，而是有意如此，施展他三大絕招中的那招「滿地生蓮」。

等到孟懷九、秦亮二人發覺凌風跌倒，身法不亂，「靈龍古劍」猛然一掃，幻出無數劍影，貼地捲來，令人難以招架之際，才知上了惡當，已身處險境！

秦亮呼號一聲，雙腿齊膝被削斷了！

孟懷九功力稍高，乘着凌風先傷秦亮，百忙中雙臂猛抖，一式「白鶴冲天」凌空拔地丈許。

就在孟懷九從凌風劍光中凌空飛起之際，另一聲慘號與「克察」木折聲音，也從一株參天古木之上傳來。

原來「陰司秀士」方秋力戰胡冰心不下，心中有點暴躁，身形起處，突然拔空數丈。

也是想躍到高空，倒身一撲，先幻出漫天筆影，迷惑胡冰心的眼神，然後再用口吹，發射出判官筆中所藏的幾枚毒辣的暗器，把胡冰心置於死地。

孰料，胡冰心一步也不肯放鬆他，也和他一同縱起。

不但一同縱起，「七齒半月輪」揚處，虎虎生風的向「陰司秀士」方秋當胸砸到。

這一招「日月雙輝」來勢太疾，逼得「陰司秀士」方秋不能不以判官筆硬接一招！

這一招凝勁硬接，倒是平分秋色，震得兩條身形，各落四丈許之外。

胡冰心是落在一片排雲石壁上，「陰司秀士」方秋是落向一株參天古木上。

但胡冰心靈機忽動，並不在石壁之上落足，只是雙足猛力一蹬借勁倒縱而起。

她的輕功原本極高，這一縱竟從「陰司秀士」方秋頭頂丈許之處，縱到那棵參天古木之上。

這時，「陰司秀士」方秋身形剛

剛飛上古木。

由於這參天古木的上半段，無甚橫枝，「陰司秀士」方秋遂一手抱住樹幹，觀看對手胡冰心的動靜。

他的目光注處，見對方石壁空了，並無胡冰心的踪影，不禁爲之一怔。

胡冰心在空中，見此情形，知道機不可失。

她一下「千斤墜」，悄然無聲無息，身形急速下降，把全身眞力，齊貫雙臂，舉起「七齒半月輪」向抱住樹幹的「陰司秀士」方秋的手臂砸去。

「陰司秀士」方秋不見胡冰心人影，一怔之下，已有不妙的預感了。

但他未想到胡冰心已縱至自己背後，立即下手，襲擊來得這麼快速！

等到突覺勁風襲臂，任何閃避，均已太遲，胡冰心雙輪落處，「陰司秀士」方秋除了一臂立斷之外，臟腑間也受了極大的震盪，疼得他在昏厥之前，發出了一聲慘厲呼叫！

那株參天古木，也禁不起胡冰心的全力重擊，而從被擊之處，「克察」一聲斷了下來。

「陰司秀士」方秋人昏墜地，業已重傷已極，只是奄奄一息。

重達數百斤的上半截枝幹，斷折倒下，恰好砸在「陰司秀士」方秋身上，遂立即把這位「陰司秀士」方秋眞的送進了陰司地府中了。

孟懷九拔起半空，瞥見「陰司秀士」方秋的死狀，不禁心中一寒！

這位關東巨寇，先是心中一寒，接着是心中一涼。

心中一寒之故，是瞥見了「陰司秀士」方秋的死狀吃驚，心中一涼之故，則是凌風除惡務盡，不肯放鬆，脫手擲出了「靈龍古劍」，射中孟懷九後背，來了個穿胸而出。

孟懷九穿胸沒命，也發出了一聲死前的慘呼。

這互相間參差極微，幾乎前後兩三聲慘號接連響起，居然頗有作用，逼出了第四聲震天怒吼！

李夢華與董𧮰之鬥，攻守勢均力敵，但那第一聲秦亮的斷腿慘呼；第二聲方秋的斷臂慘叫；第三聲孟懷九的穿心厲叫，連續的傳來，怎不使這「五毒靈官」董𧮰心神劇震，爲之微微的一愣！

高手過招，要不得絲毫分神，李夢華把握這點，董𧮰聞聲驚愕的刹那間良機，右手「吳鈎劍」急劇進攻，左手却發出三根「觀音刺」，完全打中「五毒靈官」董𧮰的胸腹部位。

「五毒靈官」董𧮰吼叫一聲，連退數步。

但這位「五毒靈官」董𧮰，不愧是羣邪之首，功力不俗，就在這身受重傷之下，左手「五毒鞭」，仍以「金絲纏腕」絕學，把個「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左右雙腕一齊纏住。

「五毒靈官」董𧮰纏住了「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雙腕，左手猛力前拉，右手的「靈官鞭」却高高的舉起。

顯然他是要把「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拉近身前，使這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死在他的「靈官鞭」當頭猛擊之下。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無從抵抗，却敵不過「五毒靈官」董𧮰的蠻力，被他一步一步的拉近，緩緩的前進。

凌風見此情形大驚，欲上前急忙搶救，就在他們欲援未援之際，情況突然變更！

所謂情況變更，是「五毒靈官」董𧮰高舉的「靈官鞭」，突然「噹郎」一聲墜地。

鋼鞭一墜地，「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便知「五毒靈官」董𧮰是被自己的「觀音刺」打傷得太重，力已將竭。

這位「辣手血觀音」李夢華也實爲厲害，雖然雙腕被纏「五毒鞭」仍未鬆脫，她却把後掙之勢，改爲前縱，雙手捧着的「吳鈎劍」快得有如電光石火般的深深刺入了「五毒靈官」董𧮰的臍眼部位。

「五毒靈官」董𧮰立時想哼也哼不出聲來，只是痛得五官一擠，全身戰顫，那纏住「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的「五毒鞭」也就自然鬆落。

凌風放下心來，向胡冰心道：「冰妹，我去找『獨目鬼女』邵琳，不要讓她……」

方說至此，「辣手血觀音」李夢華搖頭說道：「風弟不必，適才我瞥見『獨目鬼女』邵琳見情勢不妙，已悄然逃走了，這妖女雖極狡猾，但我天涯海角，仍要找她，我是不會放過她的，如今追已不及，我們且將這罪惡魔窟燒掉了吧！」

* * *

魔窟成灰，一方稱慶，酒店主人童家父女，凌風、胡冰心等，恭送「辣手血觀音」李夢華回轉三湘。

「辣手血觀音」李夢華眉宇間充滿了喜悅之色，紅衣更鮮艷！

因爲她那紅衣之上，業已沾滿了仇人之血。

她一手挽着「五毒靈官」董𧮰和「陰司秀士」方秋這兩個「岷山五惡」之餘孽首級，另一手攬着胡冰心的纖腰，目光睨着凌風在耳邊有所囑咐。

胡冰心則滿臉嬌羞，與天邊明月晚霞，互相輝映。

（全文完）



短篇劍俠故事／古醉仙・文
可飛・圖

桃花媚仙幛

一念之差 墮入魔道

雁蕩山位於浙江樂清縣，山上有一座高峯，叫插雲峯，終年雲蒸霧騰，如果在山脚下看上去，很難得見到它的眞正面目。

峯脚下就是樂清縣屬的楓林鎮，由楓林鎮向東可至白溪，東南可至虹橋，北上便是括蒼山（按：雁蕩山有南北之分，北雁蕩是在浙江平陽縣境，筆者寫的是南雁蕩山。）

楓林鎮是座落在山凹中，鎮並不大，人口也不多，只有百來戶人家，竟然也有幾間客寓茶樓，大人們都很篤厚，小孩子却很天眞，到處洋溢着人情味。

這一天，這楓林鎮竟然來了個陌生的遊客，這遊客不但年紀很輕，而且還是個女的，身着金絲纏繡的八卦道袍，頭帶瓦片式的八卦帽，足踏芒鞋，背插一枝長劍，一柄銀白色的拂塵，不住在手中揮舞。

這道姑不但年輕，而且還生得很美，斜飛的娥眉，清澈的眸光，直而高的鼻樑，不施胭脂，不點唇丹，一種天然的神韻，令人見而生羡。

那道姑從鎮東走到鎮西，鎮南走到鎮北，既不入茶樓，也不進客寓，像是在遊山玩水，又像是在尋人，突然她被一羣孩子阻擋了去路。

那羣孩子約有十數個之多，最大的大概十二三歲，小的才八九歲，一齊手挽手形成了個很大的圓圈，脚下不住在跳着，口中不住唱着：

白溪水，山下流，
流到樂清水渡頭，
渡頭不見人影動，
野渡無人舟自橫，
道甚麼茶樓酒肆，
說甚麼繁華舊夢，
怕只怕，大劫來時齊斷送。
君不見，落霞孤鶩煙雲緲，
君不見，秋水長天一色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這首歌當然不是小孩子做的，也不是小孩子天生下來就會唱的。其中一定另有其人，他寫了這首歌，又教給了孩子們唱。

道姑聽得一陣發愣，拂塵輕輕一揮，叫了一聲：「小弟弟！」這一聲雖然輕輕發之於道姑之口，但却如雷一般貫入一羣孩子們的耳中。

十多個孩子一齊跑了過來說：「這位姑姑，妳是在叫我麼？」

其中一個較大的孩子，膽子也比較大一點，他說：「妳不是本鎮的人，這鎮上也從來沒有見過妳！」

「不錯！」

「那妳是打從甚麼地方來的？」

「很遠很遠的地方。」

「妳喚我們莫非有甚麼事？」

「我祇想問你幾句話。」

「你問吧！姑姑，祇要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告訴妳。」

道姑輕輕的一笑，兩個小小的酒渦在她臉頰上打旋，她說：「我想問你們，這首歌是甚麼人教你們唱的？」

那孩子道：「也是一位姑姑，她跟妳差不多大，也生得跟妳一樣的漂亮。」

道姑道：「她是幾時教你們唱這一首歌的？」

那孩子道：「一個月以前。」

「以後有沒有再來過？」

「有時候也來，來的時候總會帶很多山果給我們吃。」

「那她一定是住在這附近的山上了？」

「正是，她說她住的地方就在這雁蕩山插雲峯的龍鼻洞裏。」

道姑笑道：「你去過那龍鼻洞麼？」

那孩子搖搖頭說：「沒有，那地方太高太高，我們爬不動。」

「這山上有很多高峯，你知道那座峯叫插雲峯？」

那孩子用手一指道：「你看，那正中最高最高的一座山峯，就叫插雲峯，那洞就在山峯的半腰間。」

道姑隨着他的手指處看去，果見一座削立的高峯，直入雲間，四週煙霞繚繞，氣象萬千。

她旋又一笑說：「謝謝你！這首歌以後不要再唱了。」

那孩子露出奇異的眼神：「姑姑，爲甚麼？」

道姑道：「你知道這首歌是甚麼意思嗎？」

那孩子又搖搖頭。

道姑道：「這首歌的意思是說將來這地方的人要統統死光，也沒有茶樓，也沒有酒肆，更沒有人要爭着渡河了，最後所能留下的，祇有藍碧的天空，彎彎的溪水，巍峨的青山，以及一天一度的落霞與夕陽，其他甚麼都沒有了。」

那孩子道：「爲甚麼會這樣慘呢？」

道姑道：「目前我也不知道，但這首歌總不是一首好歌，對不對？」

那孩子默默點頭道：「對！我們以後不唱了。」

道姑笑道：「這才是乖孩子，以後姑姑再來的時候，也會帶野果給你們吃。」

那羣孩子笑着拍手而散。

道姑搖搖頭，心想：難怪我在數百里外，便看到這裏煞氣彌漫，毛病大概就出在這上面了。

她轉頭再向插雲峯看去，見峯高約百丈左右，由於距離太遠，看不清楚那龍鼻洞的位置，她看看四下無人，右手一揑劍訣，一道藍碧色光華沖空而起，人已御劍向那插雲峯飛去。

原來這位道姑竟是劍仙一流的人物，她駕劍繞着插雲峯上下廻旋三匝，才發覺到龍鼻洞的位置，在峯南半腰之間，一縱劍光，落在洞前，仔細打量一下。

一條石龍蜿蜒而下，自洞頂直到洞底，另有一仍懸空，極盡騰拏之勢，鬼斧神工，自然形成，不禁輕嘆宇宙造物之奇。

再向洞底看去，一片暗黑，更無絲毫動靜。

道姑心想，那女子既住此洞中，何以連一點動靜都沒有？正欲入洞觀察，忽見暗中紅光一閃，已有人從洞底縱出。

道姑身形急退數步，面前已現出一個人來。那是個年方二八的少女，淡紫色的衣裙，隨着山風飄舞，一頭青絲，長長的披向後背，瓜子臉上的五官秀麗，氣質清逸，一眼之下，便知不是邪道中的人物。

道姑正待問話，那女子已若鶯啼一般的道：「何方道友雲遊至此，迎迓來遲，尚請恕罪！」

道姑打了個頓首道：「不敢，貧道乃青城山妙華觀妙華師太門下弟子，法名淡雲，一時見此峯秀麗清逸，忍不住動了遊興，不想却打擾了道友的清修，不知道友出身何門？能見告嗎？」

那女子笑道：「原來道友竟然是妙華前輩的門下，失敬失敬，小妹余幻珠，自幼拜在寒石山寒石姥姥門下，這次奉師命來此，爲了却一段法緣，並建一場小小的功德，不想與道友邂逅，眞是三生有幸了。」

淡雲一笑道：「原來道友竟然是寒石前輩的門下，聞家師與令師時相過從，如此說來，更不是外人了，只是貧道有一件事情想向道友請教一下。」

余幻珠也報以一笑道：「道友有事，但說無妨。」

淡雲道：「貧道適從山下楓林鎮經過，聽一羣小鬼拍手歌唱，不知那首歌可是道友教的麼？」

余幻珠點頭道：「不錯，小妹教這首歌的用意，旨在警世，並非助瀾，而且這首歌正與小妹適才所了却一段小小法緣——建立一場功德有關。」

她講到這裏又嫣然一笑道：「不過此事說來話長，既是相見，總算有緣，何不請道友至洞中一敘，如不嫌褻瀆，小妹先帶路了。」

她講完也不等對方回答可否，便縱起一道紅色光華，直入洞底。

淡雲也縱起一道藍碧光華，隨後跟上。

這龍鼻洞在外面看起來，雖然很暗，但裏面另有曲折之處，洞作九轉，內裏有一極大的石室，穹頂上鑲着八粒酒杯大小的夜光珠，照得石室中通明如晝。

淡雲打量了石室一下，見佔地約兩丈方圓，左首是一張長約七尺，寬約六尺的石榻，右邊有一張石桌，二張石椅，靠內口尚有全套的炊具，祇是沒有衾褥等物。

佈置雖極簡陋，但在這深山大澤之中，的確也來之非易。

余幻珠一笑道：「小妹來此也不過月餘，此石室中除去炊具是小妹臨時購置之外，牀榻桌椅皆是石室中原有之物，道友遠道來此，想未進膳，小妹初到此時，曾特釀了一罈子松子酒，尚未開封，現在想已成氣候，正好拿來爲道友接風。」

淡雲道：「道友如此好客，熱情可感，貧道祇有恭敬不如從命了。」

余幻珠笑着去張羅酒食，淡雲覺得無聊，便在石榻上坐下，突然覺得有一股陰寒之氣，由榻下直透上來，她驀地一驚，倏然起立。

余幻珠此際正在燒菜，見狀忙笑道：「此榻名爲寒玉榻，乃是北極冰山之下，千年寒玉削製而成，不但此榻，就連桌椅，也全是寒玉製成，小妹初到此時，也頗覺不太習慣，但現在不但習以爲常，而且在玄功內力方面，也驟覺增進不少。」

淡雲微微一楞，道：「原來這東西竟然有這樣大的功用？」

余幻珠道：「小妹未出山時，曾聽家師提及，歷練玄功內力，在氣候愈冷的地方，愈容易成就，這寒玉榻其冷如冰，歷久不變，臥身其上，與處身於北極寒荒之地，並沒有多大區別。」

淡雲輕哦了一聲道：「春陽之氣，雖然使人有和沐之感。但心性不易收縮，這正是易理上由潛龍勿用，而至見龍在田，陽春艷景，大塊文章，一切生物皆易動情，但到寒冬之時，菓物閉藏，生機內蓄，如果在這個時候練功，當然比較容易得多了。」

余幻珠笑道：「正是此種原理。」邊談話間已將酒菜做好，放在寒玉桌上，除去酒是用松子釀成之外，其他菜餚皆是山珍野味，兩人在人跡罕至的地方，舉杯暢飲，倒也是別有一番情趣。

淡雲一笑道：「道友尚未將那首歌歌詞，向我解釋呢？」

余幻珠先敬了她一杯酒，才道：「小妹劍術初成，下山行道，蒙恩師指示說這楓林鎮附近，年內將有一場浩劫，如能將劫數化解，便是一場大大的功德，只是他老人家說此行異常凶險，務必衡量情形，再定行止，小妹以爲既是修道人，當以天下蒼生爲己任，不管如何凶險，也必得冒險一試。」

淡雲道：「所以妳就毅然到這裏來了？」

余幻珠道：「不錯，我初來之時，見楓林鎮的人純樸篤實，各安本業，根本不知道有大劫將臨，但又不敢明言直洩天機，因此才編了那首歌謠，以便鎮上的明達之士聞之，有所警惕。」

淡雲道：「世道迴旋，各有因果，道友所云的那場劫數，總得有個起因吧？」

余幻珠道：「當然，蘭因絮果，各有前定，但小妹到目前爲止，尚未領悟到此中龍脈。」

淡雲道：「祇要細心查訪，當不難找出其中眉目來。」

余幻珠道：「不錯，所以小妹一到此地，便在此地住了下來。」

淡雲一笑道：「妳口口聲聲自稱小妹，對我又稱道友，這樣似乎不太恰當吧！」

余幻珠臉色一紅道：「小妹看妳年紀比我長幾歲，所以才自稱小妹，道友以爲如何稱呼方好，不妨說明一下。」

淡雲又笑道：「妳既是自稱小妹，我也倚老賣老，你就稱我一聲姐姐吧，我們結爲異姓姊妹，在未來的道途中，也可互相呼應。」

余幻珠笑道：「這樣太好了，姐姐，我先敬妳一杯。」

兩人對乾了一杯。

淡雲又道：「我本來並無意到此一遊，因在數百里外之括蒼山行道，偶見此處煞光冲天，故而才趕來一查究竟，不想無意中遇到了妳，這也許是咱們的緣份吧？」

余幻珠道：「奇怪！小妹來此已四十餘日，從未發覺甚麼，恩師所云劫數，不知從何而起？」

淡雲道：「我看楓林鎮的人純樸篤厚，沒有一人是爲非作歹之輩，既無人爲非作歹，當然不會遭受天劫，一定是附近有妖人在作祟！」

余幻珠雙手一拍道：「不錯！當初我怎未想到這一點。」

淡雲道：「既是有妖人作祟，我想不難查出來，從今天起，祇要我們處處留意，必可尋出了蛛絲馬跡。」

余幻珠道：「不錯！如今有了

姐姐，憑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或許可以完成這一場功德。」

淡雲沉思半晌才道：「在未開始查訪以前，我們不妨在心理上先理出個頭緒來，妹妹可曾聽說最近來中原擾亂的魔道人物中有那些人？」

余幻珠道：「小妹在未下山行道之時，曾聽恩師說過，中原在近數十年來，興起一個魔教組織，叫甚麼『青磷會』的，莫非這一次楓林鎮的劫數，就應在『青磷會』身上？」

淡雲道：「可能，據我所知，這些妖人活動的時間，大半都在夜晚，現在爲時尚早，我們不妨禪定片刻，午夜出發，也許能夠碰上，也未可知。」

余幻珠點頭道：「好，姐姐請先上榻。」

淡雲老實不客氣的上了寒玉榻，與余幻珠對面盤膝而坐，運起本門心法，因爲心中有事，根本無法進入恍惚杳冥的境界，漸漸覺得寒玉榻有一股强力的寒魄之氣，從會陰穴鑽入體內，循由尾閭，經夾脊、玉枕、泥丸、下紫府十二重樓，而入黃房，一週定後，心神湛然，也不知經過了多久，耳際聽得「篤篤篤」三聲，開眼看時，余幻珠已含笑立在榻前說：「姐，時辰差不多了。」

淡雲起身下榻，與余幻珠齊縱劍光，上得洞頂，仰首看去，已見滿天星斗，擁着一輪明月，彎彎銀河，橫跨天際，大約已二鼓左右了。

淡雲道：「此事祇能暗察，不能明訪，因此我們一切劍寶的光芒，都不能外露。」

余幻珠道：「姐姐說得是。」正說話間，突見東北方有一道暗紫色光華，直冲天際，就在冲天約百丈左右，突然又如一蓬蓮花般的向四週散開，反捲下來，看去似滿天紫色光雨。

兩人微微一驚。

余幻珠預測那距離，至多不過十里左右。不由一聲輕嘆道：「小妹居此已將近兩月，想不到這附近也有同道在此專修。」

淡雲道：「妹妹，你可曾看到那光華的異狀麼？」

余幻珠搖搖頭道：「小妹不曾注意。」

淡雲道：「陰陽中各有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陰陽中各有彩色，彩色中亦各有陰陽，因此每一種彩色皆有它的陰陽正反兩面，正屬道，反屬魔。本來紫色光芒乃是轉變金光的前奏，如以正道而論，此人功力當已達到天仙階段，而將進入金仙地位，可惜這紫色光芒，略帶灰暗，恐非紫色之陽，乃是紫色之陰。」

余幻珠道：「姐姐是說此人所修不是正路，而是邪門？」

淡雲道：「不錯！如果以正道人所以修的光彩而言，無論是青紅赤白黃藍紫，皆光明透澈，因爲他是色中之陽，不像魔道中人所修的光彩，略帶灰暗，因爲他是色中之陰。」

余幻珠道：「經姐姐這一提，我倒想起來了，如果此人眞是走的邪門，那就可能與『青磷會』有關，而且更可能與小妹來此之事有關。」

淡雲道：「到底眞相如何，尚待我們進一步去查訪，只是十里路程雖不算太遠，但如駕劍飛走，必會被妖人發覺，如不駕劍光，這山川迴旋，又無路可尋，爲之奈何？」

余幻珠道：「這一點倒不必爲難，小妹未出師門之時，曾習得乾坤大挪移法，自學會之後，尚未正式用過，如今何妨一試？」

淡雲喜道：「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去，只是敵情未明，尚宜小心爲妙！」

余幻珠一笑道：「這點小妹省得。」邊講間，一拉淡雲右手，口中默默有詞，眼前景色大變，已到了一座小峯之下。

這座小峯也有數十丈高下，四壁削立，寸草不生，石色黑而且亮，隱隱透着煙火之氣。

余幻珠悄聲道：「我來此之前，曾聽人說過，這雁蕩山中有一座黑石峯，大概就是此處了。」

淡雲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講話，半晌之後，突見由黑石峯的右側，縱起一陣狂飈，風聲呼呼，猛烈異常。

此際旋聞有人沉聲喝道：「何方小輩，竟敢擅自進入本祖師爺的禁地，還不過來聽候本祖師爺發落嗎？」

余幻珠正待放出劍光，淡雲道：「且等一下，看看情形再說。」

那人又喝道：「無知小輩，妳們不肯過來，難道還要等本祖師爺親自動手麼？」

淡雲冷笑一聲道：「山川河嶽，乃天地之公物，難道你能來得，別人就不能來嗎？何以竟會成了你的禁地，豈非笑話麼？」

那人大怒道：「大膽丫頭！竟敢與本祖師爺頂嘴，看來越發饒不得妳了！」

余幻珠也冷笑道：「你是甚麼東西變的，盡在黑暗中說大話，不敢出頭，有種你不會站出來講話嗎？」

對方怒哼道：「你以爲本祖師爺怕妳麼？等着有厲害給妳瞧的。」語聲剛了，峯左轉出一個中

年道人，身着黑色道袍，背插長劍，馬臉短鬚，尖鼻長眉，在淡月下看去，更覺令人陰森可怖。

對方剛一現身，淡雲已知此人絕非善類，正待有所作爲，那人已大袖一拂，撒出一片灰霧，嘿嘿冷笑道：「本祖師爺倒要看看妳們兩個小輩，到底有多大道行，竟敢上門欺人。」

那片灰霧，恍忽間已臨兩人頭頂，向四下散開，形成一個極大的網羅，將二人罩住。

二人大吃一驚，各出劍光，向那妖網上斬去，劍光到處，微聞啾啾鬼哭之聲，黑煙隨處昇散。

妖人大怒罵道：「無知小鬼，竟敢破你祖師爺的陰靈神網，讓妳們再看看厲害！」

右肩一晃，放出一道灰色光華，向兩人掃去。

那道灰色光華，乃妖師化了多年心血所煉的七煞喪門劍，此劍是採取七個凶魂厲魄，經過七七四十九年的設壇煉製，一着人身，立時化成血水。

兩人忙將一紅一藍兩道劍光迎了上去。

紅色劍光乃是余幻珠的驚虹劍，藍色劍光乃是淡雲的寒碧劍，這兩柄劍同是古仙「寒鐵老人」在未成道時，煉製而成，「寒鐵老人」是有名的劍匠，自成道之後，曾遺留下七七四十九柄仙劍，爲各有緣人所得。

余幻珠及淡雲兩人因劍術初成，無法發揮全力，因此驚虹、寒碧雙劍合力敵住妖人的一柄七煞喪門劍，竟然打成平手。

妖人見久戰不下，不由大怒，道：「本祖師爺因見你們兩人姿色尚佳，骨格也不錯，捨不得一下子毀去，以便留着鼎器之用。（所謂鼎器乃採補邪門中的一種術語，男人用女鼎，女人用男鼎。）妳們既是如此頑强，本祖師爺索性讓妳們開開眼界。」

右手一招，將七煞喪門劍收回，同時左手一揮，撒出一片粉紅色軟幛，瞬息將兩人罩住。

淡雲一揮寒碧劍，向軟幛上削去，但見軟幛其柔如水，隨斬隨合，始終無法將它破去。

余幻珠也揮動驚虹劍斬去，結果情形相同，此際只聽那妖人厲笑道：「無知小輩，仗着兩柄師賜仙劍，竟敢與本祖師爺作對，目下有妳們瞧得了。」

兩人見劍光無法破除去，便將兩道光芒聯在一起，合力向幛外衝去，心想祇要衝出此幛，便無大礙，那知任她們左衝右突，始終無法衝出這小小的軟紅幛。

淡雲心中大急，一聲嬌叱道：「你到底是甚麼東西變的，吐出

個字號來，本姑奶奶好收拾你。」

妖人猙笑道：「妳要問你家祖師爺麼？告訴你也無妨，免得妳們死了做一雙糊塗鬼，你家祖師爺乃是『青磷會』右護法『馬臉眞人』郭長青便是，知道老夫厲害的，乖乖交出仙劍，隨你祖師爺回山，少不得有你們的好處，否則就很難說了。」

余幻珠道：「想不到此人果然是『青磷會』的。」

淡雲道：「所謂楓林鎮的劫難，必與此人有關，只是我們功力不足，不獨無法除妖，連本身也無法逃出，爲之奈何？」

余幻珠道：「小妹下山行道之時，恩師曾給我錦囊一道，囑我急難之時拆開，現在我們不妨打開來看看。」

意念才動，那道錦囊已自動飛出，上面佈了字跡，隱泛金光，兩人看去是：妳們二人前生原是姊妹，因緣未了，今生更能相遇，楓林鎮的一段功果，也合成於妳們二人之手，尚希好自爲之，目下所遇之軟紅幛，乃魔教中有名的「桃花媚仙幛」，此幛與削骨消魂網，並稱魔二寶，這也是妳二人應遇的一段劫難，可速運用本門心法，守定元珠，運功入定，劫難滿時，自有人前來解救，速速勿誤。

余幻珠與淡雲二人剛剛看完那錦囊，已破空飛去，忙盤膝打坐，並將劍光收回，結成一團紅藍光華，護住身體。

「馬臉眞人」郭長青又是一聲冷笑道：「你祖師爺這『桃花媚仙幛』，變化無窮，妙用莫測，妳光想以定力抵抗，那眞是痴人說夢了。」

他這話倒沒有誇大，這「桃花媚仙幛」是採天地間至淫至穢的動物，趁兩性行淫之時，取下精子，再在打春的時候，設壇煉製七七四十九日，如果定力不夠，雖是大羅金仙，亦難逃此厄。

二女祇是閉目端坐，任他百般辱罵，不敢稍動心性。

余幻珠初入定時，尚覺心性一片泰然，不久之後，突有股春陽之氣，從十萬八千毛竅慢慢侵入，漸漸丹田發暖，胸部也有微熱的感覺，初時尚不覺得怎樣，時間一久，頓覺春心蕩漾，有些把持不住。

余幻珠心下大驚，忙鎖心猿、拴意馬，耐心苦守，全身好像有數萬隻螞蟻，在到處亂竄，不由櫻桃微破，噓氣如蘭，突然眼前景色倏現。

她已置身於一片桃林之中，這桃林也不知有多大，但見漫山遍野的桃花，在洋溢春情。

余幻珠明知道是幻境，咬牙苦守，無奈那些桃花，好像活的一樣，朶朶舞春風，朶朶含笑容，一瞬間那桃林不見了，無數的桃花，突然化作無數個青年男女，男的皆是玉樹臨風，女的皆是艷光煥發，互相捉對兒漫然起舞。姿勢之美妙，如雲若霧，從雲霧中又現出些彩色的情調。

這當然是多彩多姿，使人的思想趨向於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永遠的……永遠的……陷下去。

余幻珠盡力守定元珠，雖然心旌搖搖，仍勉强的可以把持得住。

但一瞬間，眼前的景色又變，那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倏然齊向當中一點集中，化千萬個男的，拼成一個男的，化千萬個女的，拼成了一個女的，而這一對男女，身上寸絲未掛，互相摟抱在一起，做出各種奇妙的動作。

余幻珠本來尚可以守定元珠，但經這一來，突覺心頭狂震，週身發熱，小腹下那一股暖氣，往返動蕩不定，意念中升起一個奇妙的感覺，酥軟軟的，癢痲痲的，瞬息之間，感到自己一身衣衫已經蟬脫，正待翩然而起，忽聽耳旁有人喝道：「萬象本空，一切皆幻，再不守定元珠，那眞是不堪設想了！」

這一聲猶如黑夜警鐘，雨夜雷鳴，當頭棒喝。

余幻珠一驚而覺，一覺而醒，再看自己，一身衣衫仍然穿得好好的，外面更沒有甚麼青年男女，祇是仍在妖人的「桃花媚仙幛」籠罩之下，再看看淡雲，此際也是香汗淫淫，顯然也跟她差不多。

原來淡雲初入定時，尚覺泰然，慢慢的突覺身形逐漸上升，置身於一片彩色的煙雲之中，那片煙雲中，轉眼又變成了一片綺麗的仙境，高聳的樓台，秀艷的花木，再加上彩色繽紛的雲霞，在雲霞之中，隱傳着令人廻腸蕩氣的樂聲。

淡雲心神恍惚，已不知還陷身在「桃花媚仙幛」，以爲自己身入仙境，不覺信步走去。

但見小橋流水，花木扶疏，走未多遠，來到一座樓台之前，那樓台分作三層，採八角形的建築，又像一座矮矮的寶塔。門前有一對白玉石獅，通明透澈，看來極之玲瓏可愛，再看塔門是用紅木製成，油漆更是光鑑照人。塔門頂上有一塊橫匾，上寫「禪光塔」三個大字。

淡雲驀然一驚，猶於這三個大字，却勾起了她一段回憶，她已記不清楚是甚麼時候，常常到這禪光塔上來玩，而且與她同玩的，尚有一個小男孩，大約十四五歲，她還記得那男孩子的名字叫玉兒。人也生得玲瓏可愛，尤其是那一對眼睛，不但黑白分明，而且清光透澈，一張小嘴，更是討人喜歡。

她還記得這塔的頂層放的完全是佛典道藏，第二層住着個中年道士，那道士叫星陽，是一個很和藹的出家人。

她正想着，忽聽塔門「吱」地一聲開了，而且開門的人正是玉兒。如今已是十七八歲了，淡雲一陣驚喜說：「好久不見啦！玉兒你可好？」

那玉兒笑道：「妳不是淡雲姐姐麼，甚麼時候來的？」

淡雲道：「我是剛剛來，你一直沒有離開這裏麼？」

玉兒道：「可不是，妳已經很久沒有來了，我好想妳！」

淡雲臉色微微一紅，道：「我現在已出家當了道姑呀，玩的時間當然不會太多了。」

玉兒笑道：「姐姐妳騙我呢，妳既當了道姑，為甚麼還穿着普通人的衣服？」

淡雲向自己一看，果然一身衣服已經變了，那裏還有甚麼八卦道袍，祇是穿着一身粉紅色的衣裙，而且薄如蟬翼，不由臉上又是一紅，心想：我怎麼會穿上這身衣服。

玉兒又道：「那星陽道長已道成飛昇，現在我住在第二層塔上，妳上來坐吧！我們慢慢的談。」

淡雲隨他上到第二層塔，裏面佈置一切如舊，祇是牀上的衾褥却煥然一新。

淡雲笑道：「這地方我的確已經有很久沒有來過了，想不到星陽道長亦已功成飛昇，你既是住在此地，想亦是在修煉道家心法了。」

玉兒道：「我雖然入道，但所修與妳不同。」

淡雲道：「不知所修是那一門派心法？」

玉兒道：「我修的是雙修和合劍訣。」

淡雲微微一楞說：「和合劍訣必需男女同修，方克為功，你一個人如何修法？」

玉兒嘆了口氣道：「我這雙修和合劍訣，並非是由師傅傳授，而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得自於深山古洞之中，自得到此劍訣之後，我就常常想起妳，如果妳在此地該多好。」

淡雲臉色又是一紅道：「彼此修法不同，就是我在此地，對你也沒有多大幫助。」

玉兒柔聲道：「姐姐，我們兩人一直相處得很好，如果眞能男女合修，未來的仙山生活，神仙眷侶，這是多麼美的事，我想妳不會不願意的。」

淡雲心中一動說：「你把那本劍訣拿來我看看。」

玉兒眞的從書案上取下一本絹冊，送到淡雲手中，淡雲打開來一看，臉色更紅了，原來這哪裏是甚麼雙修劍訣，畫的完全是一幅幅春宮圖，圖中男女精光赤着身子，擺出各式各樣的姿勢，維妙維肖。

玉兒突然此時握着她的手道：「姐姐，我想妳想瘋了！」

淡雲嬌羞低頭，旋又向他飛了個媚眼，忽然感覺到兩人身上的衣服已經蟬脫，一絲春情，由小腹向上蕩漾。

玉兒一笑道：「春宵苦短，我們休息吧！今後這禪光塔的無盡旖旎風光，全屬我們兩個人的了。」

淡雲正欲上榻，忽聽耳際有人喝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不動被雲蔽，再不懸崖勒馬，那就後悔莫及了！」

淡雲驀然一驚，再睜眼看時，那有甚麼玉兒及禪光塔，自己仍被妖人困在「桃花媚仙幛」中，忙又再次閉目凝神，只是心靈經過一陣劇烈的奔馳，人已疲累不堪。

余幻珠突叫道：「姐姐！」

淡雲睜開眼睛說：「甚麼事？」

余幻珠道：「這『桃花媚仙幛』變化莫測，妙在能隨各人心思，而分別現出妙相，甚至更能引發每人心底所蘊藏的潛意識，以幻引幻，光憑你我的定力，恐怕難以尅制。」

淡雲道：「以妳之見呢？」

余幻珠道：「我們與其坐以待斃，何不鋌而走險，各施隨身劍寶，設法衝了出去。」

淡雲道：「愚姊恐一擊不成，反而更加痲煩！」

余幻珠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雖然冒險一點，總比坐以受困的好。」

淡雲道：「這『桃花媚仙幛』雖然極盡變化之奇妙，但總是至陰之氣的聚集，若有純陽之寶，或可破此毒幛。」

余幻珠道：「若論純陽至寶，小妹身上現有一二件，說不得祇好勉力一試了。」

她一面運足心力，將劍光加強，以便護住身體，一面從懷中掏出一物，却是個小小的紅色珠子，邊又一笑道：「此珠乃是赤城山莊故物，被小妹無意間得自一名左道之手，此珠名曰『乾天烈火混元神珠』，是採太陽之精凝而成，專破一切陰氣。」

講完脫手打出，那珠子的面積雖小，但出手之後，竟然其大如斗，夾着萬道金紅色的霞光，向「桃花媚仙幛」打去，滿以為這一下必可將妖幛攻破，那知「乾天烈火混元神珠」就在接近妖幛尚有丈餘左右，竟然停止不前，好像遇到一種無比的大力所阻。

余幻珠微微一楞，旋又從懷中掏出一物，形如小鐘，又脫手打去。

這柄鐘叫「太陽神鐘」，也是余幻珠得於南極的一處火山之下，出手之時，但見一溜火光，向妖幛上燒去，但效果與「乾天烈火混元神珠」一樣，離妖幛丈餘左右，便無法前進。

淡雲嘆道：「也許是姐姐估計錯誤，這『桃花媚仙幛』不但是至陰之氣所凝聚，更含蓄着至淫至穢之氣，純陽之寶，很難接近，妹妹可將二寶收回護住身體，我們再另想別法。」

余幻珠如言將二種寶光集成一團，護住全身。

此際他們兩人身側，已有數種寶光，第一層是淡雲放出的寒碧劍，散發着藍碧色光華。第二層是余幻珠的驚虹劍所發出的紅色光芒。第三層是「乾天烈火混元神珠」所發出的金紅色光芒，第四層便是「太陽神鐘」所發的黃色光華，黃色光華之外，便是妖人的「桃花媚仙幛」，遠遠看去，好像一團七彩大光球，閃爍在黑石峯下，美麗之極。

余幻珠等現有四重寶光護身，好像心性已安定了許多，不由道：「姐姐，如今若不早為之計，再等妖幛發出另一種變化，那就更難應付了。」

淡雲道：「目下我們雖然衝不出這『桃花媚仙幛』，但暗中已有高人在一旁護持，想無大礙，不瞞妹妹說，姐姐適才在定中若非有人當頭棒喝，早已不堪設想了。」

余幻珠道：「不錯，說起來小妹也得感謝那位高人，只是恩師的簡帖上說，到時既有人前來解救，難道就是那一位高人？」

淡雲道：「如果眞是那位高人，我們應該早已出困了，我想恐另有其人，只是我們劫數未滿，因此那人尚未來到。」

此際忽聽得妖人「馬臉眞人」郭長青一聲陰笑道：「無知小鬼，妳們光想以幾件法寶，就與本祖師爺的『桃花媚仙幛』相抗，那是痴人說夢，識相的趕快收起劍寶，歸順祖師爺，魔山歲月，少不得也有你們一番享樂，否則就後悔莫及了！」

余幻珠冷笑道：「無知妖魅，目下由你猖獗，等一下就有你好看的了！」

妖人又是一聲陰笑，道：「妳們如果想等外援來救，那已是辦不到了，老實說，本祖師爺祇要將這『桃花媚仙幛』立時發動，必叫妳精枯魂散，魄盡神消，我之所以未盡全力發動，是想讓你們有一個考慮的機會，不要不識好歹。」

淡雲冷笑道：「你有甚麼方法，可盡量施展出來，難道本姑奶奶怕你不成？」

郭長青冷哼道：「看來妳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既如此說，本祖師爺且讓你們嘗個厲害。」

雙臂交互做了個身印，那「桃花媚仙幛」中突然泛起了一片血色光霧，夾着一股腥穢之氣，二女忽覺眼前的景色倏變，已置身於一片無邊無涯的血海之中。而這血海之中，却有許多少年男女，相互嬉戲，甚至已有三四少年男子，已赤着身體向她們撲來。

兩人大吃一驚，返身便退，那知身後此時也有兩個男子撲來，那種褻瀆的姿勢，簡直不堪入目。

余幻珠與淡雲二人見已無處可逃，奮力打出兩掌，她們幼時皆曾習過武功，一掌打出，竟也是掌風虎虎，威勢驚人，那知她們掌方出擊，已被對方反手扣住，旋即擁入懷內，二人的衣服已不知甚麼時候脫去了，精赤着身子，被對方抱得緊緊，下體相接，突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忽地海也沒有了，人也沒有了，甚至連「桃花媚仙幛」也不見了，兩人已回到原來住的龍鼻洞中，有一個中年道姑，向着她們微笑。

余幻珠道：「姐姐，難道我們尚在幻境之中麼？」

淡雲道：「我也不知道啊，剛才那樣緊急的場面，怎地會一下子轉到這兒來呢？」

那中年道姑笑道：「妳們不但已不在幻境之中，同時也逃出了妖人的『桃花媚仙幛』之外。」

余幻珠道：「如此說來是前輩救了我們，那『桃花媚仙幛』也是前輩破的了？」

那道姑道：「是我救了妳們倒是不錯，但那『桃花媚仙幛』却沒有破。」

淡雲奇道：「那『桃花媚仙幛』既沒有破，前輩是如何救我們出來的？」

道姑道：「妳以為那『桃花媚仙幛』是那麼容易破的麼，我祇是用顚倒乾坤的手法將妳們救了出來，要破此幛，必需還要等一位道友。」她邊說邊從身上掏出幾樣物件，道：「這是妳們的劍寶，我已代為收回，現在物歸原主。」

兩人接過劍寶，余幻珠道：「想不到那妖人的『桃花媚仙幛』竟然會這樣厲害。」

道姑道：「此幛是採天地間至淫至穢的動物，趁兩性交接之時，取下殘精淫氣，再在窮陰絕毒的地方，設壇煉製七七四十九日，此物能引發人的心靈深處之潛意，以幻引幻，不用說你們劍術初成，就是功力較低的散仙人物，也抵受不住。」

余幻珠道：「難道這桃花媚仙幛就無物可破了麼？」

道姑道：「天下萬物，以性質而論，莫不分列於五行之中，而五行則有反覆生尅的原理，也就是說任何物件必有一生一尅之理存在，去其生，行其尅，則此物必滅。」

淡雲道：「不錯，但要尅制桃花媚仙幛，不知要用甚麼法寶？」

道姑道：「據貧道所知，當今的散仙羣中，能夠尅制桃花媚仙幛，祇有兩種寶物。」

余幻珠道：「不知前輩所云是那兩種寶物？」

道姑道：「一是東海蓬萊島妙玄眞人的烏鷄劍，此劍是烏鷄之血煉成，專破邪穢之物，一是南極仙源通明散人的黑狗刀，是用黑狗血煉成，但煉此種寶物，必需殘殺生靈，上干天忌，因此他們兩位爲煉此寶，皆曾歷了一劫。」

她講完之後又笑道：「妳們兩人的來意，我已盡知，所謂楓林鎭的劫難，也應在那『馬臉眞人』郭長青的身上。」

余幻珠道：「尚未請敎前輩法號？」

道姑道：「貧道法號朗月，久居北極，這次承令師相邀，來此了却一段善緣。」

余幻珠驚喜的道：「原來前輩就是朗月師太，晚輩曾聽家師提及，只恨無緣，今日得見仙顏，眞晚輩之幸了。」

淡雲也忙過來拜見。

朗月師太道：「關於楓林鎭的這段因果，想來妳們還不知道吧？」

余幻珠道：「正想向前輩請敎。」

朗月師太道：「這大羅山燕子峯下，有一處秘密的洞府，據云乃是古仙東方朔潛修之所，道成之後，曾留下一部經典，數件法物，以贈有緣，只是他在道成飛昇之前，曾在洞府四週下了幾重禁制，以防妖邪搶劫，那知這件事却被青燐會知道，更用晶球照影之法，查出古洞的所在。」

余幻珠道：「這件事與楓林鎭的百姓又有甚麼關係呢？」

朗月師太道：「人世間的事情，都是互相牽連，青燐會知道那東方朔下的幾重禁制，都非常厲害，如用尋常妖法，絕難破除，如果禁制不能破除，當然也無法得到那洞中經典與法寶，因此他才想了個法子，準備用五百名生魂，煉成一種法物，以破除東方朔所下的禁制。」

淡雲道：「所以他們就將目標放在楓林鎭這個地方？」

朗月師太道：「不錯，因爲楓林鎭緊貼大羅山，土生土長，水土之氣，與本地相合，一旦使用起來，也比較方便得多，所以他們才選中了這鎭上的人，準備用楓林鎭的人生魂，去煉製他們準備攻破東方朔所下禁制的法物。」

余幻珠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個樣子的，可是他們在收聚生魂之前，必先設壇，而設壇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必需在地底蘊藏火穴的地方，築起七尺高壇，每日子午二時祭壇，祭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才能開始收集生魂。」

淡雲道：「照目前情形看來，妖人的法壇尚未開始建築，可能還要有一段時間。」

朗月師太道：「他們在築壇之前，必需找到一對童男童女，在太歲當日時埋入法壇之下，然後才能開始祭壇，以後這一對童男女，便爲五百生魂之領首人物，全附在一面小小的旗幟之上，這個旗幟他們定個名字叫招攝魔幡，不獨可以招攝一切劍寶法物，更可以招攝人之生魂。」

余幻珠道：「如此說來我們必須在妖人建壇之前，便加以阻止，否則不是又要多犧牲一對童男女的生命。」

朗月師太道：「話是不錯，在桃花媚仙幛無法破除之前，我們尚無能力阻止，因此必待那東海蓬萊島妙玄眞人，及南極仙源的通明散人，此兩人來了一個，我們就可動手了。」

淡雲道：「不知他們可曾知道此事？」

朗月師太道：「貧道適才已用心印，並得兩人允許，祛魔即所以衞道，他們不會不來的。」

正說間，忽聽洞口有人罵道：「兩個無知小鬼，竟然敢逃出你祖師爺的桃花媚仙幛，還不出來領死嗎？」

朗月師太悄聲道：「這妖人除去那桃花媚仙幛而外，就是那柄七煞喪門劍比較厲害，但那七煞喪門劍尚有法可制，這桃花媚仙幛却不是我們目下能制得了的，因此眼前尚以不見面爲佳。」

淡雲道：「這種妖人毫無理由可講，却是我們不想見面，他也會硬闖進來的。」

朗月師太道：「無妨，適才我們進來之時，這洞口已給貧道用佛門至寶，牟尼神泥所封閉，這牟尼神泥中含正反五行生尅的作用，他絕無法攻打進來。」

此際聽得「馬臉眞人」郭長青又喝道：「兩個無知小鬼，妳們自以爲躲在洞中不出來，本祖師爺就無法奈何了嗎，待本祖師爺親自入洞抓妳們出來。」

余幻珠及淡雲二人互看了一眼，朗月師太搖頭示意，不讓她們出聲，半晌之後，又聽得妖人嗚呀的一聲怪叫道：「妳們以爲在洞

口下了禁制，我就無法進去嗎，等一下且叫妳們看個厲害的。」

接着便聽得一陣轟轟之聲，不絕於耳。

朗月師太道：「那妖人正在以陰雷攻打神泥，他不知這神泥乃佛門至寶，含生生不息之機，有永續無窮的生命力，他絕無法攻破的。」

果然那陰雷響了一陣之後，一切歸於寂然，一會兒又聽那妖人罵道：「等一下讓本祖師爺捉到，有妳們倆個受的。」

余幻珠噗嗤一笑道：「那妖人在外面發窮狠呢。」

淡雲道：「左道旁門，大都如此，我們不理他也就是了。」

朗月師太道：「邪道人物大都皆不知天高地厚，不鬧到形神俱滅，他們絕不會就此罷手。」

淡雲道：「師太說得是。」

那妖人又叫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本祖師爺念妳們是初犯，如果自動出來報到，尚可從輕發落，否則一經被我捉住，必先採盡元精，然後再生啖心肝腦髓，再將受一甲子的煉魂之慘，那時就後悔不及了。」

余幻珠道：「這妖人口發狂言，不管他有沒有本領做到，只此心性，已經夠狠毒的了。」

朗月師太道：「左道妖邪，大都如此，所以古仙才有祛魔即所以衞道之語，要不誰又願意多造殺孽呢。」

淡雲道：「因此我對於這些左道妖邪，不遇上則已，一經遇上，絕不輕饒。」

朗月師太道：「話雖如此，但殺孽一起，冤冤相報，永無了期，因此行道之時，總得帶二分仁厚之心，能度化一惡魔，功德當然更大得多了。」

淡雲道：「師太說得是。」

正說間，外面又傳來一陣轟轟之聲，比前更烈，顯然那妖人又在用陰雷攻打神泥。

朗月師太道：「這妖人所煉的陰雷爲數不少，只是等他陰雷用完的時候，看看他還有甚麼技倆。」

余幻珠道：「難怪修道之士對這些魔道中人物，避之猶恐不及，似這等一經纏上，無盡無休，着實也夠煩人的。」

朗月師太道：「正邪之別，在表面上看起來，所作所爲，雖然大大相反，但以內在所言，無非是一念之間，不光是正邪之別，就是一切是非作爲，皆是從一念之中所創造出來的。」

淡雲道：「師太說得是，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無非是一念而已。」

朗月師太道：「念字的組合，是令心二字，命令你的心正則正，命令你的心邪則邪，一切作爲無非先令心而後產生事實，但在令心之前，必然先見形相，着於一切形相，意念隨生，故佛叫人不着相，這是徹底斷絕一切遊思雜念的方法。」

余幻珠嘆道：「古人說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又說讀書無他故，但求其放心而已。今聽師太寥寥數語，已使我了解這道之總根，並略知佛門大意，獲益匪淺。」

朗月師太道：「我看你們兩人骨格清奇，天資朗澈，祇要能下定決心，了却塵緣，天仙並非無望，希能好自爲之，否則雖身列散仙羅漢之流，總免不了生生死死，來來去去，却無法得到大解脫呢。」

淡雲道：「僅遵法諭。」

此時外面的陰雷之聲，已不如先前之猛烈，但仍是罵聲不絕，似心猶未甘。

朗月師太嘆道：「這種魔崽子一經纏上，不眠不休，若要叫這種人回頭是岸，那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余幻珠道：「俗語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此人正好是這種典型了。」

朗月師太一笑道：「由他在此地發狠，我們且到黑石峯下去看賊人的巢穴，了解一下敵情，免得將來動起手來，有縛手縛脚的感覺。」

淡雲道：「洞口已被師太神泥封閉，況有妖人在外，我們如何出去？」

朗月師太一笑道：「我們不必從洞口出去，仍由貧道用顚倒乾坤的手法，把妳們由地底移到那黑石峯下。」講完身形起立，在石室中倒踏八卦步，兩人頓感到眼前景色大變，已經到達黑石峯。

朗月師太道：「現在我們各駕劍光，繞峯一匝，先找找妖人的巢穴在甚麼地方。」拂塵一揮，已化作一道水晶色的長虹，繞峯腰飛去。

余幻珠與淡雲二人各駕劍光跟上，立時見到一藍一紅一白三道彩色長虹，繞峯旋轉，不久之後，這三道彩色長虹，同時落在峯北的一個洞口。

這洞口高約八尺，闊約一丈，向內看去，深不見底，祇隱約看到洞中有很多鐘乳倒垂，層層密佈，似分五色。

朗月師太嘆道：「這座山洞得五行眞氣之集聚，地脈滙流，風水大佳，如能在此洞中修煉，必可事半功倍，假如眞的被妖人佔據，那倒眞是可惜了。」

淡雲道：「此洞是否就是妖人巢穴，尚在兩可，我們何不進去一

探究竟。」

朗月師太道：「洞中是否已有人居於此中，是正是邪，尚不得而知，因此我們進洞之時，必需將劍光隱去，以免發生意外。」

三人隱去劍光，暗中飛行，因那洞頂鐘乳太多，不敢太速，祇是聯在一起，慢慢向內滑進。

原來這洞很深，從洞口到洞底長約數十丈，中途廻旋曲折，有寬有狹，寬處約二丈左右，狹處祇有五六尺，洞頂倒垂的鐘乳，也每隔二三尺寬必有一枝，或黃或藍，或紅或白，也有通體墨黑的，最長的竟由洞頂垂到洞底，最短的也垂到整個洞的高度三分之一的地方，只是洞中光線不足，看起來僅是模糊的感覺。

從洞口下去二十丈以後，洞腔甬道突然寬了起來，而且地勢也由下向上斜行，到了洞底竟是個廣寬約數十丈的石室，左首有個蓄水池，泉水是從石縫中流出，右邊是個天然的石榻，廣闊約數丈，平滑如鏡，正中有三個石製的蒲團，並排放着，正中的較大，兩邊的較小，洞頂是一條寬尺餘的石隙，天光便從那隙中透入，雖然不太明亮，但對洞中事物，仍可看得清清楚楚。

淡雲道：「看情形這地方可能也是古仙潛修之所。」

余幻珠道：「不錯，想不到這黑石峯下，竟然有這樣一個好所在，眞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了。」

朗月師太道：「歷古以來，每一朝代皆有不少人入山潛修，只是這些人大都是默默無聞之士，因此在人世知道的就很少了。」

淡雲道：「當今之世，人慾橫流，財色迷心，對於道之一字，有幾個人能想到？又有幾個人能識得？」

余幻珠笑道：「爭名奪利，猶恐不及，他們那裏還有時間來問道。」

朗月師太道：「不錯，所謂人天之別，也就在這裏分野了。」

正說間，忽嗅到一陣濃烈的檀香之氣，正中那三個石蒲團當中的一個，突然緩緩向上升起，下面現出個極大的洞穴。

淡雲與余幻珠大吃一驚，以爲有妖人偷襲，忙將劍寶拔出，護住身體。

朗月師太默運玄機，朗唸了一聲無量壽佛，道：「眞想不到此時此地，竟有神尼在坐關，現在正是她出關的時候，又恰巧我們三人在此，機緣巧合，說不得我們權充一時護法了。」

邊講間拂塵在石室四週虛劃了幾下，立時現出一片水晶色的銀光，空明透澈，再向洞穴中看去，有一團淡淡的金氣，逐漸上衝，瞬息之間，已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光幢，裏面裹着一個身着白色袈裟，法相莊嚴的女尼，合掌盤膝，端坐在紅色蓮台之上。

三人連忙下拜。

朗月師太道：「晚輩等不知神尼坐關在此，保護來遲，尚祈見諒。」

那女尼雙目微睜，透出兩道清澈的光華道：「一切因緣，皆由前定，三位道友可速請起，貧尼尚有話說。」

三人拜罷起身。

神尼又道：「此洞名九曲五行洞，乃是古眞人王貿成道之所，自王貿道成之後，貧尼於一甲子前，來此閉關，就便結一段小小的善緣，更算定六十年後，此洞必遭一次魔劫，更成就了三位一場功德。」

淡雲道：「目下妖人猖狂，邪法凶狠，猶其那桃花媚仙幛，更爲難制，還求前輩見示法號，更指示機宜，以救楓林劫苦，則功德無量。」

神尼道：「貧尼法名太一，自唐朝入道，廻輪旋轉，至今已十數甲子，終因塵緣未了，無法入大解脫之門，好在這次善緣結後，貧尼却可撒手西歸，妳且過來。」

淡雲走到太一神尼之前，又復拜了下去。

神尼以手摸頂道：「痴兒痴兒！妳雖歷劫數生，難道就眞的忘却本來面目了嗎？」

淡雲突然打了個冷戰，頓覺神志清澈，數世輪廻旋轉，彷彿如在目前，不由失聲痛哭起來。

原來淡雲與太一神尼原屬師徒，自唐貞觀入道，師徒二人潛隱白石鐘山莊修行，那時太一神尼尚未落髮，俗名棲霞，淡雲的俗名叫李悟君，不獨出脫得如出水芙蓉，而且傲骨天生，說得上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看世事如浮雲，視黃金如糞土，篤心修道，不想偶遭魔劫，在石鐘山下採藥之時，偶遇魔教中有名妖人「馬臉眞人」郭長青，欲以桃花媚仙幛，盜取她的元陰，然後再攝入洞中，採取作樂，不想李悟君秉性剛烈，又因在本莊附近採藥，除一劍隨身而外，更無法寶，因此自知無法逃脫妖人之手，趁妖人不備時，自行兵解轉劫，適此時她師父方棲霞有一件大事因緣待了，又無法分身，以至在輪廻中歷轉了數劫，直至第五世出生時，落於一個貧窮人家，不堪忍受人世間的疾苦，才毅然發心修道，心念方動，因緣已結，却遇到她今生師父妙華師太收歸門下，本來已昧失前因，如今經神尼撫頂之後，靈智立復，回思數生所歷，恍

在目前，不覺失聲痛哭。

神尼嘆道：「蘭因絮果，各有前定，了却因果，跳出輪廻，方能得到大智慧，大解脫。妳已歷劫數生，孽業已消百分之八十，今後祇要多積善功，天仙並非無望，怎地又如此痴頑起來。」

淡雲道：「目下妖幛難破，還請恩師指示機宜。」

太一神尼笑道：「善哉！善哉！妳如今前生法力已復，原來屬於自己的劍寶，尚封閉在石鐘山華陽洞中，不會取來運用嗎？」

淡雲被一語提醒，連忙伏地叩謝。

神尼慧目一掃，旋又道：「千年輪廻旋轉，終於得到了大解，目下便要撒手西歸，各位道友珍重。」

講完梵音大起，檀香濃烈，那一團金色光幢，竟然緩緩向上升起。

三人伏地再拜，眼看那金色光幢，透入洞頂，瞬息不見。

余幻珠正自不解，淡雲已將神尼的一段因果，說了出來。

朗月師太笑道：「恭喜道友前生法力已復，貧道適才默運玄機，知道友前生的劍寶之中，有一件寶物，可破妖人的桃花媚仙幛，這一來又省得一番手脚了。」

余幻珠奇道：「姐姐前生既有寶物可破桃花媚仙幛，爲甚麼還敵不過那妖人，要兵解轉劫。」

淡雲道：「那時我困在本山採藥，不虞意外，故除帶了隨身法劍而外，寶物一件未帶，才致遭此毒手，但這也是劫數使然，無可奈何，現在我必需立時返回石鐘山一趟，將劍寶取來，以便運用，在我未回之前，妹妹需多加小心。」

正說間，忽見洞外灰白色光華一閃。

朗月師太道：「那妖人亦已回洞，眼前尚以不碰面爲佳，仍由貧道用顚倒乾坤的手法，回到龍鼻洞去。」語聲才了，人已轉移，在石地上倒踏了八個方位，三人已回到洞中。

淡雲不再停留，告別二人，駕起一道藍碧色光華，衝空而去。

朗月師太嘆道：「她前生毀在『馬臉眞人』郭長青手中，而這次郭長青也將毀在她的手中，這因果循環，果眞是絲毫不差呢。」

余幻珠道：「世法平等，無非在因果輪廻之中，誰又能脫得了這個巢臼。」

朗月師太道：「叛脫不了這個巢臼，當然也無法得到大解脫，大智慧，轉大法輪，這正是我們每一個修道人的目標呢。」

余幻珠嘆道：「所謂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轉命就是這種道理了。」

正說間，忽聽洞口隱有人說話的聲音，其中一人可能就是那「馬臉眞人」郭長青，另一人聲音蒼老，聽不出是誰，必然也是魔道中的人物。

郭長青道：「這洞口不知被兩個小鬼用甚麼東西封住，我連發了數十粒陰雷，始終攻打不破。」

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那兩個小鬼是不是都生得很美？」

郭長青道：「那還用說嗎，那兩個小鬼不但生得很美，而且極有夙根，如能用爲鼎器，那是更好不過了。」

蒼老的聲音道：「我們先小人後君子，此洞由我們兩人合力攻打，如能打開，那兩個丫頭我們各得其一，老夫正感到魔山寂寞，如能將她們心靈制住，今後還不是乖乖的聽我之命嗎？」

郭長青笑道：「你也別想得太如意了，據我所知，這洞口並非易破，事情成功與否，尚在兩可之間呢。」

蒼老的聲音道：「那也不見得，我就不相信這一層小小的泥沙，就攻打不破，且教你看看老夫的手段。」

邊講間從懷中掏出一支小小的鐵鏟，長二寸，右手一揚，已向洞口打去，這鐵鏟雖小，但出手之後，却有一丈餘長，一下插在神泥之上，四週繞着一片黑黑的煙霧，頓見鏟頭揮動，那層泥沙向外飛散，瞬息之間，已挖下去數尺之深，不由大笑道：「你現在看到了吧，老夫這太陰滅絕神鏟，是採取萬丈冰山之下的千年寒鐵，經太陰眞火煉製而成，不用說這小小的一堆泥沙，就是峯嶺層巒，一時三刻也可將它削爲平地。」

洞中余幻珠一驚道：「如果那封洞神泥，眞的被妖人挖開，可眞不好對付呢？」

朗月師太一笑道：「你放心，我那封洞神泥，有生生不息之機，他挖出多少，裏面就會長了多少，佛門至寶豈是他們的邪兵凶器所能當得的。」

半晌之後，果聽得郭長青陰笑道：「我說的如何？你雖然費了吃奶的力氣，挖出不少泥沙，但封洞的泥沙仍是那麼多，這又有何用處？」

蒼老的聲音嘆道：「老夫眞想不到這一堆小小的泥沙，竟然也含有生生不息之機，不過老夫還不死心，我得再試試看。」

接着又從懷中掏出一物，却是一個小小的車子，有兩個圓圓的小輪，每個輪樑的頂端，皆有一柄小小的挖刀，他將小車放出——立時鑽入泥沙之中，但見雙輪轉動，泥

沙隨着數十柄小刀，向外飛散，旋又笑道：「這輛土神車，可以鑽山攻石，而且快速無比，不等他相生，老夫亦已將土挖盡了。」

郭長青道：「神泥乃佛門至寶，你雖然挖得快，但它也生得快，恐怕還是不成。」

那人怒道：「老夫偏不信邪，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洞中的朗月師太突然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他。」

余幻珠道：「誰？」

朗月師太道：「此人乃是北極窮荒之地的冰山叢中修煉而成的魔道人物，叫玄陰叟，前生與貧道有殺身之恨，想不到居然會自動送上門來，這眞所謂因果廻旋了。」

余幻珠道：「原來前輩的前生，也是喪於魔道之手，這魔中人也未免太猖狂了。」

朗月師太道：「魔道中人予取予求，他們的功夫，皆是得之採補劫奪諸術，如果不找正道中人的麻煩，他們的功夫又從何產生。」

余幻珠道：「看來這些魔崽子越發容他不得了。」

朗月師太嘆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這陰陽反覆，正邪之事，發本各據其運而生，回環運轉，永無了期，如無法入大解脫之門，終在輪廻中打轉，就是已經成功而未能達到究竟的仙佛，也是一樣。」

余幻珠嘆道：「入大解脫之門，談何容易，就以剛才西歸的太一神尼來說吧，不也歷經千餘年的劫苦，才能撒手西歸嗎？」

他們邊談間，已聽到洞外的玄陰叟發出一陣怒罵之聲，顯然他用挖土神車，也無法攻破神泥，因此才急得大叫。

「馬臉眞人」郭長青道：「要想攻破此洞，必先制住那神泥的生生不息之機，使它有尅無生，方能攻破。」

玄陰叟道：「如何才能制住他的生生不息之機呢？」

郭長青道：「生土者乃南方離火，尅土者乃東方震木，汰其生，行其尅，或可見效，不知道友有制火之寶物沒有？」

玄陰叟道：「若論制火之物，老夫倒有一件，叫寒魄冰幃，完全是凝聚冰寒之氣，再將之煉得聚散由心，大小隨意，然後裝入一個白玉葫蘆之中，便可隨心所欲，老夫爲了煉此寶物，曾花了一甲子苦功，現在不妨一試。」

講完果從懷中掏出一個白玉葫蘆，口中唸唸有詞，果見有一道冰魄寒光，冲天而起，開始時祇有手指粗細，一經臨空，立時化爲一片寒氣，將插雲峯整個罩住。

接着寒氣逐漸凝縮，現出一層淡淡的光霧，冷氣凜人；再半晌之後，祇見天空形雲浮動，竟然下起雪來。

剛開始的時候，那雪還稀稀小小的，最後竟然有茶杯口大小的雪片，很濃密的落下，把一座插雲峯，在片刻之中，已變成了銀白色。

「馬臉眞人」郭長青笑道：「現在不過是初秋才至，竟然會下起這樣大的雪花來，道友這寒魄冰幃，的確可以扭轉乾坤時序，奪造化之機了。」

玄陰叟得意狂笑道：「這不過是剛開始而已，等一下還有好看的。」

講完口中又默唸神咒，那雪花漸落漸凝，不到一個時辰，那片深可五尺的雪花，已結成一片寒冰，光明透澈，將整個的一座插雲峯，已變成一座冰峯，天空中冷風凜凜，透骨生寒，「馬臉眞人」郭長青已經有些忍受不住，急用一團青燐陰火護住身體，方覺好了一些，旋又笑道：「這北方坎位的癸水之精，已經凝結全峯，火已無從發生，火既不能生，土已絕了後援，道兄再設法用震方甲木尅土，或可有濟。」

玄陰叟道：「老夫必待這寒魄冰幃的威力發揮至極，然後再思克制之法，方可一舉得手。」

「馬臉眞人」郭長青道：「目下我已經受不了啦，難道寒魄冰幃的威力還未完全發出麼？」

玄陰叟道：「還早得很呢，似目下的情形來看，這威力至多才發揮到百分之六十，你等一下再看。」

漸漸氣候愈來愈冷，冰也愈結愈堅，寒氣猶如千萬枝的銳箭，在向每一個毛竅中鑽入。

郭長青試吐了一口液，出口之後，不獨在半空中結了冰，而且也掉在地面打得粉碎。

玄陰叟道：「現在威力已到百分之八十了，等一下老夫便開始攻打神泥。」

這兩個妖人雖粗知五行生尅，但却不懂宇宙間生化之元機，概宇宙間陰陽二氣，永遠維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中，歷夏不多，經冬不滅。當夏天熱氣上犯，寒氣則潛於地下，冬天寒氣上犯，熱氣則潛入地下，這是陰陽二氣旋轉之原理，如今雖當初秋，暖陽之氣大半仍浮在地面，如今經他陰寒之氣一逼，暖氣皆潛入地下，反化爲火，而更能生土，因此郭長青感到奇寒無比，不能忍受，而洞中的朗月師太與余幻珠二人，却感到其暖猶若春夏。

玄陰叟將寒魄冰幃的威力發揮到極點，立時又放出太陰滅絕神鏟，鑽入神泥之中，極力揮轉，那泥沙雖然被鏟得很快，但生起來更快，整整一刻工夫，那神泥不獨未見減少，反而更加多了起來。

「馬臉眞人」郭長青道：「奇怪！據理說土無火而不能生化，如今火既已被你寒魄冰幃尅制，土應不能生化才對，何以反而會生起來更快呢？」

玄陰叟道：「你對這五行生尅的學問，懂得多少？」

郭長青道：「五行生尅原理，極其簡單，如果老夫連這一點都不懂，還能稱爲『馬臉眞人』麼？」

玄陰叟道：「你既懂得五行生尅，爲甚麼這一招却沒有絲毫效果？」

郭長青道：「這……這……我就不知道了。」

此際忽見上空一道藍色光華一閃，一個女子已從空而降，一聲冷笑道：「本仙姑在千里之外，已用寶鏡幻影之法，得知你們在此地所作所爲，你以爲你那寒魄冰幃就能夠制火嗎？老實說，這地面上的暖氣被你寒幃一迫，反而轉入地下，更能生土，你們連這點道理都不懂，眞是妄爲修道之士了。只是時下剛入秋令，萬物尚未歸土，如今給你冰雪一封，無故凍傷了不少生靈，這個孽你們也造得大了！」

原來來人正是往石鐘山取寶的淡雲，石鐘山雖然路途遙遠，但她以劍光往返，並不需多久。

「馬臉眞人」郭長青一見是淡雲出現，不由一聲冷哼道：「祖師爺以爲妳尚在洞中，平白害得祖師爺費了不少陰雷，如今妳自動送上門來，還算妳聰明，還不跟祖師爺回去嗎？」

淡雲冷笑道：「我把你這驢不像驢，馬不像馬的東西，憑你也配叫我跟你回去，今天我再次找你，原是要跟你了清一筆舊賬。」

郭長青冷笑道：「本祖師爺跟妳有何舊賬可了？」

淡雲道：「你還記得在十餘甲子之前，一個叫李悟君女散仙被你逼得兵解轉劫嗎？我就是那女散仙的後身。」

郭長青嘿嘿冷笑道：「敢情好，以前本祖師爺稍不小心，被妳將元靈遁走，想不到今生又遇上了，咱們眞是姻緣不淺啊！」

淡雲道：「因是你自己結，果也要你自己了，今天絕不讓你逃出手去。」

語聲剛了，出手便是一點銀光一閃，向妖人打去。

郭長青冷笑道：「螢火之光竟敢與皓月爭輝，本祖師爺今天若不能將妳帶回魔山，就不算是『馬臉眞人』了。」一伸手便向那銀光抓去。

那知那點銀光乃是淡雲前生所煉的三陽神雷，就在他剛剛碰到之時，「彭」地一聲爆了開來，灑出一天血雨，郭長青的一條右臂，整個被炸爲飛灰。

郭長青一聲慘叫，左手一揮，又重新放出了桃花媚仙幃，一片桃紅色的光網，漫天遍野的蓋了下來。

淡雲冷笑道：「我以爲你有甚麼了不起的東西，左右不過是些下三濫的玩意兒，難道本仙姑還會怕麼？」右手一放，一點黑色丹丸已向幃上打去，出手甚小，一瞬間便化爲一天黑霧，那桃花媚仙幃一遇上黑霧，立時化爲烏有，原來這黑色丹丸，正是用烏鷄黑犬血煉製而成，專破邪穢之物，其威力猶勝於東海蓬萊島妙玄眞人的烏鷄劍及南極仙源通明散人的黑狗刀。

郭長青見桃花媚仙幃被破，而自己又身受重傷，不由大喝一聲，右肩一搖，飛起一道灰白色光華，向淡雲繞去。

淡雲冷笑道：「你這七煞喪門劍本仙姑早已領教過，還有甚麼零碎，何不一起放出來，否則我要還手了。」右手又是一揮，又飛出個極大光球，色呈朱紅，立時將郭長青連人帶劍裹入球中，同時球上起了一陣熱焰，焚燒起來。

「馬臉眞人」郭長青連連掙扎，只是此球名南極離火球，是採取離火之精與太陽光能煉成，專破陰邪之物，因此任郭長青如何掙扎，也無法衝出球外，他自知難以倖免，將牙齒一咬，氣納丹田，忽聽一聲爆炸，將肉身炸成八塊，他本意拚着捨掉肉身，將此球炸毀，然後遁出元神，那知肉身雖炸，那點元靈左衝右突，仍是衝不出球外，一團黑影，逐漸模糊、黯淡，終至形神俱滅。

淡雲一收南極離火球，霍然轉身冷笑道：「你這魔頭雖行邪道，但與本仙姑向無仇隙，如能就此悔改，本上天好生之德，尚可放你一條生路，否則就難說了。」

玄陰叟獰笑道：「老夫如果怕妳，早在妳收拾『馬臉眞人』的時候，便逃之夭夭了，我之所以不逃，實在是因爲妳生得太美，尋遍天下難得的好鼎器，我看妳不如歸順老夫，同歸魔山，活色生香，也有得妳享受的。」

淡雲正待動手，耳際一聲無量壽佛，那朗月師太與余幻珠已出了洞府，原來她們聽到淡雲的聲音，知已取寶歸來，才行法收了封洞神泥，一齊飛出。

朗月師太道：「道友且慢動手，這魔頭跟貧道尚有一段公案未了。」

淡雲退向一邊道：「前輩但請

出手便是。」

朗月師太向玄陰叟冷笑道：「老魔頭，你還記得五百年前在括蒼山麓採藥的紀小霞麼？」

玄陰叟冷笑道：「紀小霞傷在老夫的魔劍之下，元靈逃走，如今轉劫歸來，已成了朗月師太了。」

朗月師太道：「你能記得最好，當年由於你逼姦未遂，害得我又歷了一劫，這段公案，今日也該交代明白了。」

玄陰叟陰笑道：「妳如果不怕老夫的寒魄冰幛厲害，妳儘管出手便是。」

朗月師太道：「我如怕你寒魄冰幛厲害，也就不會再出來了。」說時拂塵一指，同時向南方吞了一口氣，向空中噴去，立時化作一團金黃色光霧，漸漸凝集，光芒四射，竟然是一輪旭日，高懸空際，週圍的寒氣，也經日光照耀之下完全消除，同時那原來凝集的一片寒冰，也漸漸溶化，滙成了一股股的急流，沿着山勢的凹處奔騰而下，聲勢浩浩，蔚爲奇觀。

旋又一笑道：「你這寒魄冰幛也不過如此，尚有甚麼法力，無妨盡力施展，否則我一經還手，也就沒有你的機會了。」

玄陰叟怒哼一聲，右手一揮，發出一道七彩光華，絲絲縷縷，向朗月師太打去，邊又陰笑道：「老夫這件寶物，名曰七情索，一經纏上，情慾頓生，當年老夫爲了煉製此索，曾花了半甲子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採取衆人頭上因各種情慾所發出的元氣，聚集在一起，並收攝了七個天地間至凶至惡、至淫至穢、至毒至辣、至暴至殘、至貪至樂的生魂主持，你如識相，往事不提，隨老夫回山，作一對魔山情侶，否則一纏住，便會七情現象，六慾攻心而死，那時可怨不得我呢。」

朗月師太冷哂道：「井蛙不知天大，蜉蝣不知歲長，憑你這微末之光，也敢上爭日月，豈非痴人說夢麼？」

旋從懷中掏出一個四方形的小盒，色澤紫紅，當盒蓋打開之時，那道七彩光華竟然絲絲縷縷，向盒中踴入，瞬之間，已被收得乾乾淨淨。

玄陰叟勃然大怒，又掏出一物，是一件黑色的絲網，向空中撒去，轉眼間已將朗月師太羅入網中，旋又一聲陰笑道：「此乃魔教中有名的削骨銷魂網，與桃花媚仙幛同列爲魔教二寶，妳既如此倔强，說不得也祇好請妳嘗嘗這魔網的滋味了。」

淡雲知道這削骨銷魂網與桃花媚仙幛同是厲害的邪寶，因此不等朗月師太動手，已自動放出了黑色丹丸，立時化爲一片濃煙，將魔網裹住，不到片刻工夫，那魔網已被化盡。

玄陰叟見這樣厲害邪寶，也竟被對方破去，不由大吃一驚，右肩一晃，放出一道紫色光華，向朗月師太衝去，朗月師太也放出一道白光敵住。

朗月師太的白光乃是當年寒鐵老人所鑄仙兵之一，名曰庚金劍，經她半甲子的磨煉，不但已能得心應手，而且功力頗深。

玄陰叟的那道紫色光華雖也是寒鐵老人所煉的紫電劍，但他不懂劍術，妄以魔法催動，因此力量大減，不到一個回合，已被庚金劍擊落地面，朗月師太行法收起，旋又一聲冷哼道：「憑你這不上枱盤的魔崽子，也不配用此劍，我且代爲收起，轉贈有緣。」

邊講間一催那道白色光華，當頭罩去。

玄陰叟自知力窮，今日場合，自無法倖免，忙用魔教中點血分形大法，將身形化着十數道赤色血影，向四下飛散。

朗月師太一聲大喝：「大膽妖人，還想逃走麼？」也從袋中掏出一件紅色光網，臨空撒去，一恍眼間，便將那妖人所化的十道赤色血影，全部罩住，同時那網上也發出熊熊烈火，燒得那十數道血影慢慢變成黑色小點，逐漸轉淡，也不過瞬間工夫，那妖人已形神俱滅。

朗月師太收起紅色光網，轉又嘆道：「妖由人興，如不是他當年一念之差，入了魔道。經這十數甲子的歷練，就是天仙無望，也可成爲散仙中一派宗祖，更何至於落得形神俱滅。」

余幻珠道：「學好容易學會難，爲人爲仙，其理同一，魔道中人因爲功夫得來容易，不肯刻苦自修，正如强盜小偷不肯努力賺錢的道理一樣，但偷得的錢財化得也快，盜得來的功夫，消得也快，如果讓這些魔道中人物，個個成了大羅金仙，那也就無天理可言了。」

淡雲道：「不錯，因此歷代祖師教人，不但本身要刻苦專修，不能有一絲毫的投機取巧，同時更要廣積外功，以消除生生世世循環遞轉的業力，然後方克有成。」

朗月師太道：「兩位道友說得是，現在此間魔劫已消，因緣已了，貧道得先走一步，他年有緣，行將再見了。」一道白光冲空而去。

余幻珠也道：「小妹行道江湖，已歷半甲子未歸，急欲歸山謁師，姐姐妳呢？」

淡雲道：「爲姐的也必須回山一趟，異日有暇，再圖相聚。」

立時冲起一紅一藍兩道光華，消失於緲緲的天際。（完）

鬼湖

湖海恩仇記／左慈‧文　可飛‧圖

移穴換位　轉敗爲勝

月色朦朧，山川大地景象祇能模糊的看個大概。

雙月湖附近一片寧靜，微風帶着花香掠過，湖水捲起層層的漣漪。

常樂仁拳師受命來此查探一件轟動武林的奇案。

最令他大怒者，就是身邊的這個大頭，他名義上是師父的記名弟子，其實祇是個傭僕，辦這樣大事，竟讓一個傭僕跟着，似乎是怕自己不行，派大頭陸允中來保護，這叫常樂仁怎受得了。

說起常樂仁的師父，南天大俠夏侯甫，以鐵拳金刀闖蕩江湖，享譽武林數十年。六年前金盆洗手，卜居襄陽附近，閉門授徒，不理江湖恩怨。

可是，最近鄉民盛傳雙月湖鬧鬼，許多武林人士也在探索中失踪，這才引起南天大俠夏侯甫的注意，於是派一徒一僕察看究竟。

兩人匍伏草叢中將近三個時辰，四隻眼睛注視湖面一瞬也不瞬，目光中飽孕戒備神色，手中緊握兵刃，似乎正等待甚麼甚强仇大敵。

嘡嘡嘡，五更敲响。

突然，有股冷風吹過，二人心內莫名其妙地升起了絲絲寒意，渾身毛髮直豎。

他們知道有古怪，猛吸口清氣，他倆將體內那驟興的味兒强壓下去，總算他倆平時修爲有素，內功根基深厚，很快就調理好了。

「吱！」的一聲淒厲叫聲劃破長空，自遠而近。

常樂仁急循聲望去，猛然間看清楚時，不由倒抽一口涼氣，雖然平素不信邪，但眼前所見，實在叫人難以解釋。

原來有個怪物，正站在雙月湖邊對岸，遠遠望去足有丈五餘高，隨風飄拂的白袍，朦朧月色下，怪物似乎是通體透明，無絲毫實質。

大好湖光山色，頓時染上了陰森鬼氣。

突然，那怪物緩緩往前移動，像朵白雲飄飄浮浮，已凌空停在湖水之上。

無論輕功怎麼好的人，祇能做到登萍渡水，凌虛蹈空，絕不能停留在半空之上。

那是說，如今所見怪物不是個人！

常樂仁再也忍不住，取出五枚飛鏢石，想給這個怪物一個厲害。

「師兄，再看看。」陸允中低聲

道。

常樂仁不由大怒，一個僕役叫他師兄也是丟人，竟然敢出手攔阻，他幾乎揮掌擊出，但想起師父，又强行將手收回去了。

這時怪物已越湖逸去，常樂仁悶哼了一聲，雙脚疾躍，肩頭微晃，平滑掠出，疾追撲下去。

南天大俠夏侯甫享譽武林數年實非僥致，常樂仁這一展開脚程，當眞疾如流星，江湖上後一輩的高手，能有這樣輕功的還不多見。

大頭陸允中臉有憂色，他知道勸說無用，祇好跟在他後面，而且不敢太靠近，因爲常樂仁知道一個僕役輕功也有這麼好，心內不知有多難過。

那怪物一發覺有人追趕，去勢更快，還好這是深夜，二人一掠飛馳而過，時時惹起犬吠聲，待得鄉人起身查看，他們早已踪跡不見了。

又跑了一陣，前面有片樹林當道攔住，怪物一頭竄了進去，常樂仁藝高人膽大，對於人鬼不知的怪物，不管甚麼逢林勿入的規矩，「颼」的一聲飄身上樹，展開百步趕蟬輕功，去勢更快。

陡然間，怪物停身不跑，常樂仁大喜，凌空躍起，運足十成功力，揮掌强擊，絲絲絲，勁力排空，激蕩衝激，滙成一股氣流，往怪物身上捲去。

「呼！」的一聲，那襲白色長袍吃不住勁，被吹得獵獵作响，似欲破體飛去。

常樂仁心內大喜，任你是三頭六臂怪物，給師門絕學震山掌擊中，別想再動了。

正在此時，那怪物下半身仍然是釘在原處，上半身陡地飛了起來，不僅如此，飄揚中的袖中竟有一絲陰風透出，直往常樂仁身上罩來。

「你……」名家子弟，見識自是超人一等，常樂仁見這陰風似是傳聞中的一門奇門掌法，不由大驚而退！以不可置信的語調驚問：「你是人？」

「嘿嘿嘿！」怪物冷笑聲中，趁勢追擊，掌勢飄拂詭異，隱隱有股陰森鬼氣。

常樂仁雙脚微蹬，又退後七尺，運神望去，這才看清楚，面前那是甚麼怪物，根本就是人，那下半身祇是兩桿竹竿，上面套有衣服，此人穿着白紗長袍，踏在竹竿上，行走起來，自然比常人快上數倍了。

這一看清楚眞相，常樂仁不由大喜，若是擒捉了此人回來，立刻就是名揚天下。師父一高興，說不定就將他不傳之絕學相授，學成之後，當可遂大丈夫平生之志也。

心內轉念，手下不再客氣，展開震山掌絕招「移山倒海」，「飛瀑流澗」、「松濤拍浪」，招勢有如長江大河，連綿不絕，源源攻出。

那人陰氣重重的掌勢立即被遏阻住，緩緩後退，似有懼意。

常樂仁得勢不饒人，催動勁力，一套震山掌行雲流水般使得暢快無比，驟然間已將掌中威力發揮到了極致，在功力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好小子，別迫人太甚呀！」那人怪叫連連，聲音尖銳，似是四川口音。

「你是甚麼東西，竟敢在雙月湖作怪，今日小爺要你知道厲害。」常樂仁愈戰愈勇，口中大罵，手下絲毫不慢。那人微一疏神，幾乎中掌。

「好呀！南天大俠夏侯甫竟敢與我作對，有他好受的了，老子去也！」那人呼的一聲撤腿就跑了。

「想走，沒有這麼容易！」常樂仁豈肯放鬆。

「砰！」一陣濃烟冒了起來，將森林籠罩住。

「好奸賊！」常樂仁又急又怒，忍不住的大罵，突然間，他腦內靈光閃處，一個空心觔斗翻出老遠，躍在樹上，四下打量，見那人已逃出十逾丈開外，當下也不理大頭陸允中那裡去了，於是，展開輕功，啣尾急追而去。

轉過山崗，那人「颼」一聲衝進座古廟中，藉微曦月光，看出此廟久沒有烟火，菩薩金漆剝落，牆垣殘缺，又在荒山野嶺之中，正是匪徒匿藏的好地方。

端詳了好半晌，常樂仁飛起一脚，將那扇門踢得飛了起來。「砰！」的一聲大响，塵土飛揚中，大踏步走進去。

裏邊那有半個人影。

「狗賊，任你跑到天涯海角，少爺也要把你找回來碎屍萬段。」回聲嗡嗡不絕，祇是常樂仁自己的聲音，那人一下子不知躲到何處，似乎在空氣中消失了。

雖在陰森古廟中，常樂仁毫無懼色，往後殿走進去，繼續搜索。

「伊呀！」後殿門突然大開：「呼！」的一聲，內邊火光四射，頓時大放光明。

「少爺難道怕你們，這等騙人的把戲！」常樂仁毫無懼色走進去。

「嗯！好膽色，祇是有點過份，太魯莽了。」

常樂仁不由大怒，見說話的人正是先頭那個扮鬼的人，此時大馬金刀坐在殿上，神態倨傲，和剛才逃命倉疑神色大異其趣，似乎已有所依恃，再不害怕。

如果是別個，可能會稍爲思索

其中原委，但常樂仁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怎麼會注意此點，一個箭步，猛地衝上前去，「直搗黃龍」往對方胸前華蓋穴打去，聲勢赫赫然，正是「震山掌」中最具威力的絕學。

「嘿嘿！」那人全然不懼，安然如故，口內發出嘿嘿冷笑，笑聲中含有輕蔑味道。

但是，常樂仁左掌去勢如電，見對方不避不讓，掌邊已沾着對方衣襟，內力一吐，非死必傷。

驟然間，常樂仁猛地頓住勢子，飄後七尺，銳利如刀的目光，望着對方黃蠟的臉色，厲聲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說是甚麼意思？」那人反問。

「爲甚麼不還手？」常樂仁大聲道。

「奇怪，你想殺死我，那我又何必要還手呢？」

「你……」常樂仁一下子無話可說了，指住對方鼻尖想罵又罵不出來。

說實在的，這位南天大俠的高徒，可說是鐵膽包天，不怕任何凶橫，如今人家不還手，他反倒無可奈何，僵在當地空自暴跳如雷。

突然，常樂仁心內一動，厲聲問道：「你是甚麼人？」

「一個可憐的人。」

「胡說，好端端的，有甚麼可憐？」

常樂仁怒道。

「我本來命苦，自幼父母被人所害，好不容易練成武功，正想報仇，誰知又碰到你這位南天大俠的高足，我這仇是無法報了，這還不可憐命苦麼？」

「你祇要說清楚，有理的話，我怎會干涉。」說到此處，常樂仁大聲道：「但是，你裝鬼作怪，愚弄鄉民，我師父雖不管江湖事，也不容許宵小之徒在此興風作浪。」

「好，請問少俠，我裝鬼又害過甚麼人？」

常樂仁一怔，暗道：「不錯，他除了裝鬼之外，並無任何傷害人畜之事！」突然又大聲問道：「你怎麼知道我的來歷姓名，如不說個清楚，多少也有你的好看的。」

「唉，我來此報仇，自然要查清楚當地有甚麼高手，閣下師父又名重武林，鐵掌金刀，縱橫宇內數十年，這等絕代奇人，他的高足自然也是了不得的高手，我能夠不查個明白清楚麼？」

人那有不喜歡好聽的話，更何況此人所說的，並未過份，所以常樂仁也有股欣喜之感，胸中怒火已消了八成，問道：「你叫甚麼名字，仇人是誰？可否說來聽聽？」

那人稍爲怔了一怔，立刻轉過身去。

常樂仁不知他要幹甚麼。睜眼盯住對方身形，怕他弄古怪耍花樣。

那人伸手在頭上一扯，一片烏雲般的秀髮散了開來，接着又將身上的長袍脫去，現出苗條身段，緩緩的轉過身來！

常樂仁一雙虎目圓睜，口張得大大的，失魂落魄的望着對方。

天下竟有這樣美的少女。

「常大哥，你怎麼啦！」聲音甜美，還帶着點撒嬌的意味。

「妳是個女的？」常樂仁喉中有點乾澀。

「小妹上官玉，因爲仇家太過厲害，而且精明無比，所以祇好化裝掩飾本來眞面目，爲了學漢子的聲音，就足足花了半年時間。」

「上官姑娘，妳……仇家是誰？」常樂仁自己更奇怪，今天聲音會如此柔和。

「藍面瘟神呂高陽。」上官玉咬牙切齒的說道。

「胡說！」這聲音突其如來，霹靂般直震得古廟四周灰砂如雨而下！

「甚麼人？」常樂仁、上官玉二人幾乎是同一時間，急往發聲暗角處撲去。

哪有半個人影，空蕩蕩的廟角，甚麼也未留下，二人互相對望了一眼，意思是說此人好高的輕功！

突然，上官玉花容慘變，厲聲道：「藍面瘟神呂高陽，有膽的站出來，別裝神弄鬼的駭人！」

「好！」

二人霍地一翻過身來，廟門口赫然站着個人，足足有七尺過外，臉上蒙着塊黑布，祇露出兩個洞，銳利的目光如刀，煞氣溢露，看來不懷好意！

「奸賊拿命來。」常樂仁怒叱一聲，身形平滑衝了前去，右掌疾劈，震天掌絕招「五鬼催命」，直印華蓋大穴。

「嘿嘿……」黑衣蒙面人冷哼一聲，不退不避，反而踏前一步，「呼！」的一聲大響，已迎了一掌！

蹬蹬蹬，常樂仁一連退了三步，脚步還未站穩，又向黑衣蒙面人衝了過去，絲毫未露怯意。

「好小子，你不要命了！」黑衣蒙面人似乎也駭驚了，他不是怕常樂仁甚麼的，祇是這種悍不怕死的天性，正是修練震山掌的好材料，再過幾年，功力加深，那還了得！

「要你的命！」常樂仁悍然無匹的衝了上去，鐵掌狂風驟雨般的擊下。

黑衣蒙面人被這種不要命的打法衝退了五步，心中不由大怒，暗道：「這小子再過幾年，那還得

了，如不趁早除去，後患就無窮了。」

「藍面瘟神呂高陽，你還是江湖成名人物，對付一個江湖後輩，還招架不了，還稱甚麼英雄，快些回去自己了斷吧！」上官玉站在一邊冷峻的道。

「嘿！」黑衣蒙面人，臉上煞氣暴射，雙拳虛握，斜斜向前推出。

「陰風掌！」上官玉急叫道。

常樂仁打得發了性，那管得了這許多，他勇猛直衝，想把對方打死才消心頭之氣，正在上官玉驚叫聲中，面前湧起了股極大的暗力，似乎像有座無形氣牆壓了過來，自己無論如何用力，也無法抵擋得住。

「奸賊！」上官玉怒叱一聲，撲上前去拚命，可是，黑衣蒙面人身旁五尺，似已佈下了座護身罡氣，自己無法衝了進去，更不用說傷敵！

「藍面瘟神呂高陽，這是你的獨門秘功——陰風掌。還有甚麼話說，當年我雙親正是被這種掌力所傷，你還賴得了麼？」上官玉叱道。

但是常樂仁見情況越來越危，那股無形壓力緊緊束住全身，壓力正在加强，再過片刻必會傷重致死！

上官玉空自叫嚷怒罵，黑衣蒙面人理也不理，全神催動掌力，想早點殺死常樂仁。

「嘿嘿，小子，你今天死在陰風掌下，這種滋味千載難逢，應當高興吧！」黑衣蒙面人冷冷的笑道。

「呂老賊。」上官玉叫道：「你膽小如鼠，是怕常少俠的震山掌練成後是你陰風掌的尅星，所以才下毒手，如果他師父南天大俠來了，你還有命麼？」

「好吧，讓我先結束這姓常的小子，再收拾妳這賤人，看看還有誰去報訊！」

黑衣蒙面人說時，凝聚勁力，眼看常樂仁就要喪身在陰風掌之下。

陡然間，林中人聲雄渾的暴喝聲：「看鏢！」兩道金光疾射而來，射穿這氣牆直往黑衣蒙面人身上打去。

「南天大俠，你老來了啦！」上官玉高興得大叫道。

原來這金鏢正是南天大俠夏侯甫的獨門暗器，除了他之外，誰有如此的功力，能破得了陰風掌，因此上官玉高興得大叫起來。

黑衣蒙面人大驚，叱道：「失陪了！」疾快縱起逃去，刹那間消失在山林中。

常樂仁「噗」地一聲跌坐在地上，一身骨頭似已鬆了一樣，祇有喘息的份兒。

上官玉惶急地趕前，問道：「常大哥，你可曾受傷？」

搖了搖頭，常樂仁眼珠亂轉，朝林外望去，上官玉一下子明白了過來，又暗自奇怪，南天大俠夏侯甫既然來了，怎不現身，轉念一想，即對常樂仁道：「常大哥，令師大概去追敵，我們不妨等等。」

常樂仁認爲有理，實在太疲倦，索性閉上眼睛休息。

足足過了一盞茶時分，仍不見南天大俠夏侯甫的影子，常樂仁也已恢復氣力，上官玉靠得那麼近，一股馥郁的幽香透進鼻端，令他有了種異樣的感覺。

「常大哥，好些麼？」上官玉的聲音輕柔如水，令得常樂仁像置身雲端飄飄然之感。

猛然間，常樂仁「颼」的一聲跳起來，師父莫非中了奸計，自己怎可以這般糊塗，躺在此處，快去看看，似乎不好意思和上官玉說話，朝黑衣蒙面人逃走方向追去。

「常大哥去找令師麼？以他老人家的功力，藍面瘟神呂高陽怎敢狡詐。」上官玉悠悠然的說道。

常樂仁一想有道理，自己師父的武功經驗，豈是普通江湖宵小可以陷害，眞是糊塗，但是，他救完他，怎不現身相見呢？

「師兄。」大頭陸允中跑了過來。

常樂仁一怔，睜眼道：「師父呢？」

「他老人家未來！」大頭陸允中恭敬的答道。

「混蛋，剛才金鏢退敵，你小子大概躲在洞裏，現在平安無事，才跑了出來，還要亂說，豈有此理。」常樂仁一見這笑口常開的師弟，就是一肚子的氣，馬上不問青紅皂白，立即數說他一番不是。

大頭陸允中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待師兄罵過了，才急急忙忙的道：「那兩隻金鏢是我打的。」

「甚麼話？」常樂仁及上官玉似乎給人抽了一鞭，猛地叫了起來。

「我見師兄危急，一時間無法解救，祇好冒師父的名，發鏢驚敵，請師兄原諒。」大頭陸允中畏懼的說道，不敢抬頭。

常樂仁一下子怔住了，他從來不願正眼去看望這個大頭一眼，甚至於時常心中難過，怎會有這樣沒出息的師弟，不僅極少看他練武，而且是不屑一看。

誰知他竟然練成一身絕技，解救自己危難，這怎令人相信呢？

「大師兄，我們回去吧，師父恐怕等急了，早些回去，免他老人家擔心！」陸允中試探地道。

「好，上官姑娘也跟我們去，由師父出面作主，藍面瘟神呂高陽

就難逃公道！」

上官玉柔順的點了點頭，跟常樂仁走，大頭陸允中遠遠的緊跟在後面！

這時，常樂仁仍然不相信，大頭陸允中有那樣深的功力，所以想快些回來問個明白，是否師父相救，然後再作計較！

* * *

南天大俠夏侯甫坐在椅上，聽了徒兒的報告，又問明上官玉當年她父母被殺，全是被陰風掌所傷，是次黑衣幪面人又施出了陰風掌，幾置常樂仁於死地。

幾十年來，武林中祇有藍面瘟神呂高陽一人練此陰風掌，並未有其他人會此獨門掌力。

南天大俠夏侯甫沉吟半晌，突然轉頭問道：「上官姑娘，妳在雙月湖扮鬼，目的何在？」

上官玉一下子粉臉通紅，盈盈下拜，淚珠滿臉，嗚咽道：「夏侯老前輩，晚輩素知武功低微，無法勝得過藍面瘟神呂高陽，而且老前輩的震山掌，正是陰風掌的尅星，所以晚輩只好小弄狡計，在雙月湖扮鬼……」

「哈哈……你知道我一定會去查訪，還有那些失踪的武林朋友，你將他們怎樣了？」南天大俠夏侯甫問。

「老前輩俠譽素著，忠義施於四海，雖然退隱，如在你附近出了怪事，怎會不管，至於那些武林朋友失踪，全是晚輩的朋友，不然，前輩怎會出面呢？」上官玉恭敬的答道。

「好啦，我原諒妳，起來吧！」南天大俠夏侯甫當然不爲已甚，與一晚輩計較這些小事。

「師父，我們立刻去找藍面瘟神呂高陽。」常樂仁怒氣衝衝叫道。

「這事情必須要查清楚，不可亂來！」南天大俠夏侯愼重的道。

上官玉一聽，心內又氣又急，敢情是不肯幫忙，到現在還要說查清楚甚麼的，事情再明白沒有，除了藍面瘟神呂高陽，還有誰會陰風掌，那好，我只好自己拚命，當下抱拳道：「晚輩告辭了，再見。」

常樂仁急得叫了起來：「上官姑娘！」見她氣急敗壞，淚珠滿臉衝了出去，當下來不及和師父說甚麼，也跟着趕了出來。

夏侯甫見了，微微嘆口氣道：「這孩子做事總是這樣魯莽衝動，難成大器！」

「師父，他們恐怕要鬧出事呢！」大頭陸允中擔心道。

「你跟去看看，相機行事！」夏侯甫吩咐，他似乎很信任大頭陸允中。

「好！」匆匆向師父行禮，衝出門去。

* * *

再說上官玉懷着滿腹怒火，決定到藍面瘟神呂高陽家內，找呂老賊拚命，是生是死，可不管了！

常樂仁跟在後面大聲叫道：「姑娘別急，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呂老賊有膽殺我們麼？」

「常大哥，只是我們的武功，咦，你那位大頭師弟的武功不錯呀！有他幫忙，或者可以成功呢！」上官玉突然省悟，意思是想常樂仁勸他師弟出手相助。

「嘿，我們先行去試試，不成時再去想辦法！」常樂仁最討厭這個師弟！

不一刻，已到了藍面瘟神呂高陽家的大門口。

高大的圍牆，巍峨的房屋，門口雄糾糾的站着八名大漢，威風凜凜分列兩旁。

「狐羣狗黨，果然不是好東西！」上官玉咬牙切齒道。

「一個普通武林道，竟有如此豪華排場，定是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常樂仁恨恨的道。

「喂，你們兩個鬼鬼祟祟的，想幹甚麼，快滾！」呂宅門口的彪形大漢發覺二人，即大聲的喝問。

「哼！」常樂仁冷哼一聲，斜目而視。

八個彪形大漢頓時暴怒如狂，跳將起來：「好小子，敢是吃了豹子膽，在呂大俠門前撒野，我們哥兒教訓教訓，讓你們以後知道規矩一點！」

常樂仁穩立如山，望着一個滿臉虬髯大漢，看他怎麼樣下手。

「李老三，下手輕點，別出了一命，呂大俠可不依，那時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其餘七名大漢輕鬆的叫嚷，看把戲似的在一旁看熱鬧。

「俺南山豹李忠做事自有分寸！」大漢說時，蒲扇大的手掌，五指箕張，往常樂仁肩頭抓來。

「砰砰！」兩聲大响，南山豹李忠人已飛出去了，台階上七名大漢像肉墊子給壓在地上，有的頭額被撞，暈了過去！

常樂仁望着驚愕的八名大漢，冷峻的道：「叫藍面瘟神呂高陽出來受死！」

「是那位朋友，呂某在此恭候大駕！」聲音透着和氣，從室內傳出。

常樂仁與上官玉二人心內暗驚，彼此望了一眼，意思說，老賊內功精湛，今日之行大是凶險！

一個高大的人影在門口出現，右臉有塊藍痣，大得很，看來藍面瘟神的雅號就是這樣而來的。

「咦！二位是誰？找老朽麼？請進來一叙！」

「老賊拿命來！」上官玉不理三七二十一，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頓時怒火迸發，眼睛幾乎也噴出火來，衝上去拚命。

藍面瘟神呂高陽臉色一沉，右掌一圈一引，上官玉掌上勁力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踪，跌前三步，直往對方撞過去，突然一個暖洋洋的手掌，抵住了上官玉頭頂。

「老賊……」常樂仁魂飛魄散，那雙脚却不聽話，打樁似的立在地上，只好開口罵道。

「少年人做事總是衝動，到底爲了甚麼事到此大吵大鬧，老朽請兩位進門說明白，別誤會才好！」

藍面瘟神呂高陽說時，右手微微推出，上官玉已經站不住脚，正要倒下，常樂仁急衝上前扶住。

「請！」藍面瘟神呂高陽伸手肅客請進。

當常樂仁一搭脈門，知道上官玉並未受傷，當下膽氣一壯，昂然走進，大聲怒道：「去就去，怕了你不成了？」

藍面瘟神呂高陽神色平和，絲毫不現怒色，從容的跟在後面。

一走進大廳，常樂仁心內暗驚，呂老賊存心硬幹，已召集了許多高手在此，我們只有兩個人，怎麼辦？

「咦！老哥，這兩位少年的武功不錯，是何人高徒呀！」一老笑問。

「老朽也莫名其妙。」藍面瘟神呂高陽道。

「哈哈哈，呂老哥眞會說笑！」許多人以爲開玩笑。

「老賊，有甚麼鬼計，快使出來，本姑娘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上官玉大叫道。

「小娃娃，究竟甚麼事，說來給老朽聽聽。」又是先頭那老者發言相詢。

「你們都是一丘之貉，裝甚麼蒜，我上官玉雖是女流之輩，只恨不能手刄呂老賊，替我雙親報仇，我命在此，有本領的來取吧！」

「呂高陽，只怕你的假面具要拆穿了，自有人來收拾你，取兵刄來決一死戰！」常樂仁大聲吼叫道。

「老夫古恆，今日要替你們師父管教管教一下，日後對長輩，不可如此無禮。」

「七步追魂掌！」常樂仁心內暗驚，轉念一想，師門中的震山掌，無堅不摧，自己雖然火候未夠，使來也足使老賊喪膽，於是膽氣一壯，吼道：「倚老賣老，讓少爺來教訓教訓你，那套七步追魂掌再也駭不倒人！」

古老兒一聽這話，臉色倏變，目中煞氣暴射，直往前追射，常樂仁夷然不懼，睜目相視，氣勢如虹絲毫不露怯意！

「古老哥，他們年輕人，說話不知輕重，別去計較，待事情弄清楚，再敎他們的師長來賠罪如何？」藍面瘟神呂高陽解勸道。

七步追魂掌古恆深深吸了口氣，强行將胸腔內怒火壓下，他覺得自己到底是成名老一輩的人物，總不能與後生小輩計較，同時要給呂高陽面子，想到此，立即沉聲道：「看在呂老哥份上，老夫不爲已甚！」

「嘿嘿，」常樂仁冷笑道：「自己害怕，明明是欺軟怕硬，還說甚麼看在主人份上，到底是老奸巨猾之輩，可笑！」

猛然間，七步追魂掌古恆雙脚一頓，身形陡地平滑了過來，右掌倏翻，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壓到，聲勢駭人已極。

「古兄，手下留情！」藍面瘟神呂高陽急叫道。

常樂仁夷然不懼，貫足十成功力，右掌疾迎上去，發出猝然巨响，塵土飛揚，三張桌子飛了回去。

廳內羣豪不由大驚，想不到一個毛頭小伙子，竟然接下七步追魂掌一擊，要不是親眼看到，誰能相信。

藍面瘟神呂高陽似乎也看呆了，他本來是怕弄出了人命，如今出了這樣的奇事，他也想看個究竟，索性退在一旁靜觀奇變。

七步追魂掌古恒淡淡的道：「我剛才祇用六成功力，現在你要注意了。」

常樂仁豪氣衝天，那裡理會這等恐嚇，神氣的答道：「臨敵對陣，我自然會小心，難道還要你的好心關照了。」

這一來，七步追魂掌古恒立即大怒，準備下毒手，當下緩緩踏前一步，左掌抬起，待抬至胸腹之間，掌心疾化，內勁排山倒海般湧出，聲勢駭人。

「來得好！」常樂仁大叫聲中，雙掌平胸猛地推出，震山掌絕招「倒瀉天河」、「山搖地動」、「天翻地覆」連環三招滙成一股强勁已極的氣流，驟然變成螺旋形旋轉，快速的旋轉，七步追魂掌的勁力遇上旋風，立刻消失無影無踪，而旋風却越轉越强，往古恒的身上捲去。

以掌力深厚而稱譽武林的古老兒，雖然性情傲慢，從不服輸的，但見了這等的威勢，他也不敢去輕攖其鋒，脚跟微頓，人已退後一丈。

常樂仁見了，急將勁力撤回，正想開言時，古恒身形有如電光石火般衝上來，掌緣已沾着常樂仁的衣襟，上官玉大驚失色，可是她自知無能爲力，祇有張着鮮紅的櫻桃小口，怔在當地。

「砰砰！」常樂仁給人推開數尺，雙掌相交聲甫入耳際，映入眼簾的人正是大頭陸允中。

「震山掌！」廳內羣雄驚叫。

藍面瘟神呂高陽踏前一步，溫和的道：「原來三位是南天大俠夏侯甫的門下高足，當眞是不打不相識，來來來，請上座，喝一杯，容老朽向各位引見。」

「老賊，誰和你來喝酒，快施出你的陰風掌拚個死活。」上官玉哭叫道。

「姑娘這是甚麼話，小老兒幾曾得罪過南天大俠，別誤會才好。」藍面瘟神呂高陽愕然的道。

「哼！老賊殺害我雙親，昨晚又暗中偷襲，武林中除了你，誰會陰風掌，如今竟然假撇清，不認賬，眞笑話！」上官玉豁出去了，大罵起來。

「這是從何說起，我昨晚與廳上各位老少朋友，通宵暢飲，未曾離開過半步，至於偷襲之事，眞是莫名其妙。」呂高陽叫寃似的叫道。

廳內人也叫道：「我們可以作證，昨晚呂兄未離開過此處，姑娘還是平心靜氣的想一下才好。」

上官玉不信，但常樂仁及陸允中都相信了，因爲大廳內許多人，都是當前武林中成名人物，怎會一致衆口騙人，那麼使陰風掌的又是何人呢？

突然，東首一片熱鬧聲：「走火呀！」

藍面瘟神呂高陽一震，臉色倏變，沉聲道：「南天大俠看我呂某人不順眼，竟然派歹徒一再滋擾，如今又放火，嘿嘿嘿，先拿下這三個小輩再說。」

大頭陸允中眼睛亂轉，顯然正動念頭，常樂仁固然膽色豪壯，見了許多武林高手虎視眈眈，往前迫近，心內也不禁惴惴然。

「看掌！」七步追魂掌古恒首先發難，衝上去，恨不得將三人生吞下去。

「砰！」常樂仁在匆忙中，勉强接了一掌，古恒到底是內功深厚，常樂仁未施出震山掌絕學，立刻吃不住勁，往後橫退七步，正往羣豪身上碰去，形勢極危，上官玉也給人迫住，無法出手解救。

大頭陸允中正全神監視呂高陽，他那陰風掌端的確不容忽視。

突然，屋頂一條黑影疾飛而下，蒙着臉，右手握把匕首，閃電般往常樂仁胸口刺到。

此時，常樂仁已經脫力，眼睜睜的望着那把寒森森的匕首刺來，竟然寸步難移。

大頭陸允中身形忽倏地彈起，一個倒翻觔斗，脚尖已奇準的將刀踢飛，右掌抓住蒙面人一掃，想將他擲昏，然後生擒拷問。

誰知道這傢伙武功極高，身在半空中，擰腰挺胸，脚尖在一張桌上一點，疾如飛鳥般穿門而出。

廳內各人給這蒙面人弄糊塗了，不知他是友是敵，因此都想停手問個明白。

待他人影消失，藍面瘟神呂高陽才叫道：「這是甚麼人？」

「此人正是昨日暗算我們的蒙面客，也會陰風掌，呂老前輩總知道他是誰了吧！」大頭陸允中笑笑的問道。

「好奸賊，原來此人挑撥離間，那把火也是他放的，還想殺死這位常少俠，南天大俠自然會替愛徒報仇，於是我們就會自相殘殺，好陰謀！」藍面瘟神呂高陽沉聲道，臉上已滲出汗漬了。

那時上官玉等三人也明白有古怪，看來當年所謂父母死於陰風掌下，恐怕不是呂高陽所爲了，此人一擊不中，立即逃去無踪，茫茫人海中，又何處去尋他？

這一羣老江湖們，臉色越來越凝重，他們想想也膽寒，蒙面人機智膽略，全是超逾常人，他能深入虎穴，在高手環伺之下，來去如入無人之地，分化離間，見事不成，立即後退，他又在暗中，這樣的敵人誰不害怕。

殺氣騰騰的大廳中間，驟然靜到了極點，誰也沒有先開口說話。

過了好半晌，藍面瘟神呂高陽輕輕叫了一聲，打破了沉靜，緩緩道：「如今事實擺在眼前，三位少俠總相信老朽並沒害人，請坐下來，大家好好商量一下，如何尋出那廝，然後好好的那剝他的皮消恨。」

大頭陸允中向他師兄常樂仁望了一眼，轉頭向呂高陽答道：「既然有各位老前輩在此，我們三人還有何話說，晚輩必須稟明家師，然後才能決定去留。」

「好，三位少俠請回去向南天大俠說明白，我們在此等候。」藍面瘟神呂高陽說道。

「再見！」三人告別走去。

路上誰也沒有說話，但是，常樂仁和上官玉對大頭陸允中的確欽佩得五體投地。

尤其是上官玉妙目中溫柔的光波，不時向陸允中投以美麗的一瞥。

大頭陸允中似乎沒看到，低頭往前疾走，好像背後有甚麼毒蛇猛獸在追趕他似的。

「陸大哥，你怕我吃人麼？」上官玉嬌聲叫，有點薄嗔的意思。

「沒……有，姑 娘 說 笑，我……怎會有這麼想……」大頭陸允中道。

「這樣我就放心了，像陸大哥的驚人武功，小妹想多多討教，日後也可以少點受人欺負，剛才我眞擔了好久的心事呢？」上官玉自言自語，好像向大頭陸允中定了合同。

「我的天！」大頭陸允中心內叫救命，兩片嘴唇似乎已合不攏了。

還好，上官玉再沒有多說，三人疾走了一程，又走進南天大俠夏侯甫的房中來。

這位南天大俠夏侯甫微笑不語，安詳地望了三人一眼，似乎成竹在胸。

「師父，看情況，昨晚施出陰風掌的蒙面客，並不是藍面瘟神呂高陽。」常樂仁性子最急，早就彆了一肚子悶氣，剛踏進門口，立刻大聲談論。

「樂仁做事總是缺了耐性，從不肯深入研究，所以你匆匆而去，急急而回，仍然一無所知。」南天大俠夏侯甫微微指出愛徒的缺點。

「弟子平生嫉惡如仇，以爲藍面瘟神呂高陽這樣壞，再也忍不住了，差點闖出禍來，以後我會記住。」常樂仁也覺得自己實在太過魯莽。

「好啦，現在大家好好的休息，不談這事，我們到後園子練練拳脚。」南天大俠夏侯甫說時站起身來。

三位少年人不明老頭子意思，祇好茫然的跟着走，上官玉還是第一次來此處，心中雖然有許多疑問，但她深知夏侯甫一身絕學，是當今武林中有數人物之一，因此不免暗自高興，可以一睹絕代神功，也可算是眼福不淺。

那園子頗大，高高的石牆，地上全是鋪上嫩草，靠南邊還有竹林，另外有石桌石櫈，都是兩弟子所做。

「允中，你把震山掌中之天神伏魔一招使來看看，有甚麼進境，讓爲師看看。」夏侯甫笑笑道。

如果在以前，常樂仁一定會怪師父，此時他確實知道大頭陸允中武功程度，反而認爲他施展天神伏魔，最爲恰當不過。

但是三個少年人暗中奇怪，此時不去追尋敵踪，反而在此練武，豈非怪事。

沙沙沙，大頭陸允中脚步在響，臉色凝重，胸腹起伏不定，還在斂氣凝神準備石破天驚的一擊。

「托！」的一聲，左掌揮出，勁風衝擊震盪，接着脚步迅速移動，招式跟着幷快，三十招一氣呵成，頓時滙成一股强勁無匹的旋風，集中一點衝去。

「轟！」的一聲，一塊斗大的石頭猛爆了開來，裂成千百個碎片，四下分散，聲勢駭人已極。

過了半晌才平靜下來，上官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南天大俠夏侯甫震山掌威震江湖，想不到竟有如此驚人威勢！

南天大俠夏侯甫含笑的望着大頭陸允中，緩緩道：「這招天神伏魔，比以前有了進步，今天我之所以要你練習，準備用來對敵，恐怕三天之內就會遇上大敵！」

「黑衣蒙面人？」常樂仁叫道。

「無論如何，震山掌是陰風掌唯一的尅星，以後遇上了敵人，立即全力施出天神伏魔，一直將對方打傷爲止。」南天大俠夏侯甫沉聲的說道。

「師父，你已經知道那人是誰？」大頭陸允中問道。

「你們練習一下，就去好好的休息，今晚怕要辛苦一遭了。」南天大俠夏侯甫說時立刻緩緩的走開了。

一連三天，並無任何意外，蒙面人似乎是消失了，祇有上官玉內心焦急痛恨，父母不共戴天之仇，連眞兇是誰也不知道，遑論報仇雪恨了！

從各方面查究，藍面瘟神呂高陽却是個響噹噹的漢子，而且世代巨富，鄂省鐵鑛，收入極豐，根本無須去偷盜劫殺，由此可知他的確不是兇手。

又過了兩天，上官玉實在彆不住了，午飯時，即對夏侯甫師徒道：「老前輩，那殘害我雙親的奸賊，絕不敢來府上，與其在此守株待兔，何不出去跑跑，或者可以找到他也不定呢？」

「妳不怕他害妳。」常樂仁叫道。

夏侯甫微一沉吟，緩緩的道：「賢姪女既然想早日手刃仇人，老朽無法勸阻，祇是一切要小心才好！」

「晚輩理會得，再見！」上官玉說罷，立即起身告別，想是報仇心切，無法下嚥。

常樂仁瞪眼望着她那苗條的身段，有股悵然的感覺，他恨不得跟上去，碍於師父，不敢過份放肆。

「樂仁，你是否擔心？」夏侯甫微笑道。

「蒙面人的武功，上官玉姑娘恐非其敵手，萬一有甚麼差錯……」常樂仁言下之意，怕小姑娘反遭毒手。

「既然如此，你去暗中保護她，如何？」夏侯甫微笑的對常樂仁道。

「好，弟子立即去，遲了恐怕追不上。」常樂仁見師父如此吩咐，心內大喜，一碗飯還未動，猛地衝了出去。

夏侯甫與陸允中二人還仍然在吃飯，神色安詳，似乎絲毫不擔

心，陸允中吃了三碗，站起身來恭敬道：「師父有何吩咐？」

「孩子，你根基悟性實在太好，所以我不敢正式收你爲徒，這話以後再說，如今你去暗中保護師兄及上官姑娘二人，記着，任何人不可相信，千萬小心！」

「弟子一定緊記。」大頭陸允中也告別了。

* * *

且說常樂仁衝出門口，很快找到了上官玉，兩人也無法找眞兇，祇好碰碰運氣。

襄陽附近，湖光山色秀麗，都是遊玩耍樂的好地方，鄉民見常樂仁與上官玉相處神情融洽，還以爲他們是一雙情侶。

二人大約走了十里，突然有人叫道：「常少俠、上官姑娘。」

「誰？」二人愕然回頭看時，正是藍面瘟神呂高陽。

「老前輩到此有事？」常樂仁奇怪的問道。

「唉，上官姑娘父母大仇，說是傷在陰風掌下，老朽如不查個水落石出，又怎對得住她呢？」

上官玉暗自慚愧，自己一時糊塗，誤中人家奸計，冤枉了好人，想不到藍面瘟神呂高陽胸襟博達，不僅不記恨，反而原諒了自己，還幫助自己追緝兇手，查究眞兇，這叫上官玉怎不感激涕零？

「呂前輩，這幾日可有眉目？」常樂仁問道。

「唉，老朽日以繼夜的追尋查訪，根本不見那厮的踪影，今日想不到又遇見二位賢姪子！」藍面瘟神呂高陽頹喪的說道。

「無論這惡賊躲到何處，我也要把他找了出來碎屍萬段，以報我父母之仇恨！」上官玉咬牙切齒的說道。

「哈哈……」笑聲忽起，自後面樹林中響了過來。

「甚麼人？」藍面瘟神呂高陽厲聲的喝問道。

上官玉心內一喜，那蒙面人這時出現，當眞是自尋死路，他怎會如此笨，藍面瘟神呂高陽、自己及常樂仁三人聯手，他抵擋得了麼？

果然正是那黑衣蒙面人，昂然的從林中走出，看他不可一世的神態，似乎已將場中三人捉住一般。

「惡賊！」上官玉眼中立即噴火，不顧一切的衝了上去，現在才找到殺父母的仇人，她怎能不拚命！

藍面瘟神呂高陽左手一伸，拉住了上官玉，然後沉聲對黑衣蒙面人道：「聽說閣下也會陰風掌，江湖上知道陰風掌是我呂某人的獨門武功，而且這位上官姑娘父母也被人殺死，身上傷痕正是陰風掌所傷，六日前你又來我家橫行，藍面瘟神在江湖上也不是好欺負的，今日我們好好地算一算，來來來，看看誰的陰風掌行！」

上官玉及常樂仁暗自欣喜，他們知道藍面瘟神呂高陽武功極高，陰風掌獨步武林，此蒙面人絕其敵。今日可以打敗此人或生擒，也好一消心頭之恨。

黑衣蒙面人屹立如山，冷的道：「呂老鬼出手吧！」

上官玉聽此人聲音混濁，似乎是迫緊喉嚨，怕人聽出他本人的聲音，看來這惡賊還是熟人，他到底是誰？

「殺！」藍面瘟神呂高陽大喝一聲，疾衝上前，鐵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劈下！

「砰！」的一聲大響，兩掌相交，發出了巨響。

上官玉及常樂仁一齊「咦」了一聲，他們素知藍面瘟神呂高陽擅長陰柔掌力，想不到這種硬碰硬的剛陽掌力，也是如此的雄渾！

蹬蹬蹬，黑衣蒙面人一連退了三步，藍面瘟神呂高陽雙肩微微一晃，也即是說，黑衣蒙面人遠非其敵手了。常樂仁及上官玉更加放心了。

「老夫與你比比輕功，呂老賊，你敢來嗎？」黑衣蒙面人突然轉頭急奔，三個起落，人已到了七丈開外。

「追！」藍面瘟神呂高陽大喝一聲，如斯響應，啣尾疾追而去。

常樂仁與上官玉也不落後，急起疾追，然已落後很遠了，兩人心內大急，他們懊悔當初爲何不多用功，今日臨敵之際才知本領太差。

漸漸的，距離越拉越長，前面二人已在五六丈遠，再這樣的追下去，很快便會失去影踪了！

「哼！」蒙面人突然一聲悶哼，翻身撲回，藍面瘟神呂高陽猛地從樹梢倒栽下來，似乎受了傷。

「中了暗器！」上官玉及常樂仁暗想，人已疾馳而至，待他們抵達時，蒙面人右脚已踏在呂高陽胸口，望着兩年輕人冷笑。

「你……下流、卑鄙，專用詭計，打不過人，算不得甚麼英雄好漢！」上官玉急怒之下，拚命的罵。

「兩位少俠快跑去找令師來。」呂高陽大叫道。

「老前輩你……」上官玉哭道。

「奸賊，我同你拚了！」常樂仁要衝上前去。

「嘿嘿嘿，」黑衣蒙面人發出驚心動魄的冷笑，夷然不懼，有恃無恐之狀。

上官玉心內一動，急忙拉住常樂仁道：「常大哥，我們現在不能動手！」

「爲甚麼？」常樂仁叫了起來。

「萬一觸怒了那老賊，呂老前輩性命要緊，那麼祇有另想辦法，千萬不能意氣用事！」上官玉勸道。

「不錯，你們二人祇要一動，我脚上即施千斤墜功夫，呂高陽就馬上去見閻王！」黑衣蒙面人得意的道。

「好，算你狠，我們走！」上官玉拉着常樂仁走。

「呂老前輩……」常樂仁不肯離開。

「笨蛋，我們想方法暗中潛來救人，或請你的師父才行，我們二人又濟得甚麼事！」上官玉低聲的說道。

「對！我們先走！」常樂仁應道。

上官玉氣得頓脚。

「嘿嘿嘿，你們二人快點自行綑綁，待我數到三字，否則立即殺死那呂老鬼。」蒙面人吩咐道。

「一、二！」蒙面人數得很快，不容二人有思索餘地，立刻數下去「三！」字未出了，二人急叫：「慢來！」

「你們答應了！」蒙面人笑得很得意。

二人閉上了眼睛，不理不睬，束手就縛。

陡地，一條人影急掠而來，上官玉大喜，但身子軟痲，先一步給點中了，砰砰，倒在地上！

來人不是別人，乃是大頭陸允中，可惜他遲了半步，常樂仁、上官玉仍然先一步落在蒙面人手上。

「颼」的一聲，蒙面人背後似乎長了眼睛，極快翻起來，與大頭陸允中對了一掌。

「好呀！今日我們痛快的打一場試試。」大頭陸允中笑嘻嘻道。

蒙面人眼珠骨碌碌的轉動，笑了起來：「我又不是牛，何必爲人鬥力，他們二人性命你不顧了！」

「閣下果然智勇雙全，我大頭服了，算你贏，我們下次再較量。」大頭陸允中笑嘻嘻的走了。

「慢走。」蒙面人叫起來。

上官玉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蒙面人用這類方法要脅了自己兩人，最後夏侯甫大俠也會投鼠忌器，束手就擒了。

「甚麼事呀？」大頭陸允中笑道。

「你狂稱俠義道中人，呂老兒在你身邊，爲甚麼不救了去。」蒙面人道。

「甚麼？」大頭陸允中叫了起來，簡直不信自己耳朶。

即是上官玉及常樂仁也呆住了，三人弄不清楚蒙面人這句話的意思。

「眞是膽小如鼠！」蒙面人臉現輕蔑對方神色。

大頭陸允中緩緩伸手去解穴，眼睛却凝視蒙面人，怕他有鬼。

「放心好啦，我不用出手，也會叫你留下，還用得着甚麼計謀騙你，快救人吧！」蒙面人笑道。

這的確令人不解的怪事。

突然，大頭陸允中心中一涼，猛地吸口清氣，眼內煞氣暴射，與他平時嘻嘻哈哈之神態大異！

但是他的手腕關元大穴已給人扣住，那是一等一的高手，也無法逃脫了！

「哈哈……」兩人笑聲震盪着樹林。

上官玉及常樂仁也給弄糊塗了，他們眞不相信，竟會有此驚人變故。

扣住大頭陸允中的人不是別個，正是藍面瘟神呂高陽，此時他正仰天暢笑，似乎是樂極了！

蒙面人大笑中，緩緩伸手拉下面罩，赫然就是七步追魂掌古恆。

「好圈套，好計謀，哈哈！」大頭陸允中突然也笑了起來。

「咦，小子竟然笑得出來，眞是奇怪。」藍面瘟神呂高陽的確奇怪。

「不僅笑得出來，」大頭陸允中道：「而且知道你們必將用同樣的鬼計引我師父入陷阱，我沒有說錯吧！」

「小子的確聰明，可惜這樣聰明的人，就要死了。」七步追魂掌古恆嘆道。

「江湖盛傳陰風掌歷代規矩，一脈單傳，上次竟有兩人會使用陰風掌法，如今才知道，原是你們二人鬼計，這到底是爲了甚麼，反正要死的人，總不能做個糊塗鬼嗎？」大頭陸允中笑道。

「哼！好，老夫告訴你，南天大俠明裏金盆洗手，退出江湖，那只是騙人幌子，其實他暗中與名門正派勾結，凡有黑道朋友在此，他必會出手騷擾，綠林朋友看不過眼，才請老夫出面干涉，嘿嘿，老夫籌謀已久，才想出這條妙計，哈……」藍面瘟神呂高陽又得意的狂笑起來。

「到底師父經驗老到，他勸我不必相信任何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大頭陸允中想起師父臨別的吩咐，深悔自己太孟浪太過大意了！」

「小子可知道，我對於你師父的一切全查清楚，二弟子中，武功以你最高，據各方觀察，你已有老鬼八成功力，所以我們今日設計，捉你才是成功的第一步，至於這兩個糊塗虫，根本算不了甚麼！」藍面瘟神呂高陽得意的道。

「好啦，別囉嗦，要殺要剮，快點動手吧，與你這種人在一起受活罪，還不如死的好。」大頭陸允中皺眉頭道。

「好，古兄，把三人放在預定的地方，我去引老鬼來。」藍面瘟神呂高陽對古恆說道。

「小心夏侯甫不同常人！」七步追魂掌古恆，想想也有點擔心。

「今天是我們揚眉吐氣的好日子，老古別喪氣！」呂高陽有點不耐煩。

「老賊，我父母是否你殺害的！」上官玉突然的叫了起來。

「正是老夫，陰風掌絕學，當今江湖上沒有第二個人會使，小姐這樣問，眞是太糊塗了，好啦，空話別說，老夫要去辦正經事要緊。」呂高陽說罷立刻騰身馳去。

林中悄沒聲的走出三人，分別將常樂仁、陸允中及上官玉提着，一言不發的跟在七步追魂掌古恆往前走。

大約走了三里，來到荒廢廟內，但是七步追魂掌古恆臉上，突然出現凝重無比的誠敬神色，陸允中暗忖道：「莫非廟內有古怪不成？」

接着，三人被綁在廟內圓柱上，對方三人走出，只剩下古恆一人留着。

大頭陸允中忍不住問道：「古老兒，這廟內莫非是個陷阱？」

「哈哈，」七步追魂掌古恆得意地笑了起來：「可惜你這孩子是夏侯老鬼的弟子，雖然是記名弟子，但我必須殺你，免得留下禍根，否則我眞捨不得你。」

大頭陸允中再沒有出聲，安詳的閉上眼睛，似乎已經睡着了，他當然不會眞睡，只是懶得聽七步追魂掌古恆胡說八道。

常樂仁及上官玉也頹喪不語，二人覺得命運註定，只待南天大俠上釣，也是幾人性命不保的時刻。

沉默令人難受，尤其是上官玉，既知殺父母仇人，反而遭難，又連累了常樂仁師兄弟，如今祇希望南天大俠夏侯甫一人，以他閱歷，可能會看破奸計，那麼三人就可得救了，而且還可以手刃仇人！

「在那裡……」遠遠傳來了人聲，正是南天大俠夏侯甫。

「就在前面，此人功力深厚，並且計智過人，令徒又在他手下，我們要小心從事才好。」是藍面瘟神呂高陽的聲音。

常樂仁等三人一聽，心內大驚，直到此時，藍面瘟神呂高陽仍在騙人，假裝與上官玉一路人，誰知全是他在作怪呢。

七步追魂掌古恆一聽聲音，猛地的跳將起來，再次點了三人啞穴，此舉怕他們三人說明藍面瘟神呂高陽眞實身份。

上官玉與常樂仁雖然不能言，心內憤恨已極，雙眼幾乎噴出火來。

七步追魂掌古恆手腕一翻，寒光森森的匕首抵住了常樂仁胸口，緊張的望着門口。

「依呀！」破廟門敞開了，南天大俠夏侯甫與藍面瘟神呂高陽兩人雄偉的身軀立在當地！

「夏侯老兒，怎麼說，劃下道兒來！」七步追魂掌古恆得意的道。

「你可別得意太早呀！」南天大俠夏侯甫微笑道，緩步往前走來。

「站住，你再走半步，我立刻將匕首插進那小子的胸膛裡！」七步追魂掌古恆厲色道。

「夏侯大俠，我們不可亂來，需從長計議。」藍面瘟神呂高陽攔在他前面，伸手拉住南天大俠，似乎怕他不顧一切，衝了上去。

這情況，誰也不會懷疑藍面瘟神呂高陽有詐，他搭在南天大俠手腕的五指，突然一緊，扣住夏侯甫的脈門。

「哈哈……」古恆與呂高陽猛地的仰首狂笑起來。

「你這……幹甚麼？」南天大俠夏侯甫駭然問道，露出驚奇莫名之狀。

「嘿嘿嘿，夏侯老鬼，今日老夫可以爲綠林同道報仇，你明明說隱居於此，其實暗中毀壞我們的財路，如今嗎！只好下手將你們師徒三人及這少女娃娃一齊送去西方極樂……以免後患，明白了嗎？」藍面瘟神呂高陽厲色地道，此時才現出狐狸原形。突然煞氣從目光透出，準備先下手爲强。

「砰砰！」兩人猛地給人震開了去。

「你……怎會……」藍面瘟神呂高陽及七步追魂掌古恆跌倒在地上，露出不可置信的樣子。

原來已千鈞一髮時，大頭陸允中突然衝出，身上被綁的繩索寸寸裂斷，出其不意之下，將古恆擊倒。

藍面瘟神呂高陽大驚，他扣住南天大俠夏侯甫的手腕，突然湧出一股强大的勁力，再也握不住，驚駭欲絕之餘，猛地退後三步。南天大俠是何許人物，隨手揮出，已將老瘟神擊倒。

「二位前輩，你們是否仍在懷疑，我大頭陸允中被點了軟痲穴，又怎會逃脫，嘿嘿，我恩師近年來潛心武學，已精研移穴大法．所以我們根本沒事，這樣明白了麼？」大頭陸允中笑嘻嘻的說道。

「如今你們二人武功已廢，以後再不能興風作浪，好好安份守己吧！」

南天大俠夏侯甫說完立刻轉身走出，二徒一女跟着，留下了兩名惡人。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卓蓋天又在紫石鎭出現了，但「地寇堂」的衆多部下却背叛了他，「地堂三斧」聯手襲擊他……魔教的平九欲殺卓蓋天，他是包勝的師弟，也是五年前卓蓋天鏟除「青刀寨」時漏網的四寨主，自從投入魔教之後，他習成了三大刀客的刀法，但卓蓋天仍不把他放在眼內，平九敗了之後，包勝出現，此際卓蓋天射出飛刀直取他的咽喉……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暗襲不成露身份　放下屠刀渡衆生

包勝肯定這一劍，必可重創卓蓋天，甚至是立刻取掉他的性命！

高手比拚，不一定會大戰數百回合。

無數一流高手的生死相搏，勝負之分，生死之判，往往只在一招半式之間完全決定！

包勝深信自己與卓蓋天之戰，就是這樣的！

＊ ＊ ＊

破綻！

從敵人身上唯一破綻之處搶攻，那是唯一可行之策，也是最高明之策。

包勝深信自己不會看錯。

事實上，這位包統領的確沒有看錯。

卓蓋天的破綻，的確就在他胸腹之間。

驟然看來，那似乎是絕不可能的。

任何習武之人，必先護其頭、頸、胸、腹以至下陰。

胸腹要害，又豈會是卓蓋天這等高手的破綻？

本來的確不是。

倘若敵人由上而下俯攻之，又抑或是由中路猛攻之，甚至是從左、右兩側以至是背後攻擊之，必然難越雷池半步。

然而，包勝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貼地遊竄而上，仰攻其胸腹要害！

這才是卓蓋天在這刹那間最要命的破綻！

唯一的破綻！

＊ ＊ ＊

黃山派的劍法，享譽武林。

包勝的劍法，在當今黃山派中，首屈一指。

再者，他這一劍，是早已謀定而後動之一擊，無論如何，決不應有所閃失。

既不應有所閃失，也不能有所閃失。

這一擊關係之重大，包勝比誰都更清楚。

劍快！

劍狠！

一劍決勝負！一招定生死！

卓蓋天無疑是當今武林絕頂高手，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武功之道，相生相尅，誰能眞眞正正長勝不敗？

包勝不相信天下間有永遠不敗之神。

他知道自己不是。

卓蓋天也不是，天下間根本沒有不敗的戰神。

他認爲，這是卓蓋天的最後一戰！

他的劍，將會把卓蓋天的生命徹底毀滅！

好快的一劍！

決定勝負生死的一劍！

卓蓋天能避開包勝這一劍嗎？

答案是——不能！

包勝這一劍，似已把卓蓋天整個人籠罩住！

堂堂地寇堂總堂主，竟似已變成網中之魚！

在刹那間，包勝可說是心頭狂喜！

只要殺了卓蓋天，他在魔教中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語。

卓蓋天必死無疑了！

＊ ＊ ＊

然而，世事難料！

包勝實在是高興得太早了。

他千算萬算，只是一直在算卓蓋天，卻算漏了另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對這一戰影響極大。

——客棧中，並不是只有卓蓋天和他兩個人！

除了他倆之外，還有其他人！

這些人，似乎在這一戰之中，都只是袖手旁觀的局外人。

可是，忽然間，其中一人插上了手！

這人不簡單。

當然絕對不簡單！

這人若是泛泛之輩，根本不敢插手。

就算敢插手，只怕也無從插手！

但這人一插手，立刻就把戰局扭轉。

「蓬」然一聲，包勝在勝券穩握之際，突然背門中了一下重擊！

那是一記快如閃電的重拳！

這一拳，縱使並未重創包勝，最少已使他大吃一驚！

更使他那要命的一劍，無法刺入卓蓋天胸腹要害之中！

他中拳後，立刻向左後方暴退五尺！

他虛耍一輪劍招，眼神既驚且怒地瞪視着一個人！

一個在背後偷襲他的人！

＊ ＊ ＊

卓蓋天的飛刀，一擊不中。

一擊不中，並不是大事，但卻險些命喪於包勝奇招之下。

他沒有驚出一身冷汗。

他只是一臉赧然之色。

這包勝，只差一點點就取了他的性命。

是誰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他？

＊ ＊ ＊

「你是誰？」包勝喝問。

那人悠然地一笑：「晚輩風雪人！」

「風雪人？」

「不錯，剛才在背後偷襲包掌門，眞是卑鄙萬分！」

「你也知道自己卑鄙？」

「我本來就是個品格下流的東西，所以一輩子都不會做甚麼掌門。」

包勝的臉色陡地變得極其難看。

卓蓋天卻忽然呵呵一笑，對風雪人道：「沒有你這個卑鄙的朋友，卓某恐怕已遭不測！」

風雪人道：「卓總堂主，你可知道何以險些避不開包掌門那一劍？」

卓蓋天道：「避不開就是避不開，又有甚麼話好說的！」

風雪人搖搖頭，道：「你不說，我可要說。」

卓蓋天笑道：「你有甚麼話要說？」

「包掌門這一劍，若在平時，他根本沒法子可以『乘虛而入』！」

風雪人說到「乘虛而入」這四個字的時候，特別加重了語氣。

沒有人作聲。

所有人都在側耳傾聽。

風雪人接道：「但在不久之前，卓總堂主與不苦大師展開了一場激戰，虛耗內力極爲嚴重，我可以說，卓總堂主目前最多只能保持三成左右的功力，因此，包掌門才有可乘之機，否則……」

包勝陡地怒吼起來：「荒唐！可恥！你說的話，老夫連一個字都不會相信！」

風雪人淡淡道：「晚輩人微言輕，所講的話，包掌門自然是不必相信的。」

「你暗算老夫一掌，此仇此恨……」

「要報仇，立刻就可以動手！」

「你敢和老夫一拚嗎？」

「既然連你的後腿也敢抽得筆直，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做了？」

「好！且讓你見識見識黃山派的掌法吧！」

＊ ＊ ＊

包勝這一次是動了眞怒的。

他把長劍插回入鞘，赤手空拳向風雪人挑戰。

但風雪人卻搖搖頭，道：「赤手空拳比拚掌法，你是一定打不過我的，可知拳怕少壯，棍怕老郎？」

「廢話！」

「是廢話也好，眞話也好，今天晚輩倒想領教一下黃山派的劍法！」

「憑你的微末道行，只怕根本還不配用劍！」包勝冷冷一笑。

風雪人道：「配是一定不配的，但不要緊，祇要能夠應付包掌門就算啦！」

「狂妄！」

「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晚輩狂妄，前輩更狂妄，不然的話，也不會在太歲頭上動土，找卓總堂主一較高下！」

包勝眼中殺機大露：「你眞的

要跟老夫比劃比劃劍法？」

「正是！」

「好！老夫就成全你，亮劍吧！」

「誰借劍在下一用？」

「用我的！」

一把長劍自風雪人背後直飛過來。

風雪人頭也不回，反手便把長劍抄入手中。

那是丁珍珍的劍。

* * *

包勝瞳孔收縮，突然以左手執劍。

左手劍！

正正反反、左左右右，既是左手劍，也隨時可以轉化爲右手劍，以至是雙手揮劍！

卓蓋天哈哈一笑，對風雪人叫道：「風兄弟，你要小心了！」

風雪人笑道：「人在江湖，連放屁也要小心！」

包勝怒叱一聲，倏地出劍！

包勝學劍數十年，江湖上能接得他十劍以上的高手，已是越來越少。

雖然，他年事不輕，但他的身形還是那麼敏捷。

他的劍招，看來並不燦爛輝煌，但卻極具殺傷力！

劍招一展，就連卓蓋天也不禁叫了一聲：「好！」

包勝的劍，有如流星飛掠。

眼看他的快劍，立刻必將把風雪人的腦袋砍下，忽然又是寒芒一閃，風雪人的長劍已把包勝的劍截住。

火光迸射。

包勝冷笑，劍招急變。

劍招一改，劍勢更是非同小可。

倏地，風雪人的身形凌空彈起。

劍急揮，人在半空中衣袂飛舞。

劍未到，劍光已奪人眼目。

他手中的劍，不斷翻飛舞動。

好燦爛的劍招，只見在半空中猶如泛起了一層令人目眩的光幕。

包勝心中一凜。

利那間，他的身形向右一偏！

他掌中的劍，也織起了千重劍網，其防禦能力之强，舉世鮮有人能企及。

風雪人哈哈一笑，身形陡落再起，又是一連八劍攻向包勝！

他在一瞬間已反客爲主，毫不放鬆。

包勝一聲怪喝，回劍急擋！

但他這一擋，居然擋了個空！

風雪人這八劍，竟然全數都是虛招！

他已從包勝頭上颼的飛過！

好驚人的速度！

包勝急急回頭。

他一回頭，已瞥見風雪人已在他背後一丈開外，挺劍刺來！

包勝的臉色變了！

他要再變招，已來不及！

風雪人手中的劍，已刺入他的胸膛！

* * *

包勝敗了！

難以置信地敗了！

他不服氣！絕不甘心，他絕不相信會敗在這年輕小子的劍下！

那是不可能的！

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鮮血正從他胸膛淌下！

他以爲自己非死不可了，但後來，他發覺自己的傷勢，並不如想像中那末嚴重。

風雪人並沒有殺他。

「爲甚麼劍下留情？」包勝顫聲問。

風雪人道：「你要對付卓總堂主，那是逼不得已的，你心中根本沒有必勝的自信！」

「胡說！若不是你從中作梗，卓蓋天此刻已經是個死人！」

「哦？原來是我料錯了，但不管怎樣，你已敗了，你可以回到黃山，再也不必理會魔教！」

「魔教！魔教！從此以後，人人都知道老夫是魔教中人……但老夫卻敗在你的手下……哈哈……老夫還可以回黃山麼？」

「事在人爲而已！」

「不！經此一敗，老夫已再無退路！」

「那倒不一定！」

「何出此言？」

「因爲他來了！」

「他？他是誰？」

「是老衲！」客棧門外，忽然又響起了一聲沙啞聲，一個蒼老的人。

來者並非別人，赫然是不苦大師！

* * *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然後，便是卓蓋天的聲音：「大師不是已回到五台山了嗎？」

不苦大師搖頭不迭，道：「沒有回去，沒有回去！大概……是不必回去了！」

「此言是何用意？」

「老衲已在荒山古剎中，渡過了數十寒暑，就算以後再不回去，也並不爲過。」

「這話……聽來也像不錯。」

「要普渡衆生，就得往衆生所在之處而去！」

「哦？」

「老是躲藏在寺院中，縱使能把道行修爲推上至高境界，只怕也未能把衆生一一普渡。」

「大師此言，卓某這個凡夫俗子，頗有同感焉。」

* * *

包勝敗了。

他不能再回黃山，也無法再獃在魔教中。

魔教門規苛嚴，凡是失敗之人，都會被嚴懲！

包勝已無路可走。

「出家爲僧，如何？」卓蓋天問。

包勝長嘆一聲，忽然跪倒在不苦大師面前，道：「願跟隨老禪師。」

不苦大師道：「往何處去？」

「往人間去，往西方極樂世界去，往地獄去！」

「水也去，火也去？」

「正是！」

「很好！你且跪下！」

「我已跪下。」

「施主雖跪下，心呢？」

「心？」

「老禪師之意，是人要跪下，心更要跪下？」

「人跪不跪下，那是不必要，也不重要的，要誠心皈歸我佛，最重要的在於一顆心，而非在於一雙膝蓋，你明白嗎？」

「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走吧！」

就是這樣，不苦大師去而復返，更在客棧中帶走了包勝。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 * *

包勝一走，地寇堂一干叛將無不面面相覷。

卓蓋天神情冷漠，緩緩道：「人各有志，你們既要捨地寇堂而去，那便走吧！統統都走吧！」

衆叛將立刻拜跪於地，哀聲叫道：「總堂主，請恕咱們一時愚昧，誤信奸人之言……」

「總堂主海量包涵，饒恕則個！」

「咱們以後定必忠心効力，絕不再有半點異心！」

「都是單開山幹的好事！」

「對！」

「若不是單副堂主暗中擺佈，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卓蓋天突然發出一聲巨喝。

「都給我住嘴！」

聲威震天，客棧店堂中立刻變得鴉雀無聲，無一人敢再言語。

原本嘈吵不堪的店堂，倏地變得一片冷寂，連針落地之聲也可聽聞。

良久，卓蓋天才緩緩地接道：「這並不是你們的錯，也不是單副堂主的錯，錯，只在於我這個總堂主，爲了一個女人而方寸大亂，以致釀成今天這等局面。」

沒有人出聲。

既沒有人贊同，也沒有人否認。

似是默認者佔了大多數。

「風兄弟，你過來！」

風雪人立刻走了過去：「卓總堂主有何指示？」

卓蓋天苦笑一下：「我這條性命是你救的，還有甚麼資格向你提出指示。」

「若不是卓總堂主與不苦大師激戰多時，包勝那一劍，又焉能乘虛而入？」

卓蓋天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話雖如此，但仍然是你助我脫險，此事衆皆目睹，我是怎樣也賴不掉的！」

「此事休再提，以免壞了酒興。」

「風老弟要喝酒嗎？」

「隨時奉陪！」

「妙極，咱們這便找一罎美酒去！」

「來自海尊島的那一罎美酒，早已給咱們喝得點滴不留，只怕以後再也難以尋覓得到這等絕妙佳釀！」

「那倒未必，事在人爲耳！」

「找找看，那是不妨的。」

「好，咱們立刻便走！」

卓蓋天說走便走。

他拉着風雪人的手，兩人聯袂離開這客棧，走得頭也不回。

唐大石呆呆地望住丁珍珍：「風兄弟走了，咱們怎辦？」

丁珍珍小嘴一噘：「你是男子漢，你愛怎辦便怎麼辦！」

「當眞？」

「當然是眞的！」

「我甚麼都不想，只想好好睡一大覺！」

丁珍珍立刻一脚狠狠地踢向他的屁股。

「只顧着睡覺！去你媽的春秋大夢吧！」

* * *

包勝已敗，但地寇堂副堂主單開山一直沒有露臉。

他在甚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

直至包勝、卓蓋天、風雪人等統統離開客棧後，這位深沉不露的魔星才又再出現。

他一出現，就動手殺人！

除了他之外，還有九個黑衣人。

這九個黑衣人，身手極高，所用的武器卻是全然不相同。

有刀、斧、槍、鋼鞭、鐵鐗、銅鎚、狼牙棒及一對判官筆等……

殺氣騰騰！

下手絕不留情！

只聽見單開山冷聲喝叫道：「把這些懦夫全都殺了！一個不留！」

衆皆駭然！

單開山竟然要把地寇堂的叛將

悉數殲滅於此！

「太過份了！」有人怒吼。

「快逃！咱們是打不過他的！」

也有人十分害怕，奪門而出。

然而，單開山卻把守着客棧大門。

所有奪門而出的人，全都給他用一把鋒利的八尺大刀斬殺！

「你們這些儒夫，一個都跑不掉！」單開山獰笑不已！

其餘九名黑衣人，出手更是兇狠。

「噢……」

慘叫之聲不絕於耳！

不到片刻，地寇堂所有叛將，全都倒臥在血泊中，慘死當場。

單開山更是獰笑不已。

「以後，聖皇教再也不會有儒夫，只要有一個，就殺一個！」

單開山已公然背叛地寇堂。

地寇堂是否經此一役而盡數瓦解？

這就要拭目以待了。

* * *

又已夜深。

在紫石鎮西北二百里外，有一座城鎮。

這城鎮比紫石鎮還要小。

它就叫小石鎮。

小石鎮雖然地方小，卻有一戶威震江湖的人家。

那是小石梁門。

梁門，一門三傑！

梁一魁，外號「鐵石掌」。

梁一霸，外號「五行刀」。

梁一玄，外號「文武公子」。

梁一魁是老大，也是小石鎮的鎮長。

梁一霸平時很少在小石鎮內，但每逢梁一魁生辰，他一定會趕回來祝賀。

梁一玄，年紀最輕，今年才二十五歲，他文武雙全，因此被譽為「文武公子」。

這一天，並不是梁一魁的生辰，但梁一霸卻從千里之外趕回來。

梁一霸本在天山找尋雪參煉製丹藥，但不知如何，卻在三天之前回到小石鎮。

梁一玄是三兄弟中，智謀最傑出的一個。

梁一魁、梁一霸雖然年紀比他大，但遇上了重要的事情，一定找這位三弟商量。

這一晚，也不例外。

* * *

梁門巨宅的大廳，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梁一魁居中而坐。

他坐在一張豹皮大椅上，一身紫袍，滿臉愁容。

他雖然出道江湖已久，但卻性情並不怎麼豁達，只要有一點點稍為不如意的事情出現，他的臉色就會很不好看。

他的臉色不好看，並不等於他在擺架子，或者是把不如意的事情發洩到別人的身上。

他只是這副模樣。

有人說，他是多愁善感的大俠！

不管如何，人們還是稱呼他一聲「大俠」。

* * *

若論俠名之盛，梁一霸又遠比梁一魁更甚。

那全然是因為梁一霸喜歡四出走動之故。

梁一魁是小石鎮的鎮長。

他能夠成為這小鎮的鎮長，最少有一半以上的理由，是因為他幾乎長年累月，都獃在這小鎮裏之故。

假若他也和梁一霸一般，一年之中難得有幾天逗留在鎮內，那麼就算他再德高望重，這鎮長還是輪不到他。

至於梁一玄，他既是秀才，也是名滿小石鎮的梁三俠！

梁三俠和大哥梁一魁最大的分別，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笑口吟吟的。

他似乎從來也沒有皺眉的時候。

* * *

梁一霸首先開腔，他道：「怎會有這種事情出現？」

梁一魁搖搖頭，嘆一口氣道：「我怎曉得？就當它是一樁怪事好了！」

梁一玄笑了笑：「武功再高的武林高手，其實也和第八流的小嘍囉一樣。」

梁一魁又是眉頭大皺：「三弟此言，是甚麼意思？」

梁一玄道：「就算是天下第一的武功高手，其實也只不過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不錯，只是一個人，並不是神！」

「唔……」

「既不是神，就有可能犯錯，也有可能在忽然間交上了霉運。」

「這個……倒是不假……唉……但邵老前輩畢竟並非一般武林人物……」

「邵老前輩當然不是一般武林人物……」

梁一霸乾咳一聲，道：「說來也真是湊巧，我本在天山找尋雪參，不知如何，忽然心血來潮，彷彿知道出了某件大事，所以匆匆連夜兼程趕將回來……」

梁一魁道：「咱們兄弟同氣連枝，家中有事，你定然會心緒不寧，心中若有所感！」

梁一玄道：「這並不算是甚麼家事，只不過邵老前輩與我們家關係非比尋常，他老人家的事，也就是咱們三兄弟的事！」

梁一魁嘆一口氣，半晌才沉聲說道：「二十年前，若不是邵老前輩仗義出手，小石鎮上恐怕早已沒有梁門一族！」

梁一霸用力地點頭，道：「不錯，二十年前，川西羣魔南下江南，先後連毀江南三堡、五寨、十一武林世家，若不是那一役邵老前輩及時趕到，只怕……」

梁一玄道：「邵老前輩對梁門一族的大恩大德，那是不必再說的，問題是咱們目前應該怎樣處理此事！」

梁一魁道：「照我看……邵老前輩這一次走火入魔，情形非同小可，一個弄不好，說不定……」

梁一霸道：「這一點，也是不必再說了，咱們當前急務，是立刻要找大夫……」

「大夫？天下間有甚麼大夫，可以治癒邵老前輩這等傷勢？」梁一魁搖頭不迭，長嗟短嘆。

梁一玄沉吟半晌，道：「一般的大夫，自然是不濟事的。」

梁一魁的眉頭皺得更緊：「但在這等小地方小城鎮，又還能找到甚麼樣的一流大夫來？」

梁一玄道：「要找一個出色的大夫，當然要費點神，想想辦法！」

梁一霸道：「當今天下，若論醫術最精妙的，自然首推萬荷水軒的樂一公。」

梁一魁道：「樂一公遠居南海，而且行踪飄忽無定，要找此人，難如登天！」

梁一霸道：「那倒未必，要是快馬趕往萬荷水軒走一趟……」

梁一玄道：「不必了！」

梁一霸一怔：「三弟何出此言？」

梁一玄道：「樂一公雖然精於岐黃之術，但對邵老前輩這種特殊的傷勢，只怕不一定有辦法！」

梁一霸道：「這個……」

梁一魁道：「三弟所言，不無道理，須知練武之人走火入魔，並不等於一般傷病！」

梁一霸沉吟半晌，嘆道：「亦是道理……可是，除了樂一公之外，還有甚麼人能救邵老前輩呢？」

梁一玄道：「照我看，與其尋找名醫，不如尋找內力精湛的高手！」

梁一魁、梁一霸都是大半輩子練武之人，一聽之下，已明其理。

梁一霸沉吟良久，道：「憑咱們三兄弟的內力，可以幫邵老前輩脫離險境嗎？」

梁一魁眉頭一皺：「這個……那很難說……邵老前輩這一次走火入魔的情況，委實非比尋常……」

梁一玄道：「照大哥看，要是憑咱們三兄弟的功力，全都豁盡出去，有多少把握可以令邵老前輩脫離險境？」

梁一魁沉默良久，才緩緩地說道：「最多只有兩分把握！」

梁一玄道：「換言之，卻有八成失敗的危險，對不？」

梁一魁道：「的確如此。」

梁一玄道：「一旦失敗，後果怎樣？」

梁一魁的神情，十分凝重，他考慮了很久，才道：「一旦失敗，邵老前輩體內的眞氣，將會在岔道中迸走，以至一發不可收拾，那時候，縱使大羅金仙降世，只怕再也難以挽回！」

梁一霸道：「那麼……」

梁一魁道：「要是有更好的辦法，咱們絕不能冒這個險！」

梁一玄道：「萬一再也沒有其他善法，那又如何？」

梁一魁道：「當然只好孤注一擲，冒險一試，否則，咱們姓梁的子子孫孫，一輩子也無法抬起頭來做人！」

梁一霸、梁一玄聞言，都齊齊點頭，承認兄長所言不虛。

梁一玄道：「照目前情況，邵老前輩還可以支撐多久？」

梁一魁道：「最多三天！」

梁一霸道：「要是三天之內，咱們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也就只好冒險一試了！」

梁一魁道：「咱們冒險，那是義不容辭的，但邵老前輩身繫天下大局之安危，那是萬萬不能稍有半點差池的……」

* * *

在西廂客房，一個白髮老人，正在床上盤膝而坐。

此人赫然正是「頂天一劍」，又稱「酒帝」的邵逍遙。

邵逍遙的臉色，其白如紙。

在他身旁，站着一個神情焦急的中年大漢，正是彭怒。

邵逍遙何以會走火入魔？

梁氏三兄弟並不清楚，但彭怒卻是心中有數。

若論「罪魁禍首」，也許這人便是彭怒。

兩天前，邵逍遙在山嶺上指點彭怒練功。

他要彭怒練一套內功心法。

這套內功心法，練習時必須心無旁騖，專心一致才行。

可是，彭怒卻在練功之際，想起了他在地寇堂的種種遭遇。

他完全無法集中精神。

邵逍遙是一代大宗師，自然看出彭怒陷入危險境界。（未完•十）

上文提要：張三爺的大名響遍遐邇，連洋和尚魏泰邁也找他比武，張興隆表演了內力碎鷄蛋的中國武功，洋和尚表演子彈射擊蘋果，滿以爲張興隆不懂射擊，詎料……玄素大師見徒弟健康成長，決定離開碧雲觀，臨走叮囑他，五十歲後到羅浮山找她……張興隆決定上揚州，在揚州他又做下了令人稱頌不已的好事，教訓了拈花惹草的「拈花太歲」……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大展身手儆惡人　碼頭掌舵露鋒芒

張興隆忙站起來說：「伯母有興趣命小姪表演，小姪那有不遵命之理，我就怕練得不好，請伯父、伯母多多包涵……」

說罷叫二管家顧福找來九個制錢，在手裏掂了掂說：「小姪將小錢朝上甩去，用第二個打第一個，第三個打第二個……第九個打第八個……」張興隆把九個制錢分兩手拿，走至天井裏，回身向客廳裏的人們一拱手說：「小姪獻醜了……」

張興隆把右手往上一拋，一個制錢滴溜溜地拋上了天，又把右手往襠下朝後甩出，來了一個「烏龍探海」，就聽「叮」一聲響，把第一個制錢給打響了。

接着左手往背後朝上甩出，來了一個「蟒蛇出洞」，就聽「叮」一聲響，把上空第二個制錢給打響了；

右手由襠裏向上來了一個「猛虎上山」，又聽「叮」一聲響，把第三個制錢給打響了；

左手一個「回頭望月」，制錢由右肋下飛出，「叮」一聲響，把上空第四個制錢給打響了；

再一個「鷂子翻身」，翻了個觔斗，從身底下往上打，「叮」一聲響，把第五個制錢給打響了；

左手一揚，兩脚左右一抬，一個旋風腿，一個制錢從側身下邊飛出，就叫「叮」一聲響，把第六個制錢給打響了；

右手再一甩，來了一個「猛虎出洞」，頭朝前方一躬，一個前翻，又由身底下打出第八個制錢「叮」一聲響，把第七個制錢打響；

又來了一個就地「九連翔」，人體轉上九個圈，像風車似地快，快得連面目都看不清了，就在這連續轉動的過程中，打出了第九個制錢，把第八個制錢給打響了。

這漂亮輕捷的動作，看得人們都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還是顧老爺帶頭喊了聲：「好……」在座的太太們，和邊上圍觀的人才跟着喊：「好！好！」

張興隆又把二管家顧福撿起的九個制錢拿在手中，把九個制錢疊在一起，臉部表情還是那麼隨和微笑，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兩個指頭一捏，祇聽得「喳、喳」連聲，九個小制錢都成了粉末了……看得顧老爺、大奶奶、二奶奶和在座侍服的婢女，下人們都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了。

張興隆笑嘻嘻地拍去兩個手掌上的銅屑粉末，對着在座的顧老爺、大奶奶、二奶奶說：「小姪獻醜了……」

顧老爺高興地對張興隆說：「興隆賢姪眞是名震江淮的大英雄、大俠客……」

張三爺靦覥地笑着說：「伯父大人誇獎了，小姪祇是匹夫之勇而

已。」

大家談談笑笑很是熱鬧，張興隆借此機會向顧老爺稟報說：「小姪明日一早就過江去鎮江，今晚在這裏向伯父、伯母們拜別，謝謝你們這幾天對我的熱情款待。」

顧老爺知道張興隆去意已決，難以挽留，當即叫大管家顧德去賬房取來一百兩銀子，贈予張興隆作爲去上海的路費盤纏，張興隆說甚麼也不肯要，最後大奶奶、二奶奶也開口說了話，張興隆是却之不恭，收下了三十兩銀子，就在客廳裏向顧老爺和兩位夫人一一拜別，因爲他們早上都有睡懶覺的習慣，不再送行了。

一宵無事，直至來朝天一亮，仍由二管家顧福服侍張興隆，套上車，由趕車的顧安送張興隆至碼頭下船，大家揮手告別。

這顧福和張興隆相處了三天，親密無間像兄弟一樣，毫無架子平等對待，這時的顧福却也依依不捨，在心中默默祝禱好人一路平安……

* * *

不到一個時辰的長江橫渡，順風順水，張興隆由六圩乘船來到鎮江碼頭，這鎮江碼頭，比起揚州要熱鬧多了，它是長江中下游必經的江南寶地，現在船靠岸，纜繩掛上碼頭，熙熙攘攘的人羣，挑夫擔着行李，貨主僱車子，都爭先恐後地離開碼頭……

張興隆背着青布包裹往前走去，正走着，忽見前面一陣紛亂，圍着一羣人，看見裏邊五個當兵的，押着十個挑夫扛着五個箱子，上了碼頭不肯給錢，當兵的還要擺臭架子，挑夫要錢是觸犯了當兵的尊嚴，就用鞭子「啪、啪」地邊抽邊問：「還要錢嗎？」

當時由碼頭邊上出來一個粗壯敦實的年輕人，把這個當兵拿鞭子的手腕給握住了，大聲說道：「不許打人！」

這五個當兵的當中有個爲首的小頭目，腰裏還繫着腰刀，氣勢洶洶地看着這個年輕人，右手一抬，示意四個當兵的上來，大着嗓門嚷着：「給我打這個臭小子……」

四個當兵的一聽小頭目吩咐，就如狠似虎一般和這個粗壯的年輕人扭打在一起，俗云：「雙拳難敵四手」。何況現在是雙拳要敵八隻手，最後年輕人終因人單勢孤，寡不敵衆，被他們四個當兵的高高抬了起來，再往下摔去，這叫做「三合土」，可以把人體內臟砸壞出血，致殘或傷命。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張興隆一挺身跳進了這個是非圈，單手一托，把這個年輕人托在手中，又往上一拋，這個年輕人的身體就有二人多高，離開了四個人的手掌，自己再往上一跳，把年輕人托住，往外一帶，離開了四個人的圈子，輕輕地把年輕人放下。

張興隆把包袱交給這個年輕人說：「兄弟請你給我拿一下，我去找他們評理。」這四個人一楞，手上的人被他一把給托過去了，這速度快如閃電。

張興隆已跨上一步，衝着這五個當兵的說道：「你們要人家扛活不給錢，祇給鞭子，人家來勸架，還要人家的命，你們太不講理了……」

這個爲首的丘八把眼睛一瞪，滿臉殺氣，指着張興隆說：「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來這找死……孩子們給我打！」

張興隆一擺手說：「你們倚仗人多好欺人，幹脆你五個人一同上來，五對一怎麼樣？」

這個爲首的丘八聽了後火冒三丈，怒目圓睜，狂叫一聲：「好小子，你有種，今天非打扁你不可！」

這時碼頭上的人羣都停足留步，圍了一個圈子，好奇地來看熱鬧，這五個當兵的到底是行伍出身的老兵油子，馬上就擺了一個包圍陣勢，讓你五面受敵，不讓你背靠牆或樹佔據有利地形，祇打左、中、右三個方向的可能。

張興隆心裏思忖讓這個爲首的先躺在地上，上面再壓上他們四個，所以他眼睛注視着前面這個兵，朝前一衝，身子一矮，閃在爲首的右邊上，一個「反身撒種」的右掌，輕輕地打在這爲首的右大腿胯骨上，就聽「咚」一聲，摔倒在地，臉朝下趴在地上，爲首的祇覺半個身體痲痠無力，動彈不得。

張興隆左手一個「虎擺尾」，一巴掌打在另一個兵的大腿上，他剛朝下坐，張興隆一個箭步，用右手提起他的右腿一摔，讓他臉朝下趴着，壓在這個爲首的上邊。

張興隆這時又是一個「鷂子入林」，鑽入兩個兵的脅下，由他們的身後同時左右一頂，頂在兩個兵的臀部「環跳穴」，這兩個兵的大腿都痲酥無力，彈動不得，張興隆一個大轉身，將兩個兵抓住，一一疊在兩個趴着的上面，這第五個兵一看不對勁，怎麼這樣快就都趴下了，他還沒有反應過來，張興隆左手像閃電一樣快捷，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這個兵的感受和先前四個一樣，整個身體痲木，無力動彈，任人擺佈，張興隆用右手又將他右脚踝抓住提了起來，朝他們四個人身上放下。

張興隆大聲說道：「你們都不許動，若要動我就廢了你們。」

這五個大兵都乖乖地趴着不敢動。

張興隆又問：「你們現在服不服？」

五個兵趴叠在地上，衆口齊聲地說：「好漢我們服了。」

張興隆說：「好！現在你們都給我爬起來。」

這五個人「哼哼、哈哈」地爬起來，混身是土，站也站不直，躬着腰苦着臉……

張興隆說：「你們叫人扛活不給錢，這是血汗錢，你們都不想給，太沒出息了。」

又轉過頭來問：「扛活的兄弟要多少錢？」剛才被皮鞭抽打的脚伕說：「一共二錢半銀子。」

興隆衝着當兵的說：「給錢吧！一共二錢半銀子。」

那個爲首的丘八連聲說：「是，是。」掏了二錢半銀子打發了脚伕。

張興隆對着這五個兵說道：「你們仗着人多就欺侮人，還要打傷人家，太傷天害理了。」

說罷，在地上找來一塊拳頭大的花崗石，放在手裏，用兩手掌一合、一轉一壓，就聽「沙沙……」石頭成了石粉。

在場的人們都看得目瞪口呆。

興隆又對他們五個說道：「我和你們無怨無仇，所以沒有用力打你們，你們骨肉不傷，希望你們下次不要再這樣欺侮人，如若不然，你們的骨頭有這石頭硬？」

爲首的說：「是……是……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請問尊姓大名？」

張興隆說道：「我是淮安張興隆。」

這個爲首的高興地說：「您老就是名震江淮的張三爺嗎？」

張興隆說：「我叫張三。」

這個爲首的趕緊上前兩步，「噗通」一聲向張興隆跪下說：「見過三爺，恕小的有眼無珠，冒犯三爺。」

張興隆說：「起來，起來。」

這個爲首的站起來對張興隆說：「我叫姚運海，我的表姑父叫夏震江，您老和我表姑父是生死之交的弟兄，您老也是我的長輩，今天實在不知，多有冒犯，望三爺恕罪……」

張興隆扶住姚運海的肩膊說：「兄弟，我們是不打不相識，都是一家人，就不說兩家話，以後就別再做欺侮苦力脚伕的事了。」

姚運海說：「日後一定聽三爺你的話，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這時拿包袱的年輕人走過來，「噗通」朝張興隆跪下說：「小的叫王大鵬，叩見三爺。」

這些脚伕苦力見王大鵬叩見張興隆，也都跟着過來，「叩見三爺，叩見三爺。」

張興隆叫姚運海和王大鵬相見，介紹認識，消除了嫌隙。

張興隆叫王大鵬幫着僱車子，爲他們運輸五個箱子，張興隆又從包袱裏摸出五兩銀子，交與姚運海作車資用，姚運海說甚麼也不肯收，王大鵬也欲作東，姚運海也不肯，姚運海實因公事在身，無法與他們兩位盤桓，依依不捨地，匆匆向張興隆、王大鵬告別。

* * *

鎭江碼頭上發生的一場毆鬥，經張興隆恩威並施，此事算是妥善友好的了結。張興隆看着姚運海走後，也預備離去，王大鵬說甚麼也不讓興隆離開，熱情至誠地挽留他，並請至家中和父親王雄鷹相見，把碼頭上自己遇難的事和父親說了一遍，王雄鷹是千恩萬謝，因爲張興隆行俠仗義的名聲，在江淮一帶名頭實在太大，如雷貫耳，今天又有恩於自己的兒子，眞是由衷感激佩服。

王雄鷹是鎭江水碼頭的大把頭，也是大字輩的人物，和淮安夏震江都是同輩人物，雖無交往，但互相都有了解。現在兒子王大鵬，幫着出山管事，來接替碼頭上的一切事務，今天張興隆路過鎭江，和王大鵬相遇，年輕人有共同的語言，兩人相處甚歡，特別是年輕的王大鵬，對張興隆是既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又崇拜他的武功蓋世，更熱愛他的人品善良俠義，不肯下毒手傷人，邀他在鎭江多住幾天；還特地在家裏收拾了一間清潔華貴的客房，讓他休息，又陪他遊了金山、孤山等鎭江各名勝古蹟，吃了大小館子，至誠之交，待之如上賓。

王雄鷹今年六十二歲，生有三個女兒，都已出嫁，身邊這個小兒大鵬，今年十九歲，生得虎背熊腰，有一把蠻力氣，爲人敦厚，張興隆也覺得這年輕人厚道可交，兩人年齡相若，越談越投契，兩人就拈香結拜爲異姓兄弟，張興隆長一歲爲兄，王大鵬小一歲爲弟，又來拜見王雄鷹夫婦倆，樂得兩個老人合不攏嘴。

王雄鷹深深知道，在鎭江碼頭把持，僅憑自己的這點過時雄風，還是遠遠不夠的，現在有了名震江淮的大俠張興隆和大鵬結爲兄弟，這靠山就牢固多了。所以他是由衷地歡喜，爲了擴大影響，特地在鎭江老半齋酒樓，設宴擺酒請客，把自己的徒子徒孫，和鎭江幫會裏有影響的頭面人物，全都請來赴宴。

席間介紹名震江淮的張三爺，又是自己兒子大鵬的結義把兄……并喚這些徒子、徒孫過來拜見三

爺。

大家歡快地吃喝着，忽然有幾個徒弟，借着酒興，把着酒壺來向三爺敬酒，張興隆是滴酒不沾的，王大鵬搶着爲把兄說明：「三爺從不飲酒，請大家見諒。」

其中一個徒弟說：「今天大家高興，請三爺爲我們表演一個絕活，讓小的們開開眼界……」

張興隆笑呵呵地說：「承蒙大家弟兄對我的抬愛，在下也沒有甚麼好看的絕活，就在牆上爬一圈給大家看看吧！」

說罷，人走至牆壁處，背靠牆壁，手掌心向後撫在壁上，兩脚心貼牆壁，兩脚尖踮着，祇見他向上一縱躍，人像壁虎似地，左扭、右擺地手脚並用，就這麼「颼、颼」兩下，人背貼住牆壁已上了屋頂，身體吸住屋頂不動，又在屋頂上轉了個圓圈，輕鬆地下來，衝着大家抱拳說：「各位弟兄們，在下獻醜了，練得不好，請大家多多原諒。」

大家轟地一下像滾油鍋裏放進了涼水「嘩」一下炸開了鍋，「好……好，三爺的功夫好！」大家扯着嗓門喊。

王雄鷹當時在席間都看在眼裏，覺得從前傳聞有這等功夫，但從來沒有親眼見過壁虎功，身體能吸住牆壁，能吸住屋頂，今天有幸算是開了眼界。

在這熱鬧的宴會，大家都很滿足，江淮出了個行俠仗義、武功出衆的能人，都在議論着三爺的功夫和爲人，有的人說：「我在碼頭上親眼所見，他一個人打五個丘八，讓他們臉朝下趴着，嘴啃泥地，沒有一個不聽話的……」

那個說：「還有比這個厲害的，去年在淮陰，八大金剛，也是他三爺一個對八個，把八個金剛都放趴下，却不打傷他們，點到爲止，三爺的武德好……」

酒席宴間，大家都歡欣鼓舞，成了讚美表彰張三爺的盛會。

在鎭江，張興隆和王大鵬兩人又盤桓了兩天，在閑談中，張興隆對王大鵬推心置腹，談到做人的道理，要王大鵬虛心請教有學問的老先生，多聽些故事，裏邊有做人的道理，還要讀書識字，才能幹大事，他談到自小出苦力賣豆腐，因爲遇到好人，所以識了字、讀了書，一切要靠自己刻苦學習，千萬不能懶惰；更不能酗酒亂性傷身，賭博傷財敗家；好色荒淫過度必致損壽送命；莫與人好勇鬥狠；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要謙虛處世，方保平安立身……我到上海後，如能有了立脚基業，我們兄弟還是要互相提攜扶助的……」

王大鵬一一牢記心中，感謝張興隆對他的關心教導。

打這以後，他完全改變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學起三爺文質彬彬的氣度，有禮貌謙遜，拜老師，認認眞眞地讀起書，處處以三爺爲榜樣，完全改變了過去粗俗的樣子。

在管理碼頭事務上，能以理服人，頭頭是道，使人們信服，提高了威望，這種精神力量，全來自張興隆的教導。

王雄鷹看着自己的兒子一天天長大，像張興隆那樣以理服人，使衆人信服，感到人和人就是不一樣，跟好人學好樣……所以他們一家對張興隆是益發感恩不盡……

在鎭江逗留期間，王大鵬還陪張興隆去茅山道觀，參觀了一番，張興隆看看這靜靜山中的道觀，脫離了人間的恩怨煩惱，確是一個修心養身之處，也更堅定了他五十歲後，脫離紅塵去羅浮山見師父，一心修道的信念。

張興隆在鎭江，住在王大鵬家裡，整天有王大鵬陪着，招待體貼周到，直至第六天，在王大鵬家晚飯時，張興隆向王雄鷹夫婦倆告別，王雄鷹拿了二百兩銀子，交張興隆作爲去上海的盤纏，張興隆婉言推辭，說甚麼也不肯要，最後是却之不恭，拿了十兩銀子。

第二天一早起床，張興隆不願驚動別人，由王大鵬向熟識的人代爲辭行，僅王大鵬一人陪送，兩人依依不捨互道珍重揮淚而別。

張興隆悄悄地上了上海的長江班大木船。大木船是平底的木帆船，經過兩天時間的航行，第三天一早就到達上海關橋碼頭上岸，沿着江邊向北走，來在北橋堍，鋪着一地石子的台階路，在向東一條馬路內叫「滿庭坊」，這裡的客棧、飯鋪，一家挨着一家，很是熱鬧，張興隆揀了一家較乾淨的客棧，字號叫日昇客棧，在樓上租了一間房，把包裹寄下，此時雖說已是下午，但離晚飯時間尚早，張興隆把身上揣的金懷錶看了一下，已是下午快將四時，就獨自去外邊溜達。

在鄭家木橋北堍，是石子砌的路，路中間還鋪有石條，供獨輪車來回走，日子一久，石條中間磨出車轍，當時這條街就被衆人叫做「石路」，一直向北走，可以到蘇州河邊上的老閘橋。

張興隆一路走來，只見兩邊店鋪林立，多數是估衣鋪，在店門口有兩個店員，扯着七八成新的衣服，放直了喉嚨嘶叫着衣料高級，價錢便宜，還有皮貨局、桂圓行、茶葉店、大酒樓，又有一家裝璜考究的「黃仁和茶食店」，店堂裡，曲尺柜枱上角，豎着塊金字招牌「黃餑餑號」，凡來店中買茶食、點心的顧客，總會看到，「黃餑餑號」的

店招，至於餑餑與餅的分別在那裡？大多數人是不清楚的。

張興隆帶着這個疑問，一路向北走來，看見有一個北方口味的飯館，叫「復盛居」，時間是下午四時多，離晚飯時間尚早，但肚子早就餓了，還是一早在碼頭上吃的。

張興隆來在裡邊坐下，堂倌上前熱情招呼，說的是純正的北方話，張興隆感到很親切，他向堂倌要了一碗水餃，是韮菜肉餡的，很是可口。

張興隆對堂倌說：「你們做的水餃味道好極了！」

這堂倌四十左右，為人和氣，聽客人讚賞水餃做得好，心裡高興，這時才四點多鐘，離晚飯開市時間還早，沒有客人，就和這位最早來店的客人閑談了起來，介紹了本店好多可口菜餚，如螞蟻上樹、木須肉、爆海蜇頭、酸辣湯等北方口味的菜餚，希望客人下次再來品嚐，張興隆也點頭笑答：「一定來，一定來品嚐。」

這位堂倌善於言談，使人感到親切，張興隆秉性好學，就試探着把剛才存入腦中的餑餑疑問了出來，請教這位能言善談的堂倌。

堂倌高興遇到了知音，就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餑餑乃是一種糕餅茶食點心，是黃仁和茶食店發財致富的產品，黃仁和起初在蘇州老家並沒有名氣，湊巧黃仁和的隔壁鄰居，是一位在外地為官，撈飽了金銀財寶，回蘇州定居的達官兒。原來他們兩家後院有一扇相通的後門，後門成了兩家相互往來的通道，往來頻繁。

茶食店的黃老板和這位達官兒經常飲酒談心，過從甚密，有一次兩人飲酒，酒至半酣，這位達官兒嘆了口氣，說出膝下無子，無後的苦惱，想請黃老板幫忙下種，因為黃老板家的孩子成羣。

黃老板開始不敢從命，但最後拗不過這達官兒的至誠相請，只得應允了，並着他在姨娘羣中，揀了一位年輕健康的小姨娘，待她癸水來潮乾淨後的六日之中才來。

這位達官高興的去了，一直等這一天的到來，達官兒上午請來了黃老板，言明今天正是時候。黃老板又提出了要求說：「今晚三更天，在姨娘房內，備下熱酒、熱菜、熱湯，兩人洗好熱水澡，方能交媾，我三更天必到。」

這達官兒自去吩咐準備辦理這些瑣事，盼着夜晚的降臨，等到起更，好不容易盼到三更天，不見黃老板來，又等至四更天後也不見人來，五更天了還不見人來，這達官兒由急生氣、氣生憤、憤生恨、自忖老子買了爆竹給別人放，人家還不承情，一怒之下把熱酒、熱菜、熱湯吃了起來，和姨娘兩人一同洗了熱水澡，就這樣雄赳赳地自己上場了。

如此有意識地栽花，花發了，這姨娘果然懷了孕，又生了兒子。

起初這達官兒怪黃老板不守信用，說話不算數，但經黃老板解釋，原來這達官兒在在衆多的姨娘中週旋，居然沒有一個姨娘能懷孕，說明這達官兒患的是冷精症，現經熱酒、熱菜、熱湯、熱水浴，和一怒之下的眞火，成為憤恨之氣，氣衝血湧，使精子振作興奮，成活率就高了，能和卵子相交成形結胎，生出了兒子。

這達官兒聽後頓釋前隙，為了表示感謝，用銀兩饋贈黃老板。

黃老板說：「你不要用錢謝我，只要你一句話，足可以謝我了。」

達官兒問：「甚麼話？」

黃老板說：「在你令郎公子滿月擺酒的時候，你規定不收任何禮物，只收黃餑餑號的餑餑，越多越好……」

達官兒一口應承，說：「這事好辦。」

就在達官兒的小孩滿月擺酒的那天，賓客臨門，都來吃酒賀喜，由賬房先生關照：「禮單凡金銀首飾一概不受，只收隔壁黃餑餑的餑餑，越多越好。」

只見一擔一擔的餑餑，賬房是照單全收，送進達官兒的府第，當即又由後院門挑至黃餑餑號，再由黃餑餑號賣出，如此不斷循環，黃餑餑號是財源大進，名聲大噪，做了一個名利雙收的賣買，至於餑餑屬何品種？人們也沒細究，只知大概，是可以吃的，類似脆、甜、酥、香的餡餅而已！

黃老板發了財，從蘇州來在上海石路，開了黃仁和茶食店，「黃餑餑號」的發財招牌，仍成為曲尺柜枱的店招。

這段故事，經這位堂倌繪聲繪色地一說，非常生動，把張興隆對餑餑的來歷疑團解開，餃子也吃飽了，就此起身付了帳，堂倌高興地對興隆說：「少爺您老慢走，下次歡迎您老光顧小店。」

張興隆也笑吟吟地說：「有空一定來聆聽你的高論。」

張興隆信步往橫馬路走去，在暮色蒼茫中，見兩邊每家的門外，已掛上燈籠，燈籠上都寫有名字，甚麼大喬、小喬、賽貴妃、小西施、林黛玉……之類的美女名字，再一看牆門上還掛有牌子，叫甚麼迎春坊、會樂院、羣玉坊……的牌號，此乃上海堂子的所在地，來的客人們，坐着裝飾考究的馬車，下得馬車，都是穿綢着緞，油頭粉臉的公子哥兒，或巨富商賈之糟老頭

子等人物，那些個站在門口，插花戴簪、塗脂抹粉的女人，急急地迎了上去，操着吳儂細語，親熱地又扶、又攙地把這些嫖客接了進去。

張興隆邊走邊思忖着，這花花世界，為了生活，這些可憐的女人們，不得不強顏歡笑，做着違心的事，實在可憐。

張興隆順着一條巷子往南走去，到了東新橋，沿着河濱回到、芳他住的日昇客棧。

張興隆正沿着河濱邊往前走着，忽聽有個姑娘的聲音在喊「救命。」循聲看去，見前面有人影晃動，忽的救命聲又似被人卡住了。

張興隆雙脚一用力，一個彈跳，就站在這幾個人面前，夜色雖黑，但還有一點月色，看清是三個男子，一個女人，挾住一個鄉下姑娘，拖着往前邊走。

張興隆站在他們前面，攔住去路，大聲喝問：「幹甚麼的？夜裡搶人。」

當時這三個男人中有一個為首的開口說道：「儂勿要多管閑事，多吃屁，阿拉(我)屋裡的事體不要儂管……」

張興隆說：「你讓她講話。」

這個姑娘在他們兩個男人的挾持下掙扎着，剛才這個女人曾用手絹捂住她的嘴，姑娘看見來了一個人，也就膽大放心，就大喊：「救命！」

張興隆一看這個架勢，心裡已有了幾分明白，厲聲說道：「快放了她，不然我就廢了你們。」

這個為首的男子，氣勢洶洶地命令另外兩個男的說：「給阿拉擺平伊，丟到濱裡去。」

這兩個傢伙像狗一樣，聽到主人一聲呼哨，就向張興隆撲了上來。

張興隆心想今晚不動手是解決不了問題，只能動手了，所以張興隆採用的是速戰速決的辦法，一個出手就抓，抓住了就放倒在地下，這兩個傢伙，手還未曾接觸到張興隆的身上，就被抓住，混身像觸電一樣，痲遍周身，連話也講不出來，就「砰砰」地倒在地下，因為太快，這個為首的男子，還沒有回過神來是怎麼回事，自己也被抓住，混身痲酥倒在地上，那個女人也是如此下場，都乖乖地躺在地上，連聲音也叫不出來。

張興隆上前把姑娘被細住手脚的綁繩解了，問清了姑娘被綁來此的原因，這姑娘是浦東塘橋人，姓胡名引倌，今年十六歲，家中有父母弟弟，連她四口人，以種菜為生，平日閑暇時粘糊些長錠(冥府用的紙錢)，逢初一、十五朔望之日，傍晚時分，來至浦西，穿街走巷叫賣，賺些油鹽錢，貼補家用。

今天帶了一點長錠，來浦西叫賣，直奔老西門金家坊汪楊氏家，這汪楊氏是一個媒婆，上月十五這姑娘來時，把長錠都買下了，她瞄準了這胡引倌姑娘有幾分姿色，所以又約好半月後的初一晚上，把長錠送來，在家裡倒茶端點心，問清了家庭情況，所以今天初一，她早早約好了四馬路羣玉坊堂子裡的娘舅(管事、老鴇代理人之類)和兩個跑腿的……同來到新橋街抓人交錢，這汪楊氏騙胡引倌，說這些長錠是她的小姐妹要的，把這些長錠送去再拿錢。

胡引倌當時信以為眞，跟着汪楊氏來到新橋街，他們三個已等在橋北堍，這個為首的娘舅上前，和汪楊氏打了招呼，就上前把這姑娘上下打量了一番，又把她的下頷抓着，朝上托起臉蛋，仔細地看着說：「可以成交。」

汪楊氏說：「好吧！一手交錢，一手交人，錢拿來，人帶走。」

這個娘舅說：「再走前面一點，交錢帶人。」

汪楊氏說：「人的模樣比上次的那個還漂亮，保你賺大鈔票，三百兩拿過來，就此地交人吧！」

這個娘舅把三百兩銀子的小包裹遞過來說：「此地三百兩，我人帶走！」

此時胡引倌方始明白，自己被人家當商品賣了，急着轉身想走，這兩個急忙拿出繩索，把她的雙手綁了，為此她情急叫「救命」。被剛巧從這濱邊走過的張興隆聽到了。

據說這個媒婆做此傷天害理，逼良為娼的事，已非一次，她男人也是地方的痞子，整日無所事事，專營敲詐勒索之能事。

今天這媒婆躺地上在無法吭聲，張興隆聽姑娘說了事情的前後經過，轉過身來，對着媒婆一個巴掌，解了穴位，這媒婆開了口說：「好漢饒命，我下次不敢了。」

張興隆隨手給她點了啞穴，她當即開口不得，轉身又對那個為首的男子一個巴掌，解開了啞穴，這個堂子裡的娘舅也開了口說：「我們將本求利，我付了三百兩銀子來帶人……」

張興隆心想此輩吸血虫，放在人間終是禍害，日後不知還要殘害多少無辜？一抬手又點了啞穴，他也開不了口。

張興隆上前把他們袋中的銀子都搜了一下，又把這包三百兩銀子分成三份，一份是二百兩，另兩份是各五十兩，放在這兩個跟來的人身旁，對他們說：「看在你們不是主謀，一人五十兩銀子，各自逃命去吧！他們兩個人的事就當不知道，不然對你們沒有好處。」

這兩個人口雖不能開，耳朵能聽得見，心裡也明白。

這二百兩銀子就交予與這姑娘，並對她說：「這銀子你拿去貼補家用，不要再做這個營生了。」

這姑娘「噗通」一聲跪下，對着張興隆連連叩頭，千恩萬謝。

張興隆連忙把她扶起；同時又轉過身去，對這一男一女，一人一腳，把他們踢進河裡，只聽「噗通、噗通」兩聲，這兩個惡貫滿盈的罪人，就到地獄裡去了；又對這兩個躺在地上的人說：「你們安心地躺着，天亮前會行動自如，你們把這五十兩銀子拿去做個小營生，不要幫做逼良為娼事了。」

說罷送這個姑娘離開這裡，到了這姑娘的家門，張興隆轉身要走，這姑娘慌忙跪下攔住說道：「恩人請稍坐再走……」

當時驚動了父母，從屋裡開出門來，見了這情景，問明了原因，也是感恩不盡，硬要請進屋去坐一坐。

張興隆看着他們家人相見，也就放心了。胡家又請教了張興隆的名字，張興隆一拱手轉身一縱，人消失在黑夜中……

胡家保住了女兒的清白，又得了二百兩銀子，在家裡供了「恩公張青龍長生之位」，由於蘇北口音的關係，興隆誤作青龍了。朝夕焚香膜拜，感謝恩人。

張興隆照剛才來的原路，施展起懸浮、縱跳、竄躍的飛行術，在那殘垣斷壁的城樓上跑了起來，一瞬眼的工夫，就來到老北門的城門樓了，這時已三更多天，覺得肚中有點飢餓，就在麵攤上要了一大碗餛飩，回到客棧睡下。

張興隆這一覺好睡，直至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身，店小二送來熱水漱洗完畢，又要來兩籠小籠包子，一面吃着，一面思忖，顧燕萍、陸鴻斌還有魏泰邁給他的地址，是否去找他們？初來乍到上海，雖是人生地疏，兩眼一抹黑，但急着去找人家，依賴別人，總覺不妥，還是先測試一下自己的能力，究屬如何？待做出一點成績出來再去找他們吧！

這次和王大鵬在鎮江分別時，受他之托去找他的表哥蔡達明，在上海隆昌路碼頭幹活，要張興隆無論如何去找他，扶助他一下，讓他走上正道。

張興隆覺得受人之托，應該忠人之事，他打定主意，結清客棧的房錢，就僱了一輛馬車，逕直往黃浦江邊，順着黃浦江邊一路向東，祇見江邊蘆花飄颺，江中時有三桅海船在航行，是舟山漁場來的，魚船底尖，兩頭翹，船頭兩邊還有兩個大眼睛，看上去很神氣，望對江看去，浦東也是綠茫茫地一片，江中也點綴幾艘兩頭翹的小舢板。

本地人搖船的多用平底的，兩頭平平，用雙槳划，或者前面再加一個人划單槳的小木船，蘇北人叫「划子」。

黃浦江水，隨着風兒吹起陣陣波濤拍打着江岸，「啪、啪」有聲，馬車輪子的滾動聲和馬蹄的的的聲，有節奏地歡跑着，約一枝香的工夫，張興隆下了馬車，付了車錢向江邊走來。

江邊蘆葦蕭蕭，蘆花飛揚，這裡的江面較寬，江中央停泊有幾艘外國大貨輪，在船舷邊，平排地靠着很多的平底木駁船，由貨輪上三叉式的起重機吊下大件的貨物，放在木駁船上，再由木駁船運至淺水的岸邊，在岸邊豎有石頭鑿就的馬頭，供船上套纜繩用，像個阿拉伯「2」字，這就叫「石馬頭」，石馬頭合則為「碼頭」，沿用至今。

這些大機器由駁船運至岸上，都是靠肩挑人扛、苦力腳伕來完成的，現在叫搬運工，幹這些活都是身強力壯的彪形大漢才能勝任。

當然收入也不少，由於收入多，就由會營鑽的人來把持，他利用關係和勢力，與報關行掛上鈎，知道外國大貨輪何日卸甚麼貨，上碼頭需要多少勞力搬運，由他估算，開價承包，再由大包轉手二包，層層盤剝，至扛大件出苦力的人手裡，已是所剩無幾了。

俗云：「吃力不賺錢，賺錢不出力。」那些大包、二包不出力却能賺大錢，這些最下層，出苦力，出大汗者，賺錢最少。

為了維持生活，他們運甚麼，就搬甚麼，如搬南北貨、紅棗、桂圓、干貝等，就把這些背着的麻袋包子打開，把這些南北乾果，放在大褲管裡，腳踝處是紮褲管的，這大褲管裡可裝十來斤乾貨，上身內衣寬衫腰紮腰帶，也可裝東西，外罩大短褂，扣上密密麻麻的鈕子，有時候碰巧能弄些回來，可以換些錢糊口。但碼頭上有巡警、巡官，一旦被他們逮住，就要吊起來打個半死，半個月扛不了活。

當時的辦法有一個，要找靠山，如拜巡官為老頭子，偷來的東西與他們平分，這樣就可以保平安。

這天湊巧張興隆來楊樹蒲的江邊碼頭，看見很多人朝圍着的人圈擁去，與隆也趕緊兩步湊上去看個究竟，祇見裡邊有兩個巡警如狼似虎，綁着一個光着上身的年輕壯漢，滿臉是血，預備將他吊在樹上抽打，說他是領頭偷倉庫裡的東西，要他招認餘黨，他就是不說，祇承認一切都是他一人幹的，別人的全不知道。

兩個警察把扒下的衣服都棄在地下，邊上看着的人都握着木棒，敢怒而不敢言，後來又來了一個大漢，敞着胸，腰纏寬皮帶，銅製的皮帶扣子有巴掌大小，銅上還刻着黃天霸手執鋼刀的英雄好鬥的形象，後面跟着兩個聽差的，左搖右晃，趾高氣揚地來到吊着的這個人面前，指手劃腳地，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浦東話說：「今朝你們給我狠狠地打，非要打得伊開口，要伊招出同道，日本大板關照，一定要查出來。」

當時在場幹活的苦力們，多數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窮苦人，有湖北人、四川、安徽、蘇北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蘇北人。

張興隆看在眼裡，很是氣憤，就同邊上的工人說：「老哥，請問他犯了甚麼罪？」

這個人一聽張興隆也是蘇北口音，就「唉」地一聲嘆息，說：「他叫蔡達明，是個好人，他是為別人頂罪受苦。」

張興隆聽後心裏一震，口裡喃喃地說道：「蔡達明，對，就是他了，是自己來這裡要找的人。」

張興隆即分開衆人，跨步來到圈子裡，衝着這敞胸露懷的浦東人一抱拳說：「朋友，你把他放了吧！有事好說。」

這個敞開衣襟，露着寬皮帶的人叫「九斤黃」，實際他的名字叫黃九根。

他是浦東人，一看來者是個毛頭小伙子，講一口蘇北話，對他上下地打量了一番；毫無出奇之處，完全是個「鄉巴佬」，就不屑一顧地，眼睛看着天上，開口說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在老子頭上管閒事來了，識相點，你給我滾！」

張興隆覺得這個人蠻橫無理，不可言喻，今天看樣子用語言是商量不通的，就大聲說道：「今天這事我是管定了，我現在數一、二、三，給我放人，不放人我就對你無禮了。」

說罷看着「九斤黃」，口裡說道：「一……二……三……」

這個「九斤黃」自以為有兩個巡警、兩個跟差，加上自己五個人，那有對付不了這個「鄉巴佬」的道理？所以一點也不把張興隆放在眼裡。

張興隆喊完三後，一個轉身上步，就與「九斤黃」並排站着，左手順勢搭住他的右臂，這「九斤黃」頓時就覺半個身子痲木了，一點也動彈不得，苦着臉，扭歪着五官，張着口，叫不出聲。

張興隆命令他說：「快放人，不然就廢了你。」

這「九斤黃」「啊……啊……」吃力地點着頭，這兩個手下人，領會了他點頭的意思，趕忙上前把蔡達明捆着的繩索給解開，邊上的腳伕趕忙把地上的衣服撿起來，抖了抖，為蔡達明穿上。

張興隆把按住「九斤黃」的手也放了，這時「九斤黃」半個身體還是動彈不得，連嘴皮子也是痲的，話一下子還是說不出來，但心裡明白，總之心裡還是不服，待稍稍緩了一下之後，兩隻眼睛瞪着兩個巡警，牙齒緊咬嘴唇，兩個巡警看他這咬牙切齒、怒目圓睜的架勢，知道是怪他們不動手幫忙，兩個巡警相互一嘀咕，就仗着自己手中有長槍，拉開槍栓，壓上子彈，有恃無恐地對着張興隆嚷道：「不許動！」

張興隆一看這架勢，就馬上意識到大意不得，衝着兩個巡警說：「你們要動槍，肯定不會有好果子吃，你們還是放下槍才是上策。」

這兩個巡警根本就不聽這套，兩個人頂着長槍往前走來，直逼至身前，張興隆毫不怠慢，像閃電一般快，用左右兩手抓住他兩人握槍的手指，用力一握，當時兩個巡警痛徹心脾，所謂十指連心就是指此。

張興隆又將槍頭朝上，兩個巡警的手腕都跟着下沉，人也跟着跪下了，這兩枝槍就到了張興隆手裡。

張興隆接過兩枝長槍後，把子彈都褪了出來，槍栓拔掉放在口袋裡，把槍柄朝地上一扔，對跪在地上的巡警說：「你們要是再欺侮人，我就對你們不客氣了。」

兩個巡警的手指痛得發紫，好像在門上軋了一下，手腕像骨折一般酸痛，嘴裡不斷地吸着氣，又連連求饒道：「好漢我們下次不敢了。」

這兩個跟差的看見這個場面，早嚇得混身發抖，縮在後面。

這時，「九斤黃」欲進無力，欲退無路，對着張興隆「嘿、嘿」地乾笑着，口裡說道：「大人不計小人過，小的多有冒犯，請好漢原諒。」一面說着，身子躬得像大蝦，朝後退着，怕張興隆再給他來一下。

張興隆正色說道：「你不服沒有關係，你叫日本大板來找我好了，你小子再仗勢欺人，我就對你不客氣，我張三說到做到。」

當時蔡達明衣服已穿好，聽他道出名號是張三，興奮得兩眼含着淚花搶步上前說：「你老就是名震江淮的淮安張三爺？」

張興隆笑吟吟地說：「在下正是張三，今天是來找你達明兄弟的。」

蔡達明高興地說：「我表弟大鵬昨天來信告訴我，你老要來上

海，要我今後一切聽從你老的，我這裡正在盼着你老呢！」

他又連忙叫了一聲：「弟兄們，快過來拜見三爺。」

忽一下從人羣中走出八個壯實的小伙子，走上前來，一齊跪下叩頭，口中都叫着：「拜見三爺，叩見三爺。」

張興隆連忙拱手抱拳說：「各位弟兄，我張三這裡有禮了。」

這時蔡達明臉上的血迹已揩清，身上還好沒有打傷，在他們正預備吊起來打時，就被張興隆及時救下了，所以免除了身上的皮肉之苦。

蔡達明高興得像小孩子似地擁着張興隆說：「三爺走，咱們回去吃飯。」

當時八個壯小伙子，都跟着一起走。

此時兩個巡警急了，急忙跟上來，也學叫着：「三爺你老，把子彈還給我們吧！不然我們回去無法交賬。」

張興隆說：「本來我想拜會一下你們這裡管碼頭的巡官，正沒門路，這下好了，就麻煩你們兩位引見，請你們巡官明天上午在這裡相見，我當面還他，日後我們還要天天見面呢。」

說罷又從袋裡摸出二兩銀子，交與兩個巡警說：「今天兩位受驚啦，拿去買杯茶喝罷！」

這兩個巡警又喜、又怕，略一遲疑，就順手接過銀子，點頭哈腰地回答着：「是，是。」他們兩個背着沒有槍栓的槍回去銷差報訊去了。

那個「九斤黃」今天威風掃地，像鬥敗的公鷄，垂着腦袋，跟着兩個上不了陣的聽差往日本商行，找大板去報告了。

蔡達明是老大，下面還有八個結義兄弟，連他共九個人，在這碼頭上憑力氣、出血汗混飯吃，同樣受人盤剝，累了一天，所得無幾，爲此就祇好做些拿、摸的事兒，以補生活的不足，俗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指此。

今天不巧，老六陣上失風，被「九斤黃」逮住，老大蔡達明說是他幹的，要剮、要宰聽便，用自己的肉體去頂鷹犬們的皮鞭。

「九斤黃」他們也知道不是他幹的，也知道他是九兄弟中的老大，讓他當衆受刑，招供出他八個兄弟來，可以一網打盡他們九個弟兄，使他們在碼頭上再也抬不起頭來。

今天趕巧張興隆來了，解了這個圍。所以他們九兄弟高興得不得了，現在正值下午時分，十個人來到「四如春」本幫飯店吃飯，張興隆是滴酒不沾，這個規矩是不能破的。

當時在飯桌上，又重按排行先後介紹了一下，老大蔡達明、高郵人，二十歲，人稱達明哥；老二謝長順，阜寧人，二十歲，叫二順子；老三王三達，鎮江人，二十歲，叫三達子；老四叫馬四驥，揚州人，十九歲，叫四娘子；老五周宏海，淮陰人，十九歲，叫五海；老六袁志發，十九歲，寶應人，他左手大拇指邊上長有一個小手指，有六個指頭，所以平時人們都叫他六發子；老七李平章，十九歲，淮安人，叫小章子；老八夏根發，十八歲，淮安人，叫小根子；老九馮來福，十八歲，淮安人，叫小福子。

這九個人結拜成異姓兄弟，都是江北來的，來到上海不到一年，由於大家年齡相仿，意氣相投，在異鄉客地，結成弟兄，相互間可以有個幫助。

像今天這事，大家都照應幫助不了，看着老大被人家扒光衣服捆着、吊着，乾瞪着眼，用不上力，大家撫心自問，自嘆有愧，比起張三爺，眞是天壤之別。大家都以佩服的眼神，和榮幸的心理，高興地和名震江淮的張三爺同桌吃飯。

張興隆了解了碼頭上的脚伕苦力，每天所得，要經過大包、二包層層盤剝，扛活出力的人，能拿到的錢太少了。不像淮安夏震江大包手下扛活的，大家分錢。

張興隆對此行門道瞭如指掌，在淮安時夏震江把脚行的規矩都傳授於他，他說：「我們現在要改變這個行規，一包到手，一切由我們自己管，不行就不給他們幹，你們弟兄九個都四出聯絡各方弟兄，說明我們要自己管自己，一切由蔡達明說了算。」

蔡達明忙搶着道：「不行，不行，我蔡達明的牌子被砸了，還是以三爺爲準。」

當時其他八個弟兄都一致公認：「三爺是我們的掌舵人，我們一切聽從三爺的，祇要三爺吩咐我們朝東，我們絕不朝西。」

張興隆說：「那也好，我先做一個樣子出來，再讓給達明兄弟管就是了，上海這條黃浦江那麼長，有多少這樣的碼頭？要多少我們的人去掌管？你們說是嗎？我們要做大事，現在先得把各地方的弟兄們攏在一起，聽統一號令。他們老闆不聽我們的，我們就不幹，誰幹誰是叛逆，違反幫規就三刀六個洞，我是清幫大字輩的，我大哥夏震江在淮安碼頭開脚行，就是大字輩，我們內部有幫規，這樣我們就能與商行老闆分庭抗禮，外面交往的事我來頂，現在最重要的是聯絡衆弟兄入幫，大家團結，就不怕他們，不再受他們的欺侮了。今晚你們去各處聯絡，每個人能聯絡上十個、

二十個，人是越多越好，先有個百多人，慢慢地再擴大人數。」

他們九個弟兄一聽，都拍着胸脯說：「這事就全包在我們身上了。」

張興隆又說：「今天我們這十個人，先要立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第一不貪杯酗酒，變成神志不清的酒鬼；第二不賭博耍錢，變成賭博成癮的賭鬼；第三不拈花惹草，變成血衰精枯的色鬼；第四不出賣朋友，變成利令智昏的貪財鬼；第五不做傷天害理的壞事，變成下地獄的惡鬼。你們能做到嗎？」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們能做到！」

張興隆高興地說：「我們這十個人從現在起，就泡在一起了，有難同當，有福共享，所以我們自己要心正，才能尅邪，我們是要做大事的人，要像個做大事人的樣子。你們現在去活動，順便把碼頭上巡官、巡警的名字、家庭住址，有幾口人，都給我弄清楚，在聯絡弟兄們的同時，關照明天上午在碼頭上，我張三會巡官的事也通知一下，要他們一同來看看，我張三是怎樣馴服這些鷹犬的，接下來『九斤黃』的事，我還要找日本大板的麻煩，要認眞對付，不解決，我們這些苦力弟兄們，祇能任人宰割，好吧！你們現在就去，晚上在達明兄弟家見……」

當時張興隆起身付賬，他們九個人說甚麼也不肯要他付賬。

蔡達明把張興隆帶到家裏，講到家，也祇是一間平房，隔開成前後兩間，後間有兩個床鋪，前間有鍋、灶、枱子，還有兩條長櫈，左右隣居，也都是相同格式的農村平房，向本地農民租房，碼頭上扛活的弟兄們，多數是蘇北來的，有的人帶有家屬，平時除操持家務外，還提個竹籃，裏邊放些碎布片、針，綫，帶一張小板櫈，給這些單身的苦力脚伕，縫縫補補，叫「縫窮」，賺些零錢，貼補家用。

這一帶農村的民房，多數都租了出去，成了「外來者」，也叫「客邊人」或「客幫人」聚居的地方。

飲用水，要到江邊去挑，如洗滌就用井水。這裏有老虎灶，用三個大湯罐燒水，後面有一口大鍋，上面圍着木桶、木蓋，用燒三隻大湯罐的餘熱，通過烟囪通道來加熱大鍋水。

水缸水由江邊挑來，加入明礬，攪拌澄清，水缸水灌至大鍋，大鍋水加溫後灌進三隻大湯罐煮滾，供附近居民家用，用水壺來泡開水，因爲價錢便宜，用手指長的五根竹籌碼，來替代一個銅板，一根竹籌兩勺開水，在早市最忙的時候，裏邊還要加開七星灶，上邊放着銅壺，「劈劈啪啪」拉着有節奏的風箱來催火，供堂口茶客泡茶用。

屋裏邊有十幾張八仙方桌，天熱時在屋簷邊再造一個蘆蓆棚搭出來，擺上八仙桌、長條櫈，供茶客乘涼吃茶。

茶館是脚伕苦力聚居、歇息、談天說地的地方，凡有新聞小道，均從這裏傳佈擴散，今天碼頭上發生的事，當然少不了是茶客談天說地的談話內容，有些剛從淮安來這裏扛活的脚伕，知道名震江淮張三爺的故事，一件件、一樁樁，像說書一樣講着，難免把他的事跡又添油加醬地潤飾一番，聽得茶客嘖嘖稱奇，特別是同鄉蘇北人，更感到自己的臉上有光，由於俠客是同鄉，今天在異鄉客地上海，就更覺無尚光采……

九個兄弟，趁着晚飯後的時間，到處聯絡，這時大家在家吃晚飯，凡是出來「撈世界」的，多數是年輕人，年輕人在一起有共同的語言，所以一拍即合，一下子就聯絡了二百多人，佔整個隆昌路碼頭扛活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把警察所裏的八個巡警，一個巡官的家庭人口、住址、姓名都摸得一清二楚。

時間已是晚上八點多鐘，來到蔡達明家，點上兩盞油燈，張興隆叫他們稟報，有的還用紙記下，心裏已有了底，決定明天一早碼頭見面。

第二天一早，蔡達明早早起床，張興隆也一骨碌起身，兩人來到茶館店漱洗完畢，飲茶吃燒餅、油條。

這裏的茅坑，是用蘆蓆子圍起來的，留有進出的口子，上面沒有頂，祇遮住外面的視綫，地下埋上幾口大缸，與地面相平，這就是公共厠所。

有些是連蘆葦蓆子也沒有，在僻靜處，屋後宅旁，埋下大缸，露出地面少許，就是處理糞便的唯一方法，待到糞便快要滿缸時，有種菜的農民買去施肥用。

垃圾亂倒，沒有垃圾桶，也談不上有下水道，污水隨地傾倒，日久就成了污水溝，所以夏天的蒼蠅蚊子是滿天飛，晚上走路直朝你的眼睛、鼻子、口裏飛。

在那木板床上還有一隻隻像小西瓜子的臭蟲，專吸人血，就叫「臭蟲」。

在冬天，這些賣苦力的脚伕，身上都是汗水，乾了濕，濕了乾，這就滋生了蚤子，在藏污納垢的衣服裏寄生，餓了可以張口吸食人的血液來營養，血吸多了，就變成鼓鼓的大黑芝蔴，用手指捻不死牠。

在那個年代，人們迫於生計，離鄉背井，由蘇北來到這冒險家的樂園上海來撈世界，最低層的，出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 高迎祥馬飛女夫妻倆輕騎前去杜家祠堂救他們的女兒高貴貞，結果被官兵抓住了……地洞下的高貴貞等四人接了酒喝尚沒死掉，不但聽到上面的搏殺聲，而且聽到杜飛與萬紅的對話。高貴貞等四人脫困後，發現了高迎祥等人死了，於是高貴貞發下了毒誓：掃滅陝北每個城鎮……杜飛的報復計劃竟然釀成了……

怒火攻心欲屠城　翻轉地皮毀杜家

李老八道：「好，你在帳房支二百四十兩銀子。」

他此言一出，管帳先生伙計還有門口馬販子齊瞪眼。

李老八却又淡淡的道：「還有，幾包吃的喝的也算上，告訴掌櫃的，咱們不出幾天就回來，回來一定還他的。」

管帳先生怔了一下，道：「可是各位，你們是誰呀，我怎麼對咱老板去說呀！」

李老八道：「你就說，咱們來自老龍溝！」

「哎呀，老龍溝！」

李老八道：「我想你們早已聽過咱們當家的夫妻二人與兄弟們死在杜家祠堂，不錯，老龍溝還有兄弟六七千人之眾，這個仇很快就會報的，老龍溝的人不是那麼容易就死的。」

尹六郎道：「快把吃的喝的取來，爺們不久待！」

張翠山已拔刀在手，陪着高貴貞走出。

管帳的嚇呆了，還是兩個伙計機靈，送上吃的喝的，又取馬鞍套上馬背。

李老八對販馬的漢子道：「聽過老龍溝那個地方嗎？」

「聽過，土匪窩！」

「哈……」李老八不以為意的笑道：「你怕不怕？」

「說不怕那是騙你的，只不過……」

李老八拍拍那人肩頭，道：「找此地掌櫃要銀子，二百兩銀子是要的，我說過，幾天之後咱們來還銀子，哈！」

他猛回頭，瞪着管帳先生道：「娘的，咱們是啃天啃地的山大王，你們曾見過山大王也付銀子的？操他娘的，那就不夠格當山大王了！」

管帳先生忙點頭：「是，是，你老兄說得對極了！」

「哈……」

李老八是最後一個躍上馬背，立刻間，四個人衝出了黑龍關，往西疾馳而去。

似這種在黑龍關的行動，那只是小事一件，不足掛齒，是的，強盜的作風永遠是那個樣子。

老實說，他們四個沒有揮刀行搶，已經是十分的客氣了，他們如果出刀，黃河大客棧何人敢攔阻。

忽的，馬販子一把揪住管帳先生，他大叫：「你們賠我，非賠不可！」

管帳先生道：「你的馬被強盜搶去，我們也有損失，叫我們賠呀，說不過去。」

大鬍子販馬的大叫：「他們叫你們賠我的，你剛才也點了頭，不賠不行！」

賣苦力的人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求生。

兩個人上了碼頭，大伙都尊敬地叫「三爺早……」「三爺您老早……」

張興隆笑吟吟地拱手抱拳向四周轉了一圈說：「各位弟兄們早……」

這時，李巡官帶着八個巡警，排着長隊，扛着長槍走過來了。

大家一看，今天又要抓人……

祇見張興隆很大方地迎上一步，一拱拳說：「李巡官請了。」

李巡官擺着一副巡官的架子，操着一口山東話說：「你就是張三嗎？」

張興隆說：「正是。」

李巡官說：「昨天你卸了我兩個弟兄的槍栓、子彈……」

張興隆說：「是的，昨天我剛到，本想先來拜會你，正好你手下兩個弟兄把槍口對着我，所以把槍栓給卸了，今天特來奉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出來賣苦力的，為了混口飯吃，下次你們不能用槍口對着我們賣苦力的工友，這樣有傷和氣。」

一頓，又道：「你叫李鳳吾，住在小閘橋金家巷十一號，家裏有五口人，有母親、老婆、兒子、女兒。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你如果對我們工友不好，幫着老闆來欺侮我們工友，那麼你們家的老小都不會平安。我們都是單身漢拍屁股走人，你得好好改改過去的作風，我們工友的生活好了，不會忘記你和你的弟兄們……」

這個李巡官一聽火冒三丈說：「哼！你想威脅我？沒門，弟兄們，給我抓人。」

這八個巡警全然不把張興隆一個人放在眼裏，都端平長槍，一窩蜂地衝上來抓人，張興隆一轉身，「颼」地一下，已繞在李巡官的身後，一個「白蛇纏樹」，左手把李巡官的脖頸勾住，用左手大拇指點在李巡官的右胸前「氣戶」穴上，李巡官頓時無法動彈。

張興隆命令李巡官說：「叫他們把槍都放在地上！」

李巡官祇好說：「放……放……放下……」

這八個巡警都乖乖地聽話，把長槍都放在地上。

就在這同時，張興隆的右手沒有閑着，把李巡官腰裏掛的手槍給掏了出來，又稍用力一點這個李巡官的啞穴，他也就老老實實不講話了，呆呆地站着，張興隆把左手放下，把手槍的握把底座打開，一看裏邊有五發子彈，朝後一拉開了保險舉着手槍，對着八個巡警說：「都給我轉過身去。」

這五個巡警看着張興隆手裏握槍，祇好都給轉過身去。

張興隆笑嘻嘻地說：「我今天高興，要玩玩這手槍，你們都站着不許動，誰動就打死誰，聽見沒有？」八個巡警戰戰兢兢結結巴巴地回答說：「聽見……了。」

張興隆舉起手槍，在李巡官的耳邊，瞄準了前邊這八個巡警的大蓋帽，就聽「砰……砰……砰……」五聲槍響，五個巡警的大蓋帽都打飛了，嚇得這李巡官呆了，看得在場的人都連聲叫好好。這槍法眞神，指哪打那。

張興隆把李巡官的穴道解開，把手槍插入他腰間的皮套，又叫八個巡警轉過身來，對着他們冷不防地叫了一聲：「趙先來。」

這個巡警猛地一個立正，口裏說：「到。」

又叫了一聲：「王紹增。」

也同樣回答：「到。」

張興隆說：「你們兩個住在市梢頭，混堂弄一號、二號，家中都有老、小，對嗎？」

兩人同聲回答：「是。」

張興隆說：「我還是那句話，我們今後大家都在碼頭上混飯吃，工友們有不對，可以告訴我，由我來處置，過去的事我們都不記賬，如果今後你們還敢欺侮工友，我就要你們一家老小的好看，我張三說到做到。」

回過頭來對蔡達明：「達明兄弟，找一根棒來。」

蔡達明馬上從工友手中接過扛棒，遞給張興隆，張興隆接過棒，脫去繞在扛棒頭上的麻繩，往地上敲了兩下，斷成幾截，再把一段棒子用兩手掌合住來回這麼幾搓，就聽「刷、刷」幾聲響後，棒裂開來，成了灶上刷鍋用的洗帚，一絲絲的……看得大家目瞪口呆。

張興隆對李巡官他們說：「你們的腦袋有這棒硬？我今天送上槍栓子彈，是想和你交朋友，對你客氣，不是怕你，我會打架，也會打洋槍，可我從來沒有欺侮過人，今天的事是你們逼我幹的……」

當時李巡官也看呆了，趕緊陪着笑臉說：「三爺多有得罪，請多多包涵……」

張興隆說：「我們是不打不相識，今後我們是朋友，我們工友日後有好處，絕不會忘記你李巡官和弟兄們的，工友們，你們說對不對？」

大伙跟着喊：「三爺說得對！」

當時張三爺又從口袋裏摸出昨日繳下的槍栓子彈和十兩銀子交與李巡官說：「這一點點不成敬意，給弟兄們買一杯水酒壓壓驚。」

李巡官不好意思，忙推辭說：「這……這怎麼能要你三爺破費。」

（未完・五）

管帳先生道：「我不點頭他殺我！」

「不行，二百兩銀子不賠不行。」

於是，另外幾個馬販子也走來了，大伙一聽剛才的四男女是老龍溝來的強人，無不大吃一驚。

至於賠不賠馬販子的二百兩銀子，好像他們雙方還有得吵的。

＊　＊　＊

飛馬出了黑龍關，高貴貞在馬背上大聲的喊。

「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爹，爹，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高貴貞叫得十分凄慘，叫得十分哀怨，她雖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女殺手，可是聽了她的仰天哀叫聲，甚麼人也會動容。

人家這是哭死了爹娘，李老八三人在不停的抹淚水，還抽噎着。

高貴貞的叫喊，正是陝北人家死了人的應有表情，那是出自至誠的孝心。

人死了，做兒女的就是這麼喊叫着，幾年前李自成也這麼喊叫過，眞凄慘！

高貴貞拍馬疾馳連夜趕回老龍溝，半夜裡，蒼天更暗，黑風颯颯，好像大地也動容了。

怒馬繞過延長，再過姚家店，從延安北方直奔數十里外的白于山區老龍溝！

當他們四人衝到了風口村，見滿村的人還在大事歡笑的迎上前來。

但人們看清楚他們的高姑娘蓬首垢面如此狼狽的時候，全都怔住了。

李老八大吼一吼，道：「快快燒熱水，取來新衣裳，咱們姑娘不能這麼樣子回去，那多難堪呀！」

他這裡話一出，街上的人們立刻展開了行動！

就在這時候，忽見高貴貞跳到高石堆上，她抬頭看向西方，又大叫起來。

「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爹，爹，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她在石堆高處叫，風口村的人一擁又出來了。

人們不用問姑娘，便知道幾天前出去的老爺子夫妻二人是不會回來了。

於是，風口村一片哭聲傳開了，那大人小孩都在哭，哭得眞悲哀。

且說那李自成率領人馬攻打鳳凰嶺，他的心中有痛苦，因爲他與杜飛有交情，這一回岳父大人有交代，下狠心拿下鳳凰嶺，李自成在行軍路上有計較，一旦在鳳凰嶺上遇見杜飛，他躲着，由唐大年與方圓二人下手殺，絕不叫杜飛面對李自成！

李自成很幸運，因爲他的人馬攻下了鳳凰山到撤出，一直未遇上杜飛！

祇不過李自成也不與霍大牙與宮覺二人對殺，石九子與孫大寶二人足矣！

別開東與范冲聯合着與李自成一起，率領着上千人馬一舉殺得鳳凰谷屍橫遍野，殺得祇逃走兩個受了重傷的人，那也正是霍大牙與宮覺二人！

李自成把杜飛奪回來的那批寶物來一個一馬掃，全都掠回到老龍溝！

李自成把人馬留下八百人駐守在鳳凰嶺，寶物裝了五大車，一路凱旋回到老龍溝，引得老龍溝的人高興呀，這就是爲甚麼高貴貞四人回到風口村，發覺風口村的人那麼高興歡叫的原因了！

高貴貞四人在風口村歇馬洗刷，早有人把消息送進老龍溝，李自成正在山上他曾與高貴貞相愛的小屋門前！

李自成自從回來以後，他就在小木屋等候高貴貞了，他是一心要高貴貞爲他生幾個兒子了！

李自成爲了這事，也早已在文友良大夫面前請教過，這大夫當然答應等高姑娘回來了以後，爲高姑娘仔細的診治一番，務必叫高貴貞爲李自成多生幾個娃兒！

李自成正在山上屋前遙望着老龍溝出口，祇見一騎飛一般的馳進了老龍溝，停在大寨前面場子上！

李自成見騎馬的十分緊急，便邁開大步下了山，正遇上有人奔過來。

這人不是別人，飛毛腿萬里是也！

萬里一見李自成走回大寨來，大叫一聲：「少主人呀，大事不好了！」

李自成全身一緊，道：「何事如此驚慌？」

萬里道：「從風口村來了人，傳的話是老當家夫妻二人被官家抓住砍了頭啦！」

李自成一聽之下咬牙切齒，道：「這事是眞的？」

萬里道：「高姑娘現已到了風口村，她好悲哀呀！」

「祇她一人回來？」

「李頭目三人伴隨！」

「走，我們趕去風口村！」

李自成展開脚程行走如飛，那萬里緊緊跟在後，到了這一刻，萬里才發覺少主人的輕功也高絕！

李自成飛也似的出了老龍溝，已聽到遠遠的傳來尖嗥聲！

那不是一個人在嗥叫，而是許多人的聲音，便在這些聲音中，他很清楚的看到濃煙升起來，李自成也聽到了高貴貞那凄怨的尖叫聲！

李自成已叫喊過那種聲音，那還是在他的娘被金家害死在延長縣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苦喊過！

陝北人死了爹娘之後，孝子孝女均以這種哀號表達他們內心的悲哀！

李自成忍不住的大聲回叫：「貴貞，貴貞，我來了，我來接妳回去啦！」

李自成呼天搶地的叫着，可也引得風口村那面奔出一彪人來，這爲首的就是李老八！

李老八迎住李自成，他抓緊了李自成的雙臂，用力的握着：「少主，少主，慘吶！」

李自成道：「李叔，是怎麼一回事情！」

李老八頓足道：「都是那個狗東西杜飛呀，那個王八操的，他不但見死不救，還暗中去通報官家，把老當家的行踪說出來，官家派出兩千人馬對付老爺子一百人，操他娘的，二十個打一個，還有東廠派的高手，少主人，姓杜的這一招太毒了，你可得爲老爺子夫妻二人報仇呀！」

李自成眼珠子幾乎彆出眼眶外！

「杜飛，杜飛……爲甚麼……」

尹六郎已扶着高貴貞走來了！

高貴貞遠遠的在叫着：「爹，爹，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二人快接近了，高貴貞才哇的一聲投入李自成的懷中，她放聲大哭起來！

張翠山走過來，他指着北方罵大街！

「狗娘賊，那個杜飛不是東西呀，少主人，這個人眞的夠狠，暗通官府陷害人，操他親娘老表舅，咱們定要消滅鳳凰山！」

李老八道：「我非剝姓杜的皮不可！」

李自成冷冷道：「鳳凰山已是我們老龍溝地盤了，我殺盡了那一百七十七個鳳凰嶺的人，天黑，霍大牙與宮覺二人重傷之後滾落到山崖下去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就是奇怪，爲甚麼不見杜飛在山上，哼，他原來去了延長縣！」

高貴貞道：「我的丈夫呀，現在甚麼也放一邊，快，快招人馬上延長縣！」

李自成道：「我親愛的，咱們要爲爹娘辦喪事吧，辦完喪事去殺人！」

高貴貞道：「爹娘的人頭被官家拿去掛上城門樓了，無頭屍暫放在杜家祠堂附近！」

她用力擺動着李自成又道：「我們血洗延長城！」

李自成一聽，全身一震，道：「怎麼，殺了人還把人頭掛城樓呀，這他娘的幹甚麼的？醜表功還是唬唬老百姓，狗娘養的，我們回去點動人馬殺去延長城！」

他拉了高貴貞，轉身大步往老龍溝就走，李老八道：「少主人，這一回官家出動兩千人馬呀，咱們打算出多少人馬前往！」

李自成尚未回答，高貴貞道：「盡起老龍溝人馬，一舉拿下延長縣，我們也不放過延安……」

李自成道：「何人總兵延安？」

尹六郎道：「那個死而未死的宋清風！」

李自成道：「宋清風沒死在鳳凰嶺呀，這人的命眞大，竟然活了！」

他的身後跟上來尹六郎與張翠山，那個飛毛腿萬里他在後面插上一句：「不知姚家店那面是不是……」

張翠山回頭，道：「姚家店幾個人毛，他們敢！」

李自成扶着高貴貞，人還未走到老龍溝那個聚義堂前大場子上，已聽見山溝裏鬧哄哄，人聲嘈亂！

等到他們繞到大寨門，這才看清楚，原來大場子上已站滿了人，有的還掩面飲泣！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走上將台，那地方高迎祥常在那將台上面對大伙訓話！

李自成現在站上去了，他一邊扶正了高貴貞的身子，高貴貞這時候反而不再哭泣，也不再大叫，靜靜的站在李自成身邊。

看看灰鴉鴉一大片人頭在鑽動，李自成覺得此時此刻便是掉個針在地上，他也必能聽得見！

李自成忽然一聲吼：「聽着，老當家夫婦二人死了，是被人坑害死的，人頭掛在延長城門樓！」

下面的人仍然沒有聲音，便呼吸聲也聽不到。

李自成又道：「這些年老當家在陝北各州縣闖出了名號，這闖王二字不能就此斷絕，咱們大伙要繼承老當家的香火，永遠的延續下去！」

「永遠延續下去！」大伙一致口中大叫，那吼聲在山谷之中迴蕩不已！

李自成也不知從那兒抖出來的說詞，他厲聲大吼：「各支隊的頭目們，馬上選精壯的弟兄，我要率領五千人馬殺向延長縣，奪回老當家夫婦二人的人頭回來！」

他忽的一瞪眼，大吼：「那一個還有意見？」

大伙回應的是振臂高呼：「殺！」

李自成對高貴貞道：「我的女人，明日一早出兵！」

高貴貞立刻點頭同意了。

人們紛紛退出大廣場，各支隊的頭目們，就在李老八、尹六郎、張翠山這些高幹頭目協調下，果然精選了五千人衆，這就準備下山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守在高迎祥與馬飛女這對夫婦的大石窟中，高貴貞又凄叫了大半夜，她叫他爹娘去天堂，極樂世界享太平！

老龍溝的草莽英雄，無不落下眼淚來！

* * *

這一回老龍溝人馬大擧出動，便是飼養的千匹戰馬也全部用上了！

李自成便是同他的近衞六人，別開東、范冲、孫大寶、方圓、石九子、唐大年，還有他的女人高貴貞率領的騎隊六百人，一轟出了老龍溝！

李自成的戰略戰術好像是天生的。

也有人後來說，李自成是用兵的天才人物！

其實那祇不過是他碰上了這種事，手段就必需冷酷！

李自成拍馬臨去有吩咐，後面步行的要夜行軍，戰略上一路收編逃荒人，一方面增加軍力，主要的是把這些災民拉過來，免去他們向官府靠攏！

戰術上他的人馬要像蝗蟲一般，捲起而去，顆糧不留，必要時放火燒城鎮！

高迎祥給李自成洗過腦，欲成大事業，就得心狠手辣把殺人當成宰雞鴨！

李自成是個含恨的人，基本上他恨透了有財有勢的人，如今經過高迎祥的指點，他是一點就通！

李自成在心中想過了，他要比闖王還闖王，他要靑出於藍而勝於藍！

李自成出身貧寒，老龍溝的人馬盡是貧寒之人，他在心理上已明白要如何統領這些人了！

* * *

在陝北，秋末一到酷旱滿月，這已是人盡皆知的事，祇不過今年不一樣，今年有暴雷！

春雷好兆頭，秋雷有災荒！

李自成率人馬疾馳中，出現了怪現象，那可是令人吃驚的怪現象！

李自成是甚麼樣的人物，此刻祇有上天才知道，因爲世上出了個李自成，也是上天安排的！

就在李自成率領騎兵六百人往延長縣趕過去的當天下午，忽見前面烏雲捲地，雷聲隆隆！

唐大年對疾馳的李自成道：「少主人，咱們需要找個地方躲躲風雨，前面雷雨好像鋪天蓋地的捲來了，人馬都得避一下！」

高貴貞也以爲應該等雷雨過去再走！

李自成怒鞭指前方，他大吼：「雷雨，休想阻住我李自成的去路！」

祇是這麼一句話，嚄呀，天空中響起一聲旱雷炸人耳膜，那幾乎快落下來的大雨點子消失了，祇是人們聽到了嘩嘩啦啦的下雨聲，却又一點雨滴也落不到身上。

再抬頭看天空，黑雲正往騎兵隊的前方捲動，大雨竟然爲李自成這批騎兵灑水沖路的！

李自成在馬上哈哈笑：「老天爺，你眞幫忙呀！」

這時候人們相信李自成就是天上下來的一條龍，可是不知道他是一條野龍！

大隊騎兵往前馳，大雨挾着閃電就在他們的前面。

如此大的雷雨，令城關的人們關緊了門，沒有人出來看一看外面是甚麼世界！

外面的大隊山盜過來了！

李自成的人馬過了姚家店，直撲延長縣，說也奇怪，天上的黑雲雷雨，也折個方向移向去延長縣的方向，這個現象就更令李自成的人馬深信李自成必是九五之尊，皇帝之命！

高興呀，大伙在馬上全笑了！

這本來是悲哀的！

前去奪回老爺子夫妻二人的人頭，那當然是件十分令人傷感的事，但人們見這種怪現象，個個打自心眼裏高興，忍不住的笑了！

李自成不笑，他一手催馬疾奔，另一手擧着他那把「奪魂刀」大吼：「衝呀！」

前面已見延長縣城了，這地方他從小就來過！

李自成學打鐵就在延長大街上！

他這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他義氣風發的率領大隊人馬衝來了！

李自成在他的內心中早已在吶喊着：「李自成不是一條蟲，李自成要當一條龍！」

大隊人馬距離延長縣城尚有三里遠，斜坡下抬頭看延長縣城，祇見烏雲罩頂，暴雨狂颷疾打，大地似乎承受不了似的發出嘩嘩啦啦怪聲音，看祇看好像是黃河決口了，天就快塌了！

李自成這六百鐵騎，人人身上乾乾的，一些雨滴也沒有落在身上！

李自成就在這時候高擧「奪魂刀」，大吼一聲：「兄弟們，殺進延長城呀，殺！」

「殺！」人吼聲震天價響！

「轟……」雷電聲好像天裂開來！

祇見六百鐵騎兩匹一排的往延長城門衝去了！

這時候才剛剛夕陽下山沒多久！

這時候大雨下得人們難出門，但是守城的也縮起脖子依靠在城門後，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遠處傳來馬蹄聲，太急驟了，聽的人們以爲是天公在打雷，祇不過打雷怎麼這麼長，這麼久，不間歇，而且越聽越近了！

西關守城的有人探頭看出去，大雨中他吃一驚，道：「他娘的，陰兵呀！」

這人說的甚麼「陰兵」？

北方人就知道陰兵是鬼兵，在鬼的世界裏同陽世一樣有當兵的，人言湘西有殭屍，陝北有陰兵！

守城的隔着大雨看過去，似眞似幻的看成陰兵了！

於是，從雨幕裏刷刷濺起雨花來，等到守城的看清楚是一大批山賊騎馬殺過來，大吼着要關城門，不料颯颯颯連三聲，三把飛刀扎過來，三個守城的閃之不及便隨之倒下去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併肩拍馬進了城！

延長縣城的駐軍一千人，分別駐紮在東城一角與南城牆邊的軍營中。

李自成的六百鐵騎進了城，立刻先衝殺南城的大軍營，這時候大雨呀，軍營中的官兵躲在營房聊天，忽見山賊們騎着大馬殺過來，慌了，有一半去搶傢伙，另一半躲起來了！

總兵巴成光正在縣衙門與縣大老爺王希哲對酌，捕頭汪永在帶着幾個弟兄守在班房未出來，忽聽街上馬蹄聲，大伙一齊奔出來！

汪永在一面回頭跑，口中叫着：「天爺！」

汪永在衝入後街，他對屋內二位大人叫道：「大人呀，不好了，山賊殺進城來了。」

王希哲驚呼：「有這等事，快集合人馬。」

那巴成光冷冷道：「抬我的刀來，看我不殺光這些目無王法的寇賊才怪。」

巴成光的近衞十二人，正在邊廂圍坐着吃酒，聽了大人的吼叫，立刻拔刀衝出來，巴成光雙手端刀厲吼：「回軍營帶人馬殺賊子們去。」

他當先走出縣衙，但到了門口怔住了。

祇見一彪鐵騎已把縣衙門堵住了，爲首的是個年輕漢，他把金刀擱在肩頭上。

他，就是李自成。

高貴貞騎馬在李自成一邊，她的雙目赤紅，怪的是大暴雨也不下了，看街上一片泥濘。

縣衙門口擁出一彪人馬來，這其中就有捕快六十人，巴成光雙手端着大刀站在中間直瞪眼，十二名他的衞士拔刀在兩邊。

這光景雙方的主角對上了。

這時候似乎已聽得南城邊傳來喊殺聲。

李自成戟指衙門口，道：「那一個是縣太爺！」

巴成光叱道：「賊子，好大的狗膽！」

李自成嘿嘿道：「不是膽子大，不會殺來了，閣下，你聽過江湖上有句話嗎？」

巴成光祇「哼」了一聲。

李自成道：「不是猛龍不過江，王八蛋，說，是不是你殺了俺們當家夫妻二人。」

巴成光道：「山賊大盜，人人得而誅之，誰殺的，那已不重要了。」

高貴貞忽指南門樓上，尖聲道：「人都被你們殺了，爲甚麼把人頭割下來掛在城門樓上淋雨，於心何忍！」

巴成光道：「那也是朝廷的王法。」

「哦呸！」李自成忿怒的道：「狗臭屁，朝廷呀，咱們陝北一帶鬧了飢荒，已經餓死人了，朝廷在幹甚麼？朝廷有個魏忠賢，弄了一批江湖殺手亂砍人，那管他路有餓死骨，人們吃泥土。」

他咬牙又切齒，道：「你少在爺們面前提王法，快去叫縣太爺滾出來。」

巴成光一震，他要動手。

汪永在汪捕頭喝道：「找我們大人幹甚麼？」

李自成道：「叫他快上城門樓，小心的取下我們老爺子夫妻二人的人頭，且要用檀木盒子盛了，恭恭敬敬的擺上香案叩上九個頭。」

巴成光已再也難以忍受了，他狂吼：「好狂的賊子，來來來，我們大戰三百合。」

李自成一聲厲吼：「兄弟們，殺！」

「殺！」

那衙門口是個空場子，別以爲他們是山寇，打起仗來不含糊，祇見每匹馬啣尾狂奔馳，繞着圈子掄刀砍，從衙門中殺出八十多官兵捕快，祇照上面便被快馬衝得東倒西歪，那巴成光端刀疾退，他心中也吃驚，因爲他本人也是騎馬打仗人物，今見山賊們如此了得，出去祇有死。

巴成光疾退到衙門院子裡，他

的十二衛士祇退回四個人，就在這時候，李自成騎馬衝進來，高貴貞與李老八等也跟進來了。

祇一旦進入衙門院子裡，李自成當先躍下馬，提着金刀堵住了巴成光的去路。

巴成光道：「殺高迎祥的人是東廠大人們，咱們保疆土爲人民，你們造反不成。」

「哈……」李自成冷笑，他舉刀道：「你大概就是那位巴總兵吧？」

「不錯！」

「那就接招吧，何必再多說！」

他說完揮刀直欺而上，巴成光斜劈一刀迎上去，就聽卡的一聲暴響，巴成光的大刀被削五寸長。

巴成光驚怒的舞起大刀拚命護住全身，他的四名近衞奔上前，早被方圓幾人攔下了。

就聽李自成大吼：「咱們這是幹甚麼來的？不是逗人比樂子，給我速戰速決。」

他的話已是至高無上的命令了。

於是，金刀疾變，陰陽羅漢刀法施展出來了，那巴成光以爲可以自保，且等他的人馬殺到，形勢就會逆轉，豈料李自成的奪魂刀金光暴漲，穿過了他的刀芒，那麼淩厲的一刀削去他半張臉。

鮮血迸流中，巴成光一聲大叫：「唷！」

他的手中大刀一窒間，李自成的第二刀已旋過了巴成光的後背，轟的一聲起處，巴成光倒在血泊中了。

高貴貞對李自成道：「走，咱們去抓縣官。」

就這麼幾句話間，院子裡已倒下七八人，這中間包括捕頭汪永在與巴成光的四名近衞。

李自成與高貴貞仗刀直衝後衙，找了半天不見人，便是那王希哲的家眷也不見了。

李自成冷冷的對高貴貞道：「咱們祇有殺！」

高貴貞道：「不殺難消心中之恨。」

這夫妻二人提刀奔出來，院中的殺戮剛止。

李老八大叫：「少主人吶，咱們殺出去吧！」

李自成道：「上馬，衝向南門下。」

他對別開東與范冲二人道：「快隨我去到城門樓，老爺子夫妻二人的人頭要小心的包起來。」

一聽就要取回高迎祥的人頭，這批殺手均眥目欲裂，金剛怒目，拍馬便追上去了。

這近百名騎士衝到了南門城下，祇見守城的三十人併肩持槍守在城牆台階上，一副打算與城門樓共存亡的模樣，令拍馬過來的這批殺人王嘿嘿笑。

下了馬，往城上走，一步一步的逼過去，一共上去六個人，正是范冲他們，也是李自成身邊悍將。

六人已到了台階正中間，就聽范冲狂吼一聲：「看刀呀，殺！」

他使出飛刀絕技，雙手連環打出四把飛刀。

並排站的那些守城的兵士就是躲不開，立刻有四人往地上倒去。

別開東大吼一聲：「殺呀！」

那些兵士怎是他六人對手，立刻被殺得往後拔腿就逃，有幾個沿着城牆滑出城外去了。

范冲幾人走到兩個旗杆邊，小心翼翼的放下人頭，祇一看，不由齊聲怪叫：「天爺呀，可憐吶！」

幾個人圍在一起，大巴掌捧着那皮已泛白，五官變形，脖子刀口筋縮骨現，一副慘不忍睹的人頭。

別開東出刀割斷繩子，脫了衣衫把人頭包妥背在背後，祇見李自成與高貴貞立刻撲過來。

別開東對高貴貞與李自成二人道：「少主人，高姑娘，千萬別在這兒看，老主人夫婦二人的人頭我背着，且先找到屍體再縫合。」

高貴貞大叫：「爹，娘！」

李自成也黯然，他咬咬牙道：「咱們痛宰他們。」

立刻間，近百人又上了馬，已聽得南城那面殺聲震天，沒多久，北城駐守的官兵奔來支援了，李自成親自督戰，大街上攔住這三百官兵。

李自成的人馬揮刀拍馬疾衝，官兵們不少人閃躲不及而被馬撞翻在地。

一百名馬上殺手拍馬來回在大街上衝殺，李自成揮刀無人能抵擋，祇見金光一閃血光迸現，不少官兵被他把頭砍得半個腦袋拋飛不見了。

於是，天色黑暗了，殺戮却仍然在進行。

漸漸的，官兵們以爲祇不過來了五百多强盜而已，他們倚仗地形熟悉，打起游擊戰來了。

祇要有利可圖，立刻衝出來就殺，一見瞄頭不對，便又躲入巷中了。

這樣的搏鬥拖拖拉拉一整夜，雙方已是人睏馬乏了，但就在五更天的時候，延長縣西方又有了吼叫聲，祇見兩千人馬奔跑着殺來了，那是老龍溝來的步兵，他們連夜奔殺而來，祇一到延長縣城，便舉刀殺進城內了。

這二千人馬是由李老八率領，那李老八在大街上迎上拍馬殺到的李自成。

「少主人，咱們兵分三路，張翠山的兩千人馬把延安圍住了，不進攻，祇照少主人的吩咐，把他們

圍在窰洞，那一個出來就砍死他。」

他指指西北方，又道：「尹六郎率一千人也把姚家店圍緊了，祇等少主人這邊的情況發展了。」

李自成大吼：「李老八，李叔呀，今天咱們不客氣，血洗延長縣。」

李老八道：「爲老爺子夫婦二人報仇了！」

他大吼一聲：「殺光他們。」

一旦加入兩千人馬，延長縣城內幾乎盡是山寇們的踪跡，官兵們不殺了。

官兵們奔到民家以後，立刻脫了軍裝換便衣，拋去手中刀，與百姓變成一家人了。

延長守軍有千人，怎麼才死了二百多，其餘的全不見了，引得李自成大怒。

李自成下令屠城，他這是變了手段黑了心，他的心中也想定了，非如此不足以令兄弟們信服。

兩千人馬再加上李自成帶來的騎兵，從城南殺到了城北，有幾戶人家血流成河的鮮血往門外流出來。

李自成的人馬要屠城，忽見從北邊奔來二十七位老人家，這是延長縣有銀子的富人吶。

這二十七位老人家也正是上一回李自成與高貴貞率領了一千五百人馬攻入延長城的時候，他們二十七個人送銀子買命的老人。

他們這是第二次來見李自成與高貴貞。

其中一位老人對李自成跪求道：「爺們手下留情吧，咱們百姓無奈何，殺高老爺子之事，咱們一點也不知情，否則必出面勸阻。」

李自成冷哼道：「不用說了，連着你們也要開刀，誰也休想逃過。」

那老者垂淚道：「英雄呀，你也是延長人吶，何必如此對付自家人？」

李自成道：「那我問你，官兵在此有多少人馬？」

那老者道：「出糧納稅說明是一千人馬。」

李自成道：「爲甚麼祇死了不到四百人？另外的官兵怎麼不見了？」

他冷笑，又道：「必是被你們藏起來了，所以我的人馬一路殺下去，殺滿一千我收刀。」

一聽原來爲的是這件事，好像這批山寇非砍光官兵不可了。

有個老者道：「那行，我們派人去每家每戶說明白，叫他們快把躲藏的官兵們說出來，除非他們不要命了。」

李自成看看高貴貞道：「如何？」

高貴貞臉皮灰青，道：「不能便宜這延長城中的人，我本想血洗，可是……」

那老者道：「咱們不能叫英雄們白來，少不了擔食壺漿慰勞一番，另外送程儀，至少夠各位用上一年半載。」

高貴貞叱道：「殺光你們，甚麼寶物也是咱們的。」

老者忙叩首：「是，是，饒了可憐百姓們，上天有好生之德呀！」

李自成道：「先找出躲起來的官兵狗腿子，否則我必屠城。」

二十七位老人家一聽，起身就走，這些人邊走邊招呼着：「誰家藏了官兵衙役呀，快叫他們走出來，要不然大家都完蛋。」

老人家從南街叫到北街，再從東街叫到西街，住家的百姓們緊張了。

再看街上的山寇們，正自一家一家的進進出出找人就砍，好像早已殺紅了眼。

忽的，有兩個官兵模樣的大漢從住家的大門走出來，這二人豁出去了，一路在二十多名山寇的圍擁下來到了李自成面前。

這二人中有個很會說話的，他不疾不徐又不卑不亢的對李自成抱拳道：「我是巴總兵的參軍，咱們吃糧當差，目的是保國爲民，戰死沙場是應該的，可是這兩年兄弟們的心在變，祇因爲朝綱不振，災荒連年，文官貪財，武官怕死，眼看着大明的氣數快盡了。」

他見李自成在冷笑，又道：「如果你朋友點個頭，我這裡號召大伙走出來，咱們跟你上山去，生死在一起，一切聽你的。」

李自成聽得一呆。

高貴貞道：「投降呀！」

那軍官道：「拚死一戰，毫無代價，何如上山與各位一起，大幹一場也算快意恩仇。」

李自成還沒答應，高貴貞已點頭道：「好，我們收編你的人馬，可以叫他們走出來了。」

那軍官却舉手宣誓：「若有虛假，天誅地滅。」

他還眞的改行當山寇了。

祇見這二人取了口哨沿街走，漸漸的，從住家的大門裡走出幾百官兵來。

高貴貞走過去，他對那軍官道：「爲了測驗你們的誠意，每人帶着鋤頭十字鎬，人馬拉去杜家灣，把杜家祠堂三里之內，挖地三尺翻個身。」

那軍官道：「老爺子夫妻二人正是在那兒被逮住砍了頭的，挖地三尺也應該。」

李自成道：「報案的人叫杜飛？」

那軍官道：「不叫杜飛，好像叫萬紅，是個女子。」

他此言一出，李自成與高貴貞也呆了，怎麼又不是杜飛幹的事情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軍官又道：「當時咱們半信半疑，後來一打聽，那個叫萬紅的女子乃是有名的陝北玫瑰，也是一黑道女殺手，可是她報了案就不見人了。」

高貴貞道：「是她，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我聽過。」

李自成道：「這女子必與杜飛在一起。」

他忽的對那軍官又道：「你們把人拉去杜家祠堂，挖地三尺等我去。」

果然，那官帶着幾百官兵奔向杜家祠堂了。

這些人是去刨杜家的根了，杜飛如果知道，他成了杜家的罪人了，因爲是他惹的禍。

杜飛還不知道，杜家祠堂已被高貴貞四人放了一把火把大祠堂燒了。

* * *

李自成見那軍官把幾百殘兵帶出城，立刻對李老八道：「李叔呀，快帶你的兩千人馬跟上去，把他們圍在杜家祠堂裡。」

李自成雙目有凶光，李老八立刻嘿嘿笑，以手勢比了個殺頭的樣子，道：「少主人，是不是等時辰到了以後，來一個『嘶』！」他口中不說殺字，祇「嘶」了一聲！

李自成道：「那要等我們去了以後，看他們的造化！」

他抬頭看看街上，又道：「記住，快把老當家夫妻二人的屍體找出來！」

李老八道：「這個我知道！」

於是，李老八率領他的兩千人馬又出了延長縣城，一路拉到了杜家祠堂！

兩下裏相距五里半，半個時辰就趕到，兩千人馬分開來，已把杜家祠堂連同墓園全部圍住了。

這時候官兵五百多人也吃驚，他們心驚膽顫的開始挖起大片土地了，看吧，這要是平日幹公家活兒，肯定磨洋工，但此刻就不同，看誰力氣大，看誰挖得凶！

李老八率領五十人，找到了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無頭屍，抬到了大道邊，二人的屍體是用幾件衣裳裹起來的，這才幾天屍已稍腐！

當屍體放在大道上時候，祇見兩千人馬均跪在地上，有的汨汨流下了淚！

凄慘景象，官兵們見了也震驚！

* * *

李自成向一邊的別開東道：「開東呀，如何才能把老當家的人頭再還原位呀！」

高貴貞也流淚了，她幾乎又要呼那聽來悲慘的禱告詞句了！

別開東道：「曾聽過人們說，人頭落地要還原，除非金綫穿又縫！」

李自成道：「是由甚麼人縫？大夫還是縫衣匠？」

別開東一想，應該是鞋匠才對行，但鞋匠說出來不好聽，高姑娘就會生氣，於是別開東道：「找個縫衣匠就行了！」

李自成立刻吩咐，快把地方找過來！

地方者，當地地保也，那是個瘦老頭，也是二十七位有銀子的人！

那老者見了李自成打哆嗦：「英雄，何事找老頭？」

李自成道：「快找個縫衣匠，再找一把金綫帶上，人頭要縫合，這件事不難辦吧！」

小老頭一聽忙點頭：「我立刻去找兩個縫衣匠！」

一怔，李自成道：「你爲甚麼要找兩個？」

小老頭道：「英雄呀，祇因爲延長縣城祇有兩個縫衣匠，我找誰他也推辭，不如兩個都找來，這事以後，他們也不會抱怨我！」

李自成一聽點頭了：「你們有銀子的人物，腦袋瓜子是機靈！」

小老頭回身去找縫衣匠，他喃喃的道：「俺腦袋瓜好，可是最怕你們的刀，唉！」

高貴貞忽然伸手，她托住爹娘的人頭！

高貴貞不騎馬，披頭散髮走出城，她從托住爹娘人頭起就邊走邊呼叫了！

「爹、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爹、娘，往西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她就是這般凄泣着，叫着，一路走去杜家祠堂！

李自成也跟去了！

延長縣城中五百騎馬的怒漢在梭巡，百姓們那一個大膽敢出門！

* * *

無頭屍放在大道上，兩個縫衣匠站兩旁，手上大針與金線，拿在手上直哆嗦，二人自小學的是縫衣裳，幾曾想到有一天縫人頭！

兩個人爲了怕挨刀，小心翼翼的把人頭放到死人的斷頸上，二人嚇傻了，女的人頭放在男的脖子上！

李老八一看大怒，他出腿踢過去！

「他娘的，瞎眼不是，男女不分明，亂來呀！」

兩個人挨踢爬地上，兩個人叩頭直叫「對不起！」

兩個人頭再交換，每人一顆縫

起來！

李老八刀指兩人，道：「他娘的，給我小心的縫，就像你們縫衣裳一樣，要是老子看了不如意，一刀一個砍死你！」

兩個縫衣匠聽得嚇一跳，有個縫衣匠把老花眼鏡用力戴，低頭一針一針的仔細縫，這二人拿出眞本事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跪在死人旁，高貴貞直流淚，活生生的爹娘，如今人肉白骨一堆了！

大毛毯放在地上，屍體擱在毛毯上，別看祇是人頭，兩個縫衣匠折騰一個時辰，死了的屍體尚未爛，縫上人頭不難看，忽見幾個兄弟策馬過來，有個頭目道：「這兒找到老爺子與夫人的坐騎，拴在軍營的馬槽上！」

怪事出現了，祇見兩匹寶馬見了地上屍體，立刻仰頸長嘶不已，馬也會流淚！

高貴貞一見這光景，立刻奔上去，她大叫：「紅龍，黑虎，別叫了，把我爹娘馱回老龍溝！」

兩匹馬乃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千里駒，十分通性，平日裏高迎祥把牠當朋友與伙計一般對待，今見老主人躺下，怎不悲鳴！

兩具屍體，每一具裹上四床毛毯，放置在馬鞍上，李自成對高貴貞道：「阿貞呀，我有個意見！」

「甚麼意見，你說！」

「咱們就在此地開挖地下窖洞，非找出那一對寶石鴛鴦不可！」

高貴貞道：「咱們逼杜飛與萬紅二人出面！」

李自成道：「他們不會以卵擊石，我自會追殺他們！」

他看看正在開挖的官兵們，又道：「找出那一對寶石鴛鴦，分別放在爹娘二人的身邊，要知道這一對寶石鴛鴦乃是絕世至寶，當年金婆婆與杜家世代拚鬥，便是爲了這寶物，咱們叫他二家都落空，你看如何？」

高貴貞點頭道：「好，也算你我一份孝心……唉，可恨爹娘知不知道啊！」

高貴貞的話聽得人們噓唏不已！

忽見兩個縫衣匠完工了，尚未敢走去，李自成對一邊的李老八道：「給他們每人一百兩銀子，叫大伙別傷害他們，要知道這是老爺子與夫人的犒賞，別人殺頭，他們還原，這也是功德，別叫老爺夫人找不到家門！」

一聽，李老八就點頭了！

李老八自懷中摸出兩張銀票，他每人一張塞過去，道：「拿着，這是你們的功德！」

兩個縫衣匠更哆嗦！

「這不能要，不能收，不敢收呀！」

李老八吼道：「你們不要？」

兩個縫衣匠直擺手，一人囁嚅道：「祇有咱們送爺們銀子，天下誰敢伸手要爺們的錢呀！」

李老八道：「這一回不一樣！」

「咱們還是不能收！」

李老八道：「不收每人吃一刀，我看你們收不收！」

兩個縫衣匠接了銀票轉頭跑，誰知道他們躲去甚麼地方了！

* * *

杜家祠堂附近已被開挖得面目全非，便是那座土丘也被刨得露出幾個大窟窿，兩道鐵栅門也破壞了，附近幾座墳堆被挖得屍骨抛散一地！

很快的找到一個地窖洞通道。

有人向李自成報告，高貴貞却對李自成道：「順着地道從地面上往下挖，咱們不叫人進入地道中，免中惡毒機關！」

高貴貞吃過機關大虧，幾乎命不保，她的父母就爲了她輕騎馳來救她，才不幸罹難的！

高貴貞恨透了杜家墓園這一帶，她非把這兒剷平不可！

李自成當然聽她的，立刻對李老八吩咐道：「李叔，聽到了嗎，叫他們沿着地道方向自地面上挖，一路挖下去，挖到甚麼地方都可以！」

那些拚命的官兵們，聽了高貴貞之言，立刻派人走入地道，認準了方位再出來，就在地面上劃出一道開挖的方位，有個官軍人物，自袋中取出個指北針，他小心翼翼的定下方位來！

李自成一看那玩意，他沒見過，取在手上看了又看，道：「甚麼東西？」

那軍官忙應道：「指北針，這針頭永遠指北方！」

李自成道：「爲甚它不指別的方向呀！」

那軍官道：「因爲它叫指北針！」

李自成道：「嗤，因爲它叫指北針，那我得問問你，你有沒有指南針？」

那軍官道：「有人也叫它指南針！」

李自成怔了一下，又問：「你有沒有指東針？指西針你見過嗎？」

軍官聽得一楞，道：「咱沒見過指東針！」

就在這時候，挖地的傳來一聲叫：「這兒有個大窖洞，裏面富麗堂皇呀！」

一聽之下，李自成與高貴貞便雙雙奔過去了！

那地方就在地面兩座大石塚後

方十八公尺處，這一帶花木茂盛，有松柏十八株，還有石塚前的石像兩座，從氣勢上看過去，與帝王之陵寢差不多！

李老八當先由地面滑落下去，他大叫：「眞漂亮，他娘的，有銀子的大戶眞會擺場面，活人享受，死人仍然享受着富貴，上天不公平呀！」

上天怎麼會公平，生的人頭外表看來差不多，可是頭売裏面就不一樣了，有的精明得宛如花菓山下來的孫猴子一般，有的却又像天蓬大元帥豬腦子，這樣一湊合，這世上便永遠也不會公平了！

如果有人強行叫這個世界公平，這個人必是瘋子，瘋子是不顧一切的，於是，天下大亂了！

＊　＊　＊

哪是地窖？看來是一個大廳堂差不多！

這兒，地洞上方還掛了珠•宮燈，有神位，八仙桌，有條櫈，上擺唐三彩八仙神像！

那座神龕眞明亮，仔細看，裏面寫的是延長杜勇夫婦之位幾個金字！

八仙桌圍繡的是金錢福祿壽三星，好像正笑哈哈的走下來。

兩邊的太師椅也有繡藝，上面金錢繡的是富貴花牡丹一大朵！

再看地面的另一邊，有個架子上放的盡是寶物十八件。

還有兩箱是金元寶，箱子是打開的，所以陽光一點，金光閃閃耀人眼！

能如此大膽的放寶物，這四週也必然有機關！

防禦的機關少不了，李自成小心的四下看，官兵們一個也不許走下來。

四週人馬兩千人，那別開東走上前。

「少主人，若是比論找寶物，這是我別開東的專長，有沒有寶物，我一看就知道！」

他乃陝北飛賊，他的行業是找寶！

李自成點頭道：「別兄，你辛苦，咱們要找的是一對寶石鴛鴦！」

「寶石鴛鴦呀！」

李自成道：「怎麼，你也聽過這寶物？」

別開東道：「早年聽師父梁上燕梁師父說過，這一對寶物很値錢，金、杜二家爲寶打破頭，一代一代的殺了一百年之久了！」

李自成道：「令師人呢？」

別開東道：「已有五年未見過他老人家了！」

李自成道：「你應該回去看看令師的！」

別開東笑笑道：「我無家，我師無家，我有家，處處爲家，我師也一樣！」

李自成明白，想找師父沒處去找了！

他拍拍別開東道：「有緣總是能相會，現在，你辛苦吧！」

祇見這別開東接過一個十字鎬，繞着這一片圓形大地廳在四週敲打着，他聽得也仔細！

他從地面敲到了壁上，又從壁上敲向一角，忽然一聲尖叫傳來，正在上面開挖的官兵們傳來幾聲哀哀嗥叫，立刻聽得李自成幾人飛身到了地面上！

祇見四個挖地道的士兵身中毒箭死在地上！

李老八走過去，有個漢子指着地道，道：「這兒地下有機關，地道剛挖到，就有毒箭射上來！」

這光景便是李老八也吃一驚，高貴貞道：「這兒必是通往更機密的地方，機關既已發動，下面應已沒有可怕的了，挖過去！」

忽又聽得別開東大叫：「找到了！」

高貴貞與李自成等立刻又跳下地洞中的大廳上，祇見別開東指着牆壁一角，道：「這兒是空的，裏面必是通往更秘密的地方！」

李老八便在下面呼叫，他叫來二十多官兵落在這地下大廳上！

官兵們一旦進來，也算開了眼界，想不到這地道之中還會有這麼豪華的設備！

十字鎬帶鋤頭，對準了壁角挖起來，果然被他們開挖出個大洞來，裏面有些暗，火把燃了送過來，那地道有十八丈長，地道修整得很光滑！

李老八對高貴貞與李自成道：「我帶兄弟十人進去瞧瞧，你二人千萬別涉險！」

說着，便帶領十個殺手，與別開東一齊擧着火把往裏面走！

一行走到底深處，忽見是個大墓窟，裏面放的是石棺，一排一排的幾十口之多！

李老八抬頭看過去，祇見是四個洞口四位方位，洞口上方雕有字，刻的是個「生」字！

李老八立刻想及他與高貴貞四人被圍在那個地窖中，也是四個通道口，上方却刻的是「死」字！

李老八立刻回身道：「快退！」

他這才剛叫出口，身後傳來呼通聲，他們擧着火把回頭看，三丈外又見鐵栅封了口！

他們的出路又被堵住了，李老八大叫：「快挖地面呀，挖開了救我們出去！」

他才叫了兩遍•忽然有人大叫：「不好了，毒蛇！」

幾支火把照地上，果見有毒蛇游過來，十二人取出刀來就砍，那毒蛇少說也有上百條！

幾支火把用上了，把毒蛇堵在一丈外，這要是不知情，三個人偷進來，肯定不會活着出去。

於是，地面上把人力集中過來了，上百十字鎬挖起來，可也累壞了這批官兵了。

挖到過午不久，忽又聽得一陣怒矢聲傳來，挖的人這一回有了提防，上百支利箭未曾射中一人，因爲他們挖到可疑之處便非常小心了。

李自成與別開東看下去，他們終於明白了，這個地下坑窟四個通口刻的是「生」字，却是把想盜墓的人拒於外，想來如果是在地道中，這麼多的利箭，誰也躲不開，非被射死不可。

李老八道：「他們是被囚死在地窟中出不來，四週通口上方是個『死』字，與這兒正相反。」

高貴貞道：「開一道地道且看看。」

官兵們有的雙手手掌挖出水泡來，這時候祇見從延長縣城那面來了三輛大車，車上盡是吃的喝的，還有幾罈子高粱酒。

李自成一聲令下：「叫他們休息了，大家吃飽喝足了再幹活。」

包括官兵們全有了，大家分批來取吃的，果然是有酒大碗吃，有肉大塊啖，不分你我的吃起來。

李自成與高貴貞也一樣的與別開東、李老八幾人圍在一起吃喝，祇差沒開懷的大笑。

死了當家的，誰還笑得出來。

＊　＊　＊

過午不久又開始，這一回又撥了五百山寨兄弟一齊動手挖，這開挖的人有上千人了。

杜家祠堂有多大，地上早已翻了個身，別開東在地道中，他手持軍官交付的指北針，一路方向不變的冒險深入，在手上火把的點射下，上面的高地是祠堂位置，前方是杜家房舍舊址，可是祠堂後方的這位置，正就是那兩座石塚的地方。

別開東絕對相信一件事，那便是那石塚下面必有機關，而且也是極厲害的機關。

別開東不前進，他匆匆的走出地道來，李自成幾人正在看着官兵們挖開一處通道口，見到別開東走來，立刻迎上前去：「發現甚麼了？」

別開東道：「萬變不離其宗，地道各處是迷魂地宮，眞正所在就是在那兩座巨型石塚下面。」

「墓下方有地室？」

「而且是很大的地室。」

李自成道：「却害得咱們白費一天工夫。」

李老八已大叫道：「快跟我來。」

如今官兵也成了一家人，大伙一擁到了兩座石塚前，李老八一聲叫：「把這兩座石塚刨開來。」

大伙一聽不怠慢，那麼多十字鎬與鋤頭挖起來，他們開挖不留情，先挖墳，再刨地，叮呀噹的把兩座石塚挖了個大窟窿，兩個石塚的棺木早已腐朽了，裡面發現是衣冠，這表明人並未在棺中，是個衣冠塚。

這一片石塚下方是石台，石台下方才是地窖，就如同李老八他們四人被囚之地一樣，挖到下面是石台。

這就不易再挖了。

別開東有妙着，他建議大伙從側面挖，總會有地方不見石台。

李自成立刻又下命令，大伙圍着這石台四週挖起來，這一次直挖到快天黑，果然有個地方露出個小洞口，那還是由大石塊堵上去的缺口。

拉開石塊，忽的一片紫綠光芒自地室內射過來，大伙以爲是暗器，紛紛往後躲開來，直到發覺那綠光並不是甚麼暗器，大家才又放心的把那個洞口開大。

由外面看進去，祇見有兩口石棺併列在一塊石台上，兩石棺前面，放的是錦盒打開着，那綠得泛紫的光芒，正是從錦盒之中射出來的。

李老八對幾個官兵道：「下去，且看有那一處容易打開來。」

立刻有七個官兵擠着身子下去了。

七個人擧着鎬鋤護着身子，彼此小心的掩護着，慢慢的，七個人往地室中央移動着。

這面，李老八還大叫：「你們小心吶，休中了機關呀，一家人了，生命已是共同體了。」

所以這「生命共同體」的由來，可能那朝代就有了這一個說詞了。

祇見七個人三支火把擧得高，一個個背對背的靠緊了往兩具石棺移過去，看看就快到了，猛古丁一聲「轟通」傳來，地室中央陷下三丈深，七個人全被陷下去了。

陷下去剛聽得大叫聲傳來，又見上方射下一陣怒矢，那麼準確的全部射入陷阱中。

於是，七個官兵沒聲音了。

誰會相信這種機關如此巧妙的坑殺人呀！

李自成在上面大叫：「快下去救人！」

李老八第一個往下，別開東與范冲也跳下去了，有幾個頭目跟着跳。

其實他們早該下去的，怕中機關才沒下去。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勝一豪與於心忍歇過後正飲食間，莫哀捕頭報稱「賊大王」梁上君越獄了……另一個找來的是魚家客棧伙計，告知魚家父女被水行雲擄去，生死不明，於是勝一豪陪於心忍一齊趕到清風鎮，先搗毀通寶賭坊，繼而找上水家莊，水行雲請來兩個幫手，仍不敵他倆，水行雲親自出馬亦慘被修理，二人前去解救魚家父女……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于家後人與千總　志同道合擒賊魁

最令「索命郎君」於心忍忿怒的，竟是被綑綁在太師椅上的荷花姑娘，竟然是全身上下一絲不掛，她那長髮披散中，掩蓋了半張臉。

這時她還以爲是水行雲進來呢，正要掙扎破口大罵，却突然的怔住了，但她旋即「哇」的一聲痛哭失聲！

「索命郎君」於心忍十分尷尬中，大罵道：「老賊眞是死有餘辜！」他處在這種尷尬場合，一時間又手足無措的道：「姑娘別哭了，妳的衣服……」

魚荷花這時突收住眼淚，道：「我爹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這時先拋過一張錦被把椅子上的荷花姑娘遮蓋起來，這才回道：「魚老爹已被我救出來了，現在外面，姑娘的衣裳……」

荷花姑娘道：「老賊把我衣裳拋在床沿，你快替我解開繩索。」

於心忍這才急急把荷花繩索解開來。

荷花姑娘似是被綑綁過久關係，一時間手脚也不聽使喚而難以伸展。

於心忍祇得從大銅床後面找到荷花姑娘衣衫鞋襪，且小心的幫着姑娘穿上身……於心忍心跳急驟，每當手指觸及荷花姑娘那光滑玉樣凝脂胴體，就有一股强烈似火熱流衝上心頭，使得他一臉的發燙不已！

終於，荷花姑娘「嚶嚀」一聲，投入於心忍的懷中啜泣起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輕拍荷花姑娘，安慰道：「事情終於過去了，姓水的已被我撂倒在大廳前面，妳就別再傷心了。」

幫着荷花拭去淚水，「索命郎君」於心忍又道：「從今以後，清風鎮再也沒有姓水的這號人物張牙舞爪使橫要狠了。」

荷花姑娘泣道：「這幾天他就把我拴綁在那張椅子上，且又說了好多不堪入耳的話，他……他眞不是東西！」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咬牙，道：「老賊還對妳怎麼樣了？他該沒有……」

荷花姑娘抹着淚水，道：「他那一雙魔爪，初時盡在我身上極盡瘋狂侮辱，今日過午時候，他還對我說，祇等他看夠摸膩，他就會把我賞給他新近聘請來的巴山雙魔，祇是我不知道甚麼是巴山雙魔……」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怒道：「巴山雙魔已被我同勝仁兄二人打成殘廢，走，妳且忍着悲傷，我領妳去見妳爹去！」

就在前廳廊前面，荷花姑娘就着燈光，早見一身傷痕的老爹被勝一豪托着騎在馬背上！

「爹……」好長好淒厲的一聲尖叫，荷花姑娘瘋一般的衝過去，淚臉貼着她爹的雙足，泣叫着不放！

馬上的勝一豪對荷花姑娘道：「姑娘，妳別哭了，我這就先把妳爹送到鎮上去醫治，晚了還眞危險呢！」

是出氣聲，也是人語聲，祇是那聲音聽起來似來自遙遠的幽冥似的：「荷花……我……的女兒，他……們對……妳……」

荷花早狂號道：「爹，我很好，你快到鎮上醫治傷勢吧！」

於心忍强忍着淚水，他心中十分明白，荷花姑娘是沒有受傷，但她內心的創傷並不比她爹的輕，甚至有過之……

勝一豪對於心忍道：「你快扶姑娘上馬，咱們快趕回清風鎮上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唇出血，道：「勝仁兄先走吧，我得好生把這姓水的莊子攪成一攤爛泥巴！」

這時廊上有個四十左右中年婦人一聽「索命郎君」於心忍尚無意放過他們，不由得一跳三尺的來到於心忍面前，尖叫道：「怎麼的，人也被你殺了，且又打傷那麼多，難道你還不滿意，眞想趕盡殺絕不成，莊主死了，罪不該延及我們這些婦孺孩子吧，你年紀不大，怎麼恁般的心狠手辣！」

「叭」的一個耳刮子，祇打得那中年婦人一跤跌出兩丈外，半天未曾爬起來，「索命郎君」於心忍戟指那婦人道：「心狠手辣的不是我，而是妳那位啃吃一方的丈夫，妳也該看看魚家父女是怎麼個被他折騰得不成人樣，妳們不但不上前加以安慰，竟然還敢大言不慚的講別人殘忍，也好，妳既然說我殘忍，於心忍就叫妳見識我的殘忍手法。」

勝一豪正要開口阻止。

早見荷花姑娘一把拉住於心忍的手臂，搖頭道：「老賊已死，禍不延親人，我們還是快回清風鎮吧！」

「索命郎君」一怔，道：「妳在爲他們求情？」

荷花姑娘道：「如果我們也以他們那種手段對付他們，那與惡人又有何分別，於兄是明白人，當知荷花意思！」

勝一豪馬上讚道：「姑娘眞是明白人，於兄弟上馬吧，早些趕回清風鎮上，也好替魚掌櫃治傷呢！」

一口血水吐在地上，那是於心忍咬破唇出的血，「索命郎君」於心忍沉聲指着楞在附近的十幾個男女，道：「算你們走運氣，不過下次再撞上我，小心砸爛你們的腦袋！」

牆邊拉過馬來，「索命郎君」於心忍托起荷花姑娘，騰身坐到馬背上，就在勝一豪的率先馳騁下，兩匹快馬刹時衝出水家莊，直馳向六七里外的清風鎮上而去。

* * *

酒是清香的。

認眞講來，這世上眞能舉杯暢飲的人大概有兩類型。

一種是樂昏了頭的人。

另一種就是借酒澆愁。

然而魚家客棧內「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相對而坐，一旁却又坐了個含淚微笑的荷花姑娘，有酒也有菜，但他二人喝下肚子的酒都難分辨出酒醇，嚼入口中的菜却更不能知其味。

盛意是要接受的，這是勝一豪說的，所以二人才坐下來吃喝這一頓悲喜酒！

不過三個人全都心裏明白，如今魚老爹被水行雲一皮鞭抽爛一個眼珠子，算是瞎了一隻眼，全身鞭痕，有一半連皮肉全翻捲起來，五十歲的老人，那得有一陣子時間不能下床了。

勝一豪三杯酒下肚，緩聲問一旁的荷花姑娘，道：「往後，你們該做何打算呀？」

不料荷花姑娘一咬牙，道：「三兩天內就開市營業。」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問道：「成嗎，店裏這麼亂，很多東西全得重新添購呀！」

荷花姑娘道：「魚家客棧在這清風鎮三十多年，從未被逼得如此慘的，論客棧全鎮也祇我魚家一家，水行雲汚辱我的時候，他曾親口說，他除了一家通寶賭坊，還準備接收我們這家客棧，要來個擴大經營呢，狠子野心，原來在得不到我之後，意想霸佔我家客棧。」她一頓又道：「如今清風鎮上惡龍已除，通寶賭坊也已毀去，一半天我就會招募幾個伙計，重新開業，祇是……」她望着於心忍未再說下去，反而把頭低下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望望對面的勝一豪，一臉的木訥樣子這時候更見木訥起來。

勝一豪如何知道其中情況，如果他要是知道於心忍已看到荷花姑娘一絲不掛的樣子，他必然主動要於兄承認這門親事，因爲一個女兒身，又怎能輕易的裸裎在一個男子面前的！

勝一豪望望荷花，道：「姑娘可有難言之隱？」

不料一句話而使得荷花姑娘滿臉緋紅，忙着起身藉故走向後面去了。

勝一豪看出端兒，整一整臉色，道：「於兄弟，你說實話，水

家莊你是如何救她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楞了半晌，這才期期艾艾的道：「她被繩索綑在一張大椅子上，我把她救下來的呀！」

勝一豪深深的望了於心忍一眼，搖搖頭，道：「你大概是『知無不多言，言無不盡然』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魚姑娘的含羞帶愧的走去，加上你的吞吞吐吐，等於你的未盡所言。」他輕搖一陣頭，又道：「我親愛的好夥伴，尊敬的於兄弟，你要想叫我勝一豪為你解開心鎖，打開難以啟齒的僵局，無他，你得實話實說。」

於心忍忽然連灌三杯酒下肚，是喜過了頭的酒？還是愁腸百結的酒？

重重的放下酒杯，「索命郎君」於心忍破口罵道：「我說過，姓水的那個王八蛋早該死。」

勝一豪道：「不是已經被你一棍子把心口挖了個洞死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那也不足以贖他的罪！」

勝一豪道：「不就是他砸了魚老爹的店，把魚老爹打成殘廢嗎？」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道：「我不說你勝仁兄絕對想不到，姓水的把魚姑娘……唉！」

勝一豪搖頭，道：「於兄弟，你不是給姓水的一勞永逸的去勢了，他怎還能把姑娘她……」

伸手一攔，「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那個老小子可絕呢，他把姑娘……」於心忍頓了一下，才又接道：「勝仁兄，你可曾見過有人把一尊全身絲縷盡除的雕像擺設在桌面上嗎？」

勝一豪一怔，雙目怒睜的道：「難道姓水的把魚姑娘恁般的窮糟蹋不成？」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一點不假，他就是那樣的把姑娘綑在椅子上的。」

勝一豪怒道：「畜牲啊！」

「索命郎君」於心忍恨恨的道：「所以我當時就要大開殺戒，都是你，又要我快走！」

勝一豪又問道：「這麼說來，是你親手替姑娘鬆的綁了？」

於心忍道：「帶着滿腹痛苦，一腔憤怒的，我急忙替她親自鬆綁，當時我實在怕再有人看到呢！」

勝一豪笑道：「成了，祇你這最後一句話，我就知道你十分關心魚姑娘的。」

於心忍道：「勝仁兄，你這不等於白說，我若不關心，為甚麼連夜殺上水家莊。」

勝一豪道：「你若眞關心，為何不馬上求婚去？」

於心忍一楞，道：「別糟改了，這是甚麼時候，她爹重傷，我却不識相的楞頭青一般去求婚，算啦！」

勝一豪道：「甚麼時候也沒有這時候最適合，也最為恰當，時不我與，傻兄弟，快去吧！」

搖搖頭，於心忍道：「我不去！」

勝一豪一怔，旋即拉長了臉，道：「你若不去，往後你就不叫於心忍了。」

於心忍道：「怎麼說？」

勝一豪喝乾杯中酒，道：「你乾脆叫『於心何忍』吧！」

用力一拍桌面，「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明白了，這時我祇要走進去求婚，足以帶給她父女二人無比的安慰，是吧！」

勝一豪笑道：「眞不容易，你終於開竅了。」

於心忍一陣沉思，道：「對於這種事，我可一些不懂而經驗缺缺呀！」

勝一豪道：「這種事情一生也祇一回，論甚麼經驗的，去吧小子！」

「索命郎君」於心忍突感十分為難的道：「要是碰了怎麼辦？」

勝一豪道：「對於我這過來人而言，我敢斷言你一定馬到成功！」

於心忍似乎是把心一橫，一挺胸又跺跺脚，道：「娘的，就算下地獄吧，也認了。」說着灑開大步直向後面走去。

勝一豪呵呵笑的自語道：「這種事也算得是下地獄，那大伙全都樂意的去下那十八層地獄了。」

＊　＊　＊

床，誰離得了床這玩意兒？

不論你是歡樂在床上，或是悲傷在床上，床都是你最親切的忠實奉獻者！

當然，床的最終目的還是供人以恢復疲勞的安睡。

現在，床上躺的魚老爹，他不祇躺在床上休養，而且痛苦中也有了笑意，因為女兒告訴他於心忍是如何的救了他父女二人……

當然，她可沒有把自己赤裸袒裎的被於心忍救出的事，細嚼慢嚥的着意描繪給重傷的老父聽。

不過，魚老爹能見女兒無恙的守在一旁，心中已是相當的滿足了。

脚步聲把荷花姑娘的視線引到房門口。

「索命郎君」於心忍尷尬中有着木訥，木訥中更見他期期艾艾的道：「我……我是來看看妳爹的……」

荷花心中想笑，但她如何笑得出來，忙着拖過一張椅子讓於心忍坐下來。

魚老爹頭上纏着白布，身不能翻動，祇見他灰蒼蒼的鬍子在抖動，睜着一隻眼已在滙聚淚水，道：「於兄弟，多虧你搭救我父女，眞不知該怎麼的感謝你呢！」

於心忍望望凝視自己的荷花姑娘，道：「這是我應該做的，倒是賢父女二人受了大委屈了。」

魚老爹又道：「聽說，你殺了姓水的，那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事情，清風鎮上沒人不高興呢！」

荷花姑娘低聲道：「我父女能認識你同勝爺，是我們三生有幸。」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姑娘可別這麼說，我來除了看看老爹的傷以外，還想知道姑娘妳……妳是……」

荷花睜着大眼，而眼睛裏盡是渴望着於心忍應該說的話，那也是她着意想知道的……

不料「索命郎君」於心忍話到口邊，突然變了質的道：「我是說姑娘為何不等上一陣子再開店營業，而非要在這一兩天內就開門的！」

荷花姑娘一聽，有些不是味道的道：「有道是不吃饅頭蒸口氣，我雖是個女流，也要把我們魚家的這片老字號早一天的撐開來。」

魚老爹道：「對，邊開店，伙計們還可以幫妳侍候我。」

「索命郎君」於心忍根本無心聽這些，祇是他木訥得有些失態的又道：「我還想知道的是……」

荷花姑娘笑笑道：「沒甚麼不好講的，於兄祇管說，我一定誠意的回你的話，你別有所顧忌呀！」

女孩子能把話說得這麼露骨，於心忍應該勇氣十足才是，然而他却話到口邊又再變質的道：「我是想知道你們可有銀子支用？」

荷花笑笑道：「我們的銀子藏得可嚴密，就在我家內屋一處地洞裏，也許有一天你就會知道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手指自己，道：「要我知道？」

這時魚老爹也道：「眞希望你能去看看呢！」

這光景已十分明顯，祇等於心忍開口，那就水到渠成的來個皆大歡喜了。

但誰也想不到，「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站起身來，口中叨嚷道：「我不能！」說完轉身衝出後屋。

荷花姑娘一楞，旋即雙目垂淚……

魚老爹一聲嘆息，道：「孩子，妳要看得開呀，姻緣全是前生訂，强求不得的呀！孩子！」

荷花姑娘泣道：「經此事情，我自覺已不配了，自也不能强求甚麼！」

父女二人又是一陣唏噓……

「索命郎君」於心忍衝到前面，勝一豪尚在自斟自飲，見於心忍以鬥敗公雞般挾尾巴走來，還眞的一楞：「怎麼啦，兄弟，難不成碰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不能呀！」

勝一豪道：「你不能人道？不能敦倫？」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甚麼跟甚麼呀，我是說我不能在這時候以挾恩於人的向人强求婚事，萬一人家情有『別』鍾，這時候是答應我呢，還是拒絕我呀！」

勝一豪暴伸右手，戟指向於心忍，叱道：「小子，你可眞狗屎。」邊說着，站起身來，道：「我替你去提親事，別忘了，我們這是在做好事，再說你已有意，而荷花姑娘又是有情，怎可放棄當面。」

「索命郎君」於心忍拍手，道：「對呀，這種事本就該有個說媒的，我怎麼忘了！」

勝一豪道：「這麼說來，勝某成了你小子媒人了！」

於心忍笑道：「也是最佳媒人呢！」

＊　＊　＊

勝一豪走進後屋裏，荷花姑娘梨花帶雨似的邊拭淚邊替老父也擦淚水，見勝一豪走進來，荷花姑娘忙迎着讓坐在於心忍剛坐過的椅子上面。

勝一豪先是問了魚老爹傷勢以後，才含笑問道：「我這個人對別人熱心對自己殘忍，直腸子不打彎，心裏有話就說，若有得罪地方，賢父女千萬得包涵。」

荷花姑娘道：「勝爺你請直說，那能言及包涵二字的。」

勝一豪道：「姑娘受委屈的事，於兄弟已經告訴我了，我來無別意，祇想聽聽姑娘對我那於兄弟的印象如何？」

荷花姑娘道：「於兄是個英雄，一位令人敬佩的俠士。」

勝一豪道：「祇此而已？我是說姑娘對他可有愛意否？」

荷花姑娘道：「勝爺的意思是……」

勝一豪笑道：「乾脆我告訴賢父女吧，我是來替我那於兄弟提親說媒來的。」

荷花雙眼一凝間，突然哇的一聲哭倒在老父身邊……

勝一豪還眞嚇一跳！

早聽得魚老爹呵呵一聲笑，道：「聽到你的話，傷痛已去大半。」邊又拍拍女兒，道：「孩子，妳該高興才是呀！」

喘了一口大氣，勝一豪道：「

姑娘這是高興的哭呀，幾乎嚇了我一大跳呢！」邊站起身來，又道：「親事算是定了，我去看他身邊能取個甚麼樣的定親信物，立刻送過來。」

於是，勝一豪退出房門，他又到了前廳。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問道：「如何？」

「吹了！」

於心忍冷然的道：「我就知道嘛！」

勝一豪怒道：「你知道個屁，我問你，剛才你進去說些甚麼，怎的使得人家父女二人在痛哭？」

於心忍愣然道：「沒有說甚麼呀！」

勝一豪道：「還好，我及時進去提親，這才使他父女轉憂爲喜。」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他們轉憂爲喜，我却轉喜爲愁了。」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我也不再逗你了，親事已經說成，小子，你得取樣體面的東西出來定親呀！」

於心忍一高興，道：「她答應了？」

「是呀！」勝一豪伸手又道：「拿件東西出來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伸手入懷一陣掏摸，半天他才似一狠心的取出一個布包來，祇見他把那個翠綠絨布包放在桌面上緩緩打開來，一塊純淨白玉，散發出柔和的祥光。

於心忍望望白玉，道：「這白玉是我家祖傳之物，應是十分貴重的了。」

勝一豪接手細看，祇見白玉上面還刻着字，字體十分秀麗好看：「迴龍灣于」

勝一豪一驚而起，道：「原來你是迴龍灣的人，你姓于？」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不錯。」

勝一豪道：「你不姓於了？」

一聲哈哈，「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百家姓上有姓於的嗎？」

勝一豪又問道：「于兄弟台甫是……」

「我叫于心仁，不過這以後勝仁兄還是以於心忍稱之爲佳，因爲在我的心中，正忍受着別人難以忍受的痛苦。」

輕點着頭，勝一豪道：「光景是像有一肚子的痛苦，而我也知道你有痛苦。」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怎麼知道我一肚子痛苦的？」

勝一豪一笑，道：「別多說了，我且把你這白玉送到後屋再說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有些發愣，心想這勝一豪眞的是一個賺取賞格吃飯的鏢客？他怎麼聽了自己說話以後，知道自己有一肚子痛苦呢？

於是，酒對他起了作用。

不是嗎？人在陷入迷惘的時候，往往就是找酒喝，如今，「索命郎君」於心忍就是這樣，他開始一杯接一杯的往肚子裏灌酒，彷彿要以酒去澆滅胸中的痛苦！

＊　＊　＊

勝一豪嘻嘻笑着走進後院魚掌櫃睡房裏，荷花姑娘早迎上來，露出一臉的嬌柔與感激。

勝一豪走近床邊，低聲對躺在床上的魚掌櫃道：「掌櫃的，你看這塊白玉，算是我那於兄弟身上最貴重之物了。」

伸出手來，魚掌櫃接過白玉獨自細看，突然訝異的道：「他是迴龍灣于家後人？」

勝一豪點頭，道：「他能取出這件東西，應該是吧！」

魚掌櫃道：「這麼說來，那他全家人祇怕……」

勝一豪搖搖手道：「現在談喜事，不作興提其他的，掌櫃的，你以爲呢？」

魚掌櫃深長一嘆，道：「于家出了這麼一位後人，也算是老天有眼，祇是這麼一來，祇怕我們荷花就配不上了。」

勝一豪望望荷花迷惘的眼神，淡淡的一笑，道：「於兄弟人中之龍，他不會計較甚麼門當戶對這種俗不可耐的陋俗，再說那迴龍灣早被人挖地三尺，成了一堆廢墟，連我都想不到還會有個于心仁的人出現呢！」

魚老爹感激的道：「我魚家高攀了。」

荷花姑娘道：「於兄是迴龍灣的人？迴龍灣又在甚麼地方呀！」

勝一豪打個哈哈道：「姑娘先別問迴龍灣在何處，且先取出一件信物，我也好前面交差去，完了我們再暢談如何？」

荷花姑娘伸手入袋中摸出一塊玉佩，道：「這玉佩不值銀子，但也是我們魚家數代傳下來的，就煩請勝爺轉交於兄吧。」

勝一豪接過玉佩一看，笑道：「成了，我的任務已完，就等魚掌櫃身子好起來，盡早給你二人成親吧！」

荷花姑娘低頭又低聲的道：「一切全仗勝爺協助了。」

勝一豪走回前廳時候，發覺於心忍正一杯接一杯的往肚子裏灌酒，不由大笑道：「於兄弟，你這種一杯接一杯的喝法，是高興呢還是在借酒澆愁？如今親事已定，這裏是荷花姑娘的信物，你且收下再說。」

「索命郎君」於心忍接過荷花姑娘玉佩，也不細看，祇淡淡的塞入

袋裏，道：「謝謝勝仁兄了！」

勝一豪一怔，道：「於兄弟，你這聲謝，聽起來不順耳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臉無表情的道：「是嗎！我可並不覺得呀！」

重重坐在椅子上，勝一豪道：「當眞的你們一對新人未進房，就要迫不及待的把我這媒人扔出牆呀？未免也太不近情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說媒跑腿的事，我打心眼裏感激，但我在看到，你發現我是迴龍灣于家以後的表情，使我生疑，難道你……」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迴龍灣出了那麼大的事情，廣寧府誰不驚心，勝一豪當然心中替于兄弟難過呀！」

於是，于心仁黯然了……

＊　＊　＊

年輕伙計從廣寧府趕回清風鎮，只一天工夫，魚家客棧的招牌又高掛起來。

現在「索命郎君」於心忍可是魚家的嬌客，荷花姑娘盡做些拿手好菜，着實的表現一番。

三天後，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又走了，這時魚老爹已能起床，於心忍向他辭別的時候，魚老爹拉着於心忍，獨目含淚道：「盡早回來，能順當的同荷花完婚，也了却我一樁心事，再說嘛，這客棧的生意不惡，平平安安營生，總比在外闖蕩要好多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道：「我會的，只等事情一了，我就會回來。」

＊　＊　＊

馬蹄聲踢踏有致，騎馬的人隨着蹄聲而扭動腰身不停的旋動，就在這晴空萬里的官道上，勝一豪同於心忍二人併肩騎馬而行！

從二人走的方向看，那是往長青河去的，因爲長青河渡口通往廣寧府，有三條官道在此交會，過了河就是一條大道通廣寧府了。

這時候馬上的勝一豪先仰面四下觀看一陣，才緩緩的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迴龍灣于經略是你何人？」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爺爺。」於心忍一頓，又道：「一位年老返鄉的老人，原本是要怡養晚年的，唉！」

勝一豪臉無表情的問道：「黑千歲步超，血洗迴龍灣的時候，你在那兒？」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邊關。」

於是勝一豪沉默了。

沉默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心中隱痛，於心忍只是看了一眼，心中想問，但他却未開口，他想得到自己根本不用問，勝一豪必然會說的。

果然，在一陣沉默中，勝一豪深長一嘆，道：「於兄弟，你既在邊關，可曾聽說過『狠山千總』這個名號嗎？」

於心忍一楞，目注勝一豪，道：「狠山千總，威震邊疆，只是無緣一識。」

勝一豪道：「現在『狠山千總』已換人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驚道：「邊關何其重要，怎可隨意換人。」

勝一豪搖搖頭道：「人，誰也會有太多的無奈，你說是吧！」

於心忍道：「邊關是立功的好地方，爺爺把我推薦去，那兒的總兵原是他老部下，不料才不過半年，就聞家遭遽變，勝仁兄，你說這不就是我的無奈嗎！」

一聲自我嘲笑，勝一豪道：「狠山千總就是我。」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驚，急問道：「千總不幹反跑到江湖上幹殺人營生，你難道也有如同我一般的無奈不成？」

勝一豪苦笑一聲，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願聞其詳。」

勝一豪輕搖着頭道：「我是飛龍堰勝家堡的人。」

只此一句，已叫「索命郎君」大吃一驚：「你是飛龍堰勝家堡人？」

「不錯。」

「這麼說來，廣寧府衙的那個知府……」

勝一豪不加思索的道：「我哥哥，而且也是親兄弟。」

「索命郎君」於心忍震驚得幾乎從馬背上跌下來，他期期艾艾的道：「你……你原來是在幫你兄長辦案了。」

勝一豪道：「我在幫我自己，當然，間接的也算幫家兄辦案。」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這話怎麼說？」

勝一豪道：「你該聽說『黑千歲』步超火燒勝家堡的事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步超那個魔王，他在桐柏山方圓千里內燒殺擄掠不少集鎮，至於都是些甚麼地方，一時間我也弄不清楚。」

勝一豪咬牙道：「步超火燒勝家堡，揚言是給家兄下馬威，飛龍堰勝家堡有抵抗，雖說燒毀不少屋舍，人却未死幾個，不過我們的高堂老母却驚嚇過度癱瘓在床上，家兄書信只告訴我這件事，他叫我以邊關防務爲重，不必擔心家裡，但我還是辭官回來，因爲我要看看這步超是個甚麼東西。」他一頓又道：「多虧我趕回來，因爲我聽說上司有公文到廣寧府衙，着令限期破案，原因是迴龍灣于經略的慘死，所以你提到自己是迴龍灣于家，我

自然淸楚這一點。」

「索命郞君」於心忍道：「你爲何不入府衙同你兄長共商大計，却反而以江湖慣有手段打擊魔鬼。」

勝一豪道：「這你就不懂了，如果透過官家，又如何能下重手，隨心所欲的對付這些頑劣之徒？爲了家仇，爲了能助家兄一臂之力，我這才出面相見，甚至領取賞格銀子，我也只在府衙外取了就走。」

「索命郞君」於心忍道：「聽你這麼一說，我二人竟是殊途同歸，一個目的。」

這時勝一豪望了一眼於心忍，道：「你爺爺一生功在朝廷，他老雖告老返鄉，但仍然爲朝廷所重視，若非迴龍灣被步超那魔頭毀去，朝廷還不會下令廣寧府限期破案呢。」

「索命郞君」於心忍皺皺眉，道：「我在擔心那黑千歲，如果他盡流竄在大山裡，你我該如何對他下手！」

勝一豪道：「他會出山的，因爲我打聽到的消息，步超是個自命絕高的魁首，像這種人，如果一旦知道他的手下得力悍將，一個個的被捉進大牢，他會不聞不問？」

「索命郞君」於心忍道：「對，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那魔頭他是會出山的。」

勝一豪臉無表情的道：「就因爲他是黑千歲，所以他必然會在狂怒之下走出桐柏大山，這一天也該不會太遠了。」

「索命郞君」於心忍木訥的臉上突現怒容，道：「我不懂的，是『黑千歲』步超對付我爺爺的手段，他爲何要那樣？迴龍灣一夜之間他燒殺不算，還給我家老宅掘地三尺，他似是發洩滿腹仇恨似的，爲甚麼？」

勝一豪道：「只等我們兜住那魔頭，還怕他不吐出實話？」

「索命郞君」於心忍道：「有時候我眞想衝進山區找那個王八蛋去。」

勝一豪道：「千萬不可，聽說步超身邊能人不少，我們廣佈眼線，只等他們有人放了單，我們就立刻把他吃掉，我不相信姓步的恁般沉得住氣！」

* * *

前面不遠的渡口快到了。

那正是長青河渡口。

渡口當然有渡船。

而渡口也有一條小船，那是一條矮艙舊船。

小船上的老者不撒網，只是長年坐在船頭上喝酒垂釣，過着自在日子。

一旁他的孫女侍候着，可愜意呢！

當然這老者絕非普通人。

這老者在一甲子前江湖行中，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無所不識，他看準了一種行業，而這種行業只要他高興，即算是幹到一百歲，只要他自己不願意退休，他就會一直的幹下去，直到他老得看不見，或者棺材蓋就要在他的臉上闔起來！

老者爲了充實自己在未來業務上的需要，早就對道上的人物中，從三流直識到一流如「黑千歲」這號「名角」。

當然，除了他能識得他們之外，也下了功夫探聽這人物的背景，例黑千歲就是個武狀元出身，他之所以走入黑道，那是遭人逼的……

本來年頭不對，官場中不少忌人秀才的，而步超就是官場下的犧牲人物。

如今老者年已八十五，却見他越活越結實，單從外表看，你絕對難以相信他有八十五，旁的不說，只要魚兒上鈎，他會高興得捧腹狂笑而嚇得附近水中魚兒直打轉。

他可正就是長青河上「不老翁」曲大耳，少女自然就是他的孫女兒曲小玉。

這天魚兒未上鈎，但他在船頭看到兩騎，心中依然十分歡愉，自言自語：「一物二賣的黃金時期已過了呢，混帳的他二人怎麼會扭成一股了。」

坐在船尾煮茶的曲小玉抬頭問道：「爺爺，你又在叨噥些甚麼？」

曲大耳未回頭，却仍在叨咕：「看樣子我得把價碼提高才能彌補一半的損失了。」

曲小玉小嘴一翹，道：「年紀大了的人，連嘴巴也不閒着，眞是的……」她話才一半，已見渡船近岸，兩匹馬正由兩個人牽着上岸，不由得她喜得站起來。

船頭上的曲大耳嘿嘿冷笑，道：「姓於的一來妳就變了樣，說大不大的那麼個姑娘家，敢情就要把我這老不死的甩下不顧了！」

曲小玉船尾笑道：「我就是上花轎，也得叫爺爺坐上另一頂轎子一齊走。」

「不老翁」曲大耳道：「也不害臊，去告訴他二人，老地方我會去找他們的。」

曲小玉閃身走下船，看似走向柳樹下，但却又故意走近勝一豪與「索命郞君」於心忍之間。

先是回眸一笑的看於心忍一眼，這才低聲道：「老地方，我爺爺會去找你們二人的。」說完人已自二人中間穿過，直奔向柳林下，別人看來，只是以爲這少女適巧自二人中間走過罷了。

勝一豪驚異的望向於心忍。

當然，「索命郞君」於心忍也以同樣眼神望向勝一豪。

終於，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

* * *

清風自長青河吹過帶着濃濃的涼意，夕陽又見照遍西山，一條小船，悠悠蕩蕩的順流而下……

竹篙只須在河底一頂，小船就會衝出老遠，而遠處可不正是狠山崖。

狠山崖就在長青河渡口下游五里處，附近有個細竹園，三間瓦屋三面圍牆，曲大耳祖孫二人就住在這裡。

曲大耳拄着竹杖與孫女小玉開院門進去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

推門走進院子裡，曲大耳把個竹魚簍子遞給小玉道：「我不進去了，妳點上燈做好吃的，我會很快的回來。」

曲小玉接過魚簍，道：「我也去嘛！」

曲大耳搖頭道：「妳若眞的喜歡姓於那小子，總得要爺爺先摸清他的底，迴龍灣是不是他的家，我還未摸清呢？且等着吧！」

曲小玉小嘴一翹，道：「黑道人物你全清楚，以外的你却一問三不知，眞是的。」

曲大耳道：「瞭解黑道有錢賺，其餘的爺爺懶得打聽，當然姓於的例外，因爲我孫女歡喜上人家了嘛！」

曲小玉笑道：「快去吧，別叫人家久等！」

* * *

曲小玉見老爺爺拄竹杖行走健步如飛，一臉笑意的關好院門，提着魚簍先送到灶房裡，這才哼哼唱唱的去開正屋門上鎖，靠窗一邊的小桌上，曲小玉找到了打火鐮，先把紙媒燃着，這才點上桌上的油燈。

就在她端燈回身之際，突然迎門的方桌一邊太師椅上，端正的坐了小老頭，那老頭嘴上鼠鬚抖動，正咧着大嘴巴衝她笑呢！

曲小玉驚嚇下，幾乎把手中端的油燈鬆手落地：「你……你是誰？」

伸手摸摸嘴邊上翹的鼠鬚，老者笑道：「妳會不認識我？」

曲小玉擧高手中油燈，在高燈照亮下，她全身一哆嗦，因爲她看清坐在桌旁的不是別人，而是廣寧府衙的越獄逃犯「賊大王」梁上君。

但曲小玉却故意不知的，道：「眞的不認識你呀，你是誰？怎麼會門上鎖你人進來，想幹甚麼？」

不錯，這矮老者正是「賊大王」梁上君。

那日他被送進廣寧府大牢，表現得恁般的合作，無他，正是爲自己製造越獄鋪路，大牢裡只要不把他釘鐐打銬的吊起來，他就有能耐逃出獄，當然，「索命郞君」於心忍在他小腿前面狠狠敲的那一棍足令他痛苦好幾天，但他却利用小腿受傷而逃過釘鐐之苦，終於使他越獄成功。

「賊大王」梁上君逃獄之後，他晝伏夜行的趕進大山裡，在見到「黑千歲」步超以後當即把牢裡已關的幾人全向步超說得詳細，而步超也已自「天魁星」巴登貴口中得知勝一豪與「索命郞君」於心忍二人在挖他「黑千歲」的牆，不由得怒不可遏！

於是「黑千歲」步超決心要大幹一場，他要一擧攻進廣寧府衙，先救出佟大雄他們幾個。

但是，步超在一衆商議中，漸漸發現這其間必定有人在穿針引線的把被捕幾人行踪吐露給勝、於二人，否則他二人絕不會恁般巧合的對幾人手到擒來！

終於他們想到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曲大耳。

不過想找上曲大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常也只有不老翁曲大耳去會見別人，直接找上他的人，那可是少之又少。

當然，對於找曲大耳的工作，步超以爲也只有「賊大王」梁上君堪可勝任，因爲梁上君的鬼心眼最靈巧，往往交代梁上君辦甚麼事，也只是閒話一句，他必然給辦得出奇的滿意。

現在「賊大王」梁上君端坐在椅子上，笑嘻嘻的伸手另一旁的椅子上讓，道：「曲姑娘，妳坐呀！」

曲小玉把燈放在桌子上，她全身戒備的緩緩坐下來道：「老丈你貴姓？」

「賊大王」梁上君笑道：「曲姑娘，你們曲家就像道上的一本字典，甚麼樣的人物你們不知道，何必在老偷兒面前和麵糊裝糊塗的，那就有欠誠意了。」

曲小玉道：「也許我爺爺會認識你，但我確實不認得老丈呀！」

冷冷一笑，梁上君道：「妳眞的不識老夫何人？」

曲小玉搖搖頭，道：「現在我只想知道，你是怎麼進到我家來的，目的又是甚麼？」

仰頭環視四下，「賊大王」梁上君冷笑道：「怎麼進來，因爲牽涉到職業上的技術問題，我不能對妳說，也沒有對妳說的必要，至於目的，倒可以先對妳稍作吐露。」

曲小玉很用心的在聽，她那雙妙目也睜得溜圓而一眨不眨的直視着梁上君，同時她在想，自己絕少對人比鬥，不知能不能對付得了這個黑道老賊王。

「賊大王」梁上君這時呵呵一笑又道：「我在想妳那老而不死，閻王又特別照顧的爺爺，每次出賣

消息的代價若干，比方上次你們出賣我的行踪，其代價又是多少？」

曲小玉道：「我不懂你在說些甚麼？」

「賊大王」梁上君冷笑連連，道：「妳不會不知道，因爲妳是曲大耳的孫女，所以妳一定清楚，姑娘，我這是在好言相詢，當我的耐性消失的時候，妳會知道老夫的手段。」

曲小玉盡量平靜的道：「你有甚麼證據說我們出賣你？」

「賊大王」梁上君頭一偏，睨視着冷靜得令他吃驚的曲小玉，沉聲道：「事情只要稍加推敲，不難會理出個端倪出來，老夫自走出桐柏山區，過長青河一路趕往清風鎭的桃花渡，沿路想不出有甚麼地方會洩露自己的行踪，如果眞有，那該在長青河的渡口，因爲那兒是三條官道交會地方，老夫只在那附近稍做打探，這才發現原來大名鼎鼎的『不老翁』曲大耳竟在長青河上猶似姜太公般的以垂釣掩耳目的在出賣道上朋友呢！」

曲小玉抗聲道：「你胡說，有道是『盜賊衙前過，無贓不定罪』你說我祖孫二人出賣你的行踪，那得拿出證據來。」

「賊大王」梁上君怒道：「好一張利嘴，要證據，那可十分簡單，只要老夫今晚收拾掉妳祖孫二人，往後姓勝的與那個姓於的斷了消息，再沒有隨心所欲輕易的就逮住道上朋友，那時候也是以空間換取妳所說的通際證明時。」

曲小玉一怔，道：「這麼說來今晚你是來殺我們了！」

「賊大王」梁上君冷酷的道：「我當然不是來同妳那個老不死的老爺爺談天說地，道古論今的。」

曲小玉道：「既然是要取我祖孫二人性命，爲何你還不動手，難道一定要等我爺爺回來？你要知道，我爺爺一旦回來，你就得以一對二，想順利的取我們性命，可得費上一番手脚。」

「賊大王」梁上君道：「妳好像對於死並不在乎嘛！」

曲小玉一笑，那是一聲無奈的笑，道：「我很怕死，當然也十分在乎死，但當我知道非死不可的時候，在乎又有何用，害怕於事何補？」

「賊大王」梁上君道：「但我却並不急於殺妳，知道爲甚麼嗎？」

曲小玉無奈的道：「因爲我對你來說，一定還有利用價值！」

「賊大王」梁上君拍手笑道：「不愧曲大耳的孫女，當眞有過人之處，不錯，妳是有利用的價值。」邊緩緩起身向外稍望一眼，回身又道：「妳得委屈一下了。」

曲小玉道：「沒甚麼好委屈的，命都快沒有了，還談甚麼委屈的。」

「賊大王」梁上君一臉獰笑，突然欺身而上，疾快無比的向坐在椅子上的曲小玉抓去……

燈光搖曳不定中，曲小玉突然彈身而起，人已落在方桌上而躲過梁上君一抓，冷冰冰的道：「由於你是要我命的，所以我得施盡全力的加以抵抗，當然，你也得多少要花些成本，因爲不論是要銀子或取人性命，總不能單憑一句話就能如意的獲得。」

「賊大王」梁上君一抓未着，又聽曲小玉這幾句話，不由得笑笑，道：「說的也是，江湖上能像妳祖孫二人這種專幹穿針引線的角色，自然也不簡單，而我壓根兒就沒有想着會一舉擒住妳，不過那也是早晚的事，丫頭，妳可要小心了！」

「賊大王」梁上君並未快撲上，而緩緩的，一步步的走向桌上，而使得曲小玉只得退向靠牆的條桌邊。

未見雙肩晃動，「賊大王」梁上君却倏然上升四尺而落在大方桌一邊。

曲小玉不等梁上君桌上站定，人就在條桌旁而雙脚連環交替側踢七腿，不料全被梁上君躲過。

於是二人立刻在大方桌上面打鬥起來。

＊　＊　＊

老地方。

老地方有一棵大槐樹，樹下面有個小小土地廟。

那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土地廟，因爲還沒有一人高。

有道是，廟不在大小，只要神靈。

而這間土地廟就是以神靈而招徠香客，眞的是長年香火不斷。

現在香客沒有了，因爲天就黑了。

就在這小土地廟附近，「不老翁」曲大耳手拄竹杖，站在槐樹下，對面，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併肩站在他面前。

「能看到你們兩個站在一起，眞的是令我老人家既傷心又高興！」

聽了不老翁之言，勝一豪呵呵一笑，道：「敢情是不能一物兩賣了吧。」

「不老翁」曲大耳道：「當然當然，所以我得找二位到此，也好稍加解釋一番，然麼準備把價碼稍微哄抬。」

「索命郎君」於心忍哭笑不得，木訥的未開口。

勝一豪早笑道：「價碼議定就是合同，怎可隨意更改的。」

「不老翁」曲大耳道：「當然我也是有不得已苦衷，所謂稍作哄

抬，也只能把消息奉告方面作一修訂，至於二位得到賞銀之後的價碼，仍然是老行情，就算我是越老越愛財，也不好意思的再加以修訂。」

勝一豪笑道：「只修訂消息奉告時的銀子，那沒有多少，老前輩準備如何修訂法？」

「不老翁」曲大耳道：「原是二十兩，現在修訂爲三十兩，這該合理吧！」

勝一豪道：「合理，合理。」

「索命郎君」於心忍也點點頭道：「我們同意。」

竹杖在地上連點，「不老翁」曲大耳撫髯笑道：「既然二位同意，生意算是敲定了，二位可以去了。」

勝一豪道：「可有消息？」

「不老翁」曲大耳道：「有銀子的消息沒有，無銀子的消息倒有一籮筐，走吧，不定就在這天，消息就會送進二位耳眼裡。」

勝一豪稍一思忖，問道：「前輩可有『賊大王』梁上君的消息嗎？」

「不老翁」曲大耳道：「偷兒已無身價，你們提他做甚！」

勝一豪搖搖頭，道：「賊大王越獄之後他撂下話來，早晚他要偷去我二人的項上人頭，現在他雖沒有身價，但却比之他原來的五百兩銀子身價更見重要。」

一捋稀疏白髯，「不老翁」曲大耳笑道：「老夫原以爲老偷兒已不值銀子呢，想不到他還有值得老夫注意的，哈哈……」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問：「老人家，你有偷兒的消息？」

曲大耳忙道：「有有，二位可要這……」枯槁的手已伸出來。

於心忍撮唇一聲口哨，他的棗紅馬已緩緩自附近荒林中走到他面前。

伸手袋中摸出三十兩銀子交在曲大耳手中，於心忍道：「老偷兒現在那裡？」

銀子揣入懷中，「不老翁」曲大耳道：「午間，他一副巧裝扮的才過了長青河渡口，看來是往廣寧去的，着實令我佩服老偷兒的膽量呢！」

勝一豪冷然一笑，道：「他這叫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可以說，他要把最危險地方當成最安全地方，給人以大出意料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以你看我們如果碰上老偷兒，捉活的呢，還是殺之以除後患？」

勝一豪咬咬牙，道：「在殺之前，我要在他口中掏出幾句要緊的話來，當然像他這種揚言欲盜取你我項上人頭的超強偷兒，我們留他不得。」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道：「好，你我且到廣寧府找他去。」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回馬就走。

「不老翁」曲大耳滿臉笑意的拄杖向家門走去……邊走，他自言自語的道：「眞是兩個毛頭躁小子，怎麼也不問一聲別的消息，就恁般迫不及待的走了，哼！」

＊　＊　＊

家門依然關得好好的，像平常一分模樣。

院子裡十分寧靜，寧靜得連一片落葉落地聲也可以清晰的聽得到。

在這種時辰裡，只要外面有任何動靜，全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當然曲大耳的足聲並不爲奇，怪的是「不老翁」曲大耳還未走近院門呢，就已敞開他那沒有一顆牙的嘴巴高聲呼叫，道：「小玉，小玉，爺爺回來了！」

屋子裡沒有聲音，光景比外面還靜。

「不老翁」曲大耳未聽到孫女小玉的聲音，不由一怔，因爲這與小玉平常有些不一樣，由於她的這一異常反應，不由停下脚來，先是原地彈跳，望向院內，他發覺三間瓦屋沒有燈光。

這情形應該說明屋內沒有人，小玉也許不在家。

然而曲大耳却心中明白，這時候小玉絕對不會去那裡，正常的現象是小玉早把酒菜備好，聞聲跑出來開門才是正理，至少屋中也該有燈光。

於是「不老翁」曲大耳又高聲道：「小玉呀，出來幫爺爺一把，人老了走路也不俐落了。」

院子裡仍沒有聲音。

當然，這是曲大耳料想得到的。

緊接着曲大耳高聲叫了兩聲，這才自言自語道：「又往河邊跑去了，也眞是的，待我去叫吧！」

於是，曲大耳一路叫着往長青河方向走去，聲音聽起來越叫越遠，顯然曲大耳想是眞往河岸找小玉去了……

不料「不老翁」曲大耳人早巴到了瓦房後面，只見他緊貼着牆到了一扇窗子下不動了，只是把一雙大耳豎得高，光景是聽比看還眞實。

「你要我爺爺進來，就該燃上燈，你不聽我的話，反倒叫我爺爺去河邊找我。」聲音一聽就知道是小玉的。

「妳常往河邊跑？」粗啞的男子聲，而使得窗外的曲大耳雙耳抖動，顯然想知道屋裡是何人。

「是呀！」

粗啞低沉的男子聲音又道：「這麼晚妳也去河邊？」（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徐元平與「神丐」宗濤為救金老二，二人大鬧玄武宮，結果被困水牢，二人生啖水蛇續命，徐元平將「寓變於援，雖慢實快」眞訣說出與他互參研……丁玲、丁鳳、查玉等聽傳言徐元平已死，不料却在玄武宮見到徐元平，天玄道長一改常態竟然客氣招待二人，徐元平說出兩世為人之原因……天玄道長欲收丁鳳為徒……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才女智計套交情　兵不血刃出劍陣

天玄道長望了丁玲一眼，說道：「如論資質聰明，妳不如姐姐甚多，不過本觀主絕藝不傳二人。」

丁玲微笑道：「觀主肯把我妹妹收到門下，我也一樣感激……」

忽聽步履聲響，那道裝童子帶着金老二魚貫走入大殿。

徐元平急急奔了過去，叫道：「叔叔，你毒傷痊癒了麼？」

金老二點頭笑道：「我很好，這一月時光，你在甚麼地方？」

徐元平笑道：「我在水牢中過了二十五天，但叔叔毒傷痊癒，這點苦總算沒有白受。」

金老二不知是高興過度，還是忽然間想起了甚麼傷心之事，兩行淚珠滾下面頰，笑道：「孩子，苦了你啦！」大步走了過去，先對宗濤抱拳一揖，然後又對天玄道長施了一禮說道：「多謝觀主除我身中劇毒之恩。」

天玄道長似忽然間開心起來，拂髯笑道：「數十年來，求我療毒後活出玄武宮的，你可算第一人。」

金老二道：「觀主盛情在下終身不忘。」

天玄道長道：「不必了。」

徐元平回頭瞧了宗濤一眼，道：「宗老前輩，還有甚麼事？」

宗濤道：「我和牛鼻子老道從未說過這麼多話，咱們也該走了。」

丁鳳櫻唇啟動，正想說話，天玄道長已搶先說道：「老叫化不要急，咱們話還沒有說完。」

宗濤道：「咱們還有甚麼話說？」

天玄道長道：「你剛才說的話前後矛盾，尚未解說清楚如何能走？」

宗濤笑道：「一月之前，你說小鬼女三年後能勝老叫化子，老叫化深信不疑，但此時非彼時，老叫化已非一月前可比了。」

天玄道長略一沉忖，怒道：「你滿口胡說八道，這一月時光，你在我水牢之中度過，難道還有甚麼奇遇不成？」

宗濤笑道：「這個請恕老叫化歉難奉告，你如不信老叫化之言，三年後咱們試試，那時祇怕你牛鼻子也不是老叫化的敵手了。」

原來他在水牢之中，和徐元平相互研究「達摩易筋經」上武功，短短二十五日，武功精進極多。

天玄道長知他素來說一不二，既說歉難奉告，多問也是無用，當下舉手一揮，道：「你們擅自闖入我玄武宮來，格於本觀戒條，貧道不能相送，除非你們參拜本觀祖師遺像，許為記名弟子……」

宗濤笑道：「做叫化的無拘無束，何等自在，豈可改頭換面，皈依三清教下……」

天玄道長接道：「貧道早已料你一定不肯，大殿外七重門戶，都已擺好劍陣，諸位怎麼來，還請怎麼出去。」

徐元平暗道：這是甚麼戒條？如此不通情理，你擺下七重劍陣，難道我們就怕了不成？

心中忿怒，不自覺的流現於神情之間，祇見他劍眉微動，兩目神光閃閃。

宗濤一看徐元平的神態不對，怕他出言頂撞，鬧成僵局，趕忙接口說道：「七重劍陣非同小可，不論老叫化是否能夠闖過，祇怕難免有所傷亡。」

天玄道長笑道：「你們手下留情一些，也就是了，快些走吧！」

宗濤知他確實格於宮中戒規，並非有意相難，拱手一笑，道：「老叫化就此拜別了。」雙肩一晃，人已出了大殿。

「閃電手」查玉抱拳對天玄道長一揖，道：「晚輩也要告辭了。」

天玄道長揮手一笑，道：「你們都該走啦！」

丁玲拉着丁鳳右手，無限依戀的說道：「妹妹安心留此學習武功，過些時我再來看妳！」

丁鳳黯然說道：「姐姐武功尚未全復，路上要多多保重，小妹不能隨侍身側照顧妳了。」

丁玲婉然一笑道：「不妨事，我一離開此觀，就直回鬼王谷去。」

丁鳳星目側顧了天玄道長一眼，看他臉無慍意，低聲求道：「師父，我想送姐姐一程。」

天玄道長道：「祇准送出大殿。」

丁鳳道：「弟子遵命。」牽着丁玲玉手，緩步向殿外走去。

那小叫化和金老二緊隨丁氏姐妹，徐元平走在最後。

出了大殿，小叫化和查玉立時加快了腳步，急追宗濤，丁玲、丁鳳却握手對立，依依不捨。

徐元平暗裏嘆息一聲，大步由兩人身側而過。

丁鳳忽然高聲喊道：「徐相公……」

徐元平回身走去，說道：「姑娘有何教示？」

丁鳳淒涼一笑，道：「你對我這般客氣了，數月不見，咱們好像陌生了不少。」

徐元平眨眨眼睛，笑道：「二位姑娘相待徐某諸般好處，在下終身難忘。」

丁鳳幽幽說道：「但願你過些時和姐姐同來看我。」

徐元平沉吟一陣，道：「玄武宮素不許外人擅入，我如來看姑娘，祇怕難逃宮中的道人攔阻……」

他心地純直，覺得要是答應了來看丁鳳，不論如何艱難，也要依約而來，但想到玄武宮的重重警戒，來時難免一場拚搏，單單為了探望丁鳳而和宮中道人動手，豈可貿然應允。

丁鳳嫣然一笑，道：「你如果眞的肯來看我，我就在宮門外面接你。」

徐元平道：「我身負大仇，今後行蹤難定，縱然答應了來此看你，也不知何年何月才來……」

丁鳳道：「不論你何年何月來，我都將耐心等待！」

丁玲輕輕歎息一聲，接道：「妹妹，徐相公要事纏身，你怎能這般的强人所難……」

丁鳳微微一怔，道：「姐姐說得不錯……」

丁玲接道：「天玄道長乃當今武林中一代人傑，肯自願收你為徒，可算千載難求良機，你要善為珍重這段時光，下番苦心，莫負恩師之望。」

丁鳳道：「姐姐之言，我當深銘肺腑，恕我不遠送了。」

徐元平突然一揚雙眉，接道：「一年後，徐元平如尚活在人世，當會舊地重遊，相探姑娘。」抱拳一揖，轉身大步而去。

丁玲掙脫了丁鳳緊握右手，笑道：「妹妹快請回到大殿去吧！」

丁鳳點頭微笑，緩緩轉過身去，慢步踱入殿門。

丁玲加快腳步，追了上去，轉過殿角，祇見「神丐」宗濤等正在等她。

徐元平低聲說道：「姑娘請走中間，宗老前輩領先，在下斷後。」

丁玲不謙辭，急趕兩步，隨在金老二身後。

宗濤回頭笑道：「闖陣之時，切勿出手傷人。」大步當先衝去。

這是緊依大殿的第一重門戶，八個中年道人各執長劍，並肩而立，攔住去路。

宗濤左掌一揚，大聲道：「小心啦！老叫化要出手了。」餘音未絕，掌力已發，一股强猛的掌風，直撞過去。

八個道人忽然齊齊向旁邊閃開，動作純熟，身形一錯而過。

就這一瞬工夫，宗濤使出上乘輕功，搶到門口，雙掌「分花拂柳」分向左右拍出。

八個道人的長劍也同時揮灑出一片精芒，封住了出路。

宗濤拍出的掌力强猛，八個道人劍勢未及，人已先被震退。

那八個道人各自向後退了兩步，手中長劍已無法再封住去路，宗濤大步出門而去。

查玉走在宗濤後面，早已暗中

蓄勢戒備。

那知出乎意料，八個道人竟未再出手攔住宗濤身後之人，查玉、金老二、丁玲、徐元平都平安而出。

幾人已連出了六重門戶，闖過六座劍陣，那些道人們似都是虛應故事，揮劍攔阻宗濤幾招，祇要宗濤闖過去，隨後之人都平安而出，再無人出手攔阻。

這等容容易易的出了六重門戶，連宗濤心中也動了懷疑，暗暗忖道：這牛鼻子老道爲人一向冷傲，雖是有意放我們出觀，也不會這等輕輕鬆鬆的就放了我們。

忖思之間，已到了最後一重門戶。

這是玄武宮大門，出了這道門戶，幾人就算離開了玄武宮。

抬頭望去，祇見劍光閃動，數十個執劍道人，團團守在一起，一見宗濤等，立時散佈開來。

這一座劍陣，聲勢大不相同，散佈開足足三丈方圓。

徐元平側身探頭向前一看，不覺失聲一叫。

祇見兩個白髯的老道，盤膝坐在劍陣之中，每人面前放着一面紅旗，一支特製的長劍，估計那兩柄長劍，足足有五尺以上。

徐元平低聲說道：「宗老前輩，你看那兩位盤坐在劍陣中的老道長，可有一位是誘咱們入水牢的道人麼？」

宗濤笑道：「我還道牛鼻子眞的對咱們另眼看待，擺擺攔截的樣子，哪知他把宮中精銳，盡都集結在最後一重門的劍陣之中，剛才六重劍陣，倒不是和咱們客氣，那些人都是三四流的人物，如果眞要和咱們動手，祇怕立時拆穿，當場出醜。」

徐元平道：「以老前輩的說法，這座劍陣，祇怕要有眞才實學方能闖過去了。」

宗濤道：「天玄牛鼻子縱然沒有存心把咱們攔在宮中，挫辱咱們一番，但至低限度也要給咱們一點顏色看看。」

徐元平憂慮的說道：「如果他們盡集全宮精銳，咱們不能出手傷人，先已吃了大虧，何況我金叔父毒傷初癒，丁姑娘病體未復……」

宗濤忽然轉過身來，接道：「最可怕的還是那兩個白髮蓬亂，盤膝而坐的老道人，那夜咱們被誘陷入水牢之時，老叫化曾經接了他一記掌力，彼此雖未接實，但就老叫化感受而言，其掌力的雄渾，似不在老叫化子之下，一個已夠痲煩，怎的又加多了一個出來，這一仗不好打，咱們得先商量商量。」

查玉、金老二、丁玲等聽「神丐」宗濤說得這等嚴重，都知事非小可，以宗濤的身份，絕不致隨隨便便的稱讚敵人，都不禁把目光向那盤膝坐在劍陣中的兩個白髮白髯的老道看去。

丁玲爲人心細如髮，看那兩個人特製的長劍，心中忽然動了懷疑，暗道：用劍之人，大都要以輕靈爲主，這兩個道人用的寶劍，不但特別長大，重量似亦故意加重了許多，不知是何用心。

她素愼言行，雖然看出蹊蹺，但未想出其中之意，不願隨便說話。

徐元平目光流動，環掃了佈成的劍陣一眼，心中亦不禁微生驚駭。

祇見那佈成劍陣道人，個個垂首閉目而立，沒有一個抬頭望過幾人一眼。

這等凝神內視，正是上乘劍術出手的準備。

宗濤默數那佈成劍陣的人數，除了兩個盤膝而坐白髯白髮老道之外，共有三十六人，暗合三十六天罡之數，但加了那兩個道人之後，這陣式似是又有點不對。

徐元平忽然叫道：「宗老前輩，晚輩倒想出一個辦法，不知是否適用？」

宗濤道：「甚麼辦法？」

徐元平道：「晚輩一個人先衝入陣中試試，如若能夠闖得過去，最好不過，如若闖不過去，老前輩等也可借機會看看這劍陣的變化。」

宗濤沉吟了一陣，道：「這辦法雖然不錯，但此陣顯然是玄武宮中精萃所聚，除了個人的武功之外，尚要加上這劍陣的變化，不如讓老叫化子試闖一下看看。」

徐元平道：「老前輩見識廣博，留在陣外，觀察劍陣變化，如若要老前輩闖陣，那就失去試闖劍陣的意義了。」

查玉一挺胸說道：「在下陪徐兄一起入陣如何？」

「神丐」宗濤笑道：「你們查家堡以奇門變化馳名江湖，想來對這劍陣變化，早已瞭然於胸了。」

查玉笑道：「晚輩看是看出了一點門道，但因陣中多了兩個人，怕變化上有所不同……」

丁玲突然插嘴說道：「晚輩有一點淺見，祇不知對是不對？」

徐元平接道：「丁姑娘向來料事如神，在下……」

丁玲道：「那兩個老道士都是殘廢，祇不知是缺一條腿，還是缺兩條腿。」

此言一出，宗濤、查玉，連那鬼靈精的小叫化子，都爲之一怔。

宗濤道：「這個你怎麼知道？」

丁玲道：「我初見兩人坐着不動，心中就有點懷疑，如若兩人是

主持這劍陣的主腦，祇要站定方位，帶動劍陣，就可主裁變化，要那兩面紅旗有何作用，還有兩柄又重又笨的長劍，和這種以變化靈快的劍陣，實在有些格格不入！如是天玄老前輩相信這兩個人的武功，足以阻擋住咱們去路，似是大可不必再排這樣一座劍陣出來……」

忽見那兩個閉目而坐的老道突然睜開眼來，四目神光閃動，一齊投到丁玲身上。

大概兩人已聽得她評論之言。

丁玲故意提高了聲音，道：「兩個老道長因爲行動不便，所以特製了兩柄又長又重的寶劍施用，至於那兩面紅旗，是用來指揮這劍陣變化之用。」

徐元平道：「姑娘斷事如神，一點不錯，那晚上我和宗老前輩被誘陷水牢之中，也是一盞熱茶工夫。」

丁玲道：「查少堡主，家傳『百步神拳』，遠打近攻，無所不宜，又通八卦九宮的變化，可以先行進陣一試。」

查玉默然不語，心中却暗暗忖道：這鬼丫頭要我一個人進陣去麼？

丁玲瞧了查玉一眼，笑道：「有查少堡主相佐，徐相公進陣，不論武功應變，都可對付，相輔爲用，萬無一失，不知宗老前輩意下如何？」

宗濤笑道：「好啊！你已經分派好了，還給老叫化臉上貼的甚麼金？」

丁玲笑道：「晚輩祇能出出主意，取捨之權，還要聽老前輩的裁決。」

宗濤笑道：「你想得處處都比老叫化的週到，就以你的意思辦吧！」

徐元平側臉望了查玉一眼，道：「查兄，咱們進陣去吧！」

丁玲道：「你們入陣時，要帶着兵刃。」

查玉目光環掃了一週，笑道：「可惜咱們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帶有兵刃。」

徐元平道：「不要緊，咱們入陣之後，再從那些道人手中搶吧！」大步直向陣中走去。

查玉緊隨徐元平身後而行。

徐元平走近劍陣，身子一側迅如電馳般，直向陣中衝去。

那些道人們雖然閉着雙目，但是感應却極靈敏，徐元平縱身向陣中一衝，陣勢立時發動，祇見人影閃動，四把長劍分由四個方向刺到。

徐元平一沉丹田眞氣，向前疾衝的身子突然沉落實地，身子向後一仰，全身倒臥在地面，距他不過寸許光景。

這一招平平常常的「鐵板橋」功夫，但徐元平迅快的挺身而起，雙手齊出，疾向兩個道人手腕之上抓去，想奪過兩支長劍。

但對方劍陣已然發作，但見所有的道人都開始穿行游走，相互交錯而過，人影搖動，劍光閃閃，組成了嚴密的連鎖攻勢。

徐元平兩手剛剛觸到兩個道人的寬大袍袖之上，斜裏疾刺來四把長劍，分襲雙腕。

劍陣的連鎖呼應，逼得徐元平不得不先求自保，雙臂疾收，橫身向一側空隙中跨了兩步。

雙脚剛剛站穩，又是四把長劍攻到，徐元平一提氣，又向左面空隙中跨了兩步。

就這樣一連被那連鎖的劍勢，逼得移動了四五次位置。

他忽然發覺了自己每次都是移向左面位置，而且每次攻向自己都是四把長劍。

分神看去，祇見自己被逼劍陣中間，相距那兩個盤膝而坐的白髯白髮道人，祇不過四五尺遠近了。

查玉還停在陣外觀望，似是這劍陣發動之後，沒有入陣的空隙。

丁玲雖然比妹妹矜持甚多，但見徐元平已被逼入劍陣中心，即將和兩個白髮、白髯的道人接觸，芳心之中大爲焦急，急急催促查玉道：「你還不快些進入陣中，站在這裏等甚麼？」

查玉給丁玲一催，不得不冒險向陣中衝去，大喝一聲，先打出一記「百步神拳」，一股疾勁的拳風應手而出。

移動的劍陣吃查玉全力運拳的一擊，登時有一個方位微現混亂。

查玉借機一躍入陣。

一入劍陣，立時感受強大的壓力，但見劍光閃閃由四面八方攻來。

查玉的武功雖不如徐元平，但他却知這陣式的生尅變化，佔了不少便宜。

這些道人都是玄武宮中精華之選，人人武功都有着甚好的基礎，查玉雖然知道這陣式生尅的變化，但却無法抵拒羣道緊密連接衝擊的巨大壓力，亦被節節逼入劍陣中心。

查玉的入陣，使徐元平承受的壓力減去了不少。

回頭望去，見查玉已被羣道連環劍勢的急襲逼得有些手忙脚亂，應接不暇，立時大喝一聲，疾發兩掌，衝了過去。

曠絕千古的奇遇，使他武功進境突破了時限，短短數月中，成就驚人，這兩掌全力發出，威勢非同小可，激盪的潛力暗勁，有如巨浪排山一般。

嚴密的連鎖劍陣，登時被他雄

渾的掌力衝亂，兩個首擋銳鋒的道人吃他掌力一震之下，直向後面飛去，手中的長劍也脫手落地。

徐元平似是未料到自己的掌力已到了這等驚人的地步，不禁微微一怔。

查玉借機衝入圍困，一探手撿起了地上兩把寶劍，高聲說道：「徐兄，接着！」振腕投了過來。

徐元平接住長劍，查玉已躍落到他的身側。

散亂的劍陣，也在這一刹工夫之中恢復了原狀，兩個失劍道人迅快的退到了後面，源源不絕的劍勢，紛紛攻到。

查玉一劍在手，膽氣大壯，笑對徐元平道：「徐兄，咱們先硬接幾劍，試試這些道人的眞功實力，再設法破這劍陣……」揮劍一架，封開兩把疾襲過來的長劍。

徐元平道：「兄弟不知這劍陣的變化，破陣之事，還得查兄指點……」長劍左揮右掃，震開了三把襲來的劍勢。

兩人不再閃避，貼背而立，揮劍硬接羣道連綿不絕的輪攻。

這一來就可以看出兩人武功的高下了，徐元平不但身軀紋風不動，而且出手劍勢又重又穩，凡是和徐元平長劍相觸的道人，不是長劍被震得直盪開去，就是被他劍上蓄蘊的强勁之力，連人帶劍一齊震退。

查玉却被那些道人們連綿不絕的攻勢，衝撞得步履不穩，如非和徐元平貼背而立，借徐元平的身軀阻擋之力相助，祇怕早已難支持下去了。

這時，那兩個盤膝閉目而坐的道人都已經睜開了眼睛，看羣道連番猛攻，難以奏效，右面一人立時取過放在地上的紅旗搖了兩搖。

紅旗一動，羣道輪番的猛攻突然停了下來。

祇聽左面那白髮道人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兩位能在劍陣之中支持了這多時間，十分難得，現在祇要兩位能再衝過貧道師兄弟兩人攔截，我們立時大開宮門送客。」

說完，也取過地上紅旗，隨手揮了兩揮。

那排列整齊的劍陣立時散去，三十六個道人，雁翅般分排在白髯白髮兩道人的身邊。

宗濤哈哈大笑道：「我還道你們兩個老牛鼻子，要借那劍陣的威力相助，攔阻老叫化子等去路……」

右面老道人冷笑一聲，接道：「單是貧道師兄弟兩人之力，祇怕你們難以闖得過去。」

徐元平看兩個道人蒼老之態，猜測其年齡定然比天玄道長大出甚多，難道這兩人是天玄道長的長輩不成？

愈想愈覺不錯，不禁暗自忖道：天玄道長的武功，已是那等高强，他的尊長之輩，定然是比他又高出甚多了，看來今日要想闖過，祇怕不是易事……

祇聽丁玲嬌脆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不知兩位老前輩是天玄道長的甚麼人？」

原來她心中也起了懷疑，見兩人白髮蒼蒼，年紀老邁，誤認爲天玄道長的長輩。

兩個白髯白髮的老道，一聽到天玄道長之名，立時滿臉莊嚴，恭恭敬敬的答道：「天玄道長乃貧道恩師。」

丁玲怔了一怔，笑道：「二位師兄好啊！」

左面道人冷然答道：「年輕輕的小姑娘，怎的這等出言無狀？」

丁玲正容說道：「我妹妹拜在天玄道長門下，論起輩份，我不該向兩位叫師兄麼？」

兩位老道人怔了一怔，道：「當眞有此等事麼？」

丁玲道：「你不會數數我們的人麼？」

祇見排列在兩個白髮白髯道人身側的三十六個道人，齊齊把目光投注到丁玲身上，每人臉上都露出訝然神色。

兩個白髯白髮的老道互相望了一眼，說道：「既然如此，師妹請過！」肩頭晃動，原坐姿勢不變，突然向旁邊閃開三尺。

但見那排列兩側的三十六個道人，齊齊垂下寶劍，對丁玲躬身作禮，口稱師叔。

這樣多人，最小的也要比丁玲大二十歲，鄭重其事，恭恭敬敬的叫她一聲師叔，饒是她見多識廣，也不禁有些羞紅泛頰，呆了一呆，才還了羣道一禮，又轉身對兩個老道人一禮，說道：「兩位法號如何稱呼？」

左面道人答道：「小兄還恩。」

右面道人接道：「小兄快仇。」

丁玲輕輕一皺眉頭，暗道：好怪的名字，這是甚麼法號？口中却笑着說道：「原來還恩、快仇兩位師兄，小妹有件不情之求，不知兩位可否賞給小妹一個面子？」

還恩道：「師妹有話請說！」

快仇道：「小兄力所能及，無不答應。」

丁玲微微一笑道：「小妹想請兩位師兄讓開去路，放我等出去。」

還恩皺皺眉頭道：「這個……」

快仇接道：「你這個甚麼？小師妹初次向咱們開口，就是拚受師父一頓責罵，也不能失她面子。」

還恩哈哈一笑，道：「師弟說的不錯……」舉手一揮說道：「弟子等恭送師叔。」

丁玲欠身還了羣道一禮，側臉望着兩位白髯白髮道人說道：「多謝兩位師兄。」大步直向宮外走去。

徐元平等隨在丁玲身後出了宮門，果是無人出手攔截。

遙聞宮中傳出來還恩、快仇兩人的聲音道：「師妹多多保重，有人欺侮你時，祇管到玄武宮來。」

「神丐」宗濤哈哈大笑道：「老叫化走了數十年江湖，還未見到過這等怪事！」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也沒遇上過……」

徐元平道：「這兩位老道長年紀雖已老邁，却還有赤子之心。」

查玉道：「我瞧兩人有些渾人之氣……」

丁玲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啊！我明白啦！」

宗濤道：「你明白了甚麼？」

丁玲笑道：「宗老前輩見聞廣博，判事之能强勝晚輩甚多，可知道他們爲甚麼放咱們出來麼？」

宗濤道：「老叫化要能想到也不會問你了，哼！小鬼女，花樣甚多！」

丁玲故意長長歎息一聲，道：「個中之情，一言難盡，我肚子快要餓死了，哪裏有氣力說，等一會再談吧！」

「神丐」宗濤和徐元平在水牢中生食蛇肉度日，腹中早已大鬧恐慌，剛才爲了對付那劍陣，忘去了飢餓之事，如今聽得丁玲一提，立覺飢腸轆轆，甚難忍耐，宗濤長長歎一口氣，道：「你這一提，老叫化倒覺飢餓難忍。」

徐元平雖未說甚麼，但却不禁皺皺眉頭，嚥了一口口水。

丁玲舉起左手，理理鬢邊散髮，右手却從懷中摸出一包乾牛肉來，說道：「唉！可惜我這包乾牛肉不多了，大約祇夠我一個人吃。」

拿起一塊，放在口中，吃得沙沙直響。

宗濤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小鬼女，你妹妹拜在天玄道長門下，將來成就，祇怕要比你强多了。」

丁玲嚥下一口牛肉，說道：「是啊！我的命苦，沒人憐惜，那有甚麼法子？」

宗濤道：「老叫化記得一招武功，乃我金牌門中九招奇學之一，最適宜女子習練，而且易學，不要多用時間……」

丁玲拿出一塊乾牛肉，笑道：「老前輩如若答應傳我，我就給你一塊牛肉。」

宗濤笑道：「老叫化要是不想吃肉，也不會告訴你了。」接過牛肉放入口中，大嚼起來。

徐元平側過臉來，望了丁玲手中的牛肉一眼，又匆匆別過頭去。

宗濤嚥下牛肉，說道：「小鬼女，一塊乾牛肉，傳一招武功，老叫化吃虧太大了吧？」

丁玲笑道：「你如再答應再傳我一招，我就一下給你兩塊！」

宗濤道：「好吧！就再傳你一招吧！」

丁玲檢了兩塊小的乾牛肉，遞了過去。

查玉輕輕歎了口氣，道：「可惜在下忘記帶點乾牛肉了。」

宗濤瞧了那兩塊乾牛肉一眼，道：「小鬼女這兩塊加在一起也比剛才那一塊大不了許多，人人都講你詭計多端，看來傳言不錯。」

丁玲笑道：「老前輩自己想要，關我甚麼事？」

宗濤一口把兩塊牛肉吞下，說道：「再傳你一招，不知能值幾塊牛肉？」

丁玲道：「給你十塊，還餘十五塊……」

宗濤道：「好吧！就是十塊，快拿過來。」

丁玲檢了十塊牛肉，交給宗濤後，嬌聲說道：「徐相公接住！」玉腕一抖，把手中餘下的乾牛肉，直向徐元平投了過去。

徐元平左手一伸，接住了乾牛肉，說道：「丁姑娘腹中亦甚飢餓，在下怎好食用？」

丁玲格格大笑道：「我哪裏餓，我是故意騙他武功的。」

宗濤縱聲大笑道：「你認爲老叫化子當眞上了你的當麼？」

丁玲道：「老前輩有意成全？」

宗濤道：「那也不是！老叫化想吃乾牛肉也是眞的，老叫化吃了一十三塊牛肉，傳了三招武功，雖然吃虧些，但却不欠你甚麼，日後在江湖上，也免得留人話柄。」

徐元平正在大嚼牛肉，聽得宗濤之言，不禁心中一動，接道：「丁姑娘，我吃了十五塊乾牛肉，就傳你五招武功吧？」

丁玲突然流現出凄愴神色，黯然一歎，道：「徐相公好意心領了，我縱然盡得你們兩人絕學，也是無用。」

徐元平奇道：「爲甚麼宗老前輩傳你武功，你就欣然，在下……」

丁玲搖頭說道：「你忘了我內傷未癒麼？近日之中，我已覺得內腑有了變化，但我一直欺瞞着妹妹，不讓她知道。咱們走到官道上，就要分手，我要盡早趕回鬼王谷去，再在外面停留時日，祇怕無法生還故居了。」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在下答應姑娘，要設法給你療好內

傷，此言一日未能實現，就有效一日，姑娘如能信得過我，暫請晚返鬼王谷幾日，容我再盡心力。」

丁玲笑道：「我和妹妹離家時日已久，很多事都要稟告家父，萬一死在外面，豈不抱憾終生？」

徐元平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想道：療她內傷，勢非相求那紫衣少女不可，我已强忍羞辱，求她救我叔父一次，難道還要再求她一次不成？

但我已答應丁玲替她療好傷勢，如今傷勢未癒，又勢難毁棄諾言，袖手不問……

忽聽宗濤哈哈大笑道：「小娃兒，你當眞想替大鬼女療好內傷麼？」

徐元平心中一動，暗道：該死，那打傷丁玲的綠衣麗人，乃宗濤師妹，他們同出一門，自是有療傷之能。當下答道：「大丈夫一言如山，豈敢毁棄信諾，我既然答應了丁姑娘，無論如何都得想法子，找人療治好她的傷勢。」

查玉突然插口說道：「丁姑娘，咱們由金陵一路行來，相處日子不短，我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你負有內傷？」

丁玲道：「如你早看出我負有內傷，咱們一路上也不能相安無事了。」

查玉冷冷說道：「原來丁姑娘還對在下存有戒心。」

丁玲道：「江湖兇險，步步殺機，我對誰也不能相信。」

宗濤接口笑道：「不錯啊！老叫化也不相信你們趕來玄武宮，是幫忙小叫化子救我！」

丁玲抬頭望望天上浮動的白雲，避不作答，恍如未聞其言。

查玉似想接口，但見他的口齒啟動，輕輕的咳了一聲，却未言語。

宗濤回頭望望那小叫化子，說道：「人家不願說話，你也變成啞巴了？」

小叫化道：「弟子在趕往玄武宮途中，遇到了查少堡主，和兩位姑娘……」

宗濤皺皺眉頭，道：「你怎麼知道老叫化被人家困在玄武宮呢？」

小叫化道：「弟子……弟子……」

宗濤怒道：「我看你越來越不成材，連話也說不清楚了！」

小叫化道：「弟子是聽『神州一君』易天行說出師父失陷玄武宮的！」

徐元平道：「易天行……」

小叫化道：「易天行還告訴小叫化，要我轉告家師，是否需要出手相助？如有用他之處，他決不推辭。」

宗濤冷笑一聲，道：「好一片虛情假意，小叫化是不知道他的爲人，倒是要被他一番虛情所動！」

徐元平道：「我們被困在水牢中，如非天玄道長同意，祇怕見面也不可能，易天行如何能夠救得？」

金老二接道：「平兒！你未免太小覷易天行了？他祇要答應出手相助，決不會無的放矢……」

宗濤道：「天玄道長雖然劍術絕世，但如和易天行一爭短長，決然不是敵手，小叫化也信他能把咱們救出水牢！」

徐元平心中雖是極不同意兩人之見，但却沒有出言反駁。

那小叫化側臉望了徐元平兩眼，欲言又止。

宗濤却似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回頭問查玉道：「你見過你爹爹沒有？」

查玉微微一笑，道：「見過了，如果不是家父趕到金陵，祇怕晚輩和兩位丁姑娘現在還被困在楊家堡中！」

言下面露喜色，似是十分得意。

丁玲道：「查老堡主相救我們姐妹，我們姐妹十分感激……」

查玉笑道：「感激大可不必，貴谷和敝堡一向交誼深厚，理應略效微勞。」

丁玲道：「如果楊文堯不肯釋放，憑令尊一人之力，祇怕也難救我們出堡，我對此事……」

查玉大笑道：「兵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家父單憑三寸之舌，說服楊文堯，使咱們安然脫險，豈不比一場動刀惡鬥，好上百倍。」

丁玲笑道：「就事論事，祇怕不會這樣簡單，所以我對此事存疑甚多……」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不知丁姑娘懷疑的何事？」

丁玲道：「咱們離開楊家堡時，祇和令尊匆匆見過一面，楊文堯立時起身逐客，單單留下令尊你們父子見面，連三句話都無暇說完，此等大背常情的舉動，自非無因。」

查玉笑道：「兄弟倒是忘記告訴丁姑娘了，令叔父丁老前輩，和兄弟一起被困楊家堡花園之中……」

丁玲聽得微微一怔，道：「是我三叔父麼？」

查玉道：「不錯……」

丁玲道：「我怎麼沒有見到他呢？」

查玉道：「姑娘問得太急，在下祇有一張嘴，如何能說及。」

丁玲暗暗罵了一聲：死不要臉，口中却微笑道：「那麼，查少

堡主請慢慢說吧！」側轉嬌軀，欠身一禮。

查玉重重的咳了兩聲，道：「那花園荷花池旁鐵網之中，一共困了三人，除了兄弟之外，就是令叔丁炎山丁老前輩，還有一位，說出來，祇怕諸位也難相信。」

宗濤冷哼一聲，道：「在我老人家面前，也賣關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查玉側臉望着宗濤笑道：「家父曾告誡晚輩，以後見到宗老前輩要多多拜領教益，要不是家父相囑，晚輩也不會陪着他們冒險到玄武宮來了……」

宗濤知他說的是實話，不好再出言斥責，連連的咳嗽幾聲，對付過去。

查玉思忖了一陣，接道：「還有一位是千毒谷中的冷公霄……」

宗濤笑道：「楊文堯膽子不小啊！憑他一個楊家堡竟敢和鬼王、千毒二谷，還加上個查家堡作對。」

丁玲心急着想知丁炎山的下落，怕宗濤把話題岔遠，趕忙接口說道：「我三叔和冷公霄哪裏去了？怎麼我們離開楊家堡，祇見到令尊一人？」

查玉道：「個中詳情，我雖不盡瞭然，但想來令叔父和冷公霄已被楊……」突然住口不言，重重咳了一聲……

宗濤冷冷說道：「又犯了老毛病啦！」

查玉「啪」的一聲，吐出一口痰來，接道：「晚輩這幾天有點傷風，說話不大利索，丁老前輩和冷公霄都先晚輩離開了那被困鐵網，行踪何處，晚輩就不清楚了。」

宗濤冷笑道：「你不說，老叫化也能猜得出來，幾個人臭味相投，利害衝突之時，不惜拚個你死我活，但如利害一致時，又會盡棄前嫌，相互爲謀，丁老三、冷老二、不計被楊文堯所困之辱，查子清也不追究愛子被圍之羞，有志一同，聯手結盟，會做出甚麼好事？哼！近日之內，江湖必有大變。」

丁玲微微一笑，道：「好啊！老前輩一口氣罵了我們鬼王、千毒兩谷，查家、楊家二堡……」

宗濤接道：「老叫化想罵誰就罵誰，怎麼？你這小鬼女有點不服氣？」

丁玲笑道：「服氣，服氣！老前輩罵是罵過了，但不知是否想出來，江湖會有些甚麼大變？」

她似是有意讓宗濤和徐元平等，爲她驚人的智慧留下深刻的印象，故意的賣弄她判事的才華。

宗濤怔了一怔，說道：「這個老叫化也能想到，豈不成了神仙？」

丁玲笑道：「不用神仙，人也照樣可以想到！」

宗濤皺皺眉頭，道：「今日和你這小鬼女半日相處，但老叫化深覺到鬼谷二嬌之名並非虛傳，你既能猜得出來，老叫化倒是要請教請教。」言詞之中，似已對丁玲大爲讚賞。

查玉側臉望了丁玲一眼，笑道：「丁姑娘素有才女之稱，定有驚人高論，在下也洗耳恭聽。」他臉現洋洋自得之意，顯然他早已知悉個中隱秘，至低限度，也知道一點端倪。

丁玲眼珠兒轉了兩轉，笑道：「看查兄得意神情，定已知悉個中之秘……」

查玉搖頭笑道：「這個麼？兄弟一點也不清楚。」

丁玲笑道：「貴堡和楊家堡雖無交往，但彼此尚無嫌怨，和我鬼王谷交誼深厚，來往較多……」

查玉接道：「查家堡、鬼王谷脣齒相依……」

丁玲道：「所以令尊有所謀圖之時，常和家父相商，但貴堡和千毒谷却是水火不容，結怨甚深。」

查玉忽然警覺，暗道：這鬼丫頭逗我說話，別着了她的道兒，說溜了嘴，讓她找出破綻。當下微微一笑，不再接口。

丁玲看他不肯接口，心中暗自急道：他不肯開口說話，我如何能找出他的破綻，看來今日這次大話，非要出醜不可了……

心中雖暗自焦急，但神色仍甚鎭靜的說道：「令尊和楊文堯暗相謀計，要我三叔和冷公霄先行涉險……」偷眼一瞧查玉，果見他臉色微變，趕忙說道：「令尊和楊文堯好坐收漁利，這法子雖然不錯，可惜謀慮不週，一着失錯，落得個滿盤皆輸了。」

查玉微微一怔，道：「那裏謀……」忽覺出失言，趕忙住口。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是說，楊文堯不該放我們姐妹和查少堡一齊出來，這點他祇怕沒想到？」

查玉奇道：「爲甚麼？」

丁玲臉色一整，莊嚴的說道：「楊文堯外表和藹內心陰險……」

查玉被丁玲言詞挑撥的再也忍耐不下，接道：「利害相關，他難道還敢暗算家父不成？」

丁玲道：「查少堡主祇見眼前一時利害，缺乏深謀遠慮，令尊和我叔叔，以及那冷公霄等都非平常之人，絕不會爲小利小功動心，楊文堯能使他們甘心受命，自是極大的功利誘惑，楊文堯決不甘心把巨大的利益，平均分作四份。最上之策，就是把令尊和家叔利用之後，再予誅害……」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令狐爽用武功打敗了十二星將，救出了齊大天，並帶他去馬寡婦處沐浴更換衣服，轉而送到河南唐河處與長孫明月相會，也請白無忌治療鴆毒……令狐爽的俠義之風感動了二老，聽他的話去百花谷，距百花谷三里地的老松樹，明月下馬了，原來此地便是她們兩姐妹當年恩斷義絕折劍的地方，令狐爽帶來了玫瑰迎接他們……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邪魔搶劫皆受傷　乘機散財雪仇恨

令狐爽道：「你這一出現，大概四魔未回來了。」

何漢中道：「不錯，他們四人至今未回！」

令狐爽道：「可是你們需要他們交解藥呀！」

何漢中道：「已有兩位全身無力的難以動彈了！」

令狐爽一聽，急忙自懷中摸出紫色瓶子，他倒出一半紅丸交在姓何的手中，道：「快，這是解藥，挺管用的，我還得快馬加鞭趕回賀蘭山清風谷，那兒還有十二位前輩在等着這解藥！」

姓何的不敢相信，道：「果眞管用？」

令狐爽道：「獅王夫妻二人已服了，而且已去了百花谷，不會錯的！」

這何漢中立刻單膝點地，道：「小俠，你請受我一拜，你……」

令狐爽急忙攔住，叱道：「幹甚麼，要折我小子的陽壽不是？」

他轉身就走，拍馬而去，姓何的大嘆一聲，道：「唉，天網恢恢矣！」

說着，他匆匆的又奔入老龍洞中去了。

* * *

令狐爽一想到賀蘭山中十二位星將身上還中有劇毒，他就急得拍馬狂奔，就在一道大山溝石道上，忽聽有人大聲呼叫：「令狐爽！」

這一聲吼叫使得令狐爽幾乎自馬背上摔下來，因爲這叫聲就在他頭上石崖處！

令狐爽急忙抬頭看，不由一聲狂叫：「嗨呀，是你呀，我心中的月亮呀！」

「嘻嘻嘻，令狐爽，你才是我心中的太陽吶！」

這時候就見一條儷影從七丈高的懸崖上一飛而下！

令狐爽眞怕她摔傷，躍身半空中接個正着。

他抱住了落下來的美人兒！不錯，正是西門吹花！

「你怎麼來了？吹花！」

西門吹花手挽令狐爽的脖子，道：「找你呀，令狐爽！」

令狐爽道：「妳找錯人了，你該去百花谷找那位水中花才是，妳不是知道我訂過親嗎？」

西門吹花俏嘴一彎，道：「我才不會喜歡一個男不男女不女的花花公子哥兒！」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知道他一氣之下走了，百花谷主爲了他這寶貝，把我母女趕出百花谷，命我母女找不回水中花就別回去，正好，我就勸我娘藉這機會離開百花谷了！」

令狐爽道：「你們不打算回去了？」

西門吹花道：「百花谷景色好，人不好，一個個好像別人欠她們似的，我才不喜歡那個陰陰的地方，我們躲在山中，我們過得很好呀！」

令狐爽道：「妳却說在找我！」

西門吹花道：「我娘兒倆暗中觀察花子幫，唉，他們這一回失利了，死傷很多人吶！」

令狐爽道：「妳娘呢？她不幫你爹？」

西門吹花搖搖頭，道：「她不出手，暗中看我爹被人殺得冒血，她就是不出手！」

「太狠心了吧！」

西門吹花道：「娘也不叫我出手，祇在暗中觀看，唔，那一仗好慘烈呀！」

令狐爽道：「那四魔四邪呢？」

西門吹花道：「全都受了傷，我看他們不死心，我也聽司馬元大聲叫着，爲甚麼不叫令狐爽也來挨刀子，令狐爽的鬼點子多，也許就不會上大當！」

令狐爽一聽哈哈笑了！

「吹花呀，妳就是聽了這兩句話，才想到找我嗎？」

西門吹花道：「我爹也挨刀了！」

令狐爽道：「妳已找我很久了？」

「是的，我先去賀蘭山，再到終南山，嘻……還是被我找到你了！」

令狐爽道：「可是，我有天大的急事要去辦呀！」

西門吹花道：「沒關係，我同你一齊去，等你辦完了咱們再去天水關！」

令狐爽道：「等我們回來，他們還會在天水關？」

「一定在，你不知道呀，他們都在養傷吶！」

令狐爽一聽笑了！

他正在擔心自己回去遇上四邪如何扯謊交代吶，這一下眞的是天大的機會！

令狐爽對西門吹花道：「妳娘呢？」

「我娘也在天水關附近的山洞中，她很用功，每天都在練功夫！」

令狐爽道：「眞要同我一起？」

西門吹花忽地抬頭，她臉色凝重的道：「令狐爽，你看我比你那個訂了婚的諸葛紅，二人之間誰好看？」

「妳……」

「喜歡我嗎？」

「喜歡！」

西門吹花哈的一笑，道：「我也喜歡你，令狐爽呀，如果你不攆我，我跟你一輩子，好不好？」

令狐爽全身一緊，半晌張口結舌！

「妳……妳再說一遍！」

「我嫁給你，好不好？」

令狐爽立刻用力抱緊了西門吹花，他學着夏侯金對付丁白的動作，張嘴吻上去了！

西門吹花回應，她也用力吻上去，吻得那匹馬走也不是，停也遲疑！

半晌，令狐爽抬起頭來道：「他娘的，水中花如果看見咱二人在親嘴，必會氣死！」

西門吹花道：「他這朶水中花，早被我這吹花人吹得無影無踪了，嘻……」

令狐爽叫西門吹花騎在他身後的馬背上，他策馬而行，笑道：「妳眞的要嫁我？」

「是呀，嘴也親了！」

「妳娘會答應嗎？」

「我娘對妳印象很好！」

「妳那花子老爹呢？」

「我娘不反對，我爹無話可說！」

令狐爽道：「唉，當初也是妳爹出的餿主意，叫我同那諸葛紅訂婚的！」

西門吹花道：「你先同她訂婚，然後我們先結婚，兩個比較，我們誰也不吃虧！」

令狐爽一聽爽了！人有爽，馬也爽，拍馬疾馳山道上，令狐爽高歌一曲最快活，他唱的是：

「令狐前景有意思！

一妻一妾賢且美！

放下屠刀弄文章！

琴棋書法描畫眉！

緞被紗帳象牙床！

床上香味透心房！

嬌女呀，白似麵，兩乳尖尖軟綿綿！

親愛的，胭脂點、桃花臉，卿卿我我被下面！

哎咳喲，你看看，三人被中賽神仙呀哎嗨嗨！

令狐爽唱到這兒，忽的大叫一聲：「哎呀！」

西門吹花叱道：「你讀過書的人不老實，我咬你！」

「妳咬痛我了！」

「廢話，不痛誰咬你呀！」

「爲甚麼？」

西門吹花道：「誰同你三人被下尋歡呀，你也是好貪心吶！」

西門吹花說着張口又在令狐爽的背上咬了一下！

令狐爽不痛不癢的一笑，道：「吹花，我有話不得同你詳細說明！」

「說甚麼呀？」

令狐爽道：「那個可憐的諸葛紅呀，她……」

西門吹花道：「她比我還可

憐？」

「當然，妳看起來沒家沒業，居無定所，可是你爹你娘那麼愛你，你比她爽多了！」

「諸葛紅難道是她的爹娘不愛她？」

令狐爽道：「我如果不討她做老婆，她的爹娘就會三尺白綾把她吊死！」

西門吹花一驚，道：「這算甚麼玩意兒！」

令狐爽便把諸葛紅被霍樂與乖乖擄去之事，對西門吹花說了一遍，又道：「那地方的風俗如此，誰也沒辦法，所以我也沒辦法，我不能見死不救呀！」

西門吹花道：「你眞的看到諸葛紅的赤裸全身了？」

「我還爲她推宮活血呀，當然看也看了摸也摸了，可是我心坦然呀！」

西門吹花噗的一笑，道：「她很美？」

「美得冒泡，美得不得了！」

西門吹花道：「她如果醜陋……」

「霍樂也不會擄她了！」

西門吹花道：「說的也是，好，我要同她來一個比較比較！」

令狐爽聽得吃一驚，道：「比較？怎麼比較？」

西門吹花道：「找個機會你瞧瞧。」

令狐爽道：「哎，哎，別亂來呀，叫人發現不得了！」

西門吹花道：「我只叫你一人瞧，誰會知道。」

令狐爽心中小鹿一般噗噗响，他心慌。

西門吹花摟得他更緊了。

令狐爽道：「吹花，妳看上我那一點了？」

西門吹花道：「你能闖過百花谷三陣，我就知道你已修了八惡人的功夫了，可不要學他們的行爲喲！」

「哈……」

令狐爽大笑起來，笑得西門吹花一怔。

「噫，你笑甚麼？」

令狐爽道：「八惡人有甚麼了不起，娘的老皮，我差一點上了他們的當！」

「上當？」

「不錯，他老奶奶的皮，我在心中琢磨，要怎麼整整他們……」

他咬着牙，又道：「我甚至要殺了他們。」

西門吹花一驚，道：「你殺得了他們？我以爲他們每個人絕不會把全部功夫傳了你。」

令狐爽道：「妳說對了，他們只傳那麼一招兩式而已，眞正的絕活是不會教我的。」

西門吹花道：「那你怎麼殺得了他們？」

令狐爽道：「我有了奇遇，我修了另一種更厲害的功夫，嘿嘿……」

「甚麼更厲害的功夫？」

「通天秘笈上的武學，八仙神功。」

「眞的呀！」

令狐爽道：「吹花，有件事情暫時擱在心裡，誰也不能說！」

「好，我不對任何人去說。」

「我已把當年被囚的通天教教主夫妻二人，分別自賀蘭山清風谷的八仙洞與終南大山的老龍洞救出來了。」

西門吹花大吃一驚，道：「你神了也！」

令狐爽道：「也許是天意，也許我的運氣好！」

* * *

長城邊有個小鎮叫沙城，近城邊有一家客棧，這家客棧的名字起得妙，木牌上寫的是「西風客棧」！

天快黑了，令狐爽對西門吹花道：「吹花，今夜住客棧。」

西門吹花指着客棧招牌，道：「你看那塊招牌！」

「西門客棧，再多一個字不就是你爹的名字呀！」

西風吹花道：「今夜就住這家客棧！」

兩個人在客店外剛下馬，有個穿革皮背心的伙計跑出來，道：「二位住店？」

令狐爽道：「客房兩間，有嗎？」

「有，有！」

西門吹花道：「爲甚麼要兩間呀，銀子多了是嗎？」

令狐爽一怔，道：「可是我們……」

「我們是夫妻呀，夫妻還有分房睡的？」

令狐爽木然問：「妳……妳……」

西門吹花道：「我怎麼呀，娃兒生了要用銀子的！」

伙計也點頭，笑笑道：「你老婆很會過日子，後院還有雙人的一大間，請隨我來！」

西門吹花拉了令狐爽，高高興興的進客房。

西門吹花問伙計：「你們有甚麼好吃的？」

伙計道：「燒羊肉、涮羊肉、清墩羊肉、脆炒羊肉，當然，如果省銀子，一碗羊雜湯泡上一斤槓子頭就會塡飽肚皮！」

西門吹花對令狐爽道：「咱們來隻蒸羊羔吧，好酒再來上一壺，吃飽了，咱們熱呼呼的進被窩！」

令狐爽已開不了口啦！

伙計道：「你們不是省花用嗎！一隻蒸羊羔要五兩銀子的呀，我見你們要省的，才未報上這道菜名的！」

西門吹花道：「別問了，吃完了再切上一盤新鮮的哈蜜瓜。」

伙計聽得點頭笑了。

他喃喃的往外走：「原來喜歡吃呀，住的不在乎！」

等到伙計走出門，令狐爽道：「吹花……」

「嗯！」

「妳……妳不會是玩眞的吧？」

「甚麼意思？」

令狐爽指指一邊的大土炕，「妳不會眞的要同我睡在一張被子裡吧？」

西門吹花道：「除非你趕我走，我會馬上離開你！」

「我的老媽呀！」

「我是你妻子呀，爽！」

令狐爽道：「我怎麼會趕妳走？我求之不得，只不過這種事……妳的父母……」

西門吹花道：「我的父母是儍瓜，他們浪費青春許多年，我是怕走他們的後塵，我才不學他們呐！」

令狐爽一聽怔住了。

是的，眼前就有兩對，他們應該過幸福日子的！

齊大天與長孫明月，再加上長孫玫瑰，三人只不過爲了一口氣，成了對頭冤家，白白浪費幾十年。

那西門風與鳳仙，二人也是爲了西門風不放棄花子幫幫主之位，二人也分開十多年。

這些都是影响西門吹花事情。

當然，更重要的是西門吹花不愛水中花，西門吹花愛上了令狐爽。

西門吹花太聰明了，她要對令狐爽來一個近水樓台先得月，捷足先登摘仙菓。

於是，蒸羊羔用的是大海盤，美酒一壺是從吐魯番運來的葡萄美酒。

令狐爽與西門吹花二人碰杯吃起來。

西門吹花還細心的把好吃的嫩肉吹涼了往令狐爽的口中送去，笑哈哈的道：「吃！吃！」

令狐爽歪了，當然是爽歪了。

這一頓吃了一個時辰才收桌，哈蜜瓜一大盤吃一半，令狐爽愉快的道：「好了！」

西門吹花忽的一掌拍熄桌上的燈，房中黑暗了。

她站在令狐爽面前，笑笑道：「應該睡覺了！」

令狐爽道：「應該睡覺了！」

「我爲你解衣呀！」

令狐爽道：「吹花呀，我身上穿了一件寶！」

西門吹花道：「我在馬上咬你背的時候就知道了！」

「妳已知道了？」

「是呀，我咬不到你的皮肉就知道了！」

令狐爽這才解衣脫下金絲軟甲。

西門吹花看得嘖嘖稱妙：「太好了，這玩意刀槍不入呀，以後對敵我就放心！」

西門吹花也把衣衫脫去，黑暗中她滾入棉被中了！

令狐爽猶疑着，道：「咱們，咱們……」

「咱們是夫妻呀，上來呀！」

令狐爽全身火樣熱，他一咬牙，一狠心，撩起了棉被一角便睡上去了。

於是，客房中有了不平常的聲音。

於是，有人發出了平常的低泣。

那是在幹甚麼的？令狐爽在造反嗎？還是那西門吹花在發瘋？

你問我我問誰，燈都熄了看不清！

誰也不知道他們在搞甚麼名堂。

* * *

他娘的，開飯店的眞不是東西，在後院中養了十幾隻老公雞，天才冒個白，聽吧，公雞比賽誰的喉管粗，叫得响。

此起彼落的雞啼聲，把各房中熟睡的人吵得翻來覆去的再難入睡了。

西門吹花正好睡，一臂勾住令狐爽的脖子。

令狐爽好像在做夢，他夢到許多血腥事，此刻，他還眞的聞到了血腥味，那是昨夜他與西門吹花二人製造出來的斑斑鮮血。

休忘了，西門吹花是個處子身。

令狐爽也是的，這二人應該是天造一對，地長一雙的金童玉女。

* * *

令狐爽忽的坐起身來了。

他對西門吹花道：「咱們要快走！」

西門吹花道：「去救人？」

「是的，去清風谷八仙洞救人。」

西門吹花道：「不如我也騎一匹馬，咱們騎得更快，你看怎麼樣？」

令狐爽道：「也是我心中想的！」

於是，令狐爽把伙計叫來了。

「伙計，快爲我們買一匹快馬，備好馬鞍。」

伙計一怔，道：「那要許多銀子的。」

令狐爽笑笑，道：「當然不會白白叫你去辦吧！」

他取了一張銀票，道：「夠不夠？」

伙計接過銀票，雙目一亮，笑了：「一百兩呀，我這就去辦！」

沒多久，那伙計回來了，一匹健馬拴在門外面，令狐爽與西門吹花走出去，只見兩匹馬在一起相互的啃咬，引得西門吹花也笑了。

* * *

過了沙城出了長城，快馬奔馳大半天，便已到了賀蘭山區，大草原上見一片片白雲般的羊羣，十分好看。

令狐爽對西門吹花道：「直想不到呀，妳會變成我的老婆了！」

西門吹花一笑，道：「你好厲害呀！」

令狐爽道：「我厲害，可是我很溫柔呀，哈……」

他笑得十分爽快，笑得西門吹花紅了臉，鞭子抽在馬屁股上，直往前面衝去。

* * *

第二天趕到銀川市，令狐爽與西門吹花立刻趕到清風谷，八仙洞外，令狐爽學鳥叫。

西門吹花看得笑了。

「你還會口技呀，學鳥叫叫得很像。」

「我若學得不像，就進不了八仙洞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石林中傳來一聲「忽通」，令狐爽立刻飛撲過去，只見一個氣喘不已的灰髮人，正自手扶洞口附近的石柱，見了令狐爽，立刻伸手，道：「你……終於回來了……解藥……」

令狐爽驚呼，道：「康巴，我未晚了？」

那老者正是通天教二十四星將之一的康巴！

康巴有氣無力的道：「再過兩天，十二星將就無救了，小友呀，解藥呀，這一回不見四邪歸來，解藥未交我們，圓月已過五天了！」

令狐爽道：「我已取來解藥，可徹底解去你們身上劇毒，快拿去！」

康巴一聽大喜過望，急忙接過來，道：「教主夫人已平安了吧？」

令狐爽道：「與教主一起，二人早已安全了！」

康巴額手稱慶的道：「天開眼了，哈……」

他笑着要回八仙洞中，令狐爽急忙叫住，道：「康前輩，我這就去整他們八個惡人，你們仍然多加小心！」

康巴點頭了，他對令狐爽道：「小友，我們有計劃，我們隨時支持你。」

令狐爽笑了。

他看着那康巴往洞內走去，這才匆匆的回到西門吹花前，道：「現在，我們可先回去銀川鎮上吃一頓，然後進關去找你爹。」

西門吹花一聽，嘻嘻的道：「你要見老丈人呀！你的見面禮是甚麼？」

令狐爽道：「有，當然有見面禮了！」

兩個人策馬往銀川馳來。

只不過這二人剛剛進了城，忽的有個軟轎抬過來，軟轎上坐着一個美姑娘。

令狐爽在馬上一看吃一驚，心中也一沉，因爲抬軟轎的人看到了馬上的令狐爽。

「嗨，那不是少公子嗎？」

軟轎到了令狐爽的前面站定了，抬轎的並不令人吃驚，轎上的人却令令狐爽瞪大了眼睛，因爲轎上的姑娘不是別人，乃是那個雜種姑娘叫脫尼瑪。

那脫尼瑪正掩口咪咪笑。

令狐爽大怒，他跳下了馬，馬韁繩交在西門吹花的手上，大敞步的走到抬轎漢子面前了。

抬轎的剛又欲開口，劈啪就是兩巴嘴，打得抬轎的捂住臉頰叫起來。

「喂，少公子怎麼打人吶！」

令狐爽指着轎上的脫尼瑪叱道：「娘的老皮，你們欺侮人家姑娘呀，我花了一百兩銀子爲她贖了身，你們等我放她走，我離了銀川

城之後，你們又把人家再擄來，娘的老皮，這不正是我師父申屠艮的作風，我不揍你才叫怪！」

後面轎伕大聲道：「少公子呀，你打錯了呀！」

令狐爽道：「甚麼打錯了？難道我會冤枉人？」

那轎夫指着軟轎上的脫尼瑪道：「是她爹，她爹又把她賣給怡紅院了，賣身銀子仍是五十兩，人家老爹高興，她更高興，你愛管閒事嘛，管你甚麼事？」

令狐爽自己也覺自己愛管閒事，他這些日子就是在管閒事，而且大小閒事全管了。

令狐爽抬起頭看着轎上，脫尼瑪還在呵呵笑，彷彿是在笑，她遇上一個大笨蛋。

「妳……妳眞賤……」

脫尼瑪笑道：「不是我賤，是你糊塗蛋，你……」他指指馬上西門吹花，又道：「你喜歡比你年紀小的呀，嘻嘻，怪不得你知道我二十八，立刻送我回家。」

令狐爽一躍上了馬，與西門吹花往大街上走，忽聽抬轎的大叫：「等等呀，少公子！」

令狐爽勒住馬，道：「幹甚麼？」

那人道：「花子幫來了個長老，他找你呀！」

「找我？」

「是的，他找了你幾天了，他知道你同轎上的女人在一起，可是我們說你走了。」

令狐爽看看西門吹花，道：「他人呢？」

「午時還見到他的，好像很焦急！」

令狐爽道：「沒聽說找我幹甚麼？」

「好像請你去天水關呀！」

「哈……」令狐爽笑了。

到了這時候，西門吹花才開口：「那個轎上的藍眼珠女人，她叫甚麼呀！」

令狐爽道：「操你媽！」

西門吹花道：「甚麼？罵人呀！」

笑笑，令狐爽道：「她的名字叫脫尼瑪，洋名！」

令狐爽搖搖頭，又道：「害我花了一百兩銀子爲她贖身，我他娘的上大當了。」

西門吹花嗤地一笑，道：「阿爽呀，咱們找地方吃個飽，再睡一覺，然後快馬回天水關。」

令狐爽聽了吃飯沒意見，聽了睡覺他喜歡，於是，二人哈哈笑着找到一家大飯店。

二人臨窗吃好的，刷羊肉每人先來一大盤，葡萄酒每人又喝一斤半。

二人吃得正高興，忽的門外閃進一個老花子。

那老花子奔進門，道：「小伙子，可找到你了呀，哈！」

這時候兩個伙計已奔過來。

「喂，叫化子要吃的在門口呀，怎麼跑進裡面來！」

令狐爽道：「他不是花子，去，去！」

兩個伙計一瞪眼，西門吹花開口了。

「方長老，你不認識我了？」

老花子不是別人，乃花子幫的四大長老之一的方圓是也。

方圓用目力看，不由撫掌大笑，道：「哎呀呀，我們大家的小會主呀，都這麼高大了，更見漂亮了，眞的是龍生龍鳳生鳳，生個女兒準是鳳，太好了。」

令狐爽道：「坐坐，一齊吃酒。」

方圓拉把椅子坐下來，又叫伙計送來大盤刷羊肉，葡萄酒喝着不過癮，他要了二斤燒刀子。

西門吹花很高興，道：「方爺爺，我爹可好？」

方圓雙目一暗，道：「挨刀子，眞不輕。」

西門吹花吃一驚的跳起來，這件事她早已同她娘知道了。

令狐爽道：「別急，問清楚了再計較。」

方圓道：「死傷三百人，便是八仙他們也挨了刀，一個個躲在客棧不出門。」

令狐爽道：「所以命你來找我？」

「是呀，他們忽然想到你，幾次都是你出的好主意，這一回沒有你，大伙全抓瞎了。」

令狐爽一聽之下，頓覺全身舒暢。

他却搖搖頭，道：「算了，算了，每次都是你們四六分，我他娘的白幹。」

方圓道：「小伙子呀，你不是也撿好的拿了嗎？」

令狐爽道：「我拿也是他們艮心發現了才會……」

方圓道：「無論如何你得去。」

「不去。」

「你師父們都在等你了，你能不去？」

「去他的師父、教父，就是不去了。」

忽聽西門吹花道：「去！」

「妳……」

「我們都結婚了，你看着你老丈人挨刀子呀，去！」

她此言一出，方圓幾乎自椅子上彈起一丈高，他大叫：「哎呀呀，你們已經結婚了呀！」

西門吹花道：「這有甚麼大驚小怪的，又不是男同男或女同女結婚，我們是男女配呀！」

方圓嘆口氣道：「必是妳娘鳳仙主持的。」

西門吹花道：「那並不重要，我們倆好才重要，我們倆好得不得了。」

方圓對令狐爽道：「跟我去見你老丈人，叫他傳你七十二路打狗棒，以後你接掌花子幫。」

令狐爽道：「我沒有那個毛病，娘的，我若當花子，我的吹花必像她娘一樣，離我而遠去，你們不會再叫歷史重演吧！」

方圓也怔住了。

是的，西門風就是做了花子幫幫主，他的愛人離他而回百花谷，那實在可惡。

他此刻看看面前這一雙金童玉女，當然是無可奈何了，他搖搖頭，低頭猛喝酒。

* * *

天色將晚，令狐爽叫西門吹花關上了房門，他也為方圓要了一間睡房，便對西門吹花道：「我的寶貝，妳先睡，養足精神等我回來喲。」

西門吹花道：「噫，你去那裡？」

令狐爽道：「我去辦一件大事情。」

「甚麼事情不對我說？我們二人是命運共同體呀！」

令狐爽道：「妳放心，我去了不久就回來。」

他抱住西門吹花一陣吻，然後出了客棧門。

令狐爽出門幹甚麼？看他的臉上嘻嘻哈哈的，就知道他在出甚麼歪點子了。

* * *

先是，令狐爽匆匆忙忙的奔進「上官賭坊」裡，他站在大廳上一聲吼！

「那個是當家的？替我師父上官文掌管這賭坊的，快快出來！」

嘩嘩啦啦一陣响，從二道院中奔來十幾個漢子，這其中有一半穿的是羊毛裡子長大褂。

有個紅臉山羊鬍子的漢子，他上下看着令狐爽道：「小哥，你說你是上官大爺的徒弟？」

「已經有年了，咱們住在清風谷八仙洞中，怎麼，你不相信？可是要我露一手？」

說着，他撥開衆人，在賭桌上取過一盒骰子。

祇見，他捏一顆骰子抛起來，立刻骰子成粉末飛落在地上，他把十幾粒骰子捏完，才又冷冷道：「你們聽清楚了，我是代我師父回來報告你們一個壞消息，滿清軍就要來抄他的家當了，因為我師父是個江洋大盜呀，當年的通天教護法就是他，所以啦，我師父如今挨刀受了傷，叫我回來告訴大伙趕快逃，逃得越遠越好，別叫清軍抓去，一律砍頭，這兒別賭了，快收攤關門啦，我這就去怡紅院，娘的，可危險了。」

他說完，那人急問，你眞的是上官大爺的徒弟？」

令狐爽道：「不信跟我去怡紅院，他們有人知道我，我也是申屠艮的徒弟呀！」

那人還眞派兩個漢子跟了去。

令狐爽大步走到怡紅院，忽見一個漢子從門內跑出來，這人就是那枱軟轎的漢子。

「少公子，你怎麼找來了？」

令狐爽對那漢子道：「你，告訴他兩個，我是誰？」

那漢子笑道：「申屠大爺的徒弟呀，怎麼了？」

令狐爽冷視二人，道：「聽清楚了嗎，娘的老皮，我是為你們安全才跑去通知的，又沒有要你們給我一紋，你們他娘的狗咬呂洞賓呀！去！」

兩個漢子一聽，立刻大叫一聲：「快逃啊！」

兩人拔腿就跑，刹時不見了。

令狐爽心中那股子爽勁，非筆墨可形容啊！

「哈……」他笑了。

但，忽然又不笑了。

* * *

怡紅院管事也是枱軟轎的人，因為祇有怡紅院大管事二人，才知道如何到清風谷八仙洞附近與申屠艮連絡。

此刻，這位大管事驚疑的看着上官賭坊的兩個大漢拚命的往回跑，不由向令狐爽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令狐爽道：「你應該比我還清楚。」

「甚麼事少公子？」

令狐爽道：「我問你，我師父開這賣人肉怡紅院，有幾個年頭了？」

那人想了一下，道：「總得有個十幾年了吧？」

令狐爽道：「當年甚麼朝代？」

「大明崇禎皇當皇帝後沒幾年的事。」

令狐爽又問：「如今是甚麼朝代？」

「當然大清朝，誰都知道。」

令狐爽道：「我也知道，祇不過我師父是幹甚麼的，你知道嗎？」

大管事一怔，道：「開這一片怡紅院呀！」

令狐爽道：「殺人放火，打劫行搶的江洋大盜。」

大管事哈哈笑道：「開玩笑，還有徒弟說自己師父是江洋大盜的。」

令狐爽道：「你不信？我可以

証明你看。」

「怎麼証明？」

令狐爽道：「有人從天水關帶來消息，住在清風谷的江洋大盜，在天水關挨刀躲起來了，有人認得他們，清軍就快來抓你們了，那可是要判死罪的。」

他指指上官賭坊那面，又道：「上官賭坊的東家上官文，他也是江洋大盜呀，聽了消息，大伙刮分了賭坊的財物各自逃走了。」

大管事聽得嚇一驚，道：「眞有這回事？」

令狐爽道：「我也要逃了，你們不信就等着清軍來抓你們，別埋怨我沒來告訴你們。」

他說完就走，走得不回頭。

其實他走到街頭站住了，遠遠的看過去，果然沒多久，怡紅院中的姑娘們奔出門來了，隨之，又見十幾個男子相繼走出門，紛紛往銀川城外走了。

令狐爽哈哈笑，幾乎是捧腹大笑起來。

* * *

現在，令狐爽回到了客棧後院客房中，他滿臉笑容的走入房中。

西門吹花迎上去，道：「阿爽，你吃了歡喜糖呀，怎麼那麼高興？」

令狐爽道：「吹花呀，我在挖他們的牆脚呀，哈哈哈，祇幾句話，就把兩處坑人的買賣弄垮了，哈！」

西門吹花道：「必是四邪開的字號。」

令狐爽道：「還有兩處，明日一早去搗蛋。」

「我也去。」

「方長老也一齊去，哈！」

西門吹花轟的一聲把房門關上了。

「睡覺啦，祇有睡覺忘煩惱。」

令狐爽道：「妳有甚麼煩惱？」

西門吹花道：「我爹挨刀子呀！」

令狐爽道：「我們睡覺關妳爹挨刀何干？」

西門吹花道：「當然無關，我一高興，就忘了煩惱了，嘻，上床吧！」

令狐爽道：「祇要妳快活，叫我睡覺我睡覺。」

立刻間，房中傳來悉悉率率脫衣聲，不旋踵間，西門吹花低聲道：「別急別急呀，燈還未熄吶。」

令狐爽自被中伸出左掌，朝着一丈遠處的油燈一巴掌，「忽」的一聲燈滅了。

「嘻……」

「哈……」

這二人又快樂了，新鮮遊戲開始了，祇不過他們是怎麼玩遊戲，燈熄了，不知道。」

* * *

天亮了，雖然天天天亮，但今天就是不一樣，今天烏雲蓋天呀。

令狐爽與方圓還有那西門吹花三個人，拍馬來到公羊棧房大門口。

令狐爽坐在馬上不下來，他厲聲大吼：「有人嗎？出來個活人吶！」

羊圈一邊有草房，房中奔出個大漢來：「甚麼人，如此說話？」

「我，少公子我叫令狐爽，娘的皮，我師父沒有告訴過你們？」

大漢一瞪眼，道：「從未聽說過。」

「你現在聽到了。」

大漢叱道：「甚麼事？」

令狐爽道：「我師父挨刀受了傷，正在天水關躲着吶，他派人傳信來。」

說着，他指指方圓，又道：「他就是快馬送信來的人，你問他。」

大漢尚未回答，又出來七八個大漢，有人叫着：「甚麼事？甚麼事？」

令狐爽道：「師父交代，你們各自分了牛羊快快遠走高飛吧，我師父他們是江洋大盜呀，清軍知道了，就快來抓你們了，快逃命去吧，別等着挨刀殺！」

大伙一聽，道：「誰說老板是大盜？」

令狐爽道：「住在清風谷八仙洞的人都是大盜，祇不過你們不知道。」

他冷冷一笑，又道：「逃不逃由你們自己了，我還得去轉告公治長的馬場吶！」

說完，他當先往東門奔馳而去。

那些管理上萬隻羊的大漢們楞了，大伙商量的結果，還是分了羊隻逃走了。

* * *

方圓拍馬追上令狐爽，道：「小伙子，你這是在幹甚麼，你這是砸你師父們的生意呀，為甚麼？」

令狐爽道：「方長老，你眞的是個老糊塗。」

「怎麼了？我又糊塗了。」

令狐爽道：「人都免不了自私吧，你知道我的學費有多貴，他們也狠心，教我一招半式呀，索的學費是龍目神珠一顆。」

他冷冷一笑，又道：「我會毀了他們生意，他們就不會天天在城裡照顧生意，而多些時間在八仙洞中教我的武功呀！」

方圓道：「他們如果知道是你搗了他們的蛋，他們不但不教你武功，還會殺了你。」

令狐爽道：「祇要你方長老口上留德，他們又怎麼會知道？」

方圓道：「為了我們小公主，我當然不會說的。」

西門吹花道：「我當然也不會說，我還不想當個小寡婦，嘻嘻嘻……」

「哈……」令狐爽笑開懷了。

* * *

現在，三人騎馬來到了公治長的養馬場，抬頭看，嚄，眞大呀，大草原有五里長，連到半山邊，四座大蓬帳，此刻有人提着大壺出來了。

令狐爽在馬上大聲叫：「喂，管事的快馬來呀。」

他這麼一聲叫，立刻間來了十幾個大漢，有一半是騎在馬背上過來的

令狐爽對十幾個人道：「你們都是我師父的伙計吧？」

十幾個人一楞，有個老者道：「小伙子，你的師父是那一個？」

令狐爽道：「公治長呀！」

老者吃驚道：「老闆收你為徒？」

令狐爽道：「師父還會有假呀，你們不知道，我住八仙洞多日了，這一次師父出征天水關，嗨，不好了，他這一回挨刀了，正在天水關躲起來養刀傷！」

「誰說的？」

方圓道：「我，我乃花子幫方長老，幾次合作，不知你們聽過沒有？」

那老者道：「咱們老闆入關做生意，從來不對我們提起他做的甚麼生意！」

令狐爽道：「打劫，也就是江洋大盜！」

「你胡說！」

另外幾人憤怒的嚷起來，有人要揍令狐爽，那老者更是冷笑道：「娘的，天下有你這種徒弟的，造師父的謠言，說師父是土匪呀！」

令狐爽道：「各位，我是來代師父傳個信的，叫你們趕快把這馬場收了，一切由你們分掉，怕的是清軍大隊趕到，你們一個也逃不掉了，抓你們打官司吧！」

老者聽了吃一驚，另外幾人也面面相覷！

令狐爽道：「馬匹你們分了吧，就是這三兩天，說不定清軍就來到，我傳完話以後，還得趕去天水關，各位，行動要快呀，再見了！」

他對方圓道：「方長老，咱們這就去天水關了！」

方圓發楞十三章，不知令狐爽為甚麼拆四邪的生意，他琢磨，好像原因不簡單，令狐爽要師父專心教他功夫，這個理由太勉强！

祇有西門吹花體會出來了。

西門吹花漸漸明白，她的這位小丈夫，開始着手向四邪四魔採取攻勢了！

是的，令狐爽在學到八仙神功以後，他在心智上隨之更加成熟，當然，對八惡人他已不在乎了！

* * *

動些歪點子坑坑人，令狐爽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智慧，誰也沒有他的點子多！

就在離開銀川城五七里遠處，令狐爽對西門吹花與方圓二人道：「你們慢慢往前馳，我還得辦上一件事，辦完之後就回來！」

他也不等西門吹花問他，立刻拍馬又回頭。

令狐爽又回到銀川城了！

祇見他拍馬到了銀川城的衙門口，抬頭看進去，覺得這衙門比虎牢關的大堂還大幾倍，森森的大房子，官衙中人們的臉上好像貼了一張灰紙，那麼缺少人味。

他下了馬，站在衙門口道：「快找捕爺出來！」

走來三個衙役，叱道：「幹甚麼的？」

令狐爽道：「捕爺來了我再說！」

忽聽一聲沉吼：「甚麼人鬧衙？」

令狐爽抬頭看，祇見一個虬髯大漢走過來，這人腰上掛的那把刀，好像比別人的刀大一倍！

令狐爽忙迎上施了一禮，笑道：「可否問一問你這位大人，你是銀川城捕爺嗎？」

「不錯，趙虎就是我。」

「太好了，借一步說話！」

「甚麼事不能在此說？」

令狐爽道：「甚麼事呀，太重要了！」

那趙虎道：「就在街角你說吧！」

令狐爽四下看了一下，這才對趙虎道：「大人，你知道這銀川城有四大江洋大盜嗎？」

趙虎聽了吃一驚，道：「我的管轄之內出了江洋大盜呀，放屁！」

令狐爽道：「聽了就知道不是放屁了！」

「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銀川鎮有四大江洋大盜，他們是開設賭場的上官文、公羊棧房販羊的公羊山，公治馬場的公治長，還有個怡紅院的申屠艮呀！」

趙虎忽的打出三掌，可是令狐爽閃得妙，他一掌也未打中！

令狐爽叱道：「娘的皮，你的腦袋不保了！」

趙虎叱道：「你說別人不知道，這四個老闆是好人，他們的生意都是正當的，賭坊中，我親見那上官老闆也輸了銀子的，怡紅院的

姑娘不是搶來的，你這是誣告呀！」

令狐爽道：「你大概拿了他們的好處了！」

趙虎叱道：「你放屁！」

令狐爽道：「天下烏鴉一般黑，你們按月收好處，天下大亂管他娘的皮，人人看得見，人人祇裝沒看見！」

他見趙虎拔刀，立刻又道：「我告訴你吧，他們四人去了天水關打劫人家有錢的，不幸各自挨刀受了傷，這件事情鬧大了，官府查出他們都是銀川城人，就快派人找上你們了，為甚麼地方上出了大盜你不知，難道你眞的收了他們的大黑包呀！」

他在趙虎吃驚中，又道：「我還是晚到一天了，早一天，他們這四家生意已得了消息，如今紛紛刮了財物逃走了，大人，你若不相信，快去查一查，不就明白了！」

趙虎一聽之下，急問：「這是眞的？」

令狐爽道：「去查呀，娘的，去得早了抓人又抓財，去得晚了甚麼也得不到了。」

趙虎一聽大吼一聲：「兄弟們，集合，集合了！」

他一邊叫一邊跑，衙門內立刻衝出二十多名捕快，人人帶着刀！

趙虎帶着一衆捕快，別的地方先不去，上官賭坊距離近，他當先往賭坊衝去了！

衆捕快還不清楚幹甚麼的，一股腦進了上官賭坊！

趙虎大聲吼：「搜，把人全抓來！」

二十多名捕快立刻齊出動，祇不過，他們搜了一遍又回來了，上官賭坊已人去樓空了！

趙虎也怔住了！

他喃喃的道：「那小子的話是眞的呀，娘的，等到上差找來，我他奶奶的完蛋了！」

於是，他急急忙忙的領着人馬往西街，怡紅院就在這條街！

就這樣，趙虎率人把怡紅院包圍了！

祇可惜，怡紅院中甚麼人也沒有了。

趙虎可急了，急忙再去公羊棧房，祇見棧房也空了，上萬隻羊羣分散出了城，入了大草原，任誰也不承認這批羊是公羊山的羊！

趙虎快哭出來了。

* * *

令狐爽快笑出來了，他策馬出了城，才忍不住的仰天哈哈大笑！

他這手段，就如同他在學堂唸書時候對付他的同學一個樣，那玄空先生就常上他的當！

令狐爽拍馬疾馳，十幾里外已追上了西門吹花與方圓長老！

西門吹花道：「你去火上澆油，是不是？」

令狐爽道：「佐料不夠，我再添了一把，哈……」

方圓道：「少公子，你為甚麼對你的師父如此……」

令狐爽道：「其實我是在抱不平！」

方圓道：「他們是你師父呀！」

「哦呀，呸，呸，呸！」

令狐爽連連三呸，道：「他們為的是龍目寶珠！」

他頓了一下，又道：「每次弄到寶物，娘的，他們就要四家分賬，他們八個人，你們近千人，而且死傷的全是你們花子幫的人，奶奶的，我早看不順眼了！」

「叭叭叭……」這是方圓在拍巴掌！

「好，太令人爽了，今天聽了你少公子的話，娘的，我的心中舒暢多了！」

西門吹花衝着馬上的令狐爽點點頭，又道：「對，是該整整他們，我方長老歡迎你當我們花子幫的新女婿，哈……」

「哈……」

令狐爽也大笑，爽呀！

* * *

令狐爽三人過了蘭州，那方圓對令狐爽道：「少公子，你該問一問，天水關這一戰是怎麼一回事吧？」

令狐爽道：「到了地頭上我再問！」

西門吹花道：「不知我爹怎麼了！」

方圓道：「幫主會挨刀，刀刀傷在缺筋少骨地方，就等傷口痊癒就安了！」

西門吹花道：「花子兄弟死傷那麼多的人，可是史小豆這傢伙，身邊養了不少厲害人物！」

方圓道：「除了原來東廠那批失散的殺手又歸他之外，他還聘了兩個厲害的傢伙。」

方圓咬牙，又道：「這兩個傢伙才是叫人十分頭痛的殺人魔王！」

西門吹花道：「是甚麼樣的人物？」

方圓道：「一個叫飛鈸和尚，另一個人稱血刀喇嘛，是兩個出家人！」

西門吹花道：「兩個出家人，四魔四邪也對付不了？他們是甚麼功夫！」

方圓道：「那飛鈸和尚十分了得，刀劍鐵拐上身，他的外袍有氣鼓，一對大鈸之外，還有那十二把巴掌大小的小鈸如同暗器一般，令人難以防備！」

西門吹花道：「還有那個血刀喇嘛呢！」

（未完・廿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恩同再造難抉擇　詐死惡果患無窮

上文提要： 唐耕心留下字條離去，顏鳳妮不知仍親自到鎮上買衣服等送他，「蝦乾」發現了不說，連蓮亦發現跟蹤前去，二人齟齬後分開尋找……唐耕心欲回師門療傷，路上遇到怪事，有人假扮顏君山、武當護法無極道人、龍不忘，三個身份均一人假扮，但不知是何人所易容假扮，此人尚可令人失心瘋，唐耕心被迷，幸得「蝦乾」救他……

「我必須先回師門把我的內創和經脈治好。」

「蝦乾」道：「治你的經脈，我的老哥哥司徒勤也成。」

「也許能成，但找家師比較有把握些！」

「那當然，當今之世，誰能比『雪衣紫電』嚴如霜更有信心些？何況你是他教出來的。」

門外有人道：「這話也對也不對，嚴如霜的內功自然比我深，但以救你來說，我比他的效果好些……」老叫化司徒勤走了進來。

小唐要見禮，老叫化止住了，道：「你和『蝦乾』平輩，整天稱兄道弟，咱們也平輩論交，當然，別人就不成了！」

「多謝前輩……」

「怎麼？老叫化骯髒是不是？」

「好，恭敬不如從命。老哥可剛才說，老哥救我治內創的效果會比家師好些，這箇……」

司徒勤道：「你們雖是師徒，但你已不是小孩子了，男女總是有別，因爲助你打通經脈，有時雙方穿衣服越少越好，甚至都不穿衣服更好。」

「有這種方法？」

「當然，就是道家的『三竅通』，所謂『三竅通』是指口、鼻和臍部。」司徒勤道：「使眞氣在這三竅中循環，使斷絕的經脈重行連貫暢通。」

「老哥高明！」這工夫早已爲司徒勤添了杯筷，唐耕心敬上一杯酒，道：「老哥，小弟這也算是借花獻佛！」

「這話怎麼說？」

「這菜都是貴幫的呀！」

「蝦乾」道：「老哥，你有沒有猜出這龍不忘是甚麼人？」

「此人和幫主比起來自然不及。但相差的並不太多。」崔昆道：「打不了就跑了，冒充龍不忘的人，必是武林一流高手，他的身份應該和七大門派掌門人不相上下。」

老叫化子乾了杯酒道：「崔昆說得不錯，此人的身手和我相差不太多，要分出顯著之勝敗，大約是六七十招以後。」

「蝦乾」道：「老哥，這個人居心叵測，據小唐說，他冒充過……」

唐耕心自己說了，此人冒充顏君山、武當派的無極道人及龍不忘的一切。

老叫化子道：「顏君山這人一向隨和，涵養過人，他這一輩子也作不出伸腿絆人而又出手打人的事。」

唐耕心道：「老哥也該認識無極道人吧？」

「老哥和武當掌門長春子常有

往來，這些矮一輩的小牛鼻子，我反而不太熟，但至少我敢拍胸膛，一位護法不會仗勢淩人，更不會使毒及擅長易容。」

「『龍不忘』呢？」「蝦乾」道：「你對他熟不熟？」

老叫化子道：「龍不忘這個人有一份愚忠，他爲人方正，當然，一個人祇要有愚忠，就會有偏差，比喻說，他明知龍三理屈，斷手之仇他還是要報，但他絕不會找碴當街羞辱太乙道人。」

「蝦乾」道：「老哥，你要見見武當、崆峒、少林各派掌門說明此事，說不定他們能猜出此人是誰。」

小唐道：「當然，還要去找顏君山那老小子說明一切。」

「蝦乾」道：「顏大俠似乎對兒子的死和女兒在外流浪不怎麼關心！」

司徒勤道：「錯了，小子，他對兒子的死和女兒在外都很關切，要不，爲甚麼常和顏鳳妮連絡？」

「他們連絡呀！鳳妮這丫頭眞厲害！一字不露。」

飯後，老叫化子傳令調來五個護法，在附近監視，因爲他要爲唐耕心療傷。

「老弟，」司徒勤道：「老哥哥雖然大包大攬地要爲你療傷，但老哥並沒有十成十的把握。」

唐耕心道：「老哥肯爲我自動療傷，小弟已經十分感激了，即使華、扁重生，也不會包醫的。」

「老弟你很懂事，反正老哥盡力而爲就是了。」司徒勤道：「『蝦乾』，燒一鍋開水備用。」

「蝦乾」道：「燒開水幹甚麼？」

司徒勤道：「老夫一生不記得洗過幾次澡，自我記事以來，娶媳婦洗過一次，老婆死後就不洗了，除了這次以外，祇怕臨死還有一次了。」

唐、夏二人大笑。司徒勤道：「我爲小唐療傷，要全身赤裸，要是不洗澡，可能把他薰個半死！」

「蝦乾」道：「小唐，可不是我『蝦乾』故意爲老哥賣弄人情，要不是爲了你，要他洗個澡那可就難了！」

「我知道！」

老叫化子在洗澡，又來了一位不速客。「蝦乾」以爲，也許不是巧合吧。竟是「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

唐、夏二人見了禮，唐耕心道：「老伯對學古兄的生死是否已有眉目？」

顏君山道：「沒有。」

「蝦乾」道：「至少顏前輩應知學古兄是否還活着吧？」

「不知道。」

「蝦乾」道：「顏前輩和鳳妮常有連絡吧？」

「不錯……」顏君山顯得十分冷漠，唐、夏二人都以爲顏君山可能是爲了女兒受了委屈之故。

「蝦乾」道：「有人冒充顏前輩在陰陽壁下擊傷辛南星，前輩可知此事？」

「知道。」

唐耕心道：「數日前有人冒充前輩之名在酒樓中打傷崆峒派大弟子金子超，可有此事？」

「我聽說過。」

「另外……」唐耕心又說了這同一個人又冒充了武當派無極道人在渡頭打傷崆峒長老太乙道人，以及再冒充龍不忘使華山派大弟子楚騰和他自己在街上狂呼亂打之事。

顏君山道：「這的確是一個人，居心叵測，但不知是誰？」

這工夫「蝦乾」吩咐再添杯筷，唐耕心道：「學古兄爲晚輩而遭不幸，晚輩迄今哀痛不已。」

顏君山道：「往者已矣！況仍可補償……」

唐耕心隱猜出「仍可補救」的深意，却不便說出來，他以爲不論如何報答皆可，祇有此事例外。

「蝦乾」當然也知此意，更知小唐不搭腔的原因，但「蝦乾」却不能不搭腔，因爲他考慮再三，還是偏祖顏鳳妮這邊，道：「老伯剛才說『仍可補償』是甚麼意思？」

顏君山居然沒有出聲。

「蝦乾」知道，以顏君山的身份，兒子爲小唐喪了命，女兒爲他神魂顚倒，他祇能點到爲止，難道還能公開求他不成？

這工夫很尷尬，幸虧老叫化子洗澡完畢，乍見顏君山道：「老小子，眞難得！」

「彼此，彼此！」

「老小子，這是甚麼意思？」

「你老叫化子會洗澡，能說不是難得嗎？」

司徒勤大笑道：「這話說對了！還不是爲了小唐？」

「蝦乾」解釋道：「老哥要爲小唐療傷，自知身上太臭，居然自動洗了個澡，所以我說小唐的面子很大。」

司徒勤道：「老小子，你來得正好，加上你就萬無一失了，你怎麼樣？」

顏君山道：「這種事我當然算一份……」

屋子內門窗全閉，沒有一點光亮，然後司徒勤和小唐完全赤裸，相對肢體緊貼密合，使口、鼻和肚臍緊貼。

最後，顏君山坐在司徒勤背後，雙掌緊貼他的背上。

開始不久小唐就像在蒸籠中蒸着，大汗淋漓。大約一個時辰之後，燠熱漸退，然後變涼，由涼變

冷，由冷變寒，由寒而酷寒。

唐耕心咬緊牙關忍耐酷寒，像陷入冰窟之中。又過了約一個時辰，寒退熱來，如此冷熱循環三次，眞氣已能通暢了。

然後再持續一個半時辰，才告圓滿，顏君山先行出屋，二人分開，司徒勤長長地吁口氣道：「小子，要是顏君山不來，祇怕沒有這麼順利，你的運氣眞不錯！」

唐耕心道：「小弟的運氣是不錯，但若無老哥還是不成。」

「小子，你又欠顏老小子一筆人情債。」

小唐嘆口氣沒說甚麼，二人走出來已不見顏君山了，司徒勤道：「老小子呢？」

「蝦乾」道：「已經走了，他說有急事待辦！」

司徒勤道：「是不是去找他的女兒？」

「蝦乾」道：「我問過，他說一個月內無暇去見他的女兒，而且從現在起，也不管她女兒的兒女私情了！」

唐耕心不免內疚，不管顏君山此來是有心還是無意，反正他欠他們父女的情越來越多了。

司徒勤道：「我有事也要走了。」

唐耕心道：「老哥再生之恩，容圖後報！」

司徒勤道：「別酸，小唐，咱們後會有期吧！」肩不晃，腿不彎，人已穿窗而出。同樣的「龍形一式」，功候却大不相同。

「蝦乾」道：「小唐，你試試看傷癒之後，功力比以前如何了？」

「怎麼試？」

「我們二人交換幾掌試試看。」

「你傷了我，我傷了你都不大好。」

「我們用折射的掌力試兩掌，約定都以八成內力擊出，也就是我站在這牆的左側，你站在右側，各距三步向牆上推出兩掌，掌力由牆上滑出，再與對方的折射掌力相接，必然向牆上震回後座力，再由牆上折向我們便知。」

唐耕心道：「這倒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於是二人站好，「蝦乾」喊出了一二三，各自推出兩掌，掌力由四十五度向牆上擊去，「蓬」然滑出。

掌力滑出，正好和對方滑出的掌力相接，「啪」地一聲，各自震回。

震回的掌力就大有分別，「蝦乾」被震回的掌力再觸及牆上發出「刷」地一聲，小唐的掌力却發出「蓬」然之聲，且濺出磚屑。

這雖是茅屋，頂上是茅草，四周牆壁却是磚砌的。折回牆上的內力再擊回各人，基於打出的力大，反震力也大的原理，小唐的身子微晃一下，「蝦乾」未晃動。

這證明他的掌力由牆上折回到了他的身上，十分輕微。「蝦乾」道：「小唐」，他們兩位不但治好了你的內傷和經脈，似乎也送你很大的禮物！」

「是的，他們把數十年的修爲，各送我約三分之一。」唐耕心道：「我的債越欠越多了……」

「蝦乾」道：「現在你可沒有藉口了吧？以前你會說，重傷未癒，不談兒女私情……」

小唐攤攤手苦笑不已。

「蝦乾」道：「我知道，你很爲難，祇不過，你總要作個決定是不是？」

小唐默然，這叫他如何抉擇？

「蝦乾」道：「小唐，男子漢大丈夫，爲甚麼就不能決定哪一個？」

不要說男子漢大丈夫，就是大英雄大豪傑，在情絲牽纏之下，也難以抉擇。

「蝦乾」大聲道：「你倒是說句話呀！」

小唐長嘆一聲，道：「連蓮和我認識在先，且於我有恩，雖未明言婚嫁，心燈意蕊，靈犀已通。鳳妮雖然稍晚，但她救我於絕壁之下，奄奄一息，稍緩即死，而且又冒失身及生命之險，去找大空爲我報仇，此恩此德絕不遜於連蓮，所以我無法抉擇……」

「蝦乾」道：「你總算說了句良心話！」

「『蝦乾』，你以爲我會忘記她們任何一個人？你錯了！她們對我都有如恩同再造……」

「廢話少說，你要哪一個？」

「我無法抉擇！」

「我來給你想個辦法。」

「甚麼辦法？」

「蝦乾」說了，唐耕心道：「這太殘酷！」

「蝦乾」道：「你以爲不上不下把她們吊着不殘酷？」

很久之後小唐才點了頭，因爲「蝦乾」說得也不錯，這事拖得越久越糟。

* * *

山坡上有座墳墓，佔地不大，祇有石碑、石桌，石碑上雕的是：一代大俠唐耕心之墓。

左下方是「友夏乾泣立」字樣。

碑的背面還有墓誌銘。也許是「蝦乾」請人寫的，文情並茂，十分感人。

此刻小徑上來了三個人，爲首之人，正是提了個大食盒的「蝦乾」，後面二人分別是連蓮和顏鳳妮。

還沒到達墓邊，二女已先奔掠而至。

兩女含着淚水摸摸石碑，抓一把墳上的土。鳳妮悲聲道：「『蝦乾』，是怎麼發生的？我還要再聽一遍。」

「蝦乾」一邊把祭品擺在石桌上，一邊燒冥紙悲聲道：「小唐本來要找連蓮，也捨不得鳳妮，後來決定先回師門待他師父治好他的內創再談兒女私情……於是南下，那知走出不到百里，不幸遇上龍不忘……」

二女想了一下，連蓮道：「不可能，以龍不忘的爲人，他絕不會殺死一個受了嚴重內創的敵人。」

「對！可是妳們忘了，最近發生一連串冒充幾個大門派傷人嫁禍的事了？嗚……」「蝦乾」又哭了起來。

兩女不出聲了。

停了一會，鳳妮道：「『蝦乾』……」

「甚麼事？」

「耕心哥當時就死了？」

「當然不是，如果他當時就死了，沒有回來找我，我怎麼會爲他營造此墓？」

連蓮道：「請問，『蝦乾』，有棺木嗎？」

「當然，他生前和我是朋友，他死了我連一口棺材都捨不得嗎？」

「棺材的質料好嗎？在哪一家買的？」

「怎麼？連蓮姑娘是不是以爲在下未買棺材，就把老友這麼一埋了事？」他忽然大聲哭道：「小唐，眞想不到你的女友居然以爲我『蝦乾』會如此輕友，天哪！作人可眞難哪！」把一大把鼻涕甩在墓上。

二女默默地流淚，「蝦乾」燒完了冥紙，跪下磕了三個頭，站起來把祭品又收回食盒中。

二女跟他離開了墓地，「蝦乾」道：「二位姑娘，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順變吧……」

二女不停地抹淚不出聲，「蝦乾」道：「今後二位姑娘要去何處？」

二女身形一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走了。

「蝦乾」返回住處，洗了一把臉，自己弄了點菜，自斟自飲起來，而且邊飲還邊唱着小曲。

酒喝完，菜也吃完，門口站定一人，竟是連蓮。

「姑娘既來了，何不進來坐坐？」

「不必！」

「那妳來此作甚？」連蓮的眼睛都哭腫了。

「我想教訓你一頓。」上次聽到小唐掉下絕壁，雖悲傷還沒有絕望，但這一次小唐的好友親自說出來，都已經葬了，這怎麼會假？

「姑娘要教訓我，這是爲了甚麼？我爲小唐料理後事，沒得到好處，反而要挨揍！這年頭，好人眞是不能作了。」

「你是好人世上就沒有壞人！」

「連姑娘，妳說話可要思攷一下。」

「我思攷過了！」連蓮冷峻地道：「第一，他死了，你爲何不在事先通知我們一聲，却在埋了之後才通知我們。」

「人反正是死了，早通知晚通知還不都是一樣，嘖嘖！我早就說過，這件事最後可能是猪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你本來就不是人，我們愁腸百結，你還要耍我們吊我們的胃口，我相信，唐耕心不會想出這種點子，八成是你。」

「我……我怎麼哩？」

「第一，在墓上你的哭聲最大，但哭聲不哀！」

「我天天哭，他又不是我的老子，那會天天悲哀？」

「其次，唐耕心剛剛下葬，一回來你就喝酒還一邊哼着『小放牛』曲子。」

「這……我哼哼曲子也不行哩！」

連蓮道：「『蝦乾』，自上次在集上看到顏鳳妮在買男人鞋，你却不告訴我，我當時是試驗你，自那時起，我就看出你是個吃紅肉拉白屎(狠)的傢伙！」

這句話傷了「蝦乾」的自尊，他雖是華山派逐出門牆的人，却和司徒勤平輩論交，如果連蓮剛才不罵他，而問他把小唐藏在何處？雖然「蝦乾」未必會立刻把小唐交給她，却絕不會翻臉。

現在雙方也不算翻臉，只是「蝦乾」內心不快而已。道：「人死了就是死了！這豈不是多此一問？」

連蓮大聲道：「我說他沒有死！」

「蝦乾」道：「沒有死？人呢？」

連蓮道：「你把他藏起來了。」

「蝦乾」這時就翻了臉，道：「既然妳說我把他藏起來了！妳就找找看吧！」

連蓮進屋搜了一遍，沒有找到，却相信小唐絕對未死，道：「把人交出來！」

「我說他死了，妳說他沒有死，只有請姑娘自己去找了！」

「『蝦乾』，你是不是以爲我不敢動你？」

「『一段香』連蓮怕過誰來？」

「不錯！你欺人太甚……」「嗆」地一聲長劍出鞘，本來「潛龍堡」的人都用鐝，由於一位姑娘用鐝不便，特准她用劍，傳她劍法。

連蓮刺出一劍，「蝦乾」閃過，知道對方是來眞的，急忙把個床頭

上的刀取下迎敵。

二人只要動上手，連蓮想教訓他，他也想反教訓連蓮，雙方絕不留情。

屋內地方小，施展不開，兩人打到院中。

「蝦乾」先受華山派的刀法訓練，以後老叫化子又經常成全他，也非同小可。

只不過他越是非同小可，連蓮就非讓他吃點苦頭不可，絕招出盡，已打了六七十招。

大約在八十招左右，「蝦乾」招式用老，回招不及，「嗤」地一聲，左腰上衣衫被挑破一孔，也傷及皮肉。

「蝦乾」疾退五步，道：「連蓮，這一劍我會找回來，後會有期！」

「蝦乾」越牆而出，連蓮疾追道：「把人交出來！」

「蝦乾」對這小屋四周的地形熟，往玉米田中一鑽就找不到了。

連蓮既氣又急，找不到「蝦乾」，幾乎就等於找不到唐耕心。此刻也有點自悔孟浪。

「蝦乾」來到數里外一個小屋中，唐耕心迎上來，道：「『蝦乾』，怎麼樣了？」

「不好也不壞，兩人都悲傷已極……」

「『蝦乾』，這辦法很不妥，當初我就反對。」

「蝦乾」道：「我現在也改變了主意，當初本想以這方法試試她們的忠貞，看來這辦法不怎麼靈，我還是帶你去吧！」

唐耕心道：「去見哪一個？」

「蝦乾」道：「到了地頭你就會知道的。」

唐耕心道：「『蝦乾』，去見哪一個？」

「蝦乾」就是不出聲，他奔行很快，準備把兩個人放到一起就走得遠遠地，再也不管他們的事了。

小唐在後面很納悶，道：「『蝦乾』，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說過，那辦法的確不靈……」

「不靈又怎麼樣？」

「小唐，你別問了，反正不久你就會明白的。」

唐耕心弄不清「蝦乾」為何十分冷淡？走了一會，才發現「蝦乾」左腰上有血漬，衣衫也破了一孔。

「『蝦乾』，你是不是受了傷？」

「小唐，到了！就是這兒！」「蝦乾」一指一家小民房道：「你進去吧！我還有點事。」

唐耕心更加不解，但近來麻煩人家也不少，不願再增加人家的煩惱，就走進大門。這大門是半掩着的。

當他來到廂房外時，忽聽菊嫂激動地呼叫着：「唐少俠……小姐！唐少俠回來了……」

鳳妮出在正屋口，一時驚喜交集，吶吶道：「耕心哥……你是人還是鬼？」

「我當然是人……」唐耕心內心很難形容此刻的感受，他不知道「蝦乾」為何把他送到這兒來，也不明白「蝦乾」為何落落寡歡？

當然，他不該也不能在此刻對鳳妮冷落，可是，萬一連蓮知道他在此，會怎麼樣？

「哥……」鳳妮終於忍不住飛奔出來，投入他的懷中，她緊抱着他，他也摟緊了她。

無論如何，他沒有理由冷落鳳妮。

只不過，如果是連蓮該有多好？

為甚麼「蝦乾」不把他送到連蓮處？是找不到連蓮？或者他較為偏袒鳳妮？

鳳妮喜極而泣，菊嫂躲在廂房中大哭，只不過她也是太高興而哭泣的。

儘管唐耕心以為「蝦乾」把他送來是對鳳妮有點偏心，但平心而論，鳳妮對他的恩情比連蓮多出許多。

這樣一個對他無微不至的姑娘，而且也很美，他却不能全心全意。這是為了甚麼？

「哥，你回來就好，我也不想找『蝦乾』算帳了。」

菊嫂在屋中道：「讓少俠詐死，一定是『蝦乾』那個小子想出的餿主意！」

唐耕心道：「他的本意也是為我解困。」

菊嫂道：「可是那臭小子却沒有想到，我們小姐差點上了吊……」

「菊嫂，妳就會多舌！」

「本來就是這樣嘛！那臭小子本意是想試驗我們小姐和連蓮姑娘的心，可不知這辦法太殘忍，萬一眞的……」

「好哩，好哩！菊嫂，妳還不快去弄幾個菜，今天這日子可不同哩……」鳳妮是哽咽着說的。

「是，小姐，今天我會把看家的本領都搬出來，做幾個最拿手的菜慶祝少俠的歸來。」

「哥……看你的動作和氣色，你似乎已經痊癒，甚至功力也完全復原了。」

「是的，鳳妮。」他說了司徒勤和顏君山協助之事。鳳妮道：「我爹眞好！」

「他事先沒有說這件事？」

「沒有啊！如果我爹說出你的佳處，我怎麼會走投無路，又怎會上了『蝦乾』的當，以為你眞的……」

唐耕心不禁暗忖：顏君山不告訴女兒有關他的落脚處，却自動去助他恢復武功，正是給予她和連蓮同等的機會。

只不過，顏君山助他，却也等於為他女兒作了很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的連蓮該是甚麼樣子？」他不能不想。

如果不是這樣，只有一個鳳妮，該多美滿？

當然，如果只有一個連蓮，會不會更美滿些？

既然事情已演變到這地步，至少和鳳妮相處這段時間，不能愁眉苦臉，精神恍惚。

「哥，你怎能找到我這兒來的？」

唐耕心不便說謊，道：「『蝦乾』的指引！」

「他？」鳳妮道：「我倒是不該責備他的。」

唐耕心想不通，「蝦乾」送他來此時的冷漠，以及左腰上的創傷因何而來。

＊　＊　＊

此刻的連蓮的確有如無頭蒼蠅，她雖感自己有點孟浪，却不能不怪「蝦乾」出餿主意。

聰明反被聰明誤，這話的確不無道理。

如果她不到鎮上棺材店去問店家，答稱這七八天內未賣出一口棺材，「蝦乾」當然也不可能到十五里外另一個鎮上去買。

如果她不揭穿「蝦乾」的哭聲不哀，以及埋後通知和回家就飲酒且哼「小放牛」曲子，「蝦乾」是不是會偏袒她？

她的答案仍是「未必」。

像上次在集上，「蝦乾」看到鳳妮竟不告訴她。

由此看來，他和顏家的人比較接近。事已如此，後悔無用。她相信「蝦乾」會把小唐交給鳳妮。

她不以為「蝦乾」有那種涵養，撒手不管，兩方面都不幫。所以她下定決心要找到唐耕心。

她有一種微妙的感覺，儘管目前的走勢對鳳妮有利，她却相信唐耕心對她的情感更深些。

她不停地找，而且相信就在這附近不遠處。

鄉村的房子比較簡陋，沒有深宅大院的房子。

所以屋中講話稍大聲些，在外面就可以聽到。

而現在，她就聽到了熟悉的口音，而且嗓門很大。

「小姐……小姐，菜都擺到桌上哩！涼了口味可就不對囉，快出來吃嘛！」

至少現在連蓮知道鳳妮在此，唐耕心是否在此還不知道，她此時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希望他在此，在此的話，馬上可以找到他，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在此，那總是一件沒面子的事。

她先不出現，伏在暗處窺伺，她看到了鳳妮偎在唐耕心的懷中，唐攬着她進入廂房。

這兒有一張迎門的八仙桌子，桌上擺好了杯筷，三個菜和一壺酒。唐耕心坐下，鳳妮居然坐在他的身邊。

這張八仙桌子三面都空着。

連蓮美眸中噴出了火星，她相信唐耕心是被動的，但這想法固然合理，此刻却十分脆弱。

她看到的都是使她肝腸寸斷的情景，例如，鳳妮挾菜直接送入唐耕心的口中等。

雖然唐耕心並未挾菜放入鳳妮口中，看她的表情，似乎是十分愉快的。

此刻唐耕心每笑一聲，就等於用小刀在連蓮心坎上划一刀。

只不過她不服這口氣，她仍然相信唐對她比對鳳妮的情感更深些。所以她要驗証一下，她相信，只要她現身向唐耕心招招手，他就會到她身邊來。

她相信這一點，所以她決定現身。她不但要擊敗鳳妮，也要給「蝦乾」一點顏色看看。

但是，這時她忽然又改變了主意，因為唐耕心也挾了一塊糖醋排骨放在鳳妮的碟中。

只是放在她的碟中，連蓮的五臟就像是扭纏在一起。她現在確是十分脆弱的。

當然，連蓮此刻絕不承認這一點，她告訴自己：算了，這小女子很美，又會勾引男人，還有人幫忙。此刻看不出他是在鳳妮身邊心却在我的身邊。

人在悲觀時，四周景物似乎都能配合這種心態，在樂觀時亦然。

連蓮含着淚水悄悄地走了，由於她的心情太惡劣，連奔行的步伐都不穩定。

在暗中窺伺的「蝦乾」，先是一陣快意，稍後却不免若有所失，他以為幫鳳妮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為鳳妮對小唐本就夠好，只是他把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破壞了。

連蓮走了，「蝦乾」並未去追，他本來已經走了，却又返回偸看一下自己所製造的個事實。

現在，他眞的也要走了，再也不管他們的事了。

＊　＊　＊

對連蓮來說，一切都變了，本來她曾告訴自己，不要為一個男人失魂落魄，失去了唐耕心，太陽還是自東邊出來，從西邊落下。

這世上一切的一切，都沒有由於失去他而改變。甚至她要証明，失去他，她還能每餐吃兩碗飯。

只不過，她勉强吃了一碗，多一口也吃不下去。當然，她一定要自己相信，有沒有他都是一樣，她要遠遠地離開他。

現在，她來到宇內五大名樓之一的嘉興南湖的煙雨樓。其實她只是信步所之，走到那裡算那裡。

所謂五大名樓，其實應該是七大名樓，如黃鶴樓與岳陽樓，自然是雄視江湖，若除去此二大名樓，應屬滇池的大觀樓，羊城的鎮海樓，嘉興的煙雨樓，采石磯的謫仙樓和成都錦江的望江樓。

這煙雨樓原名風雨樓，五代時建，建炎中，其樓毀圮，嘉定年間重修，淸高宗六次南巡，曾于丁丑駐蹕於此，正名煙雨樓。

南宋詞人吳潛有水調歌頭一闕云：有客抱獨幽，高立萬人頭，東湖千頃煙雨，占斷幾春秋，自有茂林修竹，不用買花沽酒，此樂若爲酬，秋到天空闊，浩氣與雲浮。

連蓮喃喃吟着此詞，上了石階，心情略暢。這時，身後忽然有人道：「這是姑娘遺落的吧！」

連蓮回頭望去，一個三十以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人拎着一塊羅帕站在階下。

此人頗爲英挺，而且衣着考究，臉帶笑容，予人好感，她下來接過羅帕，果然是她的，道聲「謝謝」！

「姑娘是特意來此遊歷的？」

「不是，祇是路經此處。」

「姑娘剛才吟的，可是南宋吳潛的作品？」

「正是。」

「原來姑娘也雅好此道。」

「偶爾爲之罷了。」

「宇內七大名樓在下去過五樓，姑娘……」

「我祇去過黃鶴樓、岳陽樓和此樓。」

「在下莫傳芳，不知姑娘的芳名可否見告。」

「小女子連蓮。」

「噢！原來是名噪一時的俠女『一段香』連姑娘。失敬，失敬！」

「過譽！」連蓮道：「莫大俠是中原那一派？想必是七大門派中之一派吧？」

莫傳芳道：「小可不是七大門派中人，家師隱居南荒數十年。」

二人登樓遠眺，果然不愧爲七大名樓之一。這工夫梯下有人道：「龍爺，你是說乾隆皇上來過？」

「當然，據說還在這樓上住過一夜哩！」

連蓮一聽口音，心頭一震，前面說話的是馮雷，後者是龍不忘，這口音太熟了。

但要迴避是來不及的，祇有面向樓外，故作不見。

最初，龍、馮二人還沒有發現連蓮，正好這時莫傳芳道：「據在下所知，淸高宗皇帝在此駐蹕三夜。」

這自然是糾正龍不忘的一夜之說，連蓮心想：管它一夜三夜，你管這份閒事幹甚麼？眞是多事。

果然，龍、馮二人注意莫傳芳，自然也就注意連蓮了，祇是馮雷爲人粗魯，還沒注意到連蓮，大聲道：「我說是一夜。」

莫傳芳道：「據記載是三夜。」

「一夜！」

「三夜！」

「他娘的，三夜和一夜有甚麼分別？」

「分別可大了，差了兩天。」

龍不忘可不是那麼粗心大意的人，立刻去到連蓮身邊，道：「這不是蓮姑娘嗎？」

連蓮不能失禮，道：「原來是龍大叔，想不到在此遇上。」

「是啊！太想不到了，這位是……」

連蓮道：「這位莫大俠是剛才在樓下才認識的。」

龍不忘顯然不信，這工夫馮雷大聲道：「你看我這個鳥人，蓮姑娘在這兒，我竟沒有看到。」

龍不忘道：「老爺子派出很多人找姑娘，我還以爲蓮姑娘去找唐耕心了呢？」

「不要提他了。」

龍不忘道：「是啊，已經死了的人，還提他幹甚麼？我看連蓮姑娘就和我們一起回去吧！」

「是啊！」馮雷道：「能找回蓮姑娘，我這個鳥人也沾了光哩！」

連蓮道：「大叔，我還不想回去！」

「蓮姑娘，一位姑娘在外流浪，實在叫人放心不下。」

連蓮道：「大叔放心，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會照顧自己的。」

「可是老爺子不放心。」

「大叔回去說明一下就成了。」

「蓮姑娘，好不容易在此遇上妳，要我不把妳帶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連蓮道：「大叔怎可强人所難？」

龍不忘道：「這不是强人所難，而是我不把妳帶回去，我沒法交代。」

「大叔爲了自己有法交代，就不管別人的自由。」

龍不忘大聲道：「老爺子把妳調教成人，他有權利照顧妳的安全，他也有權隨時叫妳回去。」

連蓮的心情本就不好，道：「是的，他有這權利，大叔却沒有。」

馮雷道：「蓮姑娘，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大叔講話？」

連蓮道：「不這麼講？」

龍不忘「嘿嘿」冷笑道：「旣然如此，姑娘可就不能怪我用强了。」

龍不忘往上一撲，莫傳芳一攔，道：「你要幹甚麼？」

龍不忘厲聲道：「我倒要問你，你要幹甚麼？」

莫傳芳道：「打抱不平而已。」

「要打抱不平還輪不到你這小子。」

「我不是已經打抱不平了？」

「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誰？你自己是誰？」

「我是莫傳芳，你嘛，叫龍不忘，不過是潛龍堡堡主龍潛的奴才，他放的屁你也會說是香的。」

這話在龍不忘面前說那還得了？他大喝一聲，向莫傳芳砸出一掌。連蓮和莫傳芳雖是初遇，見他見義出手，也十分爲他躭心。

因爲當今武林中三十以內的年輕人能接下龍不忘三十招的人不多，那知莫傳芳已接了十一二掌，居然看不出敗象來。

連蓮看出，這人外表頗英挺，也有點書卷氣，但性子很火爆，這工夫不但龍不忘心驚，連蓮也大爲驚奇。

馮雷本以爲不出十招，這小子八成會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可是這會兒看得傻了眼，因爲這小子居然還反守爲攻。

這小子外表斯文，却有點楞頭楞腦，而武功又這麼高，連蓮在一邊連連搖頭，表示不解。

可以說，七大門派任何一派三十歲以內的人找不出一個能接下龍不忘六七十招的人，更不是說攻守自如了。

八十招以後，龍不忘居然攻少守多了，不但馮雷傻了眼，連蓮也傻了眼，甚至她以爲龍不忘熬不過一百招。

似乎莫傳芳也不想讓他拖過一百招。

馮雷一看不妙正要上，龍不忘一字字地道：「你一出手我就要你好看，如我敗了，是我學藝不精。」

的確，這正是貨眞價實的龍不忘。

九十三招時，莫傳芳一招看來頗鬆懈，其實却是誘敵之作，龍不忘這樣的經驗也未看穿。

莫傳芳退了半步，龍不忘的一掌帶着罡風攻到，但莫傳芳肘底一翻，另一掌閃電劈到。

「啪」地一聲，這一掌未拍實，祇是在龍不忘的左腋下掃了一下，衣衫却也被划破。

莫傳芳一得手就停止不攻。

龍不忘正是欲哭無淚，這一次眞的是走了眼，人不可貌相，這小子倒像是一個紈袴子弟。

連蓮知道莫傳芳可能有麻煩了，道：「大叔，絕未想到這位莫大俠，他……」

龍不忘道：「蓮姑娘是不是不回去？」

「是的！」

「好！馮雷，我們走！」二人匆匆下樓而去。

連蓮望着這個認識不到兩個時辰的人，眞是身藏絕技，道：「你似乎不以爲擊敗龍不忘是件大事？」

「應該這麼說。」莫傳芳道：「未動手以前，我以爲能擊敗他也許不太容易。」

「怎麼？事後你以爲擊敗他很容易了？」

「不，擊敗他不很容易，却也不難。」

連蓮撇嘴道：「如果容易，要九十多招？」

莫傳芳道：「在下說過不很容易，却也絕非想像中那麼難，使一個高手失招，九十招不能算多。」

連蓮道：「你有此身手，爲何藉藉無名？」

莫傳芳道：「第一，我到中原才一年多一點，而且我也很少出手，即使出手也未遇上高手，反正遇上的都是五流角色，他們以爲能擊敗他們的人很多。」

連蓮默然下樓，莫傳芳道：「連蓮姑娘是不是不願與在下同行？」

連蓮道：「你我初識，要愼防流言！」

莫傳芳道：「想不到連姑娘如此拘謹！」

「人言可畏！」

「難道說連姑娘闖蕩江湖就不交朋友？」

「一回生，兩回熟，下次遇上就不妨了。」連蓮離去，莫傳芳並未跟上，却吟着吳潛那闕水調歌頭：有客抱獨幽，高立萬人頭，東湖千頃煙雨，占斷幾春秋，自有茂林修行，不用買花沽酒，此樂若爲酬，秋到天空闊，浩氣與雲浮。

連蓮已走出很遠，在柳絲掩映處，回頭望去，莫傳芳還站在那裡。

這個人倒也落檻，並無別的男人那種死乞白賴的作風，祇不過連蓮心灰意冷，絕不接近其他男人。

她立刻展開輕功，技巧地迅速離開了煙雨樓，也離開了嘉興。

她願意孤獨，而莫傳芳的一鳴驚人，也使她心生警惕，易使人誤會她要找個有力的靠山，或者找個比小唐更有用的情侶。

五天後的一個黃昏，她坐在距一鎮甸不遠的小河邊濯足。河水清澈，沁涼舒適，這時忽然發現水中多出一個影子。

這是個中年人，負手站在河岸上，顯然在看她濯足，連蓮也不聲張，匆匆穿上鞋襪，雙手叉腰道：「老不修，剛才你在幹甚麼？」

中年人高大、方臉、微鬚，似曾相識，冷冷一笑道：「在下在此眺望，一位同伴爲何還沒有到來？我們是約在此見面的。」

這當然是遁詞，但在此等人誰也不能干預，祇不過如是正人君子，怎可窺女子濯足？

連蓮一扭身，道：「老沒正經。」

中年人道：「站住，妳說甚麼？」

「我說你是個老色狠。」

中年人臉上掛不住，道：「丫頭，妳出口傷人，我要教訓妳。」撲上來就抓，一看這招式就不是正派人，連蓮咬咬牙，誠心想給他點顏色看。

她一出手就是極少用的絕招，這老小子頗有經驗，一看就知道是龍家絕學，道：「妳是龍潛的甚麼人？」

連蓮一聲不吭，她想給他點苦頭吃再說。

大約五十招左右時，此人已顯不支。連蓮心道：就這麼點德行，竟也敢出來作惡？手下一緊，未出七八招，在此人後腰上跺了一腳。

中年人栽出五六步，在後腰上按摩了幾下，獰笑道：「賤丫頭，我可不管妳是何人的門下。」

連蓮道：「你這兩手已領教過，還敢吹大氣。」

「賤丫頭，妳眞以爲我就祇有這麼兩下子？」

「本姑娘想看看你還有甚麼拏手的。」

中年人伸手一掏，手上有枚巨鏢——三斤鏢。

三斤鏢武林中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原來此人是弘法寺住持了塵，是還了俗還是化裝而出？不得而知。

在空門中人來說，這是犯戒的。

連蓮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弘法寺的了塵老禿。」

其實了塵這一套俗裝是跟門下大空學的，大空生前經常把一套俗裝藏在骨灰齋中，他當然看到，大空死後，他也經常便衣外出。

一個出家人便衣外出，頭上戴有假髮，無非是使人看不出他是個和尚，會作出甚麼好事？

連蓮口中這麼說着，却一點也不敢大意。武林中十八般兵刃樣樣皆通的人，多不會專精，要想專精一門也是很不容易的。

了塵的三斤鏢是赫赫有名的，顯然，他亮出了巨鏢，也就等於亮出了身份，也就不想留她的活口。

雙方約距一丈三四左右，連蓮全神戒備。

了塵手中扣着一支巨鏢，嘴角噙着勢在必得的陰笑，二人緩緩地繞圈游走。

這河岸上有些樹木，但極爲稀疏，連蓮就是想利用這些約半抱粗的樹幹擋鏢。

弘法寺是個不起眼的小廟，所以能在武林中博得一點名氣，就是靠這三斤鏢。

鏢重，速度快，手法奇，鏢無虛發。

就在這時，了塵大喝一聲「看鏢！」但手揚起，鏢却未出手，在此情況下，對手多會有閃避的動作。

這閃避的準備或動作，都是發鏢人取勝的條件，祇有極少數不爲所動的高手有可能閃過這一鏢。

當然，了塵也不敢對七大門派掌門人使用此鏢，而次流人物也多難倖免。

連蓮微微一楞時，巨鏢的射程已過了五分之三有餘，這雖然有點取巧，其速度當眞是無與倫比。

連蓮心頭大駭，雖立刻儘量閃避，却也有自知之明，倖免的可能性不大。

就在這一瞬間，人影一閃，連蓮被這人影撞出一步，巨鏢已在這人手中，祇是他也被巨鏢震退了半步。

了塵大爲驚駭，武林中的一個年輕人，居然能接下他的三斤鏢。

連蓮吶吶道：「怎麼又是你？」

來人竟是在煙雨樓上見過的莫傳芳。

「連姑娘，妳說過，下次遇上就不妨，妳是知道，我們這一次可算是巧合奇遇了吧！」

連蓮當然不信這是巧合，不過四五百里路，而且當時她明明看到他未追來，那時相距約一里路，而她又換了好幾個方向，這怎麼可能？

連蓮除了佩服他，也不能沒有感激，因爲剛才若非莫傳芳，她可能左肩中鏢。

一旦落入這個人手中，死，也許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待遇。

「你……你是何人門下？」了塵色厲內荏，能接下他的鏢的人，暗器手法絕不次於他。

莫傳芳道：「你就是知道了我是何人門下又能如何？」

了塵道：「也許在下和你師門是故交。」

「呸！就憑你這個空門敗類，也配和家師論交？你接我一鏢試試看！」

（未完・六）